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馮夢龍「三言」的宗教故事研究



研 究 生：陳素靜

指 導 教 授：鄭幸雅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三 年 七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馮夢龍「三言」的宗教故事研究

研究生：陳素靜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陳幸錫
林仁昱
鄭幸雅

指導教授：鄭幸雅

系主任(所長)：鄭幸雅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六月二十日

摘要

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中，一百二十篇章裡有一百零九篇是與世俗的宗教息息相關，無論是生老病死、食衣住行育樂，總是離不開佛道神靈的因緣果報，其呈現市民生活、思想與情感，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與文化內涵，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將傳統禮教流注情感，柔化教條式的說教，情教思想將浪漫的與現實的馮夢龍交融在一起，於「三言」宗教故事裡客觀展示情欲的複雜情態，卻又隱含抑欲揚情的內涵。

全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探尋前人研究的成果，藉前人所未及深入之處來做為筆者研究之內容；第二章透過文本分析探究馮夢龍「三言」的宗教故事佛道類別，再以死亡現象及夢境象徵來探尋「三言」的宗教故事果報核心；第三章探究文本的敘事藝術，筆者以中國學者楊義先生的敘事學理論來窺探文本的創作藝術，透過敘事視角、時間及結構的技巧分析來演繹「三言」宗教故事的勸懲教化之用；第四章歸納「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形象，探析文本人物塑造藝術，於人物類型方面以俗化僧人、弘法道人、宗教神靈及多情鬼魂形象來歸納分析，再由僧道人物及男女對比的設置，來窺探明末崇道抑僧及男尊女卑的社會現實，最後以宗教特有的轉世歷劫來突顯三世應報，以人性試煉刻畫來呈現文化義蘊；第五章論述「三言」宗教故事反映明末社會現實的文化意涵，揭示了明末政治、社會、科舉及宗教的弊端，因此激起作者宣揚情教的理想，而推展真情懺悔得救贖的教化思想，期望能達到作者以情設教的淑世理想，因而輔以因緣果報的善惡有報來體現勸善懲惡；第六章總結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神鬼幽冥，寄寓了褒貶與理想，馮夢龍藉由通俗文學來導愚適俗，也不忘對真情至性的肯定，於宗教篇章融入情教，期望能以情教立論，讚揚忠貞純潔高尚情操，通過小說來勸喻世人、警醒世人，而達勸善懲惡之效。

關鍵詞：宗教、情教、因緣果報、楊義、敘事學、勸懲教化

The Study Of The Religious Stories In Feng Meng Long's "San Yan"

In Feng Meng Long's "San Yan", one hundred and nine chapters are closely bound up the worldly religion. Whether birth, death sickness, old age or food, clothing, housing, traffic, education and amusement or not, they don't always separate from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Buddhism and Taoism. It not only presents citizens' lives, thoughts and feelings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culture. In the religious stories of Feng Meng Long's "San Yan", he puts affection into traditional etiquette, softens religious creed teaching and blends the romance with the reality. In the story of "San Yan", it impersonally reveals the complexity of the sexual passion, but constrains from the connotation.

There are six chapters in the whole thesis. In Chapter One, the author doing the study bases on the part which people of former times didn't achieve completely. Chapter Two is to analyze the religious stories, including Buddhist and Taoism. Discuss the cause-effect of the stories according to the death and the dream. The author is to go into the art of the narration in Chapter Three and researches the artistic creations in terms of Yang Yi's narrative theory, a Chinese scholar. He interprets the stories to exhort and punish people through the viewpoint and time of the narration and the skill of the structure. The author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s in "San Yan". He analyzes the art of the character mold, such as vulgar Buddhist monks, Taoists, religious divines and emotional ghost. He confers that people worship Taoism and restrain and treat females as being inferior to males in the reality of the socie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Finally, the author shows the cause-effect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through reincarnation and inexorable doom. Chapter Five reflects the cultural meanings in the society of late Ming Dynasty and presents the culture by characterization and and reveals the disadvantages of politics, society, examination and religion. Therefore, it

arouses the author to preach the ideal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repentance and expiation. It expresses to admonish and punish by Karma. The author sums up the religious stories in Feng Meng Long's "San Yan" and commends and belittles the ideal. Feng Meng Long teaches fatuous behavior to adapt to vulgar life by popular literature. He also confirms the real emotion and puts education into the religion articles. He hopes it establish a theory with education and praise the loyal, pure and dignity sentiment. Besides, he hopes that it advises and encourages people with the popular fiction and admonishes people and attains the effect of admonishing being good manners and punishing bad manners.

Keywords: Religion Educate by Emotion Karma Yang Yi Narrative
Advised-encouraged Educational



馮夢龍「三言」的宗教故事研究

目錄	
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目錄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前人的研究成果	2
一、敘事技巧的研究	2
二、宗教相關主題的研究	4
三、人物塑造的研究	7
四、宗教方面的文化義蘊研究	8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步驟	10
第二章 馮夢龍的「三言」及其宗教故事	13
第一節 馮夢龍學思背景及「三言」的宗教觀	13
一、馮夢龍生平	13
二、馮夢龍的學術成就與文學觀	16
三、馮夢龍「三言」的宗教觀	20
第二節 「三言」的宗教故事	24
一、變化無窮的道教故事	25
二、清修守戒的佛教故事	28
三、殊途同歸的佛道教化	31
第三節 「三言」的宗教主題	33
一、果報有分教化眾生	33
二、死生情切警醒世人	42
三、夢裏乾坤感應情教	58
第三章 「三言」宗教故事的敘事技巧	67

第一節	宗教故事的敘事視角	67
一、	靜態視角	68
二、	動態—視角的流動	76
第二節	宗教故事的敘事時間	84
一、	獨特的時間刻度—宗教節日的隱義	85
二、	順敘—跨越時空的限制	87
三、	倒敘—倒果為因的懸念	88
四、	預敘—先知先覺的宗教	91
五、	時間幻化—幽冥夢幻的時空	98
第三節	宗教故事的敘事結構	102
一、	宗耀故事的結構之道—勸懲教化為核心	103
二、	宗教故事的結構之技	108
第四章	「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塑造藝術	121
第一節	「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類型	121
一、	醜多美少的俗化僧人	122
二、	悟道濟世的弘法道人	128
三、	有求必應的入世神靈	131
四、	人鬼殊途情深緣淺	136
第二節	「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對比設置	144
一、	崇道人抑僧人	144
二、	僧道人物以男為尊	148
三、	多情女子情牽薄情男	151
第三節	「三言」宗教故事的人性試煉刻畫	155
一、	無法逃避的因緣果報	155
二、	人生無常的歷劫解悟	156
三、	提升神性的修行試煉	157
四、	思凡欲念的謫貶受罰	158
第五章	「三言」宗教故事與明末社會	163
第一節	展演明末社會的縮影	163
一、	揭示儒家綱常的淪陷	163
二、	揭露科舉取仕的弊端	165

三、暴露政治吏治的黷暗·····	166
四、批判宗教人士的貪色·····	167
第二節 宣揚作者的情教理想·····	170
一、理為情之範，情為理之維·····	170
二、真情懺悔與救贖教化·····	173
三、以情設教的淑世理想·····	176
第三節 揭示因緣果報的規訓·····	178
一、命定觀體現的社會意識 ·····	178
二、藉因緣果報匡風正俗 ·····	180
第六章 結論 ·····	185
一、「三言」宗教故事的勸懲教化 ·····	185
二、「三言」宗教故事的幻異敘事 ·····	186
三、世俗化人物的導情適性·····	187
四、明末社會現實的反映·····	187
參考文獻 ·····	189
附錄一 ·····	195
附錄二 ·····	200
附錄三 ·····	207
附錄四 ·····	219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成三小節，第一節先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小節則將前人研究作技巧性研究、主題性研究、人物塑造研究及文化義蘊研究做歸納分析，並以前人所未及深入之處來做為筆者研究之內容，第三節則為研究對象及研究步驟的探討。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馮夢龍編述的「三言」是蒐集宋元明話本修裁創作而成，其人物敘寫深入社會各個階層，除了士、商人物，更加入了娼妓及宗教人士為素材，題材廣泛反映社會現實，人物刻劃生動細膩，為了能諧於里耳入於人心，更以用語通俗來吸引市井小民，透過文本的白話易懂，內容的通俗近人，再以宗教神靈的人性化，廣推以情化教之功能。

世人對馮夢龍編述的「三言」多以其對當代商業興起的重商情節為審美記趣，或以士人赴考巧遇美人的情欲恣縱為情真，殊不知於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一百二十篇章中有一百零九篇是與世俗的宗教息息相關，無論是生老病死，抑或食衣住行育樂，再再離不開佛道神靈的因緣果報，因此，筆者以為對馮夢龍「三言」的探究當從宗教著手。

由於宗教與文學是人類文明的兩大碩果，在其發展過程中必會相互激盪出新思潮，如同文學藉宗教為文以撫慰民心，宗教藉文學以推廣教義，而馮夢龍於「三言」編入九成多的宗教相關內容，引起筆者莫大的興趣，一則想探究其眾多的宗教篇章敘寫，除了是因收集、改編宋、元、明舊作，而舊作中原創者的宗教思想會滲透於作品中之外，馮夢龍是否欲藉由宗教的果報神靈以正風俗；二則筆者以為馮夢龍奉李贄為著蔡，又出仕不順而遊戲煙花里，其揚情態度昭然若揭，而宗教的守戒滅欲主題明顯，二者情理對立難以相容，馮夢龍卻以「三言」為喻世、警世、醒世而作，令人對其如何以情維理深感興趣，因而筆者想藉由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來一探其義蘊。

因此本文將透過文本分析，先探究馮夢龍「三言」的宗教故事佛道類別，再以死亡現象及夢境象徵來探尋「三言」的宗教故事果報核心，其次透過敘事視角、時間及結構的技巧分析來演繹「三言」宗教故事的勸懲教化之用，而後分析「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塑造藝術及反映明末社會現實的文化意涵。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明末馮夢龍所編的白話短篇小說「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繼承宋元以來的「說話」藝術傳統，並將「說話」藝術特徵融入作品中，尤其在人物的心理描述、題材的選擇、時間的描述、故事結構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成就，在中國的小說史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前人研究論著為數繁多，茲就其學位論文及期刊分類整理，並探究與本論文相關之論著作。

國內關於「三言」的前人研究論著為數繁多，以「三言」文本的相關研究學位論文有七十五篇，與本論文宗教故事相關之研究亦有十六篇。茲分類如下：人物類有十五篇，故事類有十一篇，主題類有十八篇，女性類有七篇，宗教類有十篇，敘事類有四篇，綜合類有十篇。

以「三言」文本相關研究期刊論文有四十篇，尤其與宗教敘事相關論文亦有六篇。茲分類如下：人物類有六篇，故事類有三篇，主題類有十篇，女性類有六篇，宗教類有六篇，敘事類有五篇，綜合類有四篇。

學位論文在人物類方面，對於儒士商人物的研究有八篇，女性類的研究有七篇，宗教類的研究占了十篇，敘事研究卻只有三篇，因此目前大多數的研究以版本探究、故事源流考究、人物故事探究、思想傾向等多著重於世態人情小說之研究，以「三言」相關的背景為研究範圍的論述亦不少，對「三言」內在虛構文學的特徵深入研究的卻很少。做了以上的歸納整理之後，發現在「三言」中宗教故事之研究上有許多探究的空間。

以上所歸納整理的七大類型中，和本論文探討的相關主題有敘事技巧、教化、果報、死亡、夢境等宗教相關主題和宗教人物塑造及宗教方面的文化義蘊等，筆者將其整理分述如下：

一、敘事技巧的研究

在專書方面有羅小東所著《「三言」「二拍」敘事藝術研究》，書中運用西方敘事學的方法，對「三言」、「二拍」的藝術價值進行了全面系統分析的論著。書中闡述了話本小說文本的確立、馮夢龍、凌濛初的小說觀，對「三言」、「二拍」的體制、藝術世界、人物描寫、情節建構、敘事時間、視角、敘事者的立足點等，進行了多向度的分析。¹書中以西方敘事學的方法來探究「三言」、「二拍」，在第六章的敘事時間方面，討論順敘、倒敘、預敘及敘事節奏有精闢的說明，但是對

¹ 羅小東：《「三言」「二拍」敘事藝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2。

中國小說特有的時間幻化與獨特時間刻度缺乏論述。在第七章的敘事視角中論及視角的選擇與全知、限知敘事有深入的討論，但對視角的流動性、聚焦與盲點，並未有詳細說明，因此筆者認為在此議題上尚有研究的空間。

胡士瑩所著《話本小說概論》對話本的體制做了分析統整，認為話本小說的敘事結構由題目、篇首詩、入話、頭回、正話、結尾、篇尾詩等連綴而成，對「三言」的題材介紹了以愛情、官僚、地主惡霸、知識分子、市民群眾為主要的作品，對「三言」的藝術特點介紹了人物形象、豐富的題材²，但是在結構體制方面卻只以十行簡略帶過，對語言的運用和提煉意義著墨不多。

學位論文方面有王珍華《馮夢龍「三言」小說寫作藝術之研究》，以小說寫作中題材、人物、情節、主題思想以及語言藝術等各方面為基礎，並以傳統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創作經驗與現存的宋、元、明話本為論證，全面且深入地探討「三言」小說的藝術技巧、審美理想及審美趣味為重點。文中第三章題材源流及分類方面探究了宗教類型，對佛教故事的因果報應論探討善有善報和惡有惡報的議題，但對因果的先因後果或先果而後有因並未提及；對「樂生惡死」的道教故事謫仙歷劫、悟道成仙、伏妖降怪等亦有所闡述，對其反應現實社會的民間幻想故事，寄寓世俗的民間哲理有深入的探究。第四章人物的刻畫方面將「三言」鬼怪提出人性化，以人形、人性、人情、人的思想意志及人的善惡美醜，將鬼怪與現實社會做連結。第六章情節結構方面的教化勸懲的審美理想章節中，對教化勸懲的主題探究是將「三言」敘事結構歸納在教化主題之中，筆者認為可以再擴大書寫範圍到宗教方面，將「三言」的結構之道與結構之技作一統整性的敘寫。第七章「三言」語言的藝術對話本小說語言藝術、審美情趣、小說語言的特徵皆有精闢的探究。³

陳裕鑫《細緻與奇巧——「三言」的細節、情節與心理描寫》探究「三言」的寫作技巧，以細節、情節與心理三部分來描寫，在細節方面敘述了主題、人物和情節發展，並深入探討了五大特色：細膩而不瑣碎、準確而不模糊、必要而不冗贅、深刻而不虛浮、自然而不矯作；在心理方面敘述了直接心理和間接心理，也探討了層次分明，起伏跌宕、呼之欲出、牽引情節、峰迴路轉的心理特色；在情節方面將巧合、懸疑和伏筆在「三言」的應用做了深入的研究。⁴

期刊論文方面有蘇欣郁〈《三言》「連引手法」的寫實性初探——以沈小官一鳥害七命、「一文錢小隙造奇冤」為例〉，《文學前瞻》10期，201007。從情節與內容方面析論寫實性連引手法之妙，以一隻畫眉、一文錢來連串全文，以巧合

²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1980年，頁134。

³ 王珍華：《馮夢龍「三言」小說寫作藝術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⁴ 陳裕鑫：《細緻與奇巧——「三言」的細節、情節與心理描寫》，輔仁大學中文系，2000。

的偶然性線索，加上人物性格及社會現實，來探討百忍無憂、閉口藏舌、貪吝亡身、訛詐毒害、審案多弊等議題，對此兩篇看似離奇無意的篇章，重新檢視其價值，仍賦予因果教化之義。

高桂惠〈世道與末技--《三言》、《二拍》演述世相與書寫大眾初探〉，《漢學研究》，25卷1期，200706。以微觀與宏觀的視角，對話語與話語所召喚的主體性，考察歷史對小說之「技」與時代之「道」的思維。話本小說承載雅俗共聚的文化，透過詩性話語、審美主體、勸善懲惡及道德主體，提出通俗小說家文化身分是呈現多元化，通俗小說家做為「世道」的發言人，《三言》召喚了詩性主體，《二拍》擴充雅道文化。

康韻梅〈由「入於文心」至「諧於里耳」--唐代小說在《三言》、《二拍》中的敘述面貌論析〉，《臺大中文學報》，21期，200412。對《三言》、《二拍》中的唐代小說的敘述作探析，將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兩種小說文類的移轉，及移轉後形式和意義改變做一析論，以期掌握敘事修辭與體裁特色。而敘述面貌與原作的差異，表現出話本重視情節鋪陳、善用形式寫實的技巧刻劃人物、喜歡設定群眾角色使故事充滿戲劇性、對於現實世界的模擬較唐代小說細緻和深刻、虛擬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的對話，有助於讀者對故事的投入、因果化和主題的普遍性具有教化意義卻抹煞個人獨特經驗的呈現並壓縮故事尋思的空間。

「三言」的敘事研究中對中國小說特有的時間幻化與獨特時間刻度缺乏論述，在敘事視角的流動性，並未有詳細說明，因此筆者認為在此議題上尚有研究的空間。

二、宗教相關主題的研究

「三言」以教化為主的學位論文，有柯瓊瑜《「三言」教化功能之研究》，作品中強調教化的縱橫面因素、教化思想的特質、實踐的方法及缺失，將教化功能之推動背景分為：文學觀念之先導、社會風氣之趨向、作者思想之影響三方面。分析教化功能含有勸善及懲惡兩個內涵，而其教化範疇則以倫理道德為主，教化功能之宣傳方法。就思想灌輸層面分析其善惡報應模式勸懲、天命有定模式撫慰之運用；就藝術表現層面分析其外顯式直接說教與內展式間接闡釋之教化手法。肯定「三言」教化功能具有道德意義：宣揚道德規範的必然遵守、肯定個人私欲的合理存在。⁵教化功能在小說探究中具有兩極化的看法，有學者認為是文以載道的文人責任，有人卻認為會削弱小說的藝術價值，本文將廣義探究而以「三言」情教功能加以反思，探究作者創作之矛盾現象、讀者接受之不確定性以及作品藝術之挑戰質疑。

⁵柯瓊瑜：《「三言」教化功能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王芊月《三言果報觀研究》由實用主義的角度，從文化意識中以讀者反應理論的視野進行整理。論及創作背景與果報觀善報的類型，善報類型受文化意識的影響，可大略分為現世報、來生報、子孫報。「三言」中的一百二十篇故事中所表現的果報觀，作者藉由「存在即是合理」的意識，使果報故事由娛樂中，達到嚴肅的道德規範，並由個人生活在具體社會環境的經驗和感受、從個體生命到集體生命的展現，追求文化價值的關懷所在。⁶

林漢彬《「三言」福禍始微觀念研究》認為因果報應觀念的闡述是中國古典小說中一個極重要的論述主題，「三言」中果報觀念的闡述受一方面受到中國傳統果報觀、儒家德命觀、佛教三世因果觀、道家的承負說、明末善書，與「原始觀念」中的「天命」、「天意」、宿命觀影響極大，一方面也受到從傳統「憂患意識」、《易經》「知幾」、《尚書》「念用庶徵」、《中庸》「慎獨」等觀念的影響，而對於微末之徵兆所引發的福禍，極為戒慎恐懼。形成了一個眾聲喧譁，各種觀念、思想並陳於小說中的現象。而「三言」各篇作品所闡述的果報觀、命運觀，儘管不見得相同；但在大部份的「三言」作品中，敘述者在結構這些小說，闡述其對於人物命運、遭際的看法時，或多或少都帶有人物福禍始於微末之因的觀念。⁷

「三言」以死亡為主的學位論文，金明求《「三言」的死亡故事探討》以《三言》的死亡主題來著手深入探究人生的死亡涵意。文中提及義與死—捨生取義的人格理想，表現「重義」死亡觀的不同面貌；愛與死—愛的毀滅與再生，「愛與死」強烈精神意志透過人物獨特實現愛情的方式，表現出追求愛情的強烈生命意志；超越死亡—仙境與悟境，「超越死亡」方式來試圖「覺悟」可以分為「逍遙自在」道教思惟的呈現與「佛門坐化」佛教思惟的呈現。「三言」人物的死亡意識並非一味地走向「悲劇性」，反而以獨特的死亡方式來超越生與死的焦慮、解脫死亡畏懼，最後邁向生命理想的國度。雖然每一個人物面對死亡的態度、思考、具體行為不同，但是他們對死亡的思索、困惑、哀傷，比生命的思考更深入、更豐富。⁸

「三言」涉及夢境的學位論文，有《「三言」中儒釋道思想與庶民文化試探》⁹，其中對夢境的探究只提及夢兆。林真瑜的《「三言」他界書寫的時空型研究》¹⁰，對夢境也只是簡短帶過。金明求的《「三言」的死亡故事探討》¹¹，介紹了團

⁶王芊月：《三言果報觀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2008。

⁷林漢彬：《「三言」福禍始微觀念研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⁸金明求：《「三言」的死亡故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⁹許雪珠：《「三言」中儒釋道思想與庶民文化試探》，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7。

¹⁰林真瑜：《「三言」他界書寫的時空型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7。

¹¹金明求：《「三言」的死亡故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圓夢境。楊孟儒的《「三言」異類故事之研究》¹²，略論異類的夢境空間世界。許懿丰的《「三言」幻異故事研究》¹³，略論訊息夢境及夢魂出遊。

「三言」以教化為主的期刊論文，有李志宏〈試從馮夢龍「情教說」論《三言》之編寫及其思想表現〉，《臺北師院語文集刊》，8期，200309。馮夢龍「情教說」於〈山歌序〉之「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及〈情史序〉之「情本永在」、「情之可久」提及情高於萬物、衍生萬物、貫通萬物、感化萬物，而能維繫人類社會和諧，其著眼於社會教化功能，以情感的自然流露來突破社會道德的約束。

「三言」以果報為主的期刊論文，有廖育菁〈論報應觀在馮夢龍小說中的意義—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為例〉，《東方人文學誌》，5卷4期，200612。報應的觀念源遠流長，有中國本土的思想源流，更有佛教的傳播影響，並且在道教中也有如此的說法，本文以市井商人的婚姻糾葛，宣揚善惡終有報，雖是「勸誡教化」的老套但其形象生動鮮明，將說教巧妙地結合在故事中，因而藝術性較強。報應的觀念主要是喚起人們能道德自律，使人們能自覺地避惡趨善，體現了宗教世俗化，也反映了對社會規範得期待心理，而成為一種道德思維。〈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便是體現了報應的觀念。

「三言」以死亡為主的期刊論文，有金明求〈「三言」故事中佛教死亡思惟探索—超越因果輪迴後的涅槃世界〉，《中華佛學研究》，5期，200103。觀察《三言》中佛教死亡思惟的作品，探究了覺悟色空而修行坐化、解脫三世輪迴業報以成就涅槃、周遊地獄後體會「天地無私」、「因果報應」等議題，提出其接近覺悟的共同特性為：作品的人物首先經過開悟、覺悟過程之後，加以繼續修行而進入解脫境界；覺悟過程中都有深刻的親身歷程；不管覺悟形式、程度、內容如何，都有宣揚佛教的超越生死觀念等。

在「三言」的夢境議題上，文本對因思成夢在「三言」中的藝術表現，及夢兆對「三言」情節結構的影響並未有文本論及，因此筆者認為仍有深入探究的必要。因果文本多論及善因善果、惡因惡果，但對因果的先因後果或先果而後有因並未提及。「三言」的死亡探討多以因何而死、死亡在儒釋道的表現方式，對於死亡的方式仍缺乏整理，「三言」的死亡方式對讀者有重要的啟發，是無疾而終亦或橫死街頭，都可讓讀者產生趨吉避凶的共鳴。

生命中有許多禍福是不合因果邏輯的，善者遇禍事即以命中註定來安慰讀者；多做善事而獲善報，因做壞事而有惡報，則宣導命運會因個人的行為而改變。

¹²楊孟儒：《「三言」異類故事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2004。

¹³許懿丰：《「三言」幻異故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4。

教化功能推動方式與成效，若能從命運的可變性與命運不可變性來討論更具完整性，以善惡有報來宣傳勸善懲惡是從命運的可變性來談，以天命有定的觀念來撫慰人心是從命運得不可變性來談，兩者對推動教化的成效相輔相成。「三言」教化理念與教化意涵，在文本中少見，因此筆者認為仍有整理的必要。

三、人物塑造的研究

「三言」以人物為主的學位論文，有柳之青《三言人物研究》¹⁴是整理三言人物的角色類型，探索其共相與殊相，並論及人物之描繪技巧。在人物類型析論中論述和尚道士、比丘尼、佛教人物與採花女子所透顯的性格、僧侶負面、評價之特異性。

劉翊群《「三言二拍」佛道人物形象研究》主要分為四個主題討論：佛道神異、人性心理、社會律法、性別空間。「宗教」主題探討其作為宗教本質的神異傳統與其下幾類佛道人物形象。「人性」主題，探討在佛道戒規與修行考驗下的人物心理表現及其形象。「公案」主題針對社會及佛道人物的互動關係進行考察，以及探討佛道人物的非法形象。「性別空間」主題考察的對象為「女性」與「尼姑」兩種身分兼具或轉換的人物流動形象。¹⁵

許雪珠《「三言」中儒釋道思想與庶民文化試探》是以「三言」為考察對象，瞭解儒釋道三教思想與宗教文化所呈現的樣態。先探討「三言」中分別反映的三教故事，再探究「三言」中反映的命定觀，並提及「三言」中論神仙與鬼魂的存在，最後討論「三言」中反映三教混合的文化現象。¹⁶

林真瑜《「三言」他界書寫的時空型研究》主要從巴赫汀「時空型」的概念出發，探索「三言」他界書寫中特具時空變化的形式與內容，參考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對主題進行層遞式的解讀，以探索中世紀民間敘事的特色。「文本的敘事模式」可分為「仙道」、「精怪」、「幽冥」、「夢境」與「果報輪迴類」等五種故事類型，藉由格雷馬斯的「行動元模式」及布雷蒙的「敘事循環」理論，首先歸納出各篇故事在複雜的情節中存在共通的敘寫方式，以便進一步思索文本在時空書寫中所呈顯的諸種內涵。「故事時空形式之營造」，可分別從「時間結構」與「空間結構」加以討論。「故事內容之時空體系」主要在探索連接事件的時間與空間要素。「錯綜時空下的深層結構」乃從多元的角度抽繹出文本內在最深層的基本邏輯。在「三言」他界時空的敘寫之中，他界與此界往往互為投射，亦此亦彼，不但顯現出生命型態的多種可能，並且融攝了傳統文化龐大而精細的時空概念，

¹⁴柳之青：《三言人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¹⁵劉翊群：《「三言二拍」佛道人物形象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¹⁶許雪珠：《「三言」中儒釋道思想與庶民文化試探》，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7。

充滿豐富而深刻的人文義蘊。¹⁷

林裕肱《「三言」「二拍」僧侶形象研究》以「三言」「二拍」中的僧侶題材為主要的考察文本，觀察小說中對僧侶角色如何被形塑出各種不同的類型，由於理想中的僧侶形象必須肩負著佛門戒律與中國傳統封建倫理的高道德標準，因此本文並針對「戒」的問題，探討僧人犯戒故事與佛教戒律之間的相互關係；再從小說文本的性質問題，探討當世文人及社會大眾，對僧人犯戒行徑的認知心態與批判角度，這些僧人犯戒故事不僅側寫著明代中後期的逐利與縱慾之風，亦可藉此看出俗眾人士對於出家僧眾進行高標準之檢驗時，所透露出來的譴責立場與譏諷態度，而僧人犯戒故事正驗證著明代小說之綴補襲用特性，以及文人處理故事題材時，所表現出來的渲染目的與戲劇效果。¹⁸

「三言」以人物為主的期刊論文，有朱珮瑩〈話說佛蹤道影--三言二拍中的僧道形象〉，《問學集》，11期，200206。從文學層面探討僧道形象的「正」面類型為「善」的代表，「負」面類型為「惡」的代表，並歸納出其情節的模式化；從文化、思想的角度發現從高僧高道的修行歷程，可以發現傳統士大夫志節堅貞的影子，對出家還俗有鼓勵意味，批判僧家貪財的負面形象及作者對出家人以異端視之，而帶有強烈的批判意識。

林麗美〈越界現身的異類--「三言二拍」中女性神仙鬼怪角色探究〉，《南臺科技大學學報》，24期，200011。探討明代擬話本之總集「三言二拍」中的女性異類角色，包含神仙、人鬼、精怪三類，研究異類現身人界的緣由及其呈現手法。

在宗教人物方面多以佛道僧侶、道士為研究範圍，較少論及宗教的神仙及鬼怪，若沒有神鬼之說「三言」的宗教研究便少了魂似的空虛。因此筆者認為仍有探究之必要。

四、宗教方面的文化義蘊研究

學位論文方面有阮寧：《明清新倫理論述的建構——以「三言」等小說文本為場域的分析》，藉著文本分析「天理」觀念的評價話語如「傷天害理」、「天理不容」等在明清時的歷史發展脈絡，以「三言」作為文本作分析的對象，小說如何演義財謀害命呈現的天理觀、善惡有報呈現的天理觀。¹⁹

王鴻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探究「三言二拍」文本中的命運觀與

¹⁷林真瑜：《「三言」他界書寫的時空型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7。

¹⁸林裕肱：《「三言」「二拍」僧侶形象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¹⁹阮寧：《明清新倫理論述的建構——以「三言」等小說文本為場域的分析》，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2006。

人生觀，對其情感的世界探討了情欲與生命、情慾與禮法、愛情與倫理，在人格的形象方面，提出了以「傲」為自我的突顯、「自我」的發展空間、「自我」的出路，並探討了生命的歸向。²⁰

期刊論文方面有蔡祝青〈三言二拍中男女扮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婦女與兩性學刊》，12期，200106。以「三言」「二拍」作為觀察的出發點，藉由男女變裝的文化解碼，來剖析「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符號系統。提出了變裝的符號意義、變裝的性別與文化意義探討、無法撼動越界的性別規範等議題。歸納出男扮女裝多行奸淫醜事，女扮男裝則有更自由、多面的思考空間，以符號系統的轉換而言是高低易位現象男性遊走於性別符號不受限制，女性不論是「社會性別」或是「變裝為男」，在骨子裡或文化基因裡都被規範在忠貞節烈框架下。

康韻梅〈「三言」中婦女的情欲世界及其意蘊〉，《臺大中文學報》，8期，199604。從個人情欲和社會角色扮演的對照，檢視「三言」中有關情愛的故事，突顯當時婦女對情愛、欲望的追求，及其追求所蘊含之意義。詳論了「三言」中未婚女性、已婚婦女、妓女和尼姑等各階層婦女的情色意識，其呈現的由情生色和唯欲無情的辯證關係，呈現「三言」在個人情欲和社會禮法間的游移。

筆者將其歸類分析後，認為「三言」的宗教敘事在死亡、果報、夢境、人物方面仍有可探究的空間，前人探究了宗教故事的因果報應論，探討善有善報和惡有惡報的議題，但對因果的先因後果或先果而後有因並未提及，若再以命運的可變性與命運不可變性來討論更具完整性，以善惡有報來宣傳勸善懲惡是從命運的可變性來談，以天命有定的觀念來撫慰人心是從命運得不可變性來談，兩者對推動教化的成效相輔相成。

眾多文本以西方敘事學的方法來探究「三言」，但是對中國小說特有的時間幻化與獨特時間刻度缺乏論述，對視角的流動性，並未有詳細說明，因此筆者認為在此議題上尚有研究的空間；結構之道的勸懲教化功能在小說探究中具有兩極化的看法，有學者認為是文以載道的文人責任，有人卻認為會削弱小說的藝術價值，本文將以應報、微物、巧合及數字符碼的結構之技來探究其如何貫通「三言」宗教的結構之道勸懲教化功能。

在宗教人物方面前人多以佛道僧侶、道士為研究範圍，較少論及宗教的神仙及鬼怪，若沒有神鬼之說「三言」的宗教研究便少了魂似的空虛，因此筆者認為仍有探究之必要。在「三言」宗教研究方面，尚未有以敘事學為分析方法的文論出現，因此選定「三言」的宗教敘事為本論文之研究主題，期望能對「三言」內

²⁰王鴻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2。

在虛構文學的特徵作更全面的探究，進而發掘文本所要表達的文化意蘊。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步驟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小說集的總稱。每集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分別刊於天啟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前後、天啟四年（西元一六二四）、天啟七年（西元一六二七）。這些作品有的是輯錄宋元明以來的舊本，但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的是據文言筆記、傳奇小說、戲曲、歷史故事，乃至社會傳聞在創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舊本的彙集和新著的創作，是我國白話短篇小說笑說在說唱藝術的基礎上，經過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進行獨立創作的開始。它「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話短篇小說的總集。它的出現，標誌著古代白話短篇小說整理和創作高潮的到來。²¹

「三言」既是馮夢龍收集、改編宋、元、明舊作，舊作中原創者的宗教思想會滲透於作品中，所以有為數頗多的作品提及佛、道、鬼怪神仙、因果報應等宗教觀念。文中佛教的神佛和道教鬼神信仰融和，民間道教神仙也為佛教所接受。中國傳統的果報觀，道家禍及子孫的承負觀，儒家的際遇窮達依德而定的德命觀與佛教三世報觀相互為用，儒釋道的合流於「三言」的呈現是交融難以切割清楚的，故本文對「三言」的宗教故事敘事不以教派為分類，凡以民間信仰、神仙鬼怪、陰陽命相皆為研究範圍。

本文以「三言」中的宗教故事為研究對象，以中國學者楊義先生的敘事學研究方法，從敘事學的角度對宗教議題做詳盡論述，以揭示宗教故事在「三言」中的文化意蘊及創作心理，並且進行全面性的分析、歸納，再以科學性的統計、比較方式，來釐清其複雜的敘事模式與矛盾的情教主題。

本文先從馮夢龍的生平博覽群書擅長經學，及至以文輔經的情教思想，如何藉由宗教主題來呈現，筆者先歸納「三言」中佛道篇章的比重，藉以凸顯馮夢龍藉宗教行教化之實，再以宗教的果報、死亡、夢境主題來探究。於果報主題方面，筆者以命運的可變性與不可變性來彰顯善惡有報的教化情思。於死亡主題則以善終或橫死來警醒世人為善修行為要。於夢境主題則以凡人與靈體的交流或預知神啟、夢遊天宮地獄來勸世勿行惡事，而行情教之實，探究馮夢龍勸善懲惡的宗教觀。

其次，探究文本的敘事藝術，筆者以中國學者楊義先生的敘事學理論來窺探

²¹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台北：五南圖書，2004年，頁644。

文本的創作藝術，於敘事視角而言，以靜態視角的全知視角及限知視角來一探敘述者對文本的所投射的眼光，再藉由動態的視角流動來再探敘述者融入故事角色的創作意趣。於敘事時間而言，以文本敘述的順敘、倒敘、預敘來探究文本的時間流程，輔以宗教故事特有的獨特時間刻度及時間幻化來探究文本的時間意義。於敘事結構而言，探尋文本的結構之道與結構之技的雙構性思維，藉由穿越時空的報應、關鍵情節的微物、反覆出現的巧合及善用數字的符碼，來了解宗教於文本的應用敘事藝術。

再其次，歸納「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形象，探析文本人物塑造藝術，於人物類型方面以俗化僧人、弘法道人、宗教神靈及多情鬼魂形象來歸納分析，再由僧道人物及男女對比的設置，來窺探明末崇道抑僧及男尊女卑的社會現實，最後以宗教特有的轉世歷劫來突顯三世應報，以人性試煉刻畫來呈現文化義蘊並論述「三言」宗教故事反映明末社會現實的文化意涵。

文學的發生不可能獨立於文化歷史、社會生活，它向來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背景，探究文本無法摒除社會心理和歷史因素，因此本文最後著重於「三言」宗教故事與明末社會關係的探究。於社會縮影揭示了明末政治、社會、科舉及宗教的弊端，因此激起作者宣揚情教的理想，而推展真情懺悔得救贖的教化思想，期望能達到作者以情設教的淑世理想，因而輔以因緣果報的善惡有報來體現勸善懲惡。

第二章馮夢龍的「三言」及其宗教故事

本章第一節探究馮夢龍的學思背景及宗教觀，先從其生平及學術成就與文學觀來論述，再論及「三言」的宗教觀；第二節則論述變化無窮的道教故事、清修守戒的佛教故事、殊途同歸的佛道教化的佛道故事；第三節則論述「三言」的宗教果報核心以死亡現象及夢境象徵來呈現。

第一節 馮夢龍學思背景及「三言」的宗教觀

要探究馮夢龍「三言」的宗教觀，須先了解馮夢龍的學思背景，而要了解其學思背景則先探尋其生平境遇，因此本節先從其生平論述，再論述其學術成就及文學觀，最後歸納「三言」的宗教觀。

一、馮夢龍生平

(一)、生卒年

馮夢龍字猶龍，又字耳猶、子猶，別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綠天館主人、茂苑野史、無礙居士、可一居士等。馮夢龍的生卒年從其著作的序跋可以推知，馮夢龍生於明萬曆二年（西元一五七四），在《甲申紀事》敘言署「七一老人草莽臣馮夢龍」¹，甲申為崇禎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馮夢龍七十一歲，逆推七十一年，為萬曆二年。關於馮夢龍的卒年，在其好友沈自晉《重定南詞全譜·凡例續紀》中寫到：

甲申冬杪，子猶送安撫祈公至江城，及諄諄以修譜促予，予唯唯。越初春，子猶為苕溪、武林遊，到經垂虹言別，杯酒盤桓，連宵話榻，丙夜不識倦也。別時與予為十旬之約。不意鞞鼓動地，逃竄經年，想望故人，鱗鴻杳絕。迨至山頭，友人為余言，馮先生已騎箕尾去。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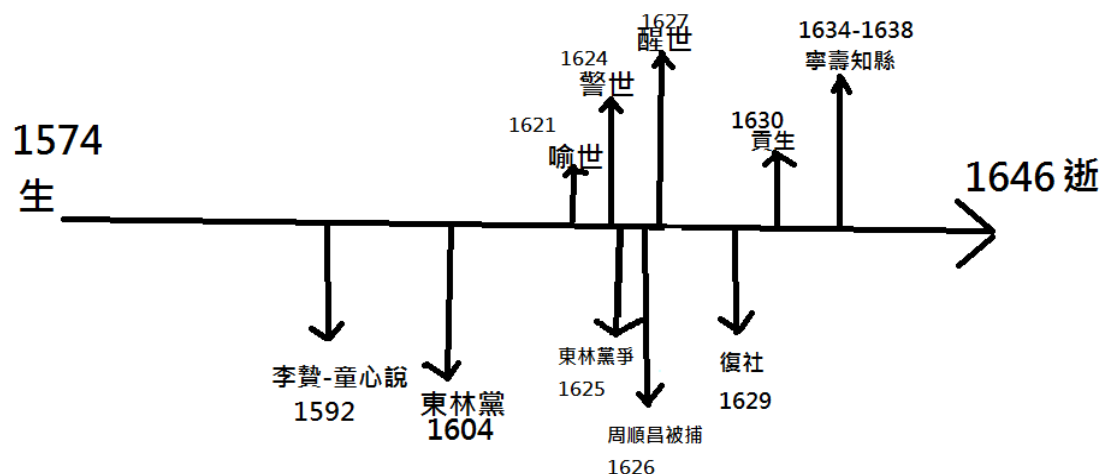
由此段記載可推知，甲申年也就是崇禎十七年冬（西元一六四四）沈自晉見過馮夢龍，馮夢龍催促沈自晉修譜，次年春天（西元一六四五）情感篤厚的兩人曾相聚一堂，把酒徹夜暢談而不倦，別離之時還相約共飲，而後明末戰亂二人各奔西

¹ 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17·甲申紀事》，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頁3。以下所引《馮夢龍全集》之文，皆從此出。為免冗蕪之累，僅於文末標注書名、卷數（或回目）、頁數。

² 見沈自晉編《南詞新譜》，收於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三輯冊一，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40。

東失去聯絡，最後於南明隆武二年夏（西元一六四六）沈自晉遇見友人告知，才知道馮夢龍已去世。

馮夢龍有一兄一弟，哥哥夢桂，字若木，又字丹芬，是當時有名的畫家，與烏程董斯張是故交，是董斯張《廣博物志》的校訂者；弟弟夢熊，字非熊，號杜陵居士，晚更名師之，字少瓚，太學生，是當時有名的詩人。兄弟三人均具才學，並稱「吳下三馮」，在當時頗具聲名，又馮夢龍為三人中最具才華者。茲將其生卒年事蹟製圖如下：



(二)、擅長經學

馮夢龍寄籍吳縣故自稱「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縣人（今江蘇蘇州）」³，其生平在《蘇州府志》的卷八十一〈人物八〉中有述：「馮夢龍，字猶龍，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崇禎時，以貢選壽寧知縣。」⁴由此可知馮夢龍才華洋溢，詩文華麗，擅長經學，明崇禎時曾以貢選擔任壽寧知縣。馮夢龍家世不詳，只能從馮夢龍所編的《麟經指月》〈發凡〉篇中可約略探知，其文中云：「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笈，盡得疏觀；」⁵馮夢龍從小好問樂學，研讀四書五經，受到系統而完整性的傳統教育薰陶。其弟馮夢熊在《麟經指月》序中，詳述其兄讀《春秋》的情況：

余兄猶龍幼治春秋，胸中武庫不減徵南，居恒研經覃思，曰：『吾志在《春秋》。』牆壁戶牖皆置刀筆者，積二十餘年而始愜。其解粘釋縛，則老吏

³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17·壽寧待誌》，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56。

⁴（清）李明皖等修：《中國地方誌集成·蘇州府志三》，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76。

⁵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20·麟經指月》，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

破案，老僧破律；其劈肌分理，則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其宛折肖傳，字句間傳神寫照，則如以燈取影，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得自然。（《馮夢龍全集20·麟經指月序》）

可知馮夢龍曾經深受儒學的薰陶，尤其擅長《春秋》，其講解《春秋》有如老吏破案，老僧破律；其劈肌分理，則析骨還父，析肉還母。曾被湖北麻城請去講學《春秋》，並且曾經著作《春秋衡庫》及《四書指月》等書來指導科舉。但是可惜的是馮夢龍治《春秋》，以功令為主，而他的門人有以《春秋》而高第者，他卻仕途不濟，無法中舉，故常喟嘆：「無懼吾之苦心土蝕而蠹殘也，吾其以《春秋》傳乎哉！」（《馮夢龍全集20·麟經指月序》）馮夢龍多次以《春秋》應考不中，內心抑鬱不已，只能以其曾講學《春秋》傳世來安慰自己。

梅之煥於《麟經指月》敘中說：「乃吾友陳無異令吳，獨津津推轂馮生猶龍也。王大可自吳歸，亦為余言吳下三馮，仲其最著雲。」（《馮夢龍全集20·麟經指月序》）梅之煥以朋友從吳縣回來將其兄弟三人並稱「吳下三馮」，並且一致都推崇馮夢龍為三人中最有才華。

（三）、博覽群書，興趣廣泛

馮夢龍博覽群書，興趣廣泛，既精研經籍又愛李贄的離經叛道，許自昌《樗齋漫錄》卷六指出：

李有門人攜至吳中，吳士袁無涯、馮猶龍等，酷愛李氏之學，奉為著蔡，見而愛之，相與校對再三，刪削訛謬，附以余所示雜誌、遺事，經書妙刻，費凡不貲，開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⁶

許自昌提及馮猶龍與袁無涯酷愛李贄之學，將李贄之學奉為著蔡，與袁無涯、楊定見等，共同校對出版李贄評點的《水滸傳》。馮猶龍的思想受李贄影響深遠，李贄反對假道學，不反對真道學，因而馮夢龍期望「三言」能為「六經國史之輔」，以「三言」補足《論語》與《孝經》無法深入人心而啟道德教化作用之憾。馮夢龍在《太平廣記鈔》中〈劉獻之〉條評：「假使往聖不作《六經》，千載又誰知少乎？」⁷於《情史》提出：「世儒但知理為情之範，熟知情為理之維乎？」⁸的主張。馮夢龍疑經非儒、以情維理的思想，體現了晚明的新思潮，提出傳統倫理綱常相悖的思想主張。馮夢龍久困於諸生之間，感於進仕之難而失望於政治的腐敗，馮夢龍因而不免放蕩不羈、出入青樓酒館。

⁶顧廷龍等：《續修四庫全書 1133》，上海：上海古籍，1995年，頁103。

⁷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8·太平廣記鈔》，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頁504。

⁸馮夢龍《情史》，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82。

馮夢龍在《掛枝兒·隙部五卷》自稱「余少時從狎邪游，得所轉贈悅甚多。」⁹科場的失意，使馮夢龍由學舍走向廣闊的社會人群，投入大量精力廣泛蒐集民歌、民謠、謎語、民間故事等，致力於通俗文學的研究、整理和刊行上，成為明末主情、尚真、適俗文學思潮的代表人物。

二、馮夢龍的學術成就與文學觀

(一)、整體成就

於文學上，馮夢龍才學淵博治經精闢，科舉之路卻坎坷不已、屢屢不中，因而以坐館講學為生，馮夢龍於《喻世明言》提及「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因此馮夢龍著書推廣通俗文學所蘊含的情真與對世俗教化作用，其對通俗文學的推廣不餘遺力，而在中國文學史上對宋元話本及民間的戲曲、民歌、笑話、小說等等的蒐集、整理、編輯與創作均有卓越的貢獻。

馮夢龍志趣廣泛，著作數量既多又廣，豐富的作品有話本「三言」、民歌《掛枝兒》《山歌》、筆記小品《智囊》《情史》等、傳記類《雙雄紀》《萬事足》等、散曲、詩集、曲譜類、時事類《甲申紀事》《中興實錄》等、應舉類《麟經指月》《四書指月》等，其中以「三言」聞名於世，堪稱全能的通俗作家。

於思想上，馮夢龍的思想受李贄影響深遠，反對假道學，提倡真道學，馮夢龍於《山歌》序言提出「藉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馮夢龍認為自然流露真情的文學才是真文學。而於《情史》提出「世俗但知理為情之範，熟知情為理之維乎？」重視天性真摯的情感流露，反對存虛偽禮教的束縛，期許創作能以情化教。

(二)、以文輔經

馮夢龍早期受儒學薰陶，認為「因經信傳，借傳尊經」才是治經目的，肯定治經求內聖外王之道，重經世濟民之用，其弟馮夢熊在《麟經指月》序中，詳述其兄讀《春秋》的情況：

余兄猶龍幼治春秋，胸中武庫不減征南，居恒研經覃思，曰：『吾志在《春秋》。』牆壁戶牖皆置刀筆者，積二十餘年而始愜。(《馮夢龍全集 20·

⁹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18·掛枝兒》，江蘇：江蘇古籍，1993 年，頁 62。

麟經指月序》)

馮夢熊將馮夢龍治春秋之心力與其所創之價值與晉朝杜征南比擬，杜征南博學多才，拜度支尚書七年損益萬機，朝野尊稱杜武庫，督荊州平吳功封侯，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功成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由此可知馮夢龍以治經進仕撫道為價值取向，無奈科舉失意仕途坎坷，馮夢龍推崇李卓吾童心為真之說，理解到文藝是抒情的創作，須能真實流露出人們內心情感，因而將率性真情推廣於其眾多著作。

然而明末商業發達物欲橫流，而政治腐敗社會動盪，使得馮夢龍轉而主張文藝的社會性，也就是文藝的教化作用。馮夢龍治經二十餘年，對六經了然於胸，但六經的微言艱澀非市民俗子能輕易透徹，因而馮夢龍將六經的微言大意與人倫義理結合，創作了通俗易懂，以觸里耳而振人心的「三言」。馮夢龍認為小說可以使膽怯者勇敢、淫亂者貞潔、苛薄者敦厚，頑頓者汗下，縱使是《孝經》與《倫語》也無法如同小說般感人至深，教化之速，因此以通俗近人的小說輔助不近人情的經學，激盪出入於人心的巨作。¹⁰

馮夢龍於《醒世恆言》敘言裡明白提出：

崇儒二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以《明言》、《通言》、《恆言》為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¹¹

通俗小說能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通、導情情出，能使市民進入小說的世界，隨著故事的忠孝節義而發揮潛移默化的教化之用。因此馮夢龍認為小說與佛、道二教為儒教之輔一樣，可以為六經、國史之輔，能佐經書史傳之窮，馮夢龍以文輔經的用意從「三言」的命名便能窺探。

馮夢龍將「三言」題名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與《醒世恆言》，意思為「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¹²馮夢龍其所著《喻世明言》取其可以導愚、《警世通言》取其可以適俗、《醒世恆言》取其可以習之而不厭傳之可久，馮夢龍期望藉由「三言」的通俗傳世，以警醒世人行善積德，匡正頹敗中逐利縱欲之風。馮夢龍希望藉由通俗文學來導愚適俗，也不忘對真情至性的肯定，因此於宗教篇章融入情教，期望能以情教立論，讚揚忠貞純潔德高尚情操，通過小說來勸喻世人、警醒世人，而達勸善懲惡之效。

¹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1。

¹¹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1。

¹²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1。

(三)、情教核心

馮夢龍雖然推崇李卓吾的童心順性之說，但二十餘年的治經撫道之心卻是難以抹滅，馮夢龍重情真卻無法與禮教決裂，因而於禮教與真情之間找到了平衡點，那就是情教思想，將生硬無情的封建倫理道德，注入了情感化的因子，柔化了教條式的說教，情教思想將浪漫的與現實的馮夢龍交融在一起，因而於「三言」裡能客觀展示情欲的複雜情態，卻又隱含抑欲揚情的內涵。

馮夢龍所作的《情史》為其重要作品之一，文中以情真立論，以立情教醇化眾生為核心，其敘曰：

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四大皆幻設，性情不虛假。有情疏者親，無情親者疏，無情與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¹³

馮夢龍認為天地無情萬物不生，天地有情方能生萬物，萬物環環相生而不滅是因情而起，有情者能使疏者親，無情者就算是親人仍會形同陌路，有情與無情的差別實在太大了，馮夢龍明白真情的感染力遠遠勝於枯燥的說教，因此馮夢龍欲立情教於文以誨眾生，化教為情以情動人，而達教化作用。

馮夢龍認為情生萬物，情是宇宙的本體，而不合社會規範的外在言行與內在思維都是無情所致，有情才可以改變社會教化市民，馮夢龍還認為情是恆常不滅的，有情死勝於無情生，有情可不朽於人心，當主觀的情與客觀的教相融合一，成為因有情而自動遵守教化時，教化才有能具存在的價值與意義。馮夢龍接受情欲的合理存在，不認為人欲一定是惡的，反對情欲恣縱，他在文本裡客觀呈現人欲的惡性膨脹與良善發展，以病態與健康、醜陋與美好的反差層面，促使讀者藉由文本的呈現，而於潛移默化之中汲取教化思想，內化於心且外顯於行。馮夢龍《情史》敘言又曰：

六經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婦，《詩》有《關雎》，《書》序嬪虞之文，《禮》謹聘、奔之別，《春秋》於姬、姜之際詳然言之。豈以情始於男女，凡民之所必開者，聖人亦因而導之，俾勿作於涼，於是流注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汪然有餘乎！異端之學，欲人鰥曠以求清淨，其究不至無君父不止。情之功效亦可知己。（《馮夢龍全集 7·情史》）

馮夢龍認為情須以禮教為前提，有君臣的內在真情為前提，則君臣之禮就會自然呈現於外，有夫婦之內在真情為前提，則守夫婦忠貞之節必然水到渠成，不須外

¹³馮夢龍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7·情史》，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頁1。

求；而禮教為情的內化表現，夫妻關係是因為內在真情所至，而願意遵守三從四德的外在規範，並非因為是名為夫妻而必須強迫自己守節，將禮教的倫理規範提升為生活自覺，使心理欲求與倫理規範合為一體。

馮夢龍擅長治經，二十餘年的治經已將六經融會貫通，並將六經融入其情教體系中，然而六經的倫理規範是現實而僵硬的，人性的真情卻是虛幻流動而難以掌控的，因此二者的相容須以宗教的實幻性來溝通連結，馮夢龍的情教觀於「三言」的宗教篇章已然融為一體，本論文也將從宗教主題深入探究其融合形態。

(四)、三教融合思想

南宋朱熹建構理學的封建綱常，以存天理滅人欲為儒學之精華，執政者為能便於管理人民而廣為推廣，使得理學大興，至明代王守仁與陸九淵反對其「格物致知」的體認天理之法，因而提出「心即是理」的心學理論，認為性無不善、知無不良，致此良知真誠坦惻以待親便是孝、以從兄便是弟、以侍君便是忠，然而自覺的心理欲求各有不同的量尺，而後有泰州學派以異端標榜而與傳統文化相抗衡，泰州學派認為百姓日用為道，而後李卓吾的童心順性之說、公安派的性靈之說，肯定人性追求自由的可貴，然而過度追求身心自由的弊端，便是縱欲過度所造成的社會制度衝擊，繼而東林黨的反思便以世風日下、人心淺薄為王學所致，體認治學根本須回歸經典，講求經世致用之道。

馮夢龍生於明朝尊情尚性的文學思潮下，早期喜愛李贄之學，將之奉為著蔡，重視人性的揭示，作品講求真性情的美學觀點，因而馮夢龍的「三言」將明末人性的過度膨脹與良善一併呈現以求其真；然而「三言」編纂成書的時間與當時學風近東林黨經世致用興起相近，又社會責任與人文關懷是文人難以跳脫的文化框架，因此馮夢龍於「三言」尊情適性的故事內容裡，帶入了經世的教化思想。

通俗文學要啟教化之用，不同於經史子集的教條式宣導，須與當代世俗結合，明朝市民經濟興起，宗教的煉丹修行亦受市民歡迎，因此馮夢龍順水推舟以佛道二教輔經著書。馮夢龍年五十六歲，於崇禎三年（西元一六三零）入國子監為貢生，次年授為丹徒訓導，崇禎七年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崇禎十一年任滿歸隱蘇州。以人為本是馮夢龍的施政原則，於《三教偶拈》序中

余於三教概未有得，然不敢有所去取其間。於釋教吾取其慈悲，於道吾取其清靜，於儒吾取其平實。所謂得其意可以治世者，此也。¹⁴

¹⁴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11·三教偶拈》，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頁2。

馮夢龍認為儒釋道三教不能廢，而汲取佛教中「慈悲」為懷，道教的「清靜」為心，儒教的「平實」為事，並認為得其三教真義者可以治世。馮夢龍由於科舉失意仕途坎坷，使其一生既有「逍遙豔冶場，遊戲煙花裏」的青樓經歷，又有「因經信傳，借傳尊經」為治經目的，還心存「撫心世道」的政治熱情，特殊的經歷，使馮夢龍的思想複雜，充滿了矛盾。

在馮夢龍的思想體系中，儒、釋、道思想經常處於相互碰撞又互補相容的矛盾，當市民意識占上風時，他無情地嘲笑三教，但當碰撞之餘，市民意識退居到次要地位時，儒、釋、道思想便成為其主體思想，這顯示馮夢龍思想的矛盾性與複雜性。¹⁵

游友基認為馮夢龍的思想是複雜而矛盾的，當市民意識占上風時，他無情地嘲笑三教，但當碰撞之餘，市民意識退居到次要地位時，儒、釋、道思想便成為其主體思想，他批評儒釋道宗教領袖，否定宗教迷信，卻又認為儒釋道三教不能廢，這複雜而矛盾的思想正是情教觀的體現，既能碰撞激發新的火花又能相容互補。

三、馮夢龍「三言」的宗教觀

明代市民經濟興起，社會多元而佛道二教興盛，馮夢龍既然提倡通俗文學，自然不能將佛道二教排除於外，反而善用其宗教功能以行勸懲之用，因而馮夢龍儒釋道三教混融的宗教觀以標舉教化為要，以成佛成仙為勸善的動機，其勸懲意識鮮明，深具儒家經世之色彩，藉以實踐情教觀。馮夢龍的「三言」宗教創作觀從《三教偶拈》序言中可探知：

是三教者，互相譏而莫能相廢，吾謂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而襲其跡皆不免於誤世。……不知二武之惑，正在不通先佛之教耳。漢武而真能學仙，則必清淨無為，而安有算商車徵匈奴之事；梁武而真能學佛，則必慈悲狗物，而安有築長堰貪河南之事。¹⁶

馮夢龍認為儒釋道三教雖然互相比較與競爭，但是任何一個都不能廢，因為若能究其真義則可治世，但是若只是盲從三教的表面功夫則不免誤世，就如漢武帝不通道家清淨無為之法才有匈奴之禍；梁武帝不施佛家慈悲之仁治，視人民為芻狗，才會築長堰貪河南，勞民傷財，民不聊生，馮夢龍在肯定三教具有其價值。

馮夢龍喜愛小說，收藏了大量古今作品，在萬曆末和天啟年間，擇取了其中

¹⁵游友基：《中國社會小說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79。

¹⁶馮夢龍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11·三教偶拈》，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頁1。

能嘉惠里耳的篇章，加以潤色、改寫、編纂成三部短篇白話小說，《喻世明言》（原《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敘中提到：

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¹⁷

馮夢龍於《喻世明言》敘中提出唐人選言道理艱深難以理解；宋人通俗，能為廣大民眾所理解。而小說的通俗性，可使說書人情感的喜怒哀樂影響更多的聽眾投入情境中，將故事情節深入民眾的心裡，進而改變讀者及聽眾的言行，其效果更勝於日誦《孝經》、《論語》深刻。馮夢龍編纂「三言」是要藉通俗文學的普遍性、適應市民的審美趣味，以通俗小說來感動人心，藉以行儒家教化之用。

「三言」既是馮夢龍收集、改編宋、元、明舊作，舊作中原創者的宗教思想會滲透於作品中，所以有頗多的作品提及佛、道、鬼怪神仙、因果報應等宗教觀念。馮夢龍認為：

那三教中，儒教忒平常，佛教忒清苦，只有道教學成長生不老，變化無端，最為灑落。¹⁸

馮夢龍對佛教的清規戒律批評甚多，重視真摯的情感，推崇道家長生不老、變化無窮，最為灑脫。因而在其〈警世通言·李謫仙醉草嚇蠻書〉、〈醒世恒言·馬當神風送滕王閣〉中，敘述了失意才子來到蓬萊仙境，提出仙境對文人價值的肯定，肯定了道家追求自在逍遙的真摯情感。明代中後期在位者追求道教的長生不老，文人亦潛修佛教，尋求人生的解脫，其中李贄對佛教研究深入，湯顯祖對佛學造詣頗深，馮夢龍亦常出入寺院與僧人、道士來往，其散文中有〈雍熙寺重修大殿碑文〉、〈承天寺代化大悲像疏〉等宗教文章，由此可知，馮夢龍對佛道思想探究深入。明朝市民經濟逐利風潮興起，士商見利忘義縱情而為，人情淡薄、世風日下，民間出現不少「勸善書」，對民眾進行勸善說教，馮夢龍便把宗教信仰自然的嵌入故事中，成為人民的生活的一部分，使小說的教化主題與宗教信仰合而為一，使讀者沉浸於故事中，內化了教化思想。

（一）、儒釋道的經權關係

¹⁷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1。

¹⁸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209頁。

儒家思想重「執經達權」，經有常法、常道、綱紀與禮法之義，為不變的常理，不變的道德標準；權本義為秤錘而有衡量輕重隨機應變之意，指應變的權宜，守經與達權互體為用則為道德修養的極致發揚。孟子於《孟子·離婁上》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道德並非要人僵守成規，而是要通權達變因時制宜。

佛道的果報輪迴思想深入人心，市民對善惡有報與神靈鬼怪，抱著既敬畏卻又保有高度興趣的態度，儒家的倫理道德與經世致用之學，與佛道二教的果報輪迴看似毫不相關，馮夢龍於「三言」中卻大量的將其相互為用，因為佛教宣揚因果報應，認為因果報應有因必有果，使市民為了能趨吉避凶而行善，提倡了與人為善宣揚人性光輝的一面，而儒家的經世與因果報應觀並不衝突，彼此是可以相通的，都是提倡善行的。馮夢龍於《警世通言》敘中提到：

以前因後果為勸懲，以道聽塗說為學問，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余閱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說法度世之語，譬如村醪市脯所濟者眾，遂名之曰警世通言¹⁹

馮夢龍編述「三言」以因果報應的故事來勸善懲惡，以通俗演義來佐經史教化之不足，內容如同佛道的修道善行以度世人，「三言」把小說中儒家的「教化」與佛道的「宗教信仰」化為一體，利用宗教信仰吸引民間來進行深層的教化，使「三言」的教化不僵於八股，而是蘊藏著非常深厚的文化內涵。「崇儒之代，不廢二教，謂導愚世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²⁰馮夢龍雖然批評儒釋道宗教領袖，否定宗教迷信，但是對宗教的態度是以二教為儒之輔，仍汲取儒釋道三教之精華，以「慈悲」為懷，「清靜」為心，「平實」為事的治世精神為依歸，因而「三言」以「喻世」、「警世」、「醒世」為名更賦教化意義。

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宗教故事中，在明末開放的思潮裡要向市民推廣崇高的道德倫理，若無通權達變，而以生硬的教條式仁義禮智來說教，已難以說服市民，因此馮夢龍於儒釋道互取經義、權衡禮儀而融合為用，儒家以三綱五常評判人世的是非善惡為經；道家重內功修為，以善行濟世成仙為權；佛家除情去欲，以因果報應之勸善懲惡為權。馮夢龍融合三教，以儒為經，以佛道為權，以權輔經期望能達到教化人心之成效。

（二）、儒家教化下的勸懲意識

明代王陽明所倡的心學興起，提出「心即理」的主題思想，以「知行合一」

¹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

²⁰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1。

為實踐，而後王艮為主的泰州學派承接而起，雖出於王學卻又不同於王學，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即為聖人之道，注重人文關懷與人性啟蒙，使得通俗性的藝術創作大量產出，如湯顯祖《牡丹亭》、公安三袁的小品文、馮夢龍「三言」及山歌俚曲等，因而改變了明末的社會風尚價值，追求人性自由，否定程朱理學。然而過度膨脹人性與政治社會的動盪不安，引起學者的反思，東林黨認為世風日下人心淺薄，使得社會動亂的根源是因為王學的傳播，惟有封建綱常才能規範社會。龔鵬程先生曾提及

當時對王學的主要不滿，在於王學強調尊德性，重視安頓個人身心性命，成就聖賢人格，而未能在「綱紀世界」這方面多所建樹。陽明本人雖有事功，但其學問之形態卻未能教人開物成務。用儒學的術語來說，便是僅有內聖學，缺乏外王學。²¹

明末學者對王學的不滿是因為其獨尊德性，只重視保身自安的獨立人格，而未能恪求綱紀的遵守，使人性過度擴張膨脹，傷風害俗違反綱紀與日俱增，使社會倫理道德面臨考驗，文人們便自覺性地捍衛起美教化移風俗的傳統，因此東林黨對王學提出質疑，其對王學的反思則成為尊崇朱學痛詆王學的結果。

中國文人追求身心靈自由，時有極端的思想呈現出來，然而無論與名教有多麼激烈的衝突，文人們從小受經學的洗禮，其內心深處對儒學是有眷念的，因此文人素有的反思意識與現實關懷，是文人們難以脫離的羈絆。歷史的使命感與社會的責任感成為教化意識的情節，生於明末的馮夢龍欣賞李卓吾的童心順性之說，而後與東林黨成員多有聯繫，因此其思想受二者影響甚大，而泰州學派與東林黨之說反差大，馮夢龍則以尊情適性以導愚，並立情教而調合之，於「三言」的宗教故事中精彩呈現。

²¹ 龔鵬程：《晚明思潮》，台北：里仁，1994年，頁67。

第二節 「三言」的宗教故事

「三言」是馮夢龍收集改編宋、元、明的舊作，而舊作中宗教思想滲透於作品當中，所以有頗多的作品涉及佛、道二教，馮夢龍在〈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昇〉開頭便說：

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釋迦祖師立了佛教，孔夫子立了儒教。儒教中出聖賢，佛教中出佛菩薩，道教中出神仙。那三教中，儒教忒平常，佛教忒清苦，只有道教，學成長生不死，變化無端，最為灑落。²²

馮夢龍認為太上老君立道、釋迦祖師立佛，佛教重清修，須遵守戒律且多世修行方能成佛；道教畫符煉丹長生不老、修煉法術斬妖除魔、飛天遁地得道成仙，馮夢龍認為道教變化無窮最為灑脫。由此可知馮夢龍對道教心嚮往之，因此在馮夢龍所著的「三言」中，編述多篇道人潛修成仙升天而去的篇章。而佛教篇章則以〈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極樂〉為修得正果之代表作，另有多篇則為僧人犯戒受懲情事，因而有抑佛揚道之意，而後便以〈醒世恆言·呂洞賓飛劍斬黃龍〉一篇來補足佛道的弘博慈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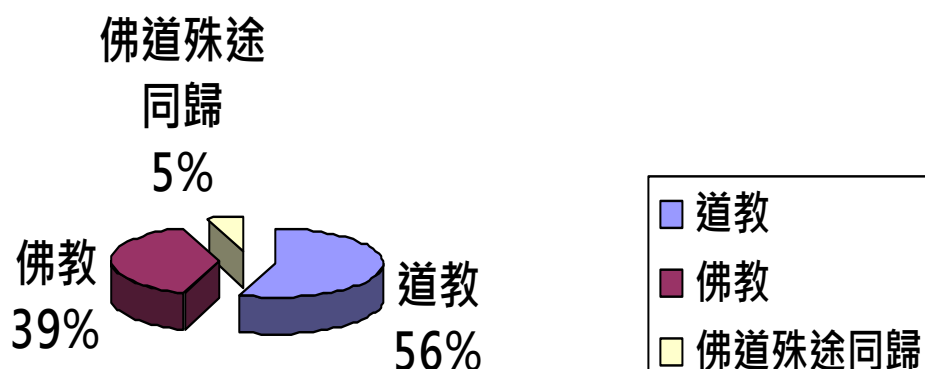
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宗教故事中，有一百零九篇與宗教相關，其中與道教主題緊密相關的篇章有二十一篇，與佛教主題環環相扣者有十五篇，而佛道二教相輔相成篇章則有四篇，道教佔了五成六的篇章，佛教佔了三成九的篇章，由此可知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中以道教的編述為多，茲分析如下表。

「三言」宗教故事佛道主題

宗教 書名	道教	佛教	佛道殊途同歸
警世通言	8	5	0
醒世恆言	8	4	2
喻世明言	5	6	0
總計	21	15	2

²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209。

佛道主題圖表



本文將以〈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昇〉一篇來探究馮夢龍所要呈現給世俗大眾的道教義涵、以〈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成佛〉一篇來了解佛教累世修行之途、以〈醒世恆言·呂洞賓飛劍斬黃龍〉一篇來表達佛道殊途同歸。

一、變化無窮的道教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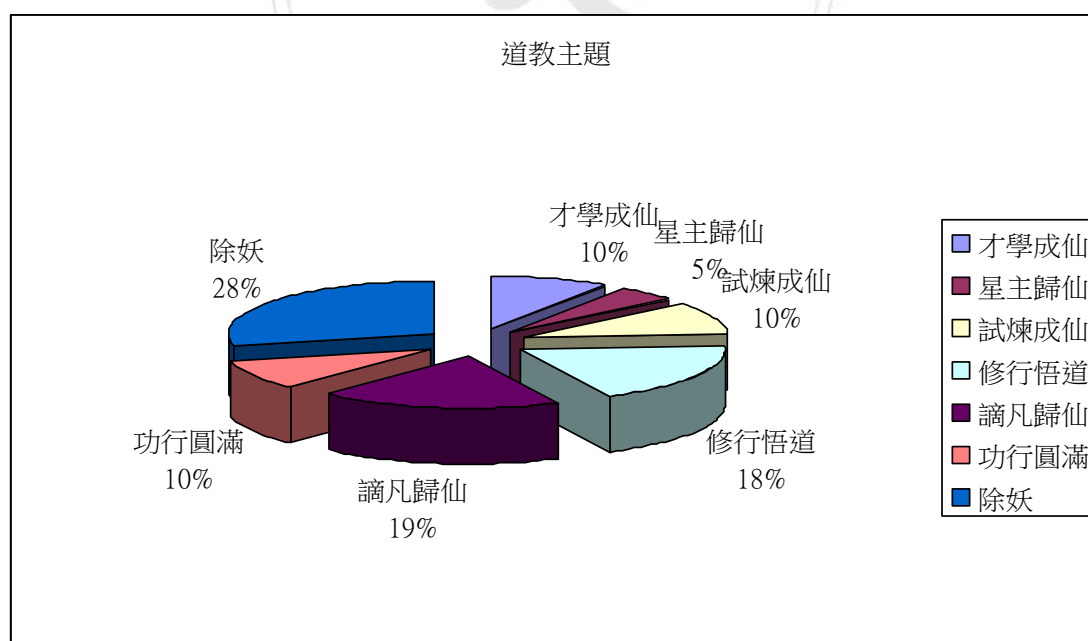
道教認為有德修道，為善積德才是得道成仙的基本，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道教故事二十一篇中（如附錄表格 2-2-1），因才學成仙的篇章有二篇、星主歸仙有一篇、試煉成仙篇章有二篇、修行悟道成仙篇章有四篇、謫凡歸仙篇章有四篇、功行圓滿成仙篇章有二篇、除妖篇章有六篇，三者共佔了六成五的篇幅，由此可知馮夢龍的「三言」道教的編述以除妖、歸仙及悟道為主軸，茲將其歸納分析如下表。

主題	篇名	篇名
才學成仙	〈醒世恆言·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喻世明言·眾名姬春風吊柳七〉
星主歸仙	〈警世通言·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試煉成仙	〈醒世恆言·李道人獨步雲門〉	〈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昇〉
修行悟道	〈醒世恆言·杜子春三入長安〉 〈醒世恆言·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警世通言·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喻世明言·陳希夷四辭朝命〉

謫凡 歸仙	〈警世通言·一窟鬼癩道人除妖〉 〈警世通言·福祿壽三星度世〉	〈喻世明言·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證仙〉
功行 圓滿	〈醒世恆言·灌園叟晚逢仙女〉	〈醒世恆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除妖	〈警世通言·旌陽宮鐵樹鎮妖〉 〈警世通言·崔衙內白鶴招妖〉 〈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警世通言·皂角林大王假形〉 〈醒世恆言·小水灣天狐詒書〉

「三言」宗教故事道教主題

主題 \ 書名	警世通言	醒世恆言	喻世明言	總計
才學成仙	0	1	1	2
星主歸仙	1	0	0	1
試煉成仙	0	1	1	2
修行悟道	1	2	1	4
謫凡歸仙	2	1	1	4
功行圓滿	0	2	0	2
除妖	4	1	1	6
總計	8	8	5	21



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道教故事，主題大多圍繞於成仙與除妖，內容豐富精采，論及求道成仙須志堅心誠，除妖仍需網開一面。馮夢龍認為道教出神仙，學成長生不死，變化無端最為灑脫。魯迅曾說：「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

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於 1918 年 8 月 20 日給許壽裳的信中）魯迅認為道教與通俗文學影響中國社會很大。〈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昇趙昇〉裡正是典型的除妖與成仙的道教篇章，其文中云：

張天師的始祖，諱道陵……其母夢見北斗第七星從天墜下，化為一人，身長丈餘，手中托一丸仙藥，如雞卵大，香氣襲人。其母取而吞之，醒來便覺滿腹火熱，異香滿室，經月不散，從此懷孕。²³

張道陵先有不凡的降生，其母夢北斗第七星從天而降化為仙人，給予仙丹服用後竟懷孕生下張道陵。張道陵天資聰穎七歲能解《道德經》，而後虔心修練求長生不老，於名山訪道時遇仙人指點，求得「黃帝九鼎太清丹經」須煉龍虎大丹方可升天，

但修煉合用藥物鑪火之費甚廣，無從措辦……專用符水救人疾病。投之輒驗，來者漸廣，真人自書懺文，投池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再犯，若復犯，身當即死。設誓畢，方以符水飲之。病癒後，出米五斗為謝。（《喻世明言》，卷 13，〈張道陵七試昇趙昇〉，頁 211）

道教有符籙煉丹之學，而煉丹爐火藥物費資耗時，因此道人須以法術籌措經費，張道陵為煉金丹而以符水治病取得資費，因為法術高強靈驗而使得求助者口耳相傳來者眾多，張道陵並藉立誓懺悔來教化俗世，一舉兩得。張道陵服用丹藥後容顏轉少，能分形散影，而後降服虎妖，並得太上老君真傳法術與神器，老君命其降妖除魔，

老君曰：「近蜀中有眾鬼魔王，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為我治之，以福生靈，則子之功德無量，而名錄丹臺矣。」（《喻世明言》，卷 13，〈張道陵七試昇趙昇〉，頁 213）

張道陵學得神法後將眾鬼殺得片甲不留，卻因殺心太重，違反上天有好生之德而阻礙飛昇之期，張道陵真心懺悔與王長回鶴鳴山虔心修行。而後七試趙昇：第一試：辱罵不去；第二試，美色不動心；第三試：見金不取；第四試：見虎不懼；第五試：償絹不吝；第六試：存心濟物；第七試：捨命從師，即為喜、怒、憂、懼、愛、惡、欲，真人見其道心堅固乃將生平所得祕訣，細細指授。

殿上敕青童持玉冊，授真人「正一天師」之號，又密諭以飛升之期……真人升天後三日，長子張衡從龍虎山適至。諸弟子方悟「嫡嗣」之語，指示封函，備述真人遺命。（《喻世明言》，卷 13，〈張道陵七試昇趙昇〉，頁

²³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 年，頁 209。

張道陵斬妖除魔、虔心修道，終於功行圓滿，授「正一天師」之號升天而去。道教重視的道統傳承亦不馬虎，張道陵將道法傳與長子張衡，至今子孫嗣法世世為天師。李豐楙於〈仙道的世界——道教與中國文化〉云：

道教道法的傳授，與儒、釋二教有部分的交流，而仍保持其一貫的特色：那就是巫祝的秘傳性，採用宗教方式尋找明師或選擇門人，秘密傳授道中經訣。²⁴

道教修行重視道統，可為神異降生，學習符籙濟世，煉丹養生斷絕七情六慾，須有仙人指引或明師傳法降妖除魔，而後功行圓滿升天而去，並將道統傳嫡延續，因此從馮夢龍〈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昇趙昇〉一文中可全然窺探道家傳統。

二、清修守戒的佛教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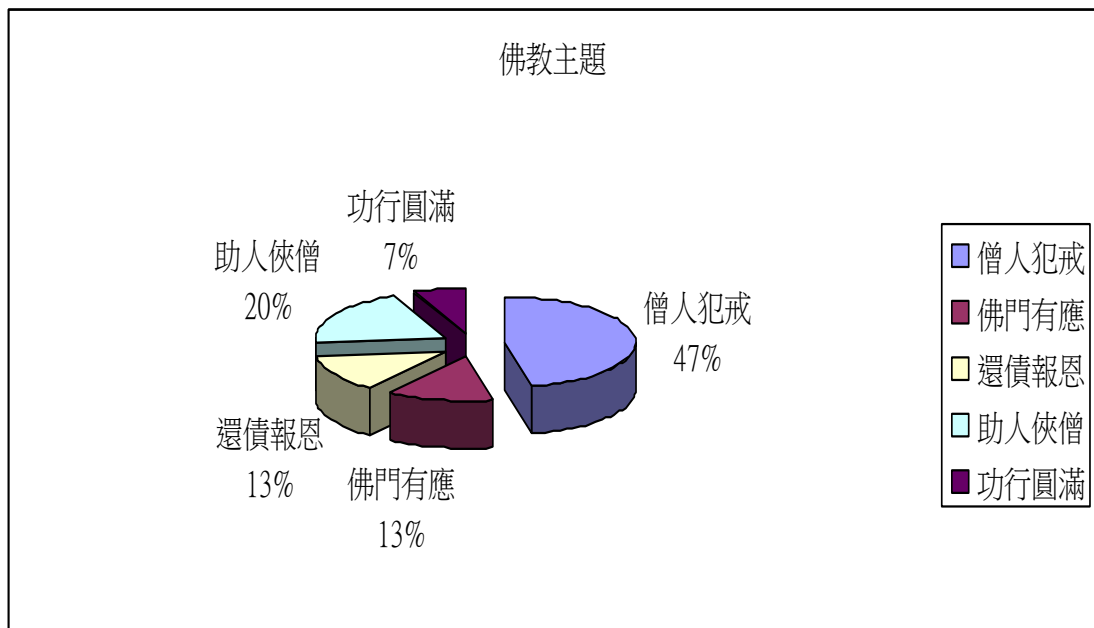
佛教重滅欲修行，待修得正果則可往西方極樂，脫離轉世輪迴之苦。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佛教故事十五篇中（如附錄表格 2-2-2），全篇編述僧人犯戒篇章有七篇，對於僧人為善助人篇章僅簡略提及未大篇幅論述，其中佛門有應求子有成者有二篇、還債報恩篇章有二篇、助人俠僧有三篇、而〈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極樂〉則為蟻曲累積多世修行終登極樂，僧人犯戒占四成七的篇幅，幾乎一半的篇章提及僧人為惡，由此可知馮夢龍的「三言」佛教的編述以僧人犯戒為主軸，茲歸納分析如下表。

主題	篇名	篇名
僧人犯戒	〈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條〉	〈喻世明言·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醒世恆言·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
	〈醒世恆言·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
		〈喻世明言·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佛門有應	〈警世通言·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
還債報恩	〈警世通言·陳可常端陽仙化〉	〈警世通言·宋小官團圓破甑笠〉
助人俠僧	〈醒世恆言·佛印師四調琴娘〉	〈喻世明言·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功行圓滿	〈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極樂〉	

²⁴李豐楙，《中國文化新論——宗教禮俗篇「敬天與親人」》，台北：聯經，2003年，頁224。

「三言」宗教故事佛教主題

主題 \ 書名	警世通言	醒世恆言	喻世明言	總計
僧人犯戒	0	3	4	7
佛門有應	2	0	0	2
還債報恩	2	0	0	2
助人俠僧	1	1	1	3
功行圓滿	0	0	1	1
總計	5	4	6	15



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十五篇佛教故事中，主要論述僧人犯戒篇章佔有七篇，而犯色戒者更達六篇之多，這與主張滅去七情六慾清淨修為的佛教而言是一大反諷，馮夢龍認為情真不濫情即為真情，而不當壓抑情慾反而會造成縱慾濫情，因此編述多篇男女僧眾為情欲綁架篇章，反諷不當抑欲反為欲噬的宗教戒律。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十五篇佛教故事中，較為典型正向的佛道修行篇章則為〈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極樂〉其文中云：

一條白頸曲蟻，生在千佛寺大通禪師關房前天井裏面。那大通禪師坐關時刻，只誦《法華經》。這曲蟻偏有靈性，聞誦經便舒頭而聽。禪師誦經三載，這曲蟻也聽經三載……得了聽經之力，便討得人身，生於范家。²⁵

²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612。

于佛寺一條白頸曲蟾聽得大通禪師誦《法華經》，聽經三載後化為人身范道，雖為火工道人依然虔心修行，范道圓寂後又轉生為黃復仁繼續清修，黃復仁坐禪時道心不堅差點為色魔所惑，而後坐化轉生蕭家，

單氏夜裏夢見一個金人……車從簇擁，來到蕭家堂上歇下。這個金身人，獨自一個，進到單氏房裏，望著單氏下拜。單氏驚惶正要問時，恍惚之間，單氏夢覺來，就生下一個孩兒來。（《喻世明言》，卷 37，〈梁武帝累修極樂〉，頁 618）

蕭母夢見金人袞服冕旒旌旗羽雉，輝耀無比，車從簇擁進到單氏房裏下拜，單氏夢醒就生下蕭衍，蕭衍生下來便會啼嘯，不與一般孩子玩在一起，八九歲時身上異香不散，天降異象於蕭家，凸顯其身分不凡，而後蕭衍受禪稱帝。蕭衍雖然馬上得天下但道緣不斷，殺中有仁一心修行。

這一班人走近，朝著梁主叩頭奏道：「陛下仁民愛物，惻隱慈悲，我等俱是太廟中祭祀所用牲體，百萬生靈，明日一時就殺。伏願陛下慈悲，赦宥某等苦難，陛下功德無量。」……梁主次日早朝，與文武各官說昨夜齋閣中見青衣之事，又說道：「宗廟致敬，固不可已；殺戮屠毒，朕亦不忍。自今以後，把粉麵代做犧牲，庶使祀典不廢，仁惻亦存，兩全無害。」（《喻世明言》，卷 37，〈梁武帝累修極樂〉，頁 622）

梁武帝夢見宗廟祭祀時所用的豬羊生靈來討赦，便將太廟祭祀所用牲體改為粉麵代替，於此呈現佛教慈悲的宗教情懷，又梁主每日持齋奉佛，夢中受邀遊冥府，見無主孤魂饑餓無食久沉地獄，梁武帝與眾僧議設盂蘭盆大齋超度之，又為郗后造梁皇寶懺脫離地獄之苦。而後梁主為侯景所制憂憤成疾，享年八十六歲。

梁主回答道：「朕功行已滿，與長老往西天竺極樂國去。有封書寄與湘東王，正沒人可寄，卿可仔細收好，與朕寄去。」（《喻世明言》，卷 37〈梁武帝累修極樂〉，頁 631）

後記梁武帝功行圓滿往生極樂。文中蟾曲聽經可修行、火工道人也修行、書生黃復仁與妻子童小姐也能共修菩提、而後到帝王之家設齋造經度脫一切罪業，終於功行圓滿往生極樂。

顯示佛教修行不限人身，不限地位高低貧富，凡萬物生靈堅心修行，藉由累世漸漸提升道行，必能登西天極樂。

三、殊途同歸的佛道教化

道教修行重視道統，認為有德修道為善積德才是得道成仙的基本；佛教重滅欲修行，脫離轉世輪迴之苦。佛教的三世報應觀、道教的承負觀與儒家的德命觀合成中國果報觀，佛教的轉世輪迴與道教的謫世歸仙揉合成神仙的謫凡投胎轉世模式，或是以佛道相容的故事情節充分表現儒釋道三教融合的趨勢，馮夢龍在「三言」編述佛道二教的競爭與合作，呈現了佛道在民間的相容關係。在馮夢龍所著的「三言」宗教故事中，編述佛道相容篇章有〈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裡，許宣受到道士與禪師的幫助、〈醒世恆言·黃秀才微靈玉馬墜〉裡，黃損受到老道人與胡僧的幫忙、〈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與〈醒世恆言·呂洞賓飛劍斬黃龍〉四篇（如附錄表格 2-2-3）。

在馮夢龍所著的「三言」宗教故事中，編述佛道相容典型篇章為〈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文中曰：

長老乃言：「等我與你入定去看，便見分曉。」長老教行者焚香，入定去了一晌。出定回來，說與陳巡檢曰：「當初紫陽真人與你一個道童，你到半路趕了他回去。你如今便可往，急走三日，必有報應。」²⁶

陳從善妻子於梅嶺遇劫，被猿精申陽公劫去，旃大惠禪師苦勸申陽公放回人妻卻徒勞無功，而後入定先知指引陳從善找尋紫陽真人相助，果然獲得紫陽真人嚴懲猿精救回妻子，文中佛家旃大惠禪師與道家紫陽真人合作，幫陳從善尋回妻子。

在馮夢龍所著的「三言」宗教故事中，編述佛道相爭而後相容的典型篇章為〈醒世恆言·呂洞賓飛劍斬黃龍〉，文中曰呂洞賓跟隨師父鍾離先生在終南山學道，呂洞賓向師父誇口三年之限要度三千餘人興盛道家。鍾離先生神通囑咐其休尋和尚鬧、寶劍勿失落、三年限滿就回。呂洞賓於三年及將屆滿之時一人不曾度得，見黃龍山下傅永善，廣行陰鷲累世積善欲度之，無奈傅永善卻言齋僧不齋道，文中云：

太公曰：「休言靈山活佛，且說俺黃龍山黃龍寺黃龍長老慧南禪師，講經說法，廣開方便之門；普度群生，接引菩提之路。說法如雲，度人如雨。法座下聽經聞法者，每日何止數千，盡皆歡喜。幾曾見你道門中闡揚道法，普度群生，只獨吃自病，因此不敬道門。」²⁷

傅太公對呂洞賓說他齋僧不齋道，呂洞賓認為儒釋道三教一家皆以度世修行為

²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320。

²⁷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466。

要，何以齋僧不齋道？傅太公認為道教練丹求長生不老是騙人的，道家自私只求自己遇仙得道，不見闡揚道法普度眾生，佛家禪師講經說法廣開方便之門；普度群生接引菩提之路，度人如雨普度群生，因此傅太公齋僧不齋道。呂洞賓一聽怒從中來，完全忘了鍾離先生的叮嚀，立即趕往黃龍山與慧南禪師鬥法，呂洞賓鬥法輸了惱羞成怒飛劍斬黃龍，反為禪師護法押入困魔岩，呂洞賓逃回終南山求助鍾離先生方將寶劍尋回，呂洞賓亦拜慧南為師求道皈依佛祖，呂洞賓回終南山從此定性修真養道，功成行滿成陸地神仙，而文中云：

師父曰：「吾再三吩咐，休惹和尚們，你頭上的疙瘩，尚然未消，有何面目見吾？你神通短淺，法力未精，如何與人鬥勝？」（《醒世恆言》，卷 22，〈呂洞賓飛劍斬黃龍〉，頁 472）

本篇雖為佛道鬥法，看似佛教佔上風，然而馮夢龍於篇末安排鍾離先生的一段話來平反，並非道法不及佛法，而是呂洞賓神通短淺法力未精，文中鍾離先生稱禪師為師兄辟支佛，而後呂洞賓拜慧南為師，闡明了佛道一家。

「三言」中的宗教故事以佛道主題為論述的共有三十八篇，其中道教佔二十一篇，佛教有十五篇，佛道融合有二篇，其論述重心並非為宣揚教義抑或渲染仙人的法力無邊，而是經由神術的應用來勸世修行為善，藉由誠心累世修行、心懷慈悲為善濟世而成仙或返西天極樂。

第三節 「三言」的宗教主題

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直接反映了當代的社會生活，生命中有許多禍福是不合因果邏輯的，善者遇禍事即以命中註定來安慰讀者；多做善事而獲善報，因做壞事而有惡報，則宣導命運會因個人的行為而改變。宗教信仰在當時的世俗生活中無所不在，凡生、老、病、死皆脫離不了宗教的崇拜及儀式，因而佛道的情境成為「三言」中許多情節構成的輔助方式，「三言」體現了馮夢龍的情教思想，借用了宗教的因果報應、死亡方式或以冥界夢境示現而達到懲惡揚善，伸張正義或得道升天的教化功能。馮夢龍於《醒世恒言》敘言中說：「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²⁸馮夢龍刻意借用佛道二教來導愚適俗，輔助儒家所提倡的經學禮教。然而馮夢龍接納合理的情欲，認同李卓吾的適性說，而今卻又要以佛道二教來導愚適俗，其適性與適俗如同水火不容，馮夢龍卻能以宗教的鬼神幽冥將其融合，借用佛道二教推展情教。

本節就「三言」的宗教因果、死亡、夢境功能等篇章加以探究，試圖尋出其情教輔儒的脈絡。眾多因果報應文本多論及善因善果、惡因惡果，但對因果的先因後果或先果而後有因並未提及，因而本篇將以此切入「三言」宗教的果報與情教關係。「三言」的死亡探討多以因何而死、死亡在儒釋道的表現方式，對於死亡的方式仍缺乏整理，「三言」的死亡方式對讀者有重要的啟發，是善終亦或橫死街頭，都可讓讀者產生趨吉避凶的共鳴，因此本篇將以死亡與情教作歸納。在夢境議題上，諸多文本只對因思成夢在「三言」中的藝術表現，然而對夢境與情教關係的探究少有文本論及，因此本文將深入探究夢境與情教的融入情形。

一、果報有分教化眾生

因果報應是人與人之間、人與事物之間發生關係，人事因發展而變化，並因變化而產生結果而為一規律，強調個體的行為可以改變自我的命運，積極推廣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命定論認為一切是前世命定而不可變的消極是有所不同的，因而達到勸善止惡的效果。《易經》有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²⁹行善是因能得福報為果，若行惡為因則惡報為果；人之禍福亦源自祖先的善惡，若祖先為善則子孫受其蔭，祖先為惡則子孫受其苦。佛教於因果報應之說，以世人的善惡行為會影響自己的命運，不修善因者，惡果自來，報應有先後而有現世報、來生報等，不是不報只是時機未到，一切諸法因緣皆依因果生滅。

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中有大量的作品都是宣傳因果報應思想，其涉及的

²⁸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1。

²⁹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台北：新文豐，2001年，頁68。

內容十分廣泛，尤其果報故事的主題都體現在道德勸誡方面，如背信忘義則受惡報，為善義行得到善報，通過行善會有善報，為惡則有惡報的不同結果的描寫，來表達馮夢龍的情教思想。馮夢龍在《警世通言》敘言中說：

以前因後果為勸懲，以道聽塗說為學問，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余閱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說法度世之語，譬如村醪市脯。³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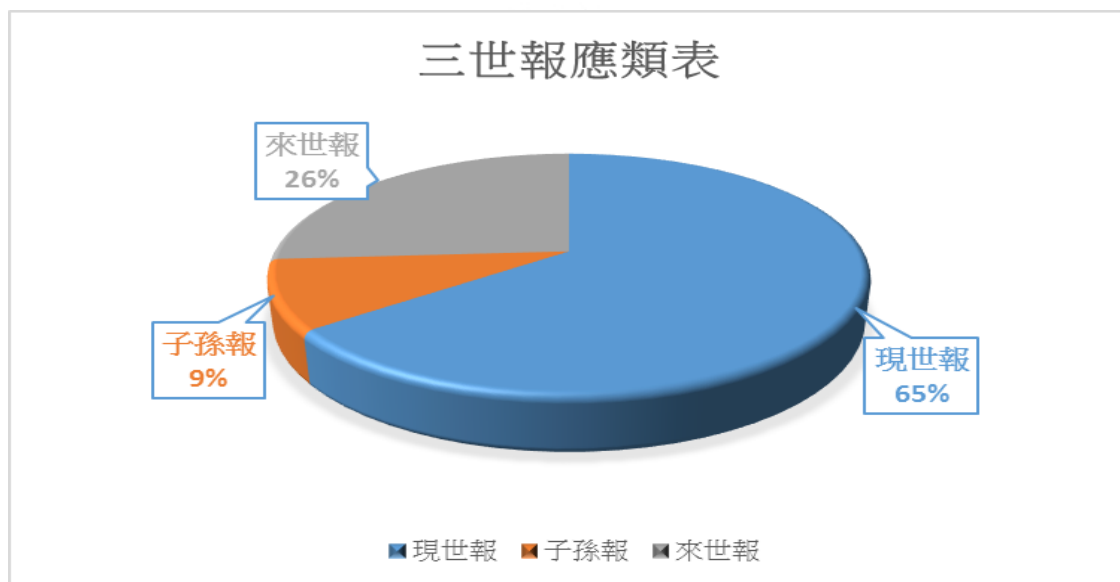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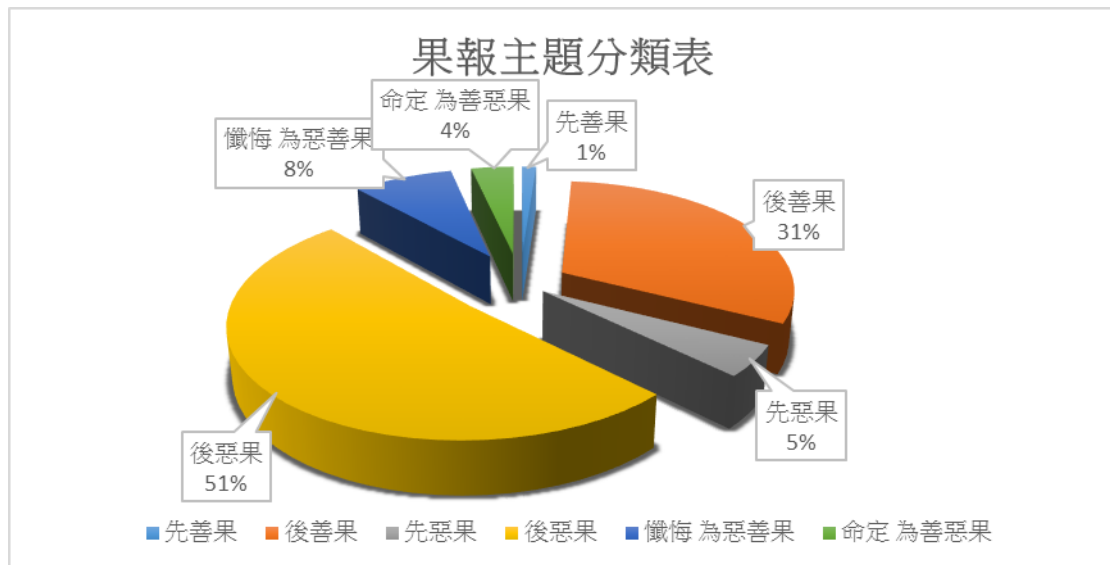
馮夢龍認為以因果報應之說能勸人為善，以通俗的故事來輔助經書的傳教，警惕惡者種惡因必得惡果，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機未到，馮夢龍利用佛道因果輪迴報應之說來解釋人生，勸誡世人施仁布德。

在「三言」中與宗教題材相關的一百零九篇中，與因果相關的篇章有《喻世明言》二十五篇、《醒世恆言》十七篇及《警世通言》二十三篇，共有六十五篇占了一半以上的篇章，本文依序分為善惡有報、善惡未報論述。馮夢龍的「三言」果報主題的編述以惡有惡報呈現出來的篇章佔有五成六之多，以現世報來勸善懲惡的篇章亦佔了六成五之多，茲分析如下表。

果報主題分類表

主題	果報						總計
	善惡有報				善惡未報		
三報	先善果	後善果	先惡果	後惡果	懺悔 為惡善果	命定 為善惡果	
現世報	0	17	1	40	3	1	62
子孫報	0	6	0	3	0	0	9
來世報	1	9	3	6	4	2	25
總計	1	32	4	49	7	3	

³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



(一)、命運的可變性—善惡有報

命運的可變性以為善行能改變固有的命運而有善報，為惡則改變固有的命運而有惡報，因此命運具有可變性，茲將其分為善果及惡果論述如下：

1、善果

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切禍福，自作自受。因果報應之說深入世俗社會中，而善有善報更能激勵世人多行善事、多積陰德必有善報，其有立即見效的報應，因而馮夢龍在「三言」因果相關的六十五篇中，編入了一篇先預知善果而後鋪陳善因的篇章，編入了二十七篇先行善而後有善報的篇章（如附錄表格

2-3-1-1)，其所佔比例近四成之多，由此可知馮夢龍的勸善思想是很強烈的。慧遠於〈三報應論〉提及：

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³¹

慧遠認為業有三報，現世報，來生報，後世報。現世報者為善惡始於此生，而今生受業報；來生報者為來生受報；後報者為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才受業報，認為人之禍福全來自前世之善惡，今生之善惡又影響來世之禍福。

情教觀於善果篇章的〈喻世明言·閒雲庵阮三償冤債〉有來世報典型的呈現，其文中云，

其夜夢見阮三到來，說道：「小姐，你前世抱志節而亡，今世合享榮華。所生孩兒，他日必大貴，煩你好好撫養教訓。從今你休懷憶念。」方知生死恩情，都是前緣夙債。³²

阮三郎上元燈夜與玉蘭相遇，二人互有愛意，阮三郎想盡辦法於閒雲庵和玉蘭相會，沒想在兩人雲雨時，阮三郎卻一命嗚呼，而玉蘭也有了身孕。十月滿足，生下孩兒，到了三歲帶孩子到阮家拜見公婆，就去看看阮三墳墓。又請高行真僧廣設水陸道場，追薦亡夫阮三郎。其夜夢見阮三道其前世抱志節而亡，方知生死恩情，都是前緣夙債。玉蘭前世抱志節而亡因而與阮三生一子，依子而貴而有善報。於當時的世俗禮教而言，未婚男女私會甚至上床是違風悖俗的，馮夢龍卻認為未婚男女，男有情妹有意，互訴私慕之情甚而行夫妻之禮是真情的表現，然而礙於世俗禮教的約束，馮夢龍以阮三前世抱志節而亡，今世雖未能有情人成眷屬，卻也能依子而貴。馮夢龍於文中以男女真情為始，貞節教化作結。

馮夢龍於《警世通言》敘言中直言「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其真者可以補今匱石室之遺，而贗者亦必有一番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贗，及事贗而理亦真，不害於風化，不謬於聖賢，不戾於詩書經史。」馮夢龍認為通俗文學可以佐經史，而不須人事為真，因此於〈喻世明言·羊角哀捨命全交〉文中荊軻與高漸離為戰國時期的俠士，比羊角哀、伯桃晚幾百年出生，馮夢龍將荊軻與高漸離提早幾百年放進墳墓裡，除了時間倒置外似乎還帶有文人與武夫的矛盾情結，其文中曰，

³¹（梁）僧祐，吳遠釋譯：《弘明集》，台北市：佛光，1998年，頁172。

³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88。

與從者曰：「吾兄被荊軻強魂所逼，去往無門，吾所不忍。欲焚廟掘墳，又恐拂士人之意。寧死為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戰此強魂。」言訖，自刎而死。……是夜二更，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喊殺之聲，聞數十里。清曉視之，荊軻墓上，震烈如發，白骨散於墓前。……廟中忽然起火，燒做白地。元王感其義重，差官往墓前建廟，加封上大夫，敕賜廟額曰「忠義之祠」³³

角哀與伯桃義結兄弟，大雪中伯桃脫衣與角哀，自己不支而受寒凍逝，角哀拜為中大夫後厚葬伯桃，卻因所葬之處近荊軻廟而使伯桃受欺負，角哀自刎以救伯桃而受元王敕封。馮夢龍將朋友之間講信義、患難見真情的友誼提升到另一個空間，自刎為鬼以助義友抗敵，將友誼的真情發揮極致，而後元王報以建廟加封的善報，以教化世人。

2、惡果

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為惡受惡果能警惕世人諸惡莫行，除了社會律法的約束之外，惡有惡報更能使世人不敢為非作歹，深怕會有禍事近身。先做壞事為因而後苦報為果，其果報立現促使世人不敢為惡。馮夢龍在「三言」因果相關的六十五篇中，編入了四十四篇先行惡而後有惡報的篇章（如附錄表格 2-3-1-2），其所佔比例佔六成七之多，由此可知馮夢龍對世人為惡必受惡報的宣導是不餘遺力的。

「三言」宗教故事中，先預知惡果而後鋪陳惡因的篇章有四篇，如〈警世通言·福祿壽三星度世〉、〈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喻世明言·閒雲庵阮三冤債〉，於〈喻世明言·張古老種瓜娶文女〉文中曰，

張公道：「我本上仙長興張古老。文女乃上天玉女，只因思凡，上帝恐被凡人點污，故令吾托此態取歸上天。韋義方本合為仙，不合殺心太重，止可受揚州城隍都土地。」³⁴

馮夢龍雖然先展示張古老強娶文女為果，而後則藉文女為上天玉女因思凡而被貶下凡為因，然而卻令人覺得強詞奪理而不近人情，何以讓一個老不修的稼者娶一個官人之女，而其兄憤而追殺也是人之常情卻因此而無法成仙。馮夢龍雖然認為真情於人不分男女老少，老者也該有春天但是基於良善的世俗之風，因而以仙人度化為之修飾，馮夢龍肯定老少戀，而以仙女思凡謫仙為由施以教化之名，行情教之實。

³³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126。

³⁴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539。

於〈喻世明言·閒雲庵阮三冤債〉文中阮三與玉蘭一見鍾情於閒雲庵思會偷情，不料阮三身體虛弱又縱欲過度而一命嗚呼，而後託夢解釋為償還前世冤債。馮夢龍先敘述阮三縱欲而亡為惡果，而後則藉償還前世冤債為惡因，馮夢龍雖然認為男歡女愛是情真之表現，然而男女偷情為世俗所不容，因而馮夢龍托出其前世因果作結，依然不離情教之枷鎖。

馮夢龍所編述的先行惡而後有惡報的篇章有四十四篇，於現世報有四十篇，現世報情感豐富、愛恨情仇表現鮮明，如〈警世通言·崔待詔生死冤家〉文中曰，

秀秀道：「我因為你，被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裡。卻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仇，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匹然倒地。³⁵

秀秀深愛崔待詔，冒著被殺的風險與崔待詔私奔，並因郭排軍告密而被郡王打死，死後依然深愛著崔待詔，鬼魂纏著崔待詔一起生活，卻又因郭排軍二度告密而被發現已死多年，一旦被崔待詔知悉為鬼妻之後，卻也毫不留情的把崔待詔帶進陰曹地府，成為名符其實的鬼夫妻。秀秀對崔待詔用情之深，可謂「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馮夢龍肯定秀秀與崔待詔的真情，礙於私奔為世俗所不容，只得讓秀秀愛得至死不渝的真情，化為鬼夫妻再續前緣，情教融於其中。

而在〈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文中曰，

須臾之間，忽見江中風浪俱生，煙濤並起，異魚出沒，怪獸掀波。見水上一人波心湧出，頂萬字巾，把手揪劉氏雲鬢，擲入水中。侍妾高聲叫喊：「孺人落水！」急喚思厚教救，那裡救得！俄頃，又見一婦人，項纏羅帕，雙眼圓睜，以手捍思厚，拽入波心而死。³⁶

韓思厚的妻子鄭夫人為其守節而亡，思厚誓約終身不娶以報賢妻之德，奈何思厚見異思遷另娶劉氏，並掘鄭夫人墳墓取其骨匣棄於揚子江，鄭夫人怒其背信忘義而將二人拽入江中而亡。鄭夫人深愛思厚而個性剛烈方能守節，思厚誓約終身不娶，欲遷其墳時鄭夫人也知曉其風流性格而不願隨之，最終思厚以酒灑地為誓的「若負前言在水巨浪覆舟」果然應驗，馮夢龍以楊思厚用情不真而後報應而死，情教主題昭然若揭。

於〈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鬧華光廟〉文中曰，

³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84。

³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09。

魏公口裡又說道：「這二妖乃是多年的龜精，一雌一雄，慣迷惑少年男女。二妖神通廣大，洞賓仙姑奏聞玉帝，命神將天兵下界。你看我的袍袖，都戰裂了，那雄龜精的腹殼，被吾神劈來，埋於後園碧桃樹下。你若要兒子速愈，可取此殼煎膏，用酒服之，便愈也。」³⁷

雌雄龜精迷惑魏生而受到神將天兵制伏，馮夢龍在文中所述的魏生長相丰姿俊雅，性復溫柔，因而受到雄龜精化身假呂洞賓騙其同寢以度化，而雌龜精不願雄龜精獨享魏生也來分一杯羹。馮夢龍肯定情欲的存在，於《情史》的情外類選錄了歷代的同性愛情故事，本篇展示了人欲的複雜情態，將同性之情與男女三人共寢之欲體現於文中，然而在禮教森嚴的封建社會裡，情欲因被世俗所壓抑而轉入潛意識，馮夢龍只能以虛幻的精怪假借度化魏生來呈現，最終馮夢龍將情教思想置入其中，以雌雄龜精惡報作結。

在馮夢龍所編述的四十四篇先行惡後惡報篇章中，報應於子孫的有〈警世通言·呂大郎還金完骨肉〉〈警世通言·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喻世明言·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三篇，於〈喻世明言·陳御史巧勘金釵鈿〉文中曰，

梁媽媽大驚，罵道：「沒天理的禽獸，做出這樣勾當！你這房親事還虧母舅作成你的，你今日恩將仇報，反去破壞了做兄弟的姻緣，又害了顧小姐一命，汝心何安？」千禽獸，萬禽獸，罵得梁尚賓開口不得。……梁尚賓子孫遂絕³⁸

顧僉事見女婿魯學曾窮得不像樣，遂有悔親之意。阿秀不肯聽父意悔婚，孟夫人密地喚魯公子來，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想不到魯公子在去向姑媽家商借像樣的衣物時，被表兄梁尚賓頂替赴約，害死了顧小姐，梁尚賓被判死，其妻田氏乃是識是非之人，顧家小姐附身在田氏身上訴冤，而後田氏嫁給了魯學曾。魯生二子，一姓魯一姓顧，梁尚賓子孫遂絕。梁尚賓罔顧與魯學曾的兄弟之情，因而報應處死並且絕子絕孫。

馮夢龍所編述的先有惡因而後惡果來世報有〈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喻世明言·閻陰司司馬貌斷獄〉〈喻世明言·游鄴都胡母迪吟詩〉〈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成佛〉、〈警世通言·陳可常端陽仙化〉等六篇，於〈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文中曰，

往事休題了。冥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父親曾有犬馬之誓，我兄弟兩個同

³⁷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88。

³⁸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2。

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胎。一產三犬，二雄者我兄弟二人，其雌犬背有肉瘤者，即母親也。父親因陽壽未終，當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犬，以踐前誓。惟妹子與施還緣分合為夫婦，獨免此難耳。³⁹

桂遷的兒子附身於母親身上，哭訴自己被打死之冤，又訴說桂遷因受施家恩惠而發跡，於觀音面前立誓犬馬相報，待施還家道中落求助之時卻忘恩負義一腳踢開，因此會同母親及兄弟二人一家三口受惡報慘死並投胎為施還家犬還誓，而桂遷亦難辭其咎，將於明年八月陽壽終了之時也投胎為施家犬。馮夢龍於文中敘述桂遷夢見於桂家投胎為犬時，

夫妻父子相牽，同至後園，繞魚池而走。見有人糞，明知齷齪，因餓極姑嗅之，氣息亦不惡。見妻與二兒攢聚先咬，不覺垂涎，試將舌欲，味覺甘美，但恨其少。忽有童兒來池邊出恭，遂守其旁。兒去，所遺是乾糞，以口咬之，誤墮於池中，意甚可惜，忽聞厄人傳主人之命，於諸犬中選肥壯者烹食。縛其長兒去，長兒哀叫甚慘。（《警世通言》，卷 25，〈桂員外途窮懺悔〉，頁 356）

夫妻父子相牽見有人糞，明知很髒但是因為很餓所以姑且聞看看，聞過之後覺得氣味不差，看到妻兒一擁而上不知不覺得流起口水來，一口咬下覺得味道甘美而恨其不足；看見有孩童出來要出恭時便在身旁候著，因為孩童排下的是乾糞因此咬食之間掉入池中而悔恨不已；這時忽然傳來主人要在他們之中選取肥壯者烹食，使得長子被縛而去，只聽得淒慘的哀叫聲。桂家投胎為犬食糞之境令人作噁，其長子受縛而去之慘烈令人聞之膽寒，馮夢龍編述傳神寫實情境令人膽顫心驚不敢為非作歹，本篇為《三言》惡報的代表篇章，桂遷受朋友真情義助卻忘恩負義，因而報應一家來世為犬，其情教深入其中。

（二）、命運的可變性—善惡未報—懺悔

馮夢龍在《三言》因果相關的六十五篇中，編入了〈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警世通言·旌陽宮鐵樹鎮妖〉、〈醒世恆言·陸五漢硬留合色鞋〉、〈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升〉、〈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警世通言·梁武帝累修成佛〉、〈喻世明言·任孝子烈性為神〉等七篇造惡因卻有善果的篇章（如附錄表格 2-3-1-3），此與世俗所了解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截然不同，何以造成如此大的反差呢？若沒有小心操作易使人誤解為惡依然可以有善果，在此馮夢龍依然藉著神力扣住情教觀，如〈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文中曰，

桂遷罄囊所有，造佛堂三間，朝夕念佛持齋，養三犬於佛堂之內。桂女又

³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56。

每夜燒香為母兄懺悔。如此年餘，忽夢母兄來辭：「幸仗佛力，已脫離罪業矣。」（《警世通言》，卷 25，〈桂員外途窮懺悔〉，頁 376）

桂遷見到兒子附身說自己忘恩負義，又夢見自己一家四口變成施家犬，趕赴施家賠罪認親，並且建造佛堂朝夕念佛懺悔，年餘之後桂遷之女夢見母兄因佛力相助而脫離罪業相辭而去，原本桂遷也將投胎隨之而去，正因佞佛持齋銷得一身罪孽全身而退。

於〈警世通言·旌陽宮鐵樹鎮妖〉文中曰，

蛟精知真君復來，即先化為一僧，拜辭長老言曰：「吾族中有眾千餘，皆被許遜誅滅。兄弟六人，已亡其四，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吾今悔改前非，修行悟道。」言畢垂淚而別⁴⁰

孽龍之子為害世人不淺理應誅殺，於許遜的討伐下躲進佛寺，悔改前非遁入空門修行，許遜因此網開一面，孽龍之子逃過一劫，虔心修行而為古梅禪師。

生為人身，必有七情六慾，因而縱情犯錯偶會有之，馮夢龍雖然認為惡有惡報為天理昭彰，然而為惡之人若有向善之心，他顛覆傳統給予種下惡因之人悔悟的機會，可以藉由吃齋唸佛悟道修行來改造命運求得善果，施與仁心方能彰顯情教的意義。

（三）、命運的不可變性—善惡未報—命定

馮夢龍在《三言》因果相關的六十五篇中，編入了〈警世通言·陳可常端陽仙化〉、〈醒世恆言·灌園叟晚逢仙女〉、〈醒世恆言·施潤澤灘闕遇友〉等三篇造善因卻有惡果的篇章（如附錄表格 2-3-1-4），這等使人忿忿不平的是於世俗是會發生的，如〈警世通言·陳可常端陽仙化〉文中曰，

郡王同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眾人只見火光中現出可常，問訊謝郡王、夫人、長老並向眾僧道：「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往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⁴¹

陳可常善心修道卻平白受誣陷，因此於五月五日坐化而去，燒化之時便現身於火光之中，以前生欠宿債今世歸還作結。

⁴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 605。

⁴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 75。

於〈醒世恆言·灌園叟晚逢仙女〉文中曰，

仙女道：「吾乃瑤王母座下司花女，憐汝惜花志誠，故令諸花返本，不意反資奸人讒口。然亦汝命中合有此災，明日當脫。⁴²

秋先愛花護花不與人結怨卻慘遭張委陷害而受牢獄之災，幸而遇王母座下司花女，憐惜其護花志誠出手搭救，然而仙女也只能對此無妄之災以命中注定一語帶過。馮夢龍的情教觀也順從世人的鄉愿思想，一切都是前生欠債、命中注定或是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等等來自圓其說。

因果報應終究是中國的傳統思考模式，體現中國人對於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思維，因此小說家融入市民生活以善惡報應為作品主題，再寄託鬼神或輪迴等方式來呈現果報不爽，使小說具有勸善懲惡及警醒的情教功能，將善惡報應穿鑿於神鬼身上，使得小說故作神秘也提高其娛樂功能。

二、死生情切警醒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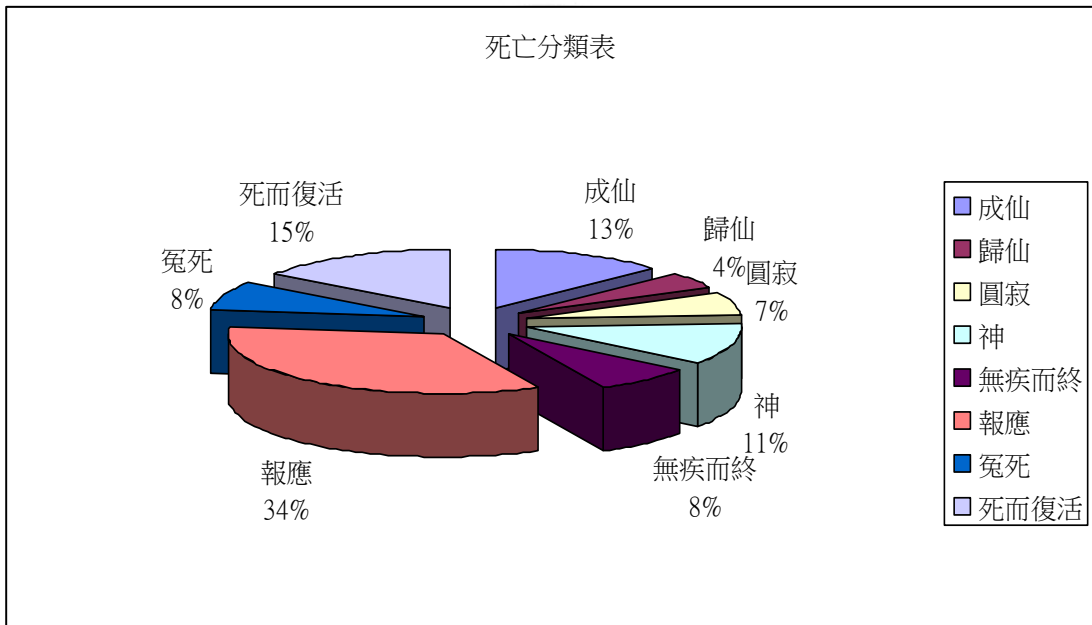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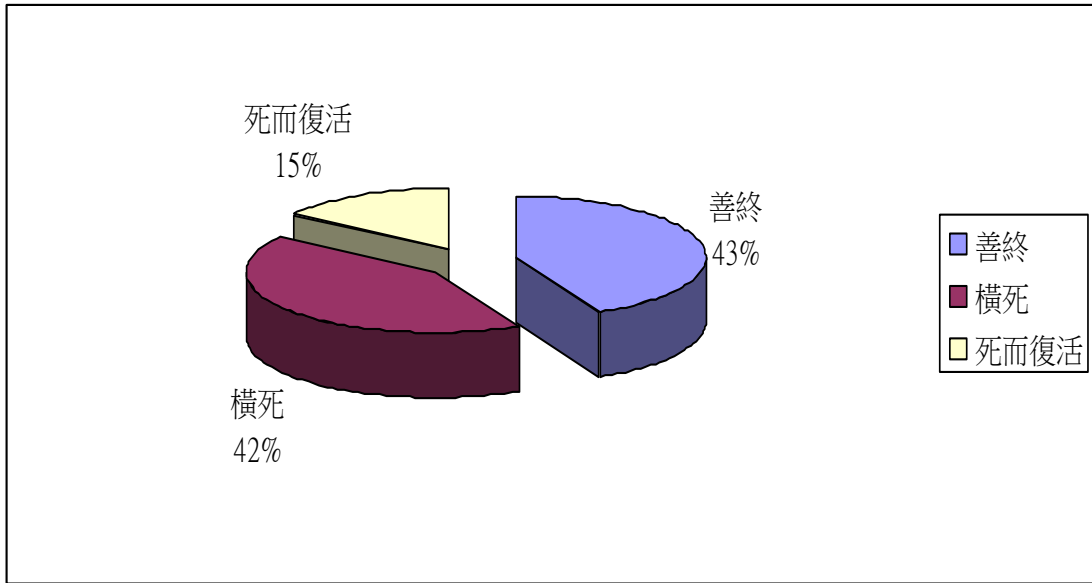
世俗所認知的死亡泛指生命的結束，停止了一切的生物功能，沒了呼吸、意識，沒了錢財名利，也沒了親戚朋友，也沒了自己。因此人生在世最大的遺憾莫過於死亡，因為死亡是一切的一切的終點，也是眾多故事的結局。然而在眾多的宗教教義中，死亡不見得是結束，也有可能以另一個形式存在著如成仙做神、化為鬼魂，甚至可再還陽復活抑或投胎轉世再生。而個體的死法也攸關著善惡有報，若為修行有德之士則可升天或壽終正寢，若是壞事做盡則不得善終報應慘死。因而筆者試圖從馮夢龍筆下的死亡來探究情教的融入。

在「三言」中與宗教題材相關的一百零九篇中，與死亡相關的篇章有《喻世明言》二十三篇、《醒世恆言》十八篇及《警世通言》二十七篇，共有六十八篇占了一半以上的篇章，本文依序分為善終、橫死、死而復活一一做論述。馮夢龍的「三言」死亡主題的編述以橫死與善終呈現的篇章皆佔四成多，二者平分秋色，而在橫死篇章則以報應而死的篇章較多，凸顯馮夢龍「三言」的宗教故事以報應橫死來警醒世人諸惡莫行，茲分析如下表。

「三言」宗教題材以死亡主題表格

主題	善終					橫死		死而復活
篇數	39					38		14
分類	成仙	歸仙	圓寂	神	無疾而終	報應	冤死	死而復活
篇數	12	4	6	10	7	31	7	14

⁴²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76。



(一)、善終

世俗所認知的神仙可以升天遁地、神通法力可以隨意變化、不需為生活奔波勞碌、榮華富貴隨手拈來、不為病痛所苦、尤其可以長生不老更是吸引著芸芸眾生汲汲營營的追求，因為永生不滅、真實存在後才可追求其他幸福。教化世俗眾生通過修練得道或慈悲行善，功德圓滿後便能成仙，因而馮夢龍在《三言》死亡相關的六十八篇中，編入了三十八篇成仙的篇章（如表格 2-3-2-1），其所佔比例近四成多，並分為升天成仙、歸仙、圓寂、成神與無疾而終等五類，由此可知馮夢龍對於得道成仙的刻畫是很多元的，文中將依其如何融入情教觀一一論述。

1. 升天成仙

凡人通過修練得道或慈悲行善功德圓滿後便能成仙，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十一篇成仙的篇章中，升天成仙有十篇，其所佔比例近三成之多，其中〈警世通言·莊子休鼓盆成大道〉莊子修道遇老子於函谷關，相隨而去，已得大道成仙、〈醒世恆言·灌園叟晚逢仙女〉秋先功行圓滿上帝封為護花使者成仙、〈醒世恆言·呂洞賓飛劍斬黃龍〉呂洞賓功成行滿成仙，此三篇為修行有德而成仙。〈警世通言·旌陽宮鐵樹鎮妖〉、〈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證仙〉、〈醒世恆言·杜子春三人長安〉、〈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升〉等四篇則為世人辛苦修行體驗而白日證仙升天。於〈喻世明言·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馮夢龍於此帶入了道教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宗教觀。屍解類僅有〈醒世恆言·李道人獨步雲門〉、〈醒世恆言·陳希夷四辭朝命〉二篇，仙家成道之時欲脫離人世，白日飛昇謂之羽化，似世人一般死去然而棺裡沒有屍骸，謂之屍解。於〈雲笈七籤·八十四卷·屍解敘〉中云：

夫屍解之道，如為小妙，既令希者情阻，聞者不及，以一死鎮其路，亦無所復論。為彭鏗遊山，鳳網市朝，四皓假首以素，八公變形萬化，亦吾所不願矣！自有方諸刻名，應得屍解之仙者，或稟受使然，或志行替敗，或學尋淺狹，或情向頹往。此自希尚所及，正以分得之。非向所論諸君衍門子輩。既飽上藥，而故為屍解者也。⁴³

屍解是指無法肉體成仙升天而去，透過捨棄肉體靈魂出脫而蛻化成仙。其原因有可能是仙骨不足、修練不及抑或留下假的屍骸警惕世人等。

較特殊的是〈醒世恆言·馬當神風送滕王閣〉與〈喻世明言·眾名姬春風吊柳七〉，於〈喻世明言·眾名姬春風吊柳七〉文中曰，

柳永晝寢，夢見一黃衣吏從天而下，道說：「奉玉帝敕旨，《霓裳羽衣曲》已舊，欲易新聲，特借重仙筆，即刻便往。」柳七官人醒來，便討香湯沐浴。對趙香香道：「適蒙上帝見召，我將去矣。各家姊妹可寄一信，不能候之相見也。」言畢，瞑目而坐。香香視之，已死矣。⁴⁴

柳永丰姿灑落，人才出眾；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吟詩作賦尤其本等而最其所長乃是填詞。他自恃其才，縉紳之門不走動，終日只是穿花街，走柳巷，夜夜秦樓。當仁宗欲用柳永為翰林時，呂夷簡奏其日夜留連妓館，大失官箴，因而罷了官職，最終卻因文采出眾受天宮玉帝青睞而成仙。馮夢龍在此編述了讀書人在凡間懷才不遇，流連柳巷秦樓真情於行首娼妓，這等行為於現實禮教所不容，

⁴³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太玄部，台北：新文豐，民84年，頁156。

⁴⁴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195。

因此慘遭罷官，然而肯定情欲的馮夢龍以宗教的天宮神仙識得才子而拔擢升天作結，情教觀融入其中顯而易見。

2. 歸仙

天上的神仙若因思凡或違反天條則可能會被謫下凡以示懲戒，並於謫滿歸列仙班，吳光正認為歸仙類有三個母題：

思凡謫凡—歷劫—度脫升天，象徵著「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的生命循環歷程。⁴⁵

歸仙類有思凡謫凡—歷劫—度脫升天三個母題的循環，馮夢龍所編述的三十一篇成仙的篇章中，歸仙類有〈警世通言·一窟鬼癩道人除怪〉、〈警世通言·福祿壽三星度世〉、〈警世通言·陳可常端陽仙化〉與〈警世通言·李謫仙醉草嚇蠻書〉四篇並集中於《警世通言》一書，其中〈警世通言·李謫仙醉草嚇蠻書〉文中曰，

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際樂聲嘹亮，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面前，口稱：「上帝奉迎星主還位。」舟人都驚倒，須臾蘇醒。只見李學士坐於鯨背，音樂前導，騰空而去。⁴⁶

李白才學出眾，唐玄宗惜才拔擢，君臣之真情流露其中，卻因李白個性浪漫不拘小節而得罪高力士，使李白黯然離朝，馮夢龍肯定李白的君臣真情，雖於現實生活中被誣陷而無法延續，馮夢龍以宗教的鯨魚來迎回天宮，歸列仙班作結，為懷才不遇的才子們開通了一條成仙之路，以教化世人。

3. 圓寂

圓寂這個譯名是由玄奘法師所造的，有諸德圓滿、諸惡寂滅的意思，若能功德圓滿心地清靜，修行能證得清靜寂滅即可稱為圓寂，現今通稱佛教僧侶過世而為圓寂。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十一篇成仙的篇章中，圓寂坐化類有〈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醒世恆言·賣油郎獨佔花魁〉、〈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成佛〉、〈喻世明言·任孝子烈性為神〉等六篇。

金明求於〈三言故事中佛教死亡思惟探索—超越因果輪迴後的涅槃世界〉提

⁴⁵吳光正《中國古代的原型與母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3月，頁109。

⁴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98。

及：

佛教的超越生死觀主要的目標在於解脫現實所有的束縛，而覺悟前世、現世、來世的輪迴轉生及進入涅槃境界。……經過平常生活中獨特的經驗來覺悟人生的價值意義、世界的省察，而進入坐化的境界。⁴⁷

金明求認為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佛教死亡思維的作品中，是要藉由前世、今生、來世的輪迴轉生，及平常生活的獨特體驗來覺悟人生的價值、對世界的省察，進而解脫現實的束縛，頓悟解道進入涅槃的境界。馮夢龍於〈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文中曰，

佛印道：「貧僧久欲回家，只等學士同行。」東坡此時大通佛理，便曉得了。當夜兩個在相國寺，一同沐浴了畢，講論到五更，分別而去。這裡佛印在相國寺圓寂，東坡回到寓中，亦無疾而逝。⁴⁸

五戒禪師犯了色戒墜入轉世輪迴，其轉世為蘇軾謗佛毀僧，明悟禪師與五戒禪師為同門師兄弟，明悟禪師怕五戒禪師誤入歧途，跟隨轉世而為佛印，佛印一路盡心陪伴度化蘇軾，於功德圓滿之後二人圓寂而去。馮夢龍肯定情僧明悟禪師為了同門師兄弟的真情誼，不惜轉世受苦，陪同一時失足耽於色欲的五戒禪師體驗人生無常之苦，最終修得正果圓寂而去，因為情真而能悟道，情教隱含其中。

4. 成神

城隍古義為護城河，而後演變為掌管人間善惡及亡靈審判的官員，須具備公正廉明的特質，因而民間將已逝的英雄豪傑或正直清廉之士尊封為城隍。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十一篇成仙的篇章中，冥神城隍類有〈醒世恆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喻世明言·游豐都胡母迪吟詩〉、〈喻世明言·張古老種瓜娶文女〉、〈喻世明言·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等四篇，其中於〈喻世明言·沈小霞相會出師表〉文中曰，

馮主事為救沈襄一事，京中重其義氣，累官至吏部尚書。忽一日，夢見沈青霞來拜候道：「上帝憐某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職。屈年兄為南京城隍，明日午時上任。」馮主事覺來甚以為疑。至日午，忽見轎馬來迎，無疾而逝。二公俱已為神矣。⁴⁹

⁴⁷金明求：〈三言故事中佛教死亡思維探索—超越因果輪迴後的涅槃世界〉，《中華佛學研究》第5期，2001年3月，頁461。

⁴⁸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92。

⁴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678。

沈煉因彈劾嚴嵩而一家受害，幸而馮主事基於同僚情誼，義救沈煉之子免於受害，因此於陽世官場累官至吏部尚書，於陰世為南京城隍，而沈煉亦因忠直愛國而授陰間北京城隍，馮夢龍肯定馮主事真性情，而於現世授予高官來世立為神明，情教施於其中。

社伯為土地的主人，是保護鄉里的地方行政神，因此俗稱土地神即為社伯。而後也演變成善積福之人過世後受封為各處土地擔任神職，派任各地負責掌管地方事務。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十一篇成仙的篇章中，土地、江神類有〈醒世恆言·張孝基陳留認舅〉及〈喻世明言·楊八老越國奇逢〉二篇，其中於〈醒世恆言·張孝基陳留認舅〉文中曰，

令先君答云：『某非陽官，乃陰職也。上帝以某還財之事，命主此山。煩傳示吾子，不必過哀。』言訖，倏然不見。方知令先君已為神矣。⁵⁰

張孝基陳留認舅歸還家財予李過遷，因而受封為嵩山土地。文中雖是命主此山，然受封不為山神，山神為精怪修練得道由天庭委任之神祇。而張孝基救了李過遷之後助其改過向善，培養過遷成為勤儉持家的主人翁之後，將財產盡數歸還而不爭功，因而為善積福足以為天人而受封嵩山土地。馮夢龍肯定張孝基對李過遷的親情，因而藉宗教之力使張孝基受封山神，以教化人心。

祠之本義為世代專門祭祀祖先的廟堂，而後通用於供奉、祭祀神祇之廟。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十一篇成仙的篇章中，立祠類有〈警世通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醒世恆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喻世明言·羊角哀捨命全交〉、〈喻世明言·范巨卿雞黍死生交〉、〈喻世明言·任孝子烈性為神〉等四篇，於〈喻世明言·范巨卿雞黍死生交〉文中曰，

巨卿曰：『為商賈用心，失忘了日期。今早方醒，恐負所約，遂自刎而死。陰魂千里，特來一見。』……明帝憐其信義深重，墓前建廟，號「信義之祠」，墓號「信義之墓。」旌表門閭。⁵¹

張劭於赴京應舉時遇到病重的范巨卿，為了照料范巨卿，張劭無法上京赴考，待巨卿病癒之後，二人義結金蘭，范巨卿相約明年重陽到張劭家拜訪，待張劭備好豐盛的酒菜卻苦等不到人，及至半夜范巨卿才以鬼魂現身拜訪，原是因為巨卿從商忘了相約之日，便自刎以鬼魂形式趕來赴約，張劭知情後乃為此捨棄家裡的母親，千里奔喪自刎身亡，皇帝為了表彰其信義而立祠敕封為神。馮夢龍肯定范巨

⁵⁰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330。

⁵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270。

卿與張劭真摯友情，而使之受封為神，彰顯情義教化人心。

5.無疾而終

死亡是人生不得不面對的終點，出生兒降生出世意識是懵懂的，而死亡時意識卻可能是清楚存在的，所以在世為人身怕死是必然的，追求永生成仙並非人人能修得正果，因而退而求其次，至少善終也是能減少折磨。無疾而終是指無病痛而壽終正寢，在人生的旅途上無病無災而走到生命的盡頭，沒有受刑虐而亡也沒有病痛纏身，能有善終也須累積善行。因而馮夢龍在「三言」死亡相關的六十八篇中，編入了七篇無疾而終的篇章（如表格 2-3-2-2）。

馮夢龍於「三言」中編述了七篇無疾而終的篇章，其中行善積德篇章為〈警世通言·錢舍人題詩燕子樓〉與〈醒世恆言·施潤澤灘闕遇友〉。而〈警世通言·宋小官團圓破甑笠〉、〈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醒世恆言·陸五漢硬留合色鞋〉、〈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等五篇為持齋禮佛無疾而終篇章，其中〈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文中曰，

桂遷罄囊所有，造佛堂三間，朝夕佞佛持齋，養三犬於佛堂之內。桂女又每夜燒香為母兄懺悔。如此年餘，忽夢母兄來辭：「幸仗佛力，已脫離罪業矣。」早起桂老來報，夜來三犬，一時俱死。桂女脫簪珥買地葬之，至今閭門城外有三犬塚。桂老逾年竟無恙，乃持齋悔罪之力。⁵²

桂遷忘恩負義原該受死投胎於施還家犬，因其及時悔改，朝夕佞佛持齋懺悔而得以無疾而終。馮夢龍肯定其真心悔改，誠心持齋念佛、善行積德方能得善終不受業報。

（二）、橫死--報應而死

善惡有報是人心深切的渴望，馮夢龍以善惡報應為勸善教化之途，如對封建官僚的醜惡、僧人犯戒惡行、貪財棄義、對友誼背信、對愛情負心行為的譴責等等，藉此影響人心非常深遠。馮夢龍在「三言」死亡相關的六十八篇中，編入了三十一篇報應而死的篇章（如表格 2-3-2-3），其所佔比例近四成多，並分為為官害人、強盜殺人、感情用事、僧人犯戒、精怪害人等五類，文中將其依序融入情教一一來論述。

1.為官害人

⁵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56。

馮夢龍在「三言」編述了很多封建官僚的為官之道，有良善官職者受子孫繁衍或無疾而終，若正直公正者天帝授與城隍冥官之職，若是貪官汙吏為害百姓者絕不寬貸，例如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十一篇報應而死的篇章中，為官害人者有五篇，其中〈警世通言·拗相公飲恨半山堂〉王安石久居高位專一任性執拗，蠹國害民怨氣騰天，禍殃親兒受罪，自己也因病吐血而亡。〈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害桂遷的尤滑稽被言官所劾，拿送法司究問死於獄中。〈喻世明言·木綿庵鄭虎臣報冤〉鄭隆被賈似道黥配而死，虎臣銜恨在心賈似道父子在木綿庵為虎臣所殺。〈喻世明言·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嚴嵩父子為官專害良善，而後嚴世蕃處斬，抄沒家財；嚴嵩發養濟院終老，被害諸臣盡得昭雪。

其中〈醒世恆言·隋煬帝逸游召譴〉文中王義諫言：

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謀諫莫從……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十未有一。……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誰知。⁵³

隋煬帝貪享富貴，不顧百姓生死，有龍舟逾萬艘，宮闕遍天下，使得百姓生活顛沛流離，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十未有一，官兵戰死無數曝屍荒野。因而眾叛親離，司馬德戡攜白刃向帝，左右進練巾，逼帝入閣自盡。馮夢龍肯定情欲，反對過度縱情，因此編述隋煬帝縱情荒遊禍及百姓，縱使貴為君主依然會受慘死報應，勸戒為官者不得不心存戒慎。

2.貪盜殺人

俗曰：「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世人因錢財而起盜心者不可數矣，貪盜之徒於獄中人滿為患，縱使官府嚴懲厲刑為非作歹者依然不減。馮夢龍於「三言」編述了很多泯滅人性的偷盜之徒受惡報慘死之狀，期能使惡者警惕喚起良知，而達移風易俗之效。

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十一篇報應而死的篇章中，貪盜殺人者有〈警世通言·呂大郎還金完骨肉〉、〈警世通言·蘇知縣羅衫再合〉、〈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世通言·小夫人金錢贈年少〉、〈警世通言·萬秀娘仇報山亭兒〉、〈醒世恆言·灌園叟晚逢仙女〉、〈醒世恆言·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喻世明言·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等八篇，其中〈醒世恆言·灌園叟晚逢仙女〉裡：

⁵³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512。

原來東角轉彎處，有個糞窖，窖中一人，兩腳朝天，不歪不斜，剛剛倒插在內。莊客認得鞋襪衣服，正是張委，顧不得臭穢，只得上前打撈起來。虞單二老暗暗念佛，和鄰舍們自回。眾莊客擡了張委，在湖邊洗淨。先有人報去莊上。合家大小，哭哭啼啼，置備棺衣入殮，不在話下。其夜，張霸破頭傷重，五更時亦死。此乃作惡的見報。⁵⁴

張委為人奸狡詭譎、殘忍刻薄，與幾個助惡的無賴子弟，到處闖禍生災，欲將秋先的花園占為己有而殘害秋先，幸而花仙相助嚴懲而使張委一幫人慘遭修理，張委更是死在糞坑裡，死狀淒慘。馮夢龍肯定秋先對花草植物的愛護之情，因而以宗教的花仙來幫助他，並且嚴懲貪欲橫流的張委慘死在糞坑裡，以警醒世人，行惡者終得惡報。

3. 愛欲情仇

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雖然提出許多情真意切的愛欲題材來歌頌愛情，然而當真情的付出與回報無法成正比、用情不慎而任情而為時，馮夢龍對於負心漢與不守婦道者也會給予懲戒，以教化世人應謹慎用情，理性調情避免因情成仇為情所累。

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十一篇報應而死的篇章中，愛欲情仇者有〈警世通言·莊子休鼓盆成大道〉、〈警世通言·崔待詔生死冤家〉、〈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警世通言·喬彥傑一妾破家〉、〈警世通言·王嬌鸞百年長恨〉、〈警世通言·蔣淑真刎頸鴛鴦會〉、〈醒世恆言·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醒世恆言·陸五漢硬留合色鞋〉、〈醒世恆言·蔡瑞虹忍辱報仇〉、〈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喻世明言·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喻世明言·任孝子烈性為神〉等十三篇，其中〈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為典型深具愛恨情仇的篇章，文中云：

十娘推開公子在一邊，向孫富罵道：「我與李郎備嘗艱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為讒說，一旦破人姻緣，斷人恩愛，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當訴之神明，尚妄想枕席之歡乎！」又對李甲道：「妾風塵數年，私有所積，本為終身之計。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前出都之際，假托眾姊妹相贈，箱中韞藏百寶，不下萬金。將潤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托，生死無憾。誰知郎君相信不深，惑於浮議，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今日當眾目之前，開箱出視，使郎君知區區千金，未為難事。妾積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命之不辰，風塵困瘁，甫得脫離，又遭棄捐。今眾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郎

⁵⁴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76。

君，郎君自負妾耳！」於是眾人聚觀者，無不流涕，都唾罵李公子負心薄倖。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謝罪。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眾人急呼撈救，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蹤影。可惜一個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⁵⁵

杜十娘與李甲情投意合，兩人備嘗艱辛好不容易終成眷屬，卻因李甲惑於浮議，中道見棄，欲將十娘以千金出脫給孫富，十娘對李甲用情至深，卻是真心換絕情因而投江而去，李甲這個怯懦自私的傢伙因此鬱成狂疾不痊慘死，孫富則終日見杜十娘在旁詬罵，奄奄而逝。杜十娘個性精明老練，似乎了解李甲個性老實卻也缺乏主見，因此瞞著他持有萬金，待歸家後能說服父親納其為風塵女子從良，不幸卻遇孫富覬覦其美色又見縫插針，孫富曰：

尊大人位居方面，必嚴帷薄之嫌，平時既怪兄遊非禮之地，今日豈容兄娶不節之人？（《警世通言》，卷 32，〈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頁 471）

李甲一聽便開始動搖心志，因《明會典》明文規定：「凡官吏娶樂人為妻者，杖六十，並離異；若官員子孫娶者，罰亦如之。」⁵⁶李甲父親為布政司，知道他流連煙花之地已經很不滿了，要他平白納煙花之女為媳婦更是難上加難，因此李甲向杜十娘哭訴其委屈與不捨，卻也讓杜十娘認清其絕情無義的一面，自尊心高的杜十娘對於自己所託非人，實是哀莫大於心死，對於李甲只以千金就把杜十娘給賣給孫富而感到非常憤恨，因此將所存的萬金珠寶連同自己沉入江心。原本存有萬貫的杜十娘可以不死的，早點認清李甲離開這個負心漢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帶著自己的美色與萬金可以找到更好的丈夫，在經濟上也無後顧之憂，然而杜十娘卻怒沉百寶箱，實是為了控訴社會的不公義，只因其為煙花女子就無法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其用情至深的丈夫卻將他如同商品般鬻賣與人，因此自尊剛烈的杜十娘縱使有人人稱羨的萬金，卻也不得不躍下江心。

杜十娘於道德、才藝、容貌近乎沒有瑕疵，甚至於經濟上存有萬金，對窩囊怯懦的李甲更是真情相待，卻無法如願追求自己真愛，文中揭示了封建禮教桎梏的社會裡，女性受壓迫的真實生活，尤其行首娼妓的商品地位更是注定了悲劇的結局，馮夢龍肯定其真情，雖然杜十娘不得不怒沉百寶箱，而李甲與孫富也同赴陰朝地府作伴，對負心漢與搶人妻者均給予一頭棒喝。

4.僧人犯戒

⁵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460。

⁵⁶(明)徐溥等奉敕撰、李東陽等重修：《明會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百四十一「婚姻」條。

馮夢龍在「三言」編述了多篇僧人犯戒篇章，有僧人受害犯戒因而轉世報冤、有晚節不保者犯戒坐化投胎而去、也有犯戒羞愧自決者，然而更有心狠手辣六根不淨者害人性命，對此惡行馮夢龍刻畫其悽慘死狀以警示世人。

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十一篇報應而死的篇章中，為僧人犯戒者有三篇，其中〈喻世明言·簡帖僧巧騙皇甫妻〉簡帖和尚設謀奸騙皇甫妻，後來又謀害婦人性命判重杖處死。僧人們本應慈悲為懷、濟世度人，卻不守清規、貪淫奸惡，將本為淨土的佛門清境化為縱欲場所，其不僅犯了佛門戒律，也觸犯了世俗的律法，因此處以極刑以正風俗，而其它佛道高僧之犯戒則行自決之途，以坐化自盡重返輪迴受苦為應。

而於〈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條〉裡：

赫大卿，專好的是聲色二事……一日來到一大庵院，赫大卿與尼姑空照、靜真淫欲無度，樂極忘歸……因思家，二尼將其頭髮剃光做尼姑打扮，住在庵中，晝夜淫樂後因病嗚呼哀哉……二尼招供，靜真、空照設計恣淫，傷人性命，依律擬斬。⁵⁷

赫大卿專好聲色二事，與尼姑空照、靜真淫欲無度，樂極忘歸後因病嗚呼哀哉，二尼招供依律擬斬。馮夢龍肯定真情反對縱情，赫大卿專好聲色縱欲過度而亡，遁入佛門的清修子弟卻也沉淪慾海，因此二者橫死以教化世人，發乎情止乎禮。

於〈醒世恆言·汪大尹火焚寶蓮寺〉裡，寶蓮寺不向人募化，遠近都道其和尚善良，反肯施捨而募多，其子孫堂兩旁，各設下淨室凡祈嗣婦女，親到寺中拜禱討得聖筮，就宿於淨室中一宵，淨室中四面嚴密，先教其家夫男僕從點檢，至晚送婦女進房，僕從睡在門外看守，一切毫無破綻。然而房裡卻是暗藏玄機，於文中曰：

原來這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謙恭之態，卻倒十分貪淫奸惡。那淨室雖然緊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鐘聲定後，婦女睡熟，便來奸宿。那婦女醒覺時，已被輕薄，欲待聲張，又恐反壞名頭，只有忍羞而就。一則婦女身無疾病，且又齋戒神清；二則僧人少年精壯，又重價修合種子丸藥，送與本婦吞服，故此多有胎孕，十發九中。那婦女中識廉恥的，好似啞子吃黃連，苦在心頭，不敢告訴丈夫。有那一等無恥淫蕩的，倒借此為繇，不時取樂。如此浸淫，不知年代。⁵⁸

⁵⁷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278。

⁵⁸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558。

原來佛顯僧眾，藉子孫堂靈應，另闢密道通往淨房，奸騙婦女詐騙錢財，其貪淫奸惡，最終為汪大尹所識出而怒斬百餘和尚。各省直州府傳聞此事，出榜戒諭不許婦女入寺燒香。這如同現代宗教詐財騙色，多數稱師者看似善良，師袍加身自言慈悲大智，旁邊親信在旁假道加持，便能使愚昧信徒人財兩失。自古至今，這樣的戲碼不斷的巡迴上演，縱使府廳出榜戒諭，家規嚴禁，依然有人追隨。如黃標《庭書頻說》〈婦女嬉遊〉：

禮曰：婦女不出閨，嚴內外也。夫閨門尚不可出，況遠而嬉遊乎。世間嚴肅閨門者固多，不謹閨門者亦不少；恪遵婦道者固有，不守婦道者亦甚多。曾見有女紅不勤，以巡門挨戶為正事；中饋不修，以登山謁廟為善行。貴者乘肩輿，擁侍妾；富者駕寶馬，炫明珠。盛其首飾，異其服色，以供人之瞻玩；妖冶其容，裊娜其步，以牽人之情思。不曰口願，則曰心願，雖道路阻長，不畏跋涉之苦；不曰祈嗣，則曰祈福，雖山川迢遞，不憚風塵之勞。今日進香，明日修醮；此處參佛，彼處拜祖。以有用金錢，枉自齋僧布施；以無幾光陰，空為忙裡偷閒。甚至勾引私奔，而此約彼期，借端宣淫者有之；潛入邪教，而男女混雜，因而失節者有之。無窮醜行，未易更僕，總本於嬉遊之所致也。雖然，此固婦德之衰，良由為夫者之縱其惡也。假如嚴飭閨房，使婦識三從，女尊姆訓，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彼將含辱斂容，退處之不暇，亦焉敢肆然無忌，雜入於稠人廣眾之中也哉。⁵⁹

黃標於家規裡要婦人識三從，內言不出外言不入，不應嬉遊入是非之地而虧婦道，不以有用之財枉自布施。古代婦女須遵三從四德，甚至在大戶人家裡行走都得走暗廊，唯有節慶之日方能藉祈福消災往廟庵一遊，其中最期待的便是看著沿途熱鬧的街景及清幽古煞風景。因為成天被關在家裡，眼界不開涉世不深而最易受騙，甚至受欺負訛騙也不知該如何處理，因此成為惡僧人口中的大肥肉，任人吞食。

馮夢龍極力推展情真不濫情即為真情，而不當壓抑情慾反而會造成縱慾濫情，因此編述多篇男女僧眾為情欲綁架篇章，反諷不當抑欲反為欲噬。

5.精怪害人

馮夢龍在編述的三十一篇報應而死的篇章中，精怪害人者有〈警世通言·皂角林大王假形〉、〈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鬧華光廟〉二篇，於〈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鬧華光廟〉文中：

魏公口裡又說道：「這二妖乃是多年的龜精，一雌一雄，慣迷惑少年男女。」

⁵⁹收錄於清·張伯行輯、夏錫疇錄《課子隨筆鈔》，台灣：廣文書局，1975年，頁162-163。

吾神訪得真了，先差部下去拿他……吾神將火輪去燒得出來……被洞賓先生飛劍斬了雄的龜精，雌的直驅在北海冰陰中受苦，永不救出。」⁶⁰

雄龜精假藉呂洞賓騙魏宇，與其相聚十晝夜可使之神完氣足日記萬言，這對於書生而言是很大的誘惑，因此魏宇欲竊其仙氣隱忍不辭，然而十餘夜後，二人情好愈密，彼此俱不忍舍，甚至假何仙姑也來共宿，半年後魏宇面黃肌瘦，魏宇陽氣盡失奄奄一息，魏宇父求得五顯靈官顯靈相助而收了雌雄龜精，雌雄龜精放縱情欲迷惑少男，因此受報橫死。吳存存於《明清社會性愛風氣》云：

這是明中晚期士人的普遍習氣。作為晚明縱欲風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男同性戀在當時風靡整個社會，得到社會的承認，並在晚明縱欲思潮消歇之後還一直延續下去，……同性戀作為一種性愛的形式在這四百年左右的時期裡，幾乎享有與異性戀同樣的地位，而相當一部份的世人還把他視為風流韻事而趨之若鶩。⁶¹

在明朝縱欲風氣下男同性戀是士人的普遍習氣，然而馮夢龍還寫入了三人共宿之情，可說是大膽的寫實小說，也反映了明朝縱欲思潮之開放。馮夢龍雖然重情真也編述了同性及三人的情欲糾葛，但是魏宇須被論罪，雄龜精因同性情欲而被斬，雌龜精因三人同行的淫亂行為而被關禁。馮夢龍以雌雄龜精來編述斷袖之癖與三人行，不以真人情事來敘述，並給予雌雄龜精嚴懲，顯示馮夢龍認為此風不可長而給予隱義。

(三)、橫死--自殺冤死

馮夢龍在「三言」死亡篇章中，修行有德之士可升天或無疾而終，若是壞事做盡則不得善終報應而亡，然而另一種死亡為自殺冤死，其雖無修行積善，卻也沒有為非作歹，卻不得不死真是令人惋惜的。因而馮夢龍在「三言」死亡相關的六十八篇中，編入了七篇自殺冤死的篇章（如表格 2-3-2-4），文中將其依自殺及受害冤死與情教關係一一論述。

1. 自殺

馮夢龍於「三言」死亡篇章中編述了四篇自殺的篇章，有〈警世通言·喬彥傑一妾破家〉喬彥傑娶了一個不守婦道的妾後家破人亡，迫使自己不得不自裁贖罪、〈醒世恆言·陸五漢硬留合色鞋〉潘壽兒被陸五漢奸騙，父母又被陸五漢殺死，懊悔不及，無顏再活，沿青石上一頭撞去死於非命。〈喻世明言·新橋市韓

⁶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88。

⁶¹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6月，頁114。

五賣春情〉胖和尚犯如來色戒，在羊毛寨自盡。其中〈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文中：

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眾人急呼撈救，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蹤影。可惜一個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⁶²

杜十娘憧憬過著平凡的幸福家庭生活，經過試探與考察認定李甲誠實憨厚是個可以託付終身的人，因此深謀遠慮做了周全的計畫，計騙老鴿得以贖身，將錢財寄放朋友處以備嫁入李甲家族不被看輕，無奈在封建禮教的桎梏之下，杜十娘費盡心思籌畫卻不敵李甲與孫富酒樓裡的話家常，李甲優柔寡斷竟欲將杜十娘賣給鹽商孫富，杜十娘恨郎為錢捨情，對自己的識人不清，情郎的為財斷義，哀莫大於心死，似乎不得不以死來了結這段孽緣。杜十娘以自殺來擺脫自己是商品的命運，也是以死來控訴、對抗封建制度對娼妓從良的貶抑，其寧願反抗自殺也不願屈辱而生，真是震懾人心的篇章。

馮夢龍縱使肯定杜十娘的真情至性，卻無法改變娼妓為妾為世俗所難以接受的事實，即使孫富沒有出現挑撥，仍會有禮教的重重阻礙，因此以杜十娘自殺後復仇李甲與孫富，肯定杜十娘的真情，以負心漢李甲的慘死教化人心。

2. 冤死

馮夢龍於「三言」死亡篇章中編述了三篇冤死的篇章，有〈警世通言·計押番金鰻產禍〉計安捉到一條金鰻為金明池掌，不料卻被妻子烹煮吃了，使得全家死於非命。〈喻世明言·閒雲庵阮三冤債〉阮三郎上元燈夜，正巧在玉蘭家前吹簫，玉蘭想方法認識了阮三郎，阮三郎也想方法和玉蘭相會，沒想在兩人雲雨時，阮三郎卻一命嗚呼。其中〈醒世恆言·鬧樊樓多情周勝仙〉文中：

女孩兒移身直到櫃邊，叫道：「二郎萬福！」范二郎不聽得都休，聽得叫，慌忙走下櫃來，近前看時，吃了一驚，連聲叫：「滅，滅！」女孩兒道：「二哥，我是人，你道是鬼？」范二郎如何肯信？一頭叫：「滅，滅！」一隻手扶著凳子。卻恨凳子上有許多湯桶兒，慌忙用手提起一支湯桶兒來，覷著女子臉上丟將過去。你道好巧！去那女孩兒太陽上打著。大叫一聲，匹然倒地。慌殺酒保，連忙走來看時，只見女孩兒倒在地下。⁶³

周勝仙與范二郎郎有情妹有意，卻因周父不同意這門婚事使周勝仙氣噎昏死，於下葬後遇盜墓者，陰錯陽差之下周勝仙歷劫歸來，周勝仙到樊樓酒店見范二郎，

⁶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460。

⁶³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264。

范二郎卻以為是鬼慌忙提起湯桶將周勝仙打倒在地死了。原本應是好事一樁，周父卻因門不當戶不對而堅決不認親事，甚至氣死女兒依然不悔，而周勝仙原以為到樊樓酒店見著范二郎便能相守，不意卻反被情郎失手打死，真是冤上家冤啊！

馮夢龍肯定周勝仙對范二郎的真情執著，因而以宗教的五顯靈官相助，給周勝仙三天假與范二郎相會，以鬼魂與神靈的出現為故事增添瑰麗奇幻的色彩，二人為了追求愛情至死不渝，縱使結果不同卻也都於夢中完成了宿願。馮夢龍筆下的周勝仙真正是愛得死去活來，周勝仙對范二郎的情是真的，可以為真愛而亡，為了見情郎而與朱真同寢，單純而執著的周勝仙對范二郎忠貞不渝，但是於傳統社會道德的禮教為烈女不侍二夫，她為了見情郎而與朱真同寢是不貞節的，是世俗禮教所不容的，因此在她苦苦追尋的幸福及將到手之時，卻被自己的情郎給誤殺了，范二郎雖為誤殺卻也是責其不貞。

(四)、死而復活

死而復活是宗教誘人的地方，藉著宗教之力能使老者返老還童、逝者起死還生，若能修得復生的能力相信世人必將趨之若鶩。因而馮夢龍在「三言」死亡相關的六十八篇中，編入了十四篇死而復活的篇章（如表格 2-3-2-5），文中將其依還陽、轉世及附身與情教關係一一論述。

1. 還陽

馮夢龍於「三言」死而復活篇章中編述了五篇還陽的篇章，有〈警世通言·金明池吳清逢愛愛〉崔護往長安赴考，口渴取水遇一女子傾心，隔年在赴考尋伊人，那女子自那日一見後，一病不起，催生進門見伊人氣絕，親那女子後復生。〈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證仙〉藉著鯉魚於潭中的幻遊體現紅塵的無常，薛錄事藉鯉魚之死而得生，以識破斷欲修行之急。〈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成佛〉文中昭明太子多日昏睡不省人事，支公道其在天上為聽仙樂忘返，並為梁武帝上天帶回昭明太子，昭明太子便回天甦醒。〈喻世明言·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文中司馬貌赴陰間斷獄而屍蹶，待斷完獄事後方復生人世間。

於〈警世通言·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文中：

只見莊生從棺內歎口氣，推開棺蓋，挺身坐起。此皆莊生分身隱形之法⁶⁴

莊生的妻子與莊生爭辯，若是莊生死去田氏誓不改嫁堅貞守節，待莊生用道法假死，又以幻術變出俊俏書生到訪弔唁守喪，使得田氏心猿意馬，新婚之日書生舊

⁶⁴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553。

疾復發，須以人腦醫治，田氏持斧到靈堂劈棺，卻見莊生坐起，並且寫詩相諷，田氏羞愧自殺。

馮夢龍以莊生幽默荒誕的假死幻術，辛辣的譏諷了妻子田氏，來警醒世人守節不易，理應正視情欲的力量，馮夢龍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反對違禮的縱欲生活，而禮法是至情所需，因而情教相融。

2. 轉世

馮夢龍於「三言」死而復活篇章中編述了五篇轉世的篇章，有〈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玉通長老被柳府尹所害犯戒，因而轉世為其女柳翠敗其門風。〈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文中五戒禪師一念之差犯了色戒，明悟禪師怕其長成不信佛、法、僧三寶，滅佛謗僧墮落苦海，因而轉世度化。〈喻世明言·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文中陰司三年滯獄，司馬貌六個時辰斷明，玉帝因司馬貌有經天緯地之才，來生得賜王侯之位托生司馬懿，妻汪氏來生仍為夫妻，同享榮華。〈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成佛〉文中寺裡的曲蟾得了聽經之力，轉世人身累世修行，最終修得仙道。

其中〈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文中：

那病者睜目垂淚說：「父親，我是你大兒子桂高，被萬俟總管家打死，好苦呵！」桂遷驚問其故，又嗚嗚咽咽的哭道：「往事休題了。冥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父親曾有犬馬之誓，我兄弟兩個同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胎。一產三犬，二雄者我兄弟二人，其雌犬背有肉瘤者，即母親也。父親因陽壽未終，當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犬，以踐前誓。惟妹子與施遷緣分合為夫婦，獨免此難耳。」⁶⁵

桂遷受施家恩惠發跡致富，於觀音面前立誓犬馬相報，卻於施家落難時一腳踢開，使得誓約應驗，一家三口轉世為犬效勞施家。馮夢龍筆下藉著犬馬之報的轉世應驗，給予忘恩負義者重重的痛擊一番，不僅今世家破人亡，轉世依然得償還宿債，富情教意義。

3. 附身

馮夢龍於「三言」死而復活篇章中編述了四篇附身的篇章，有〈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桂高附身其母訴將轉世為犬報恩施家。〈喻世明言·陳御史巧勘金釵鈿〉文中阿秀附身田氏訴冤，並替魯學曾求得一門親事。〈喻世明言·新

⁶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56。

橋市韓五賣春情〉自殺的和尚附身吳山謝其羹飯紙錢薦拔，希望吳父能到羊毛寨超渡其魂超生。馮夢龍筆下藉著附身來解釋情節、申訴冤情，使得事情能有解決之道，甚至還藉著附身來復仇。

其中〈警世通言·喬彥傑一妾破家〉文中：

王酒酒接錢在手，向西湖裡一撒，兩眼睜得圓溜溜，口中大罵道：「王青！那董小二奸人妻女，自取其死，與你何干？你只為詐錢不遂，害得我喬俊好苦！一門親丁四口，死無葬身之地。今日須償還我命來！」眾人知道是喬俊附體，替他磕頭告饒。只見王青打自己把掌約有百餘，罵不絕口，跳入湖中而死。⁶⁶

喬俊娶得一妾周氏，待其外出經商時周氏與家僕董小二互稱夫妻，董小二誘奸騙了喬俊的女兒，因此妻子高氏計殺董小二棄屍，卻為王青德之而詐財，王青為財害死喬俊一家四口，喬俊附身於王青身上，投湖而死。喬俊過度縱情，既娶周妾又迷戀行首而不歸，使得家人引狼入室，一家四口死於非命。

雖然人生在世最大的遺憾莫過於死亡，然而在眾多的宗教教義中，死亡不見得是結束，馮夢龍筆下的死亡以另一個形式存在著，如行善修道者可成仙做神、甚至還陽復活抑或投胎轉世再生，至於壞事做盡者則不得善終報應慘死，馮夢龍藉著人人皆怕的死亡議題情教世人積德為善要及時，壞事做盡者逃得了今世逃不了下輩子的報應，使為善者不怕死，為惡者怕報應慘死、怕死後轉世再度受到惡報循環。

三、夢裏乾坤感應情教

人類一生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眠，不論是在日間小睡片刻或夜間就寢，往往伴隨著夢。夢是指睡眠時產生的影像或感覺，是人在意識潛隱時的思考運作，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論痴愚賢智誰人無夢，然而夢境五花八門，不論古今異事、鬼神精怪無所不夢。希爾德布朗特指出：

不論夢的結果如何變幻莫測，實際上，總離不開現實世界；夢中的無上莊嚴與滑稽結構，其基本材料不是來源於我們親眼目睹的感性世界就是在我們醒時思想中已佔有一席之地。換句話說，夢來源於我們不管室外不還是內部的已有經驗。⁶⁷

⁶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476。

⁶⁷佛洛伊德著，孫名之譯：《釋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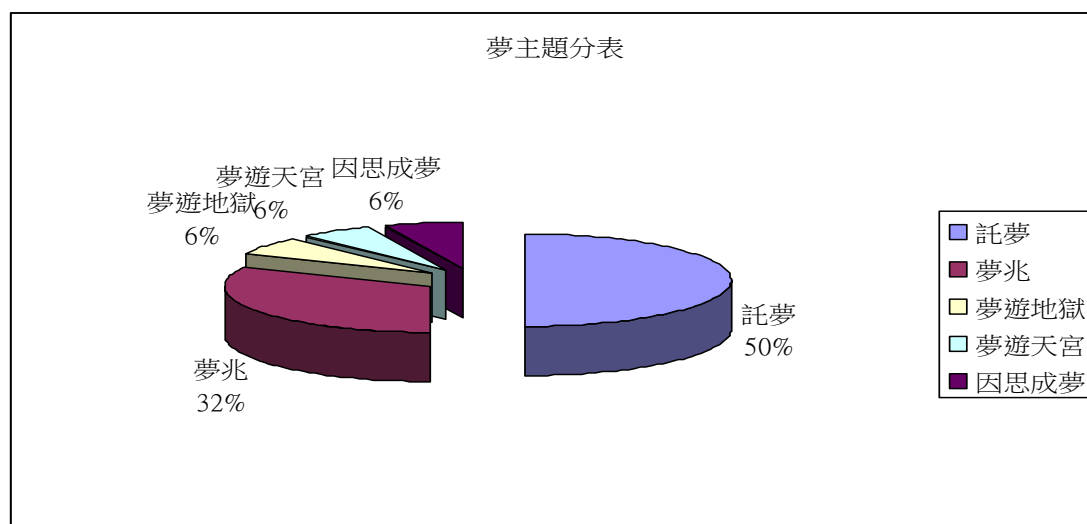
希爾德布朗特認為夢境的形成以現實生活為依據，夢境的一切夢象縱使是虛幻奇特無稽不可解，或是宗教的神仙鬼怪都可以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因而夢境是一種象徵也是宗教運作的手段之一，道教認為天神感應或鬼魂作怪生夢；佛教認為因果輪迴或鬼魂也會生夢，其夢幻的神奇世界任人無窮盡翱遊，中國人對夢特別鍾愛，視夢中的感知為神示、神啟。

自古以來，很多文學作品裡有關於夢的描寫，如《莊子·齊物論》的莊周夢蝴蝶、魏晉《搜神記》及《世說新語》等都有提及夢的篇章，而唐代寫夢文學有《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秦夢記》等，到了宋元明的話本小說，寫夢文學更是興盛，於是在馮夢龍所編的「三言」裡，奇異的夢幻世界也不缺席。

夢描寫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中有著悠久歷史，多數夢敘述雖然偏離現實，充滿因果報應的宗教色彩，但它能對世人發揮勸誡教化的作用。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宗教篇章裡有大量的作品都是藉由夢來敘事，藉夢來推展故事情節、刻畫人物形象或揭示主題思想。因而馮夢龍在「三言」中與宗教題材相關的一百零九篇中，與夢相關的篇章有《喻世明言》十九篇、《醒世恆言》十九篇及《警世通言》十三篇，共有五十一篇占了近五成的篇章，這些夢境描寫鋪陳於許多故事篇章之中，其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託夢、夢兆、夢遊地獄、夢遊天宮及因思成夢等，因而筆者試圖從馮夢龍筆下的夢來探究其情教的融入。馮夢龍的「三言」夢主題的編述以貼近世人收活經驗的託夢與夢兆為主軸，茲分析如下表。

夢主題分表

主題	夢					總計
	託夢	夢兆	夢遊地獄	夢遊天宮	因思成夢	
總計	25	16	3	3	3	50



(一)、凡人與靈體交流的託夢

託夢是靈體藉由夢中情景告知或囑託世人，常見的有親人關照、鬼魂託付、神仙示警等等，使世人能預知吉凶禍福而趨吉避凶，為凡人與靈體交流的一個途徑，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能夢境成真，甚至能使物體於轉換空間，從神靈空間穿梭於人的世界，因而馮夢龍在「三言」宗教篇章裡與夢相關的五十一篇中，編入了二十七篇託夢的篇章（如表格 2-3-3-1），其所佔比例五成六之多，其中有過逝親人提醒世人多行善事、有鬼魂助人或申冤、有神仙警示世人諸惡莫行等等，由此可知馮夢龍藉由託夢來連結現實與靈界、串起劇情的關鍵，發揮情教勸善懲惡的功能，本文將以託夢與情教關係來論述。馮夢龍所編述的夢幻故事能任意轉換形態，打破時空限制促成人物互幻，溝通現實與虛幻，縱使荒誕無稽卻也其妙無比。

於〈喻世明言·新橋市韓五賣春情〉文中：

方纔合眼，和尚又在面前。吳山哀告：「我師，我與你有甚冤仇，不肯放捨我？」和尚道：「貧僧只因犯了色戒，死在彼處，久滯幽冥，不得脫離鬼道。向日偶見官人白晝交歡，貧僧一時心動，欲要官人做個陰魂之伴。」言罷而去。⁶⁸

胖和尚犯如來色戒，在羊毛寨自盡，吳山也來那裡淫欲，胖和尚想要吳山做個替頭，不然求吳山超渡。吳防禦羹飯紙錢，許胖和尚薦拔，做了一晝夜道場。而後金家做夢，見個胖和尚拿了一條拄杖去了，吳山得此一教訓後痛改前非不入煙花。馮夢龍以胖和尚的縱情自裁欲找替頭而教化世人勿縱欲過度。

於〈警世通言·金明池吳清逢愛愛〉文中：

吳清夢見那女子道：「小員外休得悵恨奴家。奴自身亡之後，感上元夫人空中經過，憐奴無罪早夭，授以太陰煉形之術，以此元形不損，且得遊行世上。感員外隔年垂念，因而冒恥相從；亦是前緣宿分，合有一百二十日夫妻。奴又與上元夫人求得玉雪丹二粒，員外試服一粒，管取百病消除，元神復舊。又一粒員外謹藏之，他日成就員外一段佳姻，以報一百二十日夫妻之恩。」⁶⁹

吳清在金明池上遇一小娘子，一年後再尋那女子已逝，卻遇見那小女子道詐死，

⁶⁸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68。

⁶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434。

吳清為情所牽，常伴女子春宵，而後夢得女子受上元夫人之恩，因前緣宿分而有一百二十日的夫妻之緣，而後轉化空間將玉雪丹送入人間成就佳緣。盧愛愛因與吳清三人並肩喝酒而為父親責備輕挑無禮絕食而亡，傳統的封建社會認為女子單獨與陌生男子飲酒作樂是不合乎禮教的，盧愛愛的婚戀須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能修德正果，然而盧愛愛鍾情吳清不惜以死相隨，使得馮夢龍肯定吳清與盧愛愛情深義重而將夢境轉化為現實，二人於夢中追求愛情一百二十日後，回歸到現實禮教。

於〈醒世恆言·鬧樊樓多情周勝仙〉文中：

夢見女子勝仙，濃妝而至。……臨去告訴道：「奴陽壽未絕。今被五道將軍收用。奴一心只憶著官人，泣訴其情，蒙五道將軍可憐，給假三日。如今限期滿了，若再遲延，必遭呵斥。」⁷⁰

范二郎與周勝仙互有情意卻無法成為夫妻，周勝仙氣死入殮卻因盜墓者起淫心而救了周勝仙，不料周勝仙到樊樓酒店見范二郎，卻被誤認是鬼被范二郎打死了。文中周勝仙抑鬱而亡故事發展遇阻，卻以得了陽和之氣重生而開展故事情節，待要與情郎相聚時卻又被情郎失手給打死了，真是好事多磨，馮夢龍肯定其真情而藉夢使力，使二人在夢中有情人終成眷屬，使現實生活中不能實現的願望，在夢中得到了滿足實現夙願，三日屆滿則回歸禮教社會。

(二)、預知神啟的夢兆

夢兆在宗教的意義為神啟，因受天命而夢，以預示吉凶，而吉凶未卜鬼神先知，因而鬼神以象示現或以言寓之於人，因其對過去的回溯與未來的預告而成為情節的推動。

前兆迷信通過與先民的夢魂觀念結合而轉化為夢兆迷信，隨著要求預卜事情的增加，人們從自發地迷信夢兆到有意識尋找夢兆，原始的夢兆迷信過渡為占夢迷信。⁷¹

無意識的夢境加入宗教元素後，轉化為有意識的先知成為夢兆，使人能預知禍福而趨吉避凶，抑或加入因果思想勸善懲惡，馮夢龍在「三言」的夢兆篇章裡，多以真實夢境為訴求，情節推展順著夢境的發展，使得夢境真實應驗，而在現實生活裡真實演示，並非夢死得生之反夢，以示夢境的神秘與真實。

⁷⁰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264。

⁷¹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9。

因而馮夢龍在「三言」宗教篇章裡與夢相關的五十一篇中，編入了二十八篇夢兆的篇章（如表格 2-3-3-2），其所佔比例有五成之多，其中有積德行善成仙夢、有君臣進仕之夢、有才子佳人團圓之夢、夢星斗羅漢得子及申冤復仇夢等等，由此可知馮夢龍藉由夢兆來傳訊與世人，藉此神秘性推展情節，尤其在夢兆靈驗之時顯得神跡廣披，天命受夢，本文將以夢兆與情教關係來論述。

於〈醒世恆言·隋煬帝逸游召譴〉文中：

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後帝幸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⁷²

隋煬帝逸遊無度國庫空虛百姓流離失所，兵民起義討伐，其妃夢見隋煬帝居於烈焰中，應為凶兆以示其恐將大禍臨頭，隋煬帝不信惡兆強解為夢死得生，依然不行善道導致被臣所弑，使夢兆真實應驗，而非夢死得生。馮夢龍以隋煬帝縱情逸遊無度，而禍國殃民為臣弑殺作結以教化世人。

於〈醒世恆言·吳衙內鄰舟赴約〉文中：

秀娥只將夢中聽見詩句，卻與所贈相同的話說出。吳衙內驚訝道：「有恁般奇事。我昨夜所夢，與你分毫不差。因道是奇異，悶坐呆想。不道天使小姐也開窗觀覷，遂成好事。看起來，多分是宿世姻緣，故令魂夢先通。明日即懇爹爹求親，以圖偕老百年。」⁷³

秀娥與吳彥夢見過船相見，入坐飲酒，解衣就寢，正在酣美深處，被搜出吳衙內將其撲通撇在水裡。而夢中兩人互訴愛意的詩句一模一樣，夢兆解為宿世因緣而成眷屬。本篇為男女偷情東窗事發，本為封建世俗傳統所不容，於東窗事發後本應如夢境將吳彥投入江中才是，然而在馮夢龍主情思想之下，因二人一見鍾情又郎才女貌門戶相當，因而馮夢龍加入了夢兆情節，以其二人夢中相會、二人同夢以詩為證增強其可信度，以示神啟天命為歸，藉由夢兆使有情人終成眷屬。

其中〈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文中：

到任三日，未曾理事。夜間得其一夢，夢見自己坐堂，堂上貼一聯對子：

⁷²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512。

⁷³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608。

「要知三更事，掇開火下水。」⁷⁴

大孫押司被妻子與小孫押司害死，大孫押司現身灶下請迎兒申冤，第二次夜間到在孫家門前又給了一包碎銀，第三次於岳廟將一幅紙寫著「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來後人餌。要知三更事，掇開人下水。來年二三月，句已當解此。」與迎兒囑咐申冤，而後縣官包龍圖夢得一對聯「要知三更事，掇開火下水。」包爺解其小孫押司白得他的老婆，享用他的家業，而大孫押司死於三更，被勒死埋在他家灶下。

大孫押司妻子與小孫押司互有奸情而用計害死大孫押司，原以為神不知鬼不覺，鬼魂大孫押司卻三次現身為己申冤，包龍圖亦夢得一對聯之兆而為其申冤，將二人繩之以法處死。小孫押司與大孫押司妻子二人的縱情結果害人不淺。

(三)、夢遊地獄神境探得天地無私

馮夢龍於「三言」編入夢遊地獄有三篇（如表格 2-3-3-3），佛洛伊德認為「夢是願望的滿足」⁷⁵，在現實社會中無法得到滿足，因情成夢也就藉由做夢來完成夢想。夢遊地獄正可以滿足人們在俗世無法達成的願望，尤其失意文人藉夢遊地獄來對社會不平發聲，為忠義之士無法善終而憤慨，為自己的才華被埋沒而受挫，這些不滿與疑惑甚或夢想唯有在睡夢中能得到補償，因而馮夢龍於「三言」編入夢遊地獄以慰不平。例如〈喻世明言·開陰司司馬貌斷獄〉裡

重湘道：「閻君，你說奉天行道，天道以愛人為心，以勸善懲惡為公。如今世人有一等慳吝的，偏教他財積如山；有一等肯做好事的，偏教他手中空乏。有一等刻薄害人的，偏教他處富貴之位，得肆其惡；有一等忠厚肯扶持人的，偏教他吃虧受辱，不遂其願。作善者，常被作惡者欺瞞；有才者，反為無才者凌壓。有冤無訴，有屈無伸，皆由你閻君判斷不公之故。即如我司馬貌，一生苦志讀書，力行孝悌，有甚不合天心處？卻教我終身蹭蹬，屈於庸流之下。似此顛倒賢愚，要你閻君何用？若讓我司馬貌坐於森羅殿上，怎得有此不平之事？」⁷⁶

司馬貌見到閻王不願行禮，也直接挑戰閻王的斷獄不公，認為閻王顛倒賢愚該被自己取代，而閻君回應以「天道報應，或遲或早，若明若暗；或食報於前生，或留報於後代。」（《喻世明言》，卷 31，〈開陰司司馬貌斷獄〉，頁 514）果報的回應並不能說服司馬貌，因而玉帝給他機會斷清沉獄受封轉世為帝。夢中司馬貌

⁷⁴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58。

⁷⁵佛洛伊德著，孫名之譯：《釋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119。

⁷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510。

才能實現其對閻王的責備、夢中才能為古今忠義賢能之士討得公道、夢中才能越過科舉這個絆腳石直接當起皇帝。夢遊地獄雖能探得天地無私果報不爽，進而勸善懲惡達到教化人心之效，然而在夢裡理想的實現也是仕途不順的馮夢龍編述「三言」時夾帶而入的小小願望。

繼夢遊地獄後馮夢龍在「三言」宗教篇章裡與夢相關的五十一篇中，編入了四篇夢遊神境的篇章（如表格 2-3-3-4），在中國世俗的神秘的夢魂觀念裡，靈魂離身成夢，靈魂歸來則夢醒，因此增添了夢中魂遊情境的神秘與真實性。夢遊神境則以凡人藉著夢來往返人間與神境，藉著夢來與神人溝通交流，如〈喻世明言·楊八老越國奇逢〉入話裡則是編述馮俊赴宴東海龍王、〈醒世恆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則為捐化香羅木而受邀參訪神境、〈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證仙〉薛錄事因病夢見自己化為金色鯉魚而為刀俎魚肉，最後受太上老君提示與妻子二人隨李八百升天證仙，於〈喻世明言·游豐都胡母迪吟詩〉裡

行五里許，但見瓊樓玉殿，碧瓦參橫，朱牌金字，題曰「天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數百，皆衣紫綃，懸丹霞玉珮，執彩幢絳節，持羽葆花旌。雲氣繽紛，天花飛舞；龍吟鳳吹，仙樂鏗鏘；異香馥鬱，襲人不散。殿上坐者百餘人，頭帶通天之冠，身穿雲錦之衣，足躡朱霓之履，玉珂瓊珮，光彩射人。絳綃玉女五百餘人，或執五明之扇，或捧八寶之盃，環侍左右⁷⁷

胡母迪夢遊地獄後，詢問忠義志士逝後歸處，冥君帶其參訪天宮，天宮瓊樓玉殿，碧瓦參橫，在天宮之人頭帶通天之冠，身穿雲錦之衣，享受天宮之樂。馮夢龍以瓊樓玉殿，頭帶通天之冠，身穿雲錦之衣，足躡朱霓之履來描述為善義行者於天宮之樂，以勸善教化。

（四）、心靈感應的因思成夢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意識強烈思念之下，心靈感應而夢魂相通。東漢王符的〈潛夫論·夢列篇〉：

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⁷⁸

孔子於白天想到了周公，到了夜晚便夢見了周公，其因思念而生夢，稱為因思成夢。在二十七篇夢兆的篇章中，因思成夢有四篇（如表格 2-3-3-5），如〈喻世明言·簡帖僧巧騙皇甫妻〉入話裡，王吉因為想家而夢見自己回家看見自己的妻子

⁷⁷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527。

⁷⁸王符撰，汪繼培箋：《潛夫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85。

在寫信給自己、〈醒世恆言·獨孤生歸途鬧夢〉人話裡丈夫公出因思念妻子而每天夢見與妻子相會，並在三個月後回家發現妻子竟然也每天夢見丈夫，且已懷孕三個月了，於〈醒世恆言·汪大尹火焚寶蓮寺〉裡，

這大漢哪裡肯聽，照頂門一斧，砍翻在地。你道被這一斧，還是死也不死？原來想極成夢，並非實境。那和尚撒然驚覺，想起夢中被殺光景，好生害怕，乃道：「偷情路險，莫去惹他，不如本分還俗，倒得安穩。」⁷⁹

僧人至慧見一美婦迷戀不已，夢裡遇著美婦起色心，卻見一大漢往他頭上砍一斧，夢醒後還俗取妻。至慧因貪戀美人，偏偏自己是和尚不能近美色，只能夢中與美人相會，卻因內心深處的戒條出現而被砍一刀，因此還俗娶妻而去。

子曰：「食、色性也」飲食與男女之情是本性使然，而佛教清規卻認為色會阻礙修行之路，因而佛門子弟須戒色修行，至慧夢見因色受害而了解到自己不適修行，及時悔悟退出，以免犯下更大的罪孽而後悔莫及。

睡眠佔人生的三分之一，不論是夜間就寢或小睡片刻，往往伴隨著夢境出現，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論痴愚賢智誰人無夢，然而夢境五花八門，不論古今異事、鬼神精怪無所不夢。夢境的一切夢象縱使是虛幻奇特無稽不可解，或是宗教的神仙鬼怪都可以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因而夢是一種象徵也是宗教運作的手段之一，道教認為天神感應或鬼魂作怪生夢；佛教認為因果輪回或鬼魂也會生夢，其夢幻的神奇世界任人無窮盡翻遊，中國人對夢特別鍾愛，視夢中的感知為神示、神啟。於是在馮夢龍所編的「三言」裡，奇異的夢幻世界也不缺席，其所編述的「三言」宗教篇章裡有大量的作品都是藉由夢來敘事，藉夢來推展故事情節、刻畫人物形象或揭示主題思想。

馮夢龍藉由夢來連結現實與靈界，打破時空限制促成人物互幻，溝通現實與虛幻，使得為封建禮教所不容的愛情能於夢中實現，有情人於夢中成眷屬，夢遊地獄更能探得天地無私果報不爽，發揮情教勸善懲惡的功能達到教化人心之效。

⁷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867。

第三章 「三言」宗教故事的敘事技巧

本章第一節以敘事視角來探究「三言」的宗教故事，從靜態的全知視角與限知視角到動態的視角流動來論述，第二節則依序以獨特的時間刻度、順敘、倒敘、預敘及時間幻化，第三節以勸懲教化為核心的結構之道貫穿應報、微物、巧合及符碼的結構之技。

第一節 宗教故事的敘事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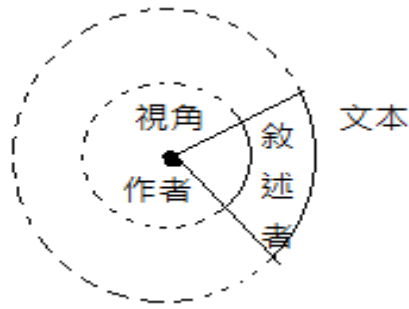
胡亞敏認為「視角指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或者說，敘述者或人物從什麼角度觀察故事。」¹視角是作者表達故事情節的方式，作者敘述事件時以什麼角度為立足點、以什麼態度來看待事件，從作者、敘述者的角度投射出視線，來感知體察敘事世界，因而將文本的審美情趣讓讀者體驗。

楊義先生認為視角是作者創造性的運用敘事謀略，使用語言的透視鏡、文字的過濾網，把動態的立體世界點化為用語言文字凝固線性的人事行為序列。而所謂的語言的透視鏡、文字過濾網即為視角，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靈結合處，也就是作者將他體驗到的世界轉化成語言敘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時也是使讀者進入這個世界，打開作者心靈窗扉的鑰匙。²因此敘事角度是敘事謀略的樞紐，它聯結著誰在看，看到何人何事何物，觀察者和被觀察者的態度如何，使讀者能進入作者的心扉。視角的單調與靈活，關係著文本的枯燥與鮮活，不同的視角選擇，提供迥異的行文色彩與趣味。楊義先生提出

作者是在一部作品中幻化出敘述者，以及透視出視角的「原點」，由此形成敘事的扇面，並在視角周轉中形成敘事世界的圓。（《中國敘事學》，〈視角篇第三〉，頁 226）

¹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8 年 12 月，19 頁。

²楊義：《中國敘事學》〈視角篇第三〉，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207 頁。



作者，尤其是虛構敘事的作者，對其作品中的人事、心理和命運，往往擁有全知的權力和資格。作者運用敘事謀略釋放出敘述者這個幽靈，把作者全知的圓切割成文本中限知的扇面，這就是視角。視角的流動屬於不定點透視，以局部限知組合成全部的全知，如此流動過程為視角的流動，是以心理結構的運行改變，而投射為視角的流動，敘寫出文本意態、意念與意趣，使敘述者與書中人物交融合一。「三言」的宗教故事中敘事視角的運用是十分靈活、深具特色，因而本文將依靜態的全知視角、限知視角、以及動態的視角的流動來探究。

一、靜態視角

全知視角與限知視角屬於定點的靜態透視，是以觀察者站在一定之處敘述，「三言」的宗教故事大多採全知視角輔以限知視角的局部描寫，以半真半幻的視角展示宗教的異生、異相與異行的幽冥神秘世界

(一)、全知視角

全知視角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視角，敘事者可以從任何角度觀察，對故事的發展、人物的命運、未來的結果都瞭若指掌。

通曉所有需要被認知的人物和事件，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超越時空，從一個人物轉到另一個人物，按照他的選擇，傳達人物的言語行動。他不僅能夠得知人物的公開言行，而且也對人物的思想、情緒和動機瞭若指掌。³

全知視角可以是故事中的任何人物，通曉所有的人物個性和事件始末，能從一個人物轉到另一個人物，也可以穿越時空傳達人物的語言行動，對人物的一舉一動、過去所發生、現在的狀態、未來的發展都清楚掌握，對人物的思想、情緒和動機瞭若指掌。「三言」的宗教故事以《醒世恆言》的全知視角偏多，本文將以典型的〈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証仙〉的道家夢死得生敘事、以〈喻世明言·鬧陰司司馬貌斷獄〉的佛家因果敘事及〈警世通言·蔣淑真剷頸鴛鴦會〉的佛道思

³艾布拉姆斯：《歐美文學術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262頁。

想因果、死生敘事為例，以剖析馮夢龍於創作中所採用的全知視角。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証仙〉一文中，敘事視角由敘述者以全知視角介紹薛錄事的身世及官職政績，文中云：

自薛少府署印，立起保甲之法，凡有盜賊，協力緝捕。又設立義學，教育人材。又開義倉，賑濟孤寡。……那薛少府不但廉謹仁慈，愛民如子，就是待郡同僚，卻也謙恭虛己，百凡從厚。⁴

使讀者熟悉薛錄事立保甲，設義學，開義倉，賑濟孤寡，課農布種，感化盜賊。治得縣中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廉謹仁慈愛民如子，對待郡同僚謙恭虛己，了解到他是一個清廉正直及謙恭虛己的好官。而後將薛錄事的因病夢遊成魚，從薛夫人求籤的視角以籤訣敘述點出，如文中云：

一日正值七夕，薛少府在衙中與夫人乞巧飲宴。不道卻感了些風露寒涼，遂成一病，夫人寫下疏文，差人到老君廟祈禱。……求的籤是第三十二籤。那籤訣道：百道清泉入大江，臨流不覺夢魂涼。何須別向龍門去？自有神魚三尺長。（《醒世恆言》，卷 26，〈薛錄事魚服証仙〉，頁 555）

薛錄事於七夕日與妻子飲宴後卻生病，夫人差人到老君廟祈禱求籤。敘述者以籤訣預敘點出薛錄事生病，靈魂出遊於江裡，化為三尺長的金鯉魚後躍龍門不過。之後視角便轉換成薛錄事的視角，如文中云：

那趙幹釣得一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舉手加額，薛少府連聲叫道：「趙幹。你是我縣裡漁戶，快送我回縣去。」那趙幹只是不應，竟把一根草索貫了魚腮，放在倉裡。（《醒世恆言》，卷 26 〈薛錄事魚服証仙〉，頁 561）

薛錄事變成三尺長的金鯉魚被捕捉後，薛錄事能聽得趙幹與人的對話，以為自己被熟人所捉應該得救了，殊不知人魚殊途語言難通，薛錄事就這麼被捉回自家的官邸，薛錄事見到了熟識的趙幹便忘了自己是魚身，拼命求救，薛錄事的視角運用在這裡呈現高潮迭起，原以為遇貴人噩運得解，無奈卻是更可怕的際遇等著他。而後敘述者再以薛夫人的視角從夢境預敘點出薛錄事的境遇，如文中云：

明見少府慌慌忙忙，精赤赤的跑入門來，滿身都是鮮血，把兩隻手掩著脖子叫道：「悔氣，悔氣。我在江上泛舟，情懷頗暢，忽然狂風陡作，大浪掀天，把舟覆了，卻跌在水去。幸遇江神憐我陽壽未絕，贈我一領黃金鎖子甲，送得出水，正待尋路入城，不意遇著翦徑的強人，要謀這領金甲，

⁴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 553。

一刀把我殺了。你若念夫妻情分，好生看守魂魄，送我回去。」夫人一聞此話，不覺放聲大哭，就驚醒了。想道：「適間道士只說不死，如何又有此惡夢？我記得夢書上有一句道：『夢死得生。』」（《醒世恆言》，卷 26〈薛錄事魚服証仙〉，頁 564）

薛錄事的夫人夢見丈夫滿身都是鮮血，兩手掩著脖子述說自己這幾天的際遇，要夫人看守好他的魂魄，薛夫人縱使不懂夢境的意涵，也只能以夢死得生來安慰自己，一切只能盡人事聽天命。而後文中云：

少府大聲叫道：「張弼，張弼。你也認得我。我偶然游到東潭，變魚耍子。你怎麼見我不叩頭，到提著我走？」張弼全然不理。只是提了魚，一直奔回縣去。（《醒世恆言》，卷 26，〈薛錄事魚服証仙〉，頁 562）

薛錄事被抓後看著自己被提回，他全然知道自己被抓的始末，甚至被捉入府衙後，聽見同僚們為了殺魚與否的爭辯，薛錄事也加入戰場對往日同僚求情勿殺自己，卻不被同僚知悉。敘事者以薛錄事的視角敘述看見同僚們並且忘情的與同僚們對話，給故事增添了逼真緊張的氛圍，最終薛錄事還是被取回衙中烹煮，一刀落下魚死人生而夢醒，文中云：

王士良剛把這魚頭一刀剝下，那邊三衙中薛少府在靈床之上，猛地跳起來坐……那牧童道：「你曉得神仙中有個琴高，他本騎著赤鯉升天去的。只因在王母座上，把那彈雲璈的田四妃，覷了一眼，動了凡心，故此兩人並謫人世。……你到官以來，迷戀風塵，不能脫離，故又將你權充東潭赤鯉，受著諸般苦楚，使你回頭。你卻怎麼還不省得？敢是做夢未醒哩？」（《醒世恆言》，卷 26，〈薛錄事魚服証仙〉，頁 571）

薛錄事靈魂出竅夢遊，變成魚後透過魚的眼光來敘事，並對周圍環境及自己的遭遇一清二楚，只因為是魚的身分而無法與同僚溝通，並使劇情趨於緊張驚險卻又因禍得福。結論則以牧童的視角提出薛錄事的夢遊原因，突顯其思凡謫仙，道家修行為要。牧童告知薛錄事原為仙界神仙琴高，為田四妃動了凡心而謫貶下凡，無奈下凡後依然迷戀風塵，因此再罰他為東潭赤鯉受苦，感受魚死人生的驚恐，以儆醒薛錄事。文中的宗教因果輪迴、夢死得生以全知敘述者的觀察視角變化頻繁，藉由敘述者、人物、籤訣、道士及夢境的適當切入，使故事顯得逼真有趣，產生意想不到的審美效果。

於〈喻世明言·開陰司司馬貌斷獄〉中，敘述者以全知視角介紹司馬貌的何以要開陰司的原因，文中云：

資性聰明，一目十行俱下。八歲縱筆成文，本郡舉他應神童，起送至京。因出言不遜，衝突了試官，打落下去。及年長，深悔輕薄之非，更修端謹之行，……鄉里中屢次舉他孝廉、有道及博學宏詞，都為有勢力者奪去，悒悒不得志。自光和元年，靈帝始開西邸，賣官鬻爵……司馬重湘家貧，因此無人提挈，淹滯至五十歲，空負一腔才學，不得出身，屈埋於眾人之中，心中怏怏不平。⁵

司馬貌天資聰穎，一目十行，八歲便縱筆成文堪稱神童，卻於赴京應試時得罪考官落榜，而後便謹言慎行潛心於學，無奈於推舉孝廉博學時卻又被有權勢的人奪去，最後靈帝開始又賣官鬻爵，家貧的司馬貌空有一腔才學卻出仕無望，內心自然怏怏不平。而後敘述者從司馬貌的視角以夢境預敘將被捉入地獄，文中曰：

只見七八個鬼卒，青面獠牙，一般的三尺多長，從桌底下鑽出，向重湘戲侮，說道：「你這秀才，有何才學？輒敢怨天尤地，毀謗陰司！如今我們來拿你去見閻羅王，只教你有口難開。」（《喻世明言》，卷 31，〈閻陰司司馬貌斷獄〉，頁 510）

司馬貌夢見鬼卒從底下鑽出要拿他去見閻王。而後再以全知敘述者的角度說明，司馬貌喝醉寫下《怨詞》一篇，抱怨閻羅王得不判忠佞，善士歎沉埋，誇口自己若作閻羅，世事皆更正，使得玉帝大怒欲降罪，幸而太白金星說情而限其一晚六個時辰，容他放告理獄。而後敘述視角再以司馬貌的內心獨白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動，文中曰：

重湘想道：「五嶽四海，多少生靈！上帝只限我六個時辰管事，倘然判問不結，只道我無才了，取罪不便。」（《喻世明言》，卷 31，〈閻陰司司馬貌斷獄〉，頁 515）

司馬貌認為六個時辰判獄無法全部清判，因此只能選取具代表性的冤獄來審判結案，才能取信立威除罪，因此便取百年難決的屈殺忠臣等四項沉案。最後視角來到以司馬貌與各個沉冤未雪的人物對話敘述，司馬貌明察秋毫眾人無不心服。最後敘述者以玉帝的視角來作結，文中曰：

玉帝見了，贊道：「三百餘年久滯之獄，虧他六個時辰斷明，方見天地無私，果報不爽，真乃天下之奇才也……來生宜賜王侯之位」（《喻世明言》，卷 31，〈閻陰司司馬貌斷獄〉，頁 525）

玉帝對於司馬貌能於六個時辰內斷清地獄冤獄，彰顯果報不爽，而如此長才卻埋

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 510。

沒於世，因此賜予王侯之位甚而為晉國君主。文中的宗教因果輪迴以全知視角敘述，藉由敘述者、鬼差與玉帝等神鬼人物、人物內心獨白與夢境的切入，使讀者融入地獄情境跟著司馬貌一起判獄，使文本與讀者產生共鳴效果。

於〈警世通言·蔣淑真刎頸鴛鴦會〉一文中，敘述者以全知視角介紹蔣淑真的容貌舉止及年長未嫁的原因，文中云：

女兒心性有些蹺蹊，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梳個縱鬢頭兒，著件叩身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或倚檻凝神或臨街獻笑，因此閭里皆鄙之。⁶

蔣淑真生得標緻，臉襯桃花，眉分柳葉，自小聰明機巧，善描龍刺鳳，剪雪裁雲，卻是心中好風月飲酒，其打扮與行為不如良家女子，足不出戶待守深閨，因而文士富商、王孫公子避之不娶，街坊鄰居也竊語鄙棄，全知敘述者於此便將蔣淑真濫情縱慾的性情埋下伏筆。而後敘述者以全知的視角敘述蔣淑真害死阿巧、嫁予李二郎時有與西賓偷情使得李二郎氣死、再嫁張二官時又與朱秉中暗通款曲，這時全知的敘事視角轉到卜卦先生的視角，以卜卦全知來敘述蔣淑真接下來的命運將慘死，文中曰：

瞑目就見向日之阿巧和李二郎偕來索命，……卜下卦來，判道：「此病大分不好，有橫死老幼陽人死命為禍，非今生，乃宿世之冤。」（《警世恆言》，卷 38，〈蔣淑真刎頸鴛鴦會〉，頁 554）

蔣淑真的淫亂已經害死兩條人命，因而蔣淑真常夢見二人來索命報復，蔣淑真不敢直接告訴丈夫，只能請丈夫為她求神問卜，一問之下神準卜示蔣淑真將因果報橫死。最後全知視角再以鬼魂的全知視角提出蔣淑真與朱秉中將於五月五日受報而亡，文中曰：

本婦在牀，又見阿巧和李二郎擊手言曰：「我輩已訴於天，著來取命。你央後夫張二官再四懇求，意甚虔悖我輩且容你至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之人，卻假弓長之手，與你相見。」（《警世恆言》，卷 38，〈蔣淑真刎頸鴛鴦會〉，頁 555）

然而正當張二官正依法祭祀之時，蔣淑真再次夢見二人鬼魂又來相纏，告知將於五月五日於陰間相會。文中的宗教果報慘死以全知視角敘述，藉由敘述者、卜卦先生、鬼魂相纏與夢境的切入，制裁蔣淑真的淫亂，文中並沒有紅杏出牆淫亂禍身的字眼，卻使讀者深刻感受淫亂者必受慘報而不敢造次，勸善懲惡的情教思想隱喻其中。

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 549。

「三言」的宗教故事具有虛幻性，無論靈怪、神仙、妖術等題材，需一個能夠通曉過去、現在、未來的全知全能敘述者，這個敘述者可以是清楚人物的生平事蹟，也可以是深入人物靈魂深處的敘述者，更可以是對過去未來無所不知遊走於天地人世間的神仙，因此於「三言」宗教篇章裡，關於佛道的果報、死生與夢遊主題，多以全知視角來敘事，如〈醒世恆言·灌園叟晚逢仙女〉、〈醒世恆言·鬧樊樓多情周勝仙〉、〈警世通言·王嬌鸞百年長恨〉、〈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喻世明言·鬧陰司司馬貌斷獄〉、〈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等等，馮夢龍採用全知視角如同「上帝的眼睛」，對故事的源起始末均瞭若指掌，使故事情節的高潮迭起的以順利推展，對人物、場景的調度能符合其勸善懲惡核心。

（二）、限知視角

限知視角就是敘述者將視角局限在一定的範圍，敘述者「把自己局限於故事裏某個人物的經歷、思想和情緒之中，或把自己的視點局限於數量極為有限的人物上」⁷敘述者依附於書中角色，講述親身經歷、目睹、耳聞的事件，其視線非全然知曉，而是有所限制的。限知敘述中只有視角人物具有全知的權利，敘述者知道的和人物知道的一樣多，但是也因為對事件的直接參與而具有真實性。

限知視角把各種社會層面和人物行為心理各個層面的展示，寫成一個從容不迫、整然有序的認知過程，它設置懸念、又化解懸念，欲擒故縱，使文本內部充滿波折和由波折所帶來的活力。（《中國敘事學》，〈視角篇第三〉，頁 231）

限知留下敘事的空白，而這些空白又具有暗示性，因而視角的界限為讀者留下懸念，具有設疑求奇的效果，使讀者為文本的波折及活力所吸引。此類型的敘事視角，多運用於志怪類題材的作品中。楊義先生認為志怪小說，標新立異別出心裁，佳作較多地採用限知視角。因為志怪小說描寫怪異，不能在開始落筆就讓人一眼看出妖怪。需要以常態掩蓋異態，已假像冒充真情，使文中人物與讀者遇怪不知怪，使文中人物在與花妖狐媚、天仙惡鬼打交道之時，如同日常生活一般自然親切，然後漸生疑竇，突然翻轉出一個出人意表的結果，輪換著以親切感和驚異感製造審美刺激。⁸

宗教故事若全然使用全知視角來敘事，顯得故事缺乏神秘感，神怪鬼魅若昭然若揭，故事的開展亦顯得無趣許多，因而無法吸引讀者的眷顧，因此採用限知視角更能突顯神怪之奇，使故事更具真實性、更具審美之趣。在「三言」的宗教

⁷艾布拉姆斯：《歐美文學術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263頁。

⁸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232頁。

故事以《警世通言》的限知視角偏多，本文將以典型的〈警世通言·一窟鬼癩道人除怪〉的因果修行敘事、以〈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的死生果報敘事為例。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警世通言·一窟鬼癩道人除怪〉一文中就是採用限知視角，文本是從吳教授視角展開敘事，描述吳教授所經歷的一連串遇鬼事件。文中曰：

教授把三才舌尖舐破窗眼兒，張一張，喝聲采不知高低，道：「兩個都不是人！」如何不是人？原來見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⁹

王婆介紹吳教授與李樂娘相見時，吳教授見其貌美如天仙便脫口而出：「兩個都不是人！」雖然於吳教授的視角而言是指二人真的如天仙下凡，殊不知兩人卻是冤鬼纏身，「兩個都不是人！」卻是一語成讖。而後當他再看到錦兒脊背後披著一帶頭髮，一雙眼插將上去，腋項上血污而嚇昏時，縱使心裡有了疑惑，卻也只是安慰自己眼花罷了。而後吳教授與王三七官人於清明節相遇而到墓園飲酒賞桃花，待天晚又要到酒家時尋歡時，卻下起大雨而來到了一個野墓園裡，見墓上土開，跳出一個人來，這時才知道自己遇鬼了。但是，吳教授的限知視角依然不知自己的妻子也是鬼，如文中曰：

吳教授卻埋怨王三七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這裡受驚受怕，我家中渾家卻不知怎地盼望呢！」（《警世恆言》，卷 14，〈一窟鬼癩道人除怪〉，頁 181）

吳教授時時刻刻惦記的自己的新婚老婆，埋怨著王三七官人帶他出來賞花卻遇鬼。直到躲進山神廟時渾家和錦兒竟然也找到他們：從這兒推估兩人是鬼；下山遇見陳乾娘和王婆：也推估二人是鬼；離開山裡先到錢塘門城下王婆家裡看，知道王婆已逝五個多月了，陳乾娘也死了年餘，確認山裡所遇的兩人的確是鬼；回家發現妻子和錦兒也不見了，說是回千娘家。至此，我們一直跟著吳教授的視角接二連三的遇到鬼事，直到吳教授遇到一個廟道人，

看著吳教授道：「觀公妖氣大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真人道：「在吳洪家裡興妖，并馳獻嶺上為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旨，就吳教授家裡起一陣風：風過處，捉將幾個為怪的來。（《警世恆言》，卷 14，〈一窟鬼癩道人除怪〉，頁 183）

此時才真相大白，原來才李樂娘是產亡，錦兒自殺的鬼，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

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78。

陳乾娘落在池裡死的鬼，朱小口是病死的鬼。吳教授娶得美娘子為妻，原以為佳偶天成，不料一連串遇到的鬼事，令吳教授一頭霧水，直到真人出現方才解開一切謎題。最終以吳教授為上界甘真人的採藥弟子，因凡心不淨，今生罰為貧儒，倍嘗鬼趣消遣色情，如此以限知視角作為情節的鋪陳手法，讓一樁樁的巧合事件，及至結尾時才豁然開朗，藉以敲醒沉迷情色的世俗眾。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一文中也是採用限知視角，文本是從楊思溫視角展開敘事，先是楊思溫第一眼看見鄭意娘時

內中一個婦人，與思溫四目相盼。思溫睹這婦人打扮，好似東京人。但見：輕盈體態，秋水精神。四珠環勝內家妝，一字冠成宮裡樣。未改宣和妝束，猶存帝裡風流。思溫認得是故鄉之人。¹⁰

楊思溫於元宵燈夜賞燈時，與一婦人四目相接，見其打扮似東京人，認得是故鄉之人，這時的敘述者的視角隨著楊思溫落下，並不認為鄭意娘為鬼魂。而後第二次再相遇時，敘述者再隨著楊思溫的限知視角

車後有侍女數人，其中有一婦女穿紫者，腰佩銀魚，手持淨巾，以帛擁項。思溫於月光之下仔細看時，好似哥哥國信所掌儀韓思厚妻，嫂嫂鄭夫人意娘。（《喻世明言》，卷 24，〈楊思溫燕山逢故人〉，頁 413）

楊思溫看著這個平常婦人，認出是結拜兄弟的妻子鄭意娘，楊思溫依然不覺得鄭意娘是鬼，因此讀者的視角也隨著楊思溫侷限著，當楊思溫向鄭意娘提出見面，二人再相遇時，敘述者採用鄭意娘的限知視角，文中云：

鄭夫人擦淚道：「妾自靖康之冬，……我義不受辱，為其執虜至燕山。……自縊梁間。被人得知，將妾救了。撒八太尉妻韓夫人聞而憐我，亟令救命，留我隨侍。項上瘡痕，至今未愈，是故項纏羅帕。」（《喻世明言》，卷 24，〈楊思溫燕山逢故人〉，頁 415）

鄭意娘敘說流落燕山之故，雖守節懸樑自縊卻被救起，脖子上的勒痕是舊傷，所以用圍巾遮住，隨著鄭意娘的限知視角，讀者也尚不知道鄭意娘早以為樑上魂，因此本文上半以人物的限知視角敘述，隱藏了鄭意娘早就自殺身亡，而以鬼魂的形式出現，製造了懸疑的效果，也使得楊思溫能坦然面對鄭意娘而不懼怕，甚至有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

限知視角能延宕訊息製造懸疑的藝術效果，也因為敘述者依附於書中角色，

¹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11。

講述親身經歷、目睹、耳聞的事件，其視線雖然非全然知曉，但卻更真實也更具可信度。如〈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孫押司現身三次要女僕為其伸冤，卻未言明所冤何事，增添了神秘色彩，最後給了一紙詩句藏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而神化包龍圖的斷案，也宣揚神道不欺。

二、動態—視角的流動性

靜態的視角為限知視角與全知視角，而視角的流動則為動態的視角，流動的視角是以不定點透視，尤其說書人善用視角的流動來融入故事角色中，爭取觀眾的興趣，而使觀眾們也能融入故事裡的喜怒哀樂而達到共鳴，視角的流動可以以形寫神，以虛實具備的話語來寫意，寫出了文本的意態、意趣。

把從限知到達全知，看作一個過程，實現這個過程的方式就是視角的流動，定點透視是限知視角，不定點透視是流動視角。¹¹

敘述者在話本中擅用潛入故事角色中來敘事，雖然是限知視角，但透過視角的流動，潛入不同的視角來敘事，累積多個限知而成全知視角，以局部的限知流動聚合到全知。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視角流動的運用多以神仙異事來呈現，以提高宗教的奇異與真實可信度，彰顯宗教的幻異功能。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喻世明言·張古老種瓜娶文女〉一文中就是採用流動視角，文本是先從韋諫議的限知視角對於大雪中能種出甜瓜製造了懸念，如文中曰：「韋諫議，道：『可煞作怪！大雪中如何種得這甜瓜？』」¹²；再以媒人的限知視角看到張公在尚未告知提親成功與否就已經知道結果，如文中曰：

大伯道：「我丈人說，要我十萬貫錢為定禮，並要小錢，方可成親。」兩個媒人道：「猜著了，果是諫議恁地說。公公，你卻如何對副？」（《喻世明言》，卷 33，〈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頁 548）

張公請媒人提親時，張公已經知道要十萬貫為定禮，也準備好嫁妝要提親，顯現出張公身分非凡；再從韋義方的限知視角說出張公的特殊身分，如文中曰：

韋義方見了張老，道：「恁麼模樣，卻有十萬貫錢娶我妹子，必是妖人。」一會子拿出太阿寶劍，覷著張公，劈頭便剝將下去。只見劍靶拈在手裡，劍卻折做數段。（《喻世明言》，卷 33，〈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頁 551）

¹¹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240 頁。

¹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 年，頁 543。

對於張公這個老頭子能有十萬錢，且拔劍欲傷張公時，劍卻斷成數段感到不解，之後藉由當地人的限知視角說出怪異之處，如文中曰：

帶著兩個當直，行到張公住處，但見平原曠口，蹤跡荒涼。問那當方住的人，道：「是有個張公，在這裡種瓜，住二十來年。昨夜一陣烏風猛雨，今日不知所在。」韋義方大驚！（《喻世明言》，卷 33，〈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頁 551）

韋義方第二天來到張公住處時發現昨日所見的屋舍已經不見了，當地人說當晚一陣烏風猛雨，屋舍已無蹤跡；最後當韋義方來到桃花莊時真相大白，如文中曰：

但見：朱欄玉砌，峻宇彫牆。……見這張公頂冠穿履，佩劍執圭，如王者之服，坐於殿上。殿下兩行朱衣吏人，或神或鬼。兩面鐵枷，上手枷著一個紫袍金帶的人，稱是某州城隍，因境內虎狼傷人，有失檢舉；（《喻世明言》，卷 33，〈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頁 554）

韋義方見到桃花莊猶如仙境，朱欄玉砌，峻宇彫牆，又見張公官服斷案，斷案的人物又是城隍、山神，料想張公應是非神即仙。文中靈活應用了韋諫議、媒人、韋義方、鄰人等多個限知視角，引起故事的懸念與情節的撲朔迷離，最後以角色的限知視角在流動中完成全知視角。

於〈醒世恆言·灌園叟晚逢仙女〉中，崔玄微平昔好道不娶妻室隱於洛東，一夜乘著月色獨步花叢中，忽見月影下，一青衣冉冉而來。

玄微驚訝道：「這時節哪得有女子到此行動？」心下雖然怪異……那青衣啟一點朱脣，露兩行碎玉道：「兒家與處相近。今與女伴過上東門，訪表姨，欲借處士院中暫憩，不知可否？」玄微見來得奇異，欣然許之……不一時，眾青衣取到酒餚，擺設上來。佳肴異果，羅列滿案。酒味醇，其甘如飴，俱非人世所有……心中想道：「是夢卻又未曾睡臥。若是鬼，又衣裳楚楚，言語歷歷；是人，如何又倏然無影？」胡猜亂想，驚疑不定。回入堂中，桌椅依然擺設，杯盤一毫已無；惟覺餘馨滿室。雖異其事，料非禍祟，卻也無懼……玄微方曉諸女者，眾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¹³

文本藉由崔玄微的視角於半夜自家花園裡遇女子使玄微心裡覺得怪異，文本於此以限知視角製造了懸念；再以限知視角看待半夜一群女子來借室相聚覺得奇異；而後再以其佳肴異果酒甘如飴俱非人世所有而產生了懸念；待酒酣耳熱不歡而散

¹³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76。

之時，相聚之人與飲酒作樂之物卻飄然不見；最後視角流動到這些女子們請崔玄微幫忙助做朱幡擋風時，崔玄微隨著視角的流動而串起了種種的懸念，也就得知原來是自家花園裡的花精們。

「三言」宗教故事因說話藝術的影響，使敘述者與故事中的人物視角可以重疊，而形成無所不在的全知視角，然而在宗教故事中因涉及神怪志異之說，因而採用了限知視角凸顯神鬼精怪之神秘與不可知，尤其以視角的流動為小說展示驚奇神秘的氛圍，吸引了讀者的青睞。

視角的流動性有多元的變化，楊義先生在《中國敘事學》中認為更有特色的是視角的圓形流動的視角，其中又可分為內聚式的圓型和外射式的圓型。

（一）內聚式圓型視角

楊義認為內聚式圓型視角是指「同一個事件，在不同視角的過濾下，顯示了不同的評價方式和感情色彩，組合成圓形視角」¹⁴因此相同事件在不同視角的觀察下，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並組合而成內聚式圓形視角。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喻世明言·臨安里錢婆留發跡〉一文即是採用內聚式圓形視角，如文中云：

臨安縣有個農民，在天目山下鋤田，鋤起一片小小石碑，鑄得有字幾行。農民不識，……「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後面又鑄「晉郭璞記」四字。羅學究以為奇貨，留在家中……獻與錢鏐刺史，密陳天命。錢鏐看了，大怒道：「匹夫，造言欺我？合當斬首！」……喝教亂棒打出，其碑就庭中毀碎。原來錢鏐已知此是吉讖，合應在自己身上。只恐聲揚於外，故意不信……因於懷中取出石碑，備陳來歷……董昌見天下紛亂，久有圖霸之意，聽了這一席話，拜羅平為軍師，招集兵馬。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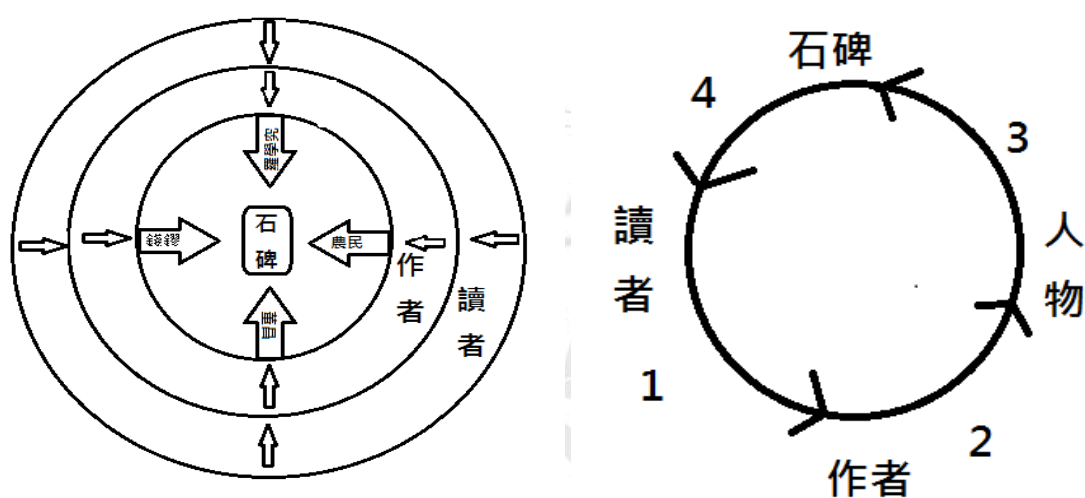
臨安縣農民，鋤田掘得一片鑄字石碑，農民不識字因此給了羅學究，而羅學究卻認為是奇貨，獻予錢鏐希望二人能合作共謀大業，沒想到錢鏐心思細膩，他知道自己會有一番成就，但是不能洩漏天機，因此將石碑打碎重責羅學究，羅學究不死心，拿著這破碎的石碑投靠董昌，謀得軍師大位，董昌早有圖霸之意，見著石碑大喜，認為圖霸為天意必能成事。

¹⁴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248頁。

¹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333。

一片鑿字石碑，於農民而言並無價值；於急於出仕的羅學究而言，卻是個出仕的大好機會，因此就算被錢鏐亂棒打出，依然撿拾破碎的石碑，投奔董昌謀得軍師一職；於錢鏐而言當然是圖霸的好兆頭，卻是只能暗自竊喜不能聲張；於董昌而言，這一片鑿字石碑成為自己就地稱王的神啟，雖然最後失敗收場，因此異相的石碑出現在不同視角之下，便呈現了不同的評價與情感。

文中人物視角關注於一片鑿字石碑，卻不知作者的視角投注於關注鑿字石碑的所有人身上，而作者的眼睛在關注鑿字石碑的所有人身上，使讀者眼睛乃不覺在鑿字石碑上，其關係圖如下：



讀者 1 經由作者 2 透過不同的人物視角 3，內聚於碑石的鑿文 4，形成一個內聚式圓型視角，傳遞天降異相錢鏐將有一番成就的訊息予讀者 1。

於〈醒世恆言·杜子春三人長安〉一文中也是採用內聚式圓形視角，杜子春三次進長安求助無門，遇見一老者再三傾囊相助，

杜子春看那老者，生得：童顏鶴髮，碧眼龐眉。聲似銅鐘，鬚如銀線。戴一頂青絹唐巾，被一領茶褐道袍，腰繫絲絛，腳穿麻履。若非得道仙翁，定是修行長者。¹⁶

杜子春第一眼看這老者應是修行長者或是得道仙翁，文本於此點出仙人相助的懸念，因為無功不受祿，老者一再的慷慨解囊資助杜子春，其動機引起讀者解謎的興趣。而後以杜子春第一次遇見老者慷慨送金三萬兩，杜子春卻只認得是個善心

¹⁶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818。

老者，連名字都沒問就把銀子帶回家；第二次再見老者依然心裡只惦記著銀子，連老者的名字也沒問；第三次見了老者因羞愧而躲避，第三次得到幫助後，相約三年後華山雲臺峰上老君祠前雙檜樹下見面。連續三次的見面，讀者藉由杜子春的視角流動，尚未發現這老者的意圖，直到三年家業有成後，遠離家人來到華山見到老者時，

只見那老者走將出來，比前大是不同，打扮得似神仙一般。但見他：戴一頂玲瓏碧玉星冠，被一領織錦絳綃羽衣，黃絲綬腰間婉轉，紅雲履足下蹣跚。額下銀鬚灑灑，鬢邊華髮斑斑。兩袖香風飄瑞靄，一雙光眼露朝星。（《醒世恆言》，卷 37，〈杜子春三人長安〉，頁 831）

杜子春見那老者打扮如同神仙一般，頂玉冠織錦羽衣，兩袖香風飄瑞靄，一雙光眼露朝星。縱使杜子春第一眼覺得這仙風道骨的老人應該出身不凡，卻心裡掛記著自己的生活慘狀，急需銀兩救急而無心管那老者是何方人物，甚至多年後再見老者玉冠華衣氣宇非凡，杜子春依然也只覺得老者如同神仙而非神仙。

老者道：「你且看座上神像，比我如何？」子春連忙走近老君神像之前定睛細看，果然與老者全無分別。乃知向來所遇，即是太上老君，便伏地請罪，謝道：「弟子肉眼怎生認得？只望我師哀憐弟子，早傳大道。」（《醒世恆言》，卷 37，〈杜子春三人長安〉，頁 836）

直到最後老者提示杜子春，杜子春看到老者長相與太上老君一模一樣，這才知道自己受到神仙的一再幫助，也才覺悟自己沉迷凡世為錢物所苦，而立誓潛心修行。

（二）外射式圓型視角

楊義認為外射式圓形視角是指「一個視角，牽一髮而動全身，由一個點的流動而照顧全局」¹⁷也就是不同事件在統一的視角流動觀察下，貫穿全局而成外射式圓形視角。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醒世恆言·李道人獨步雲門〉一文中即為採用外射式圓形視角，李清訪仙返回時所見，文中云：

兩邊的屋宇，全比往時不同……見家屋「像便像個衙門，端只是我家裡。難道這等改換了，我便認不得。想我離家去，只在雲門穴裡，不知擔擱了幾日……莫非州裡見我不在，就把我家房子白白的占做衙門？」……遍著青州大街上都走轉來，莫說眾親眷子孫沒有一個，連那染坊鋪面，也沒

¹⁷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248頁。

李清回到家鄉看到道路不太一樣，看到自己的家變成衙門似的，以為自己才離家幾日，怎麼房子就被佔走了呢？家業染坊也消失不見，親屬家眷沒個半人，李清心中滿腹疑惑。李清錯認自己走到新的青州城，便往雲門山及祖墳去確認，到了雲門山看到了爛繩亭及一石碑，文中云：

將至山頂，早見一座亭子，題著：「爛繩亭。開皇四年立。」……只見當著穴口，豎個碑石，題道：「李清招魂處。」……又想一想道：「咦！莫非是我真個死了，今日是魂靈到此？」心下反徬徨起來，不能自決（《醒世恆言》，卷 38，〈李道人獨步雲門〉，頁 851）

李清看到自己被招魂的碑石，以為自己真的死了，只是靈魂在世上遊蕩，心理徬徨不已而尋到祖墳前看到自己的墳墓，文中云：

一個碑，倒還是豎著的，碑上字跡，彷彿可認，乃是「故道士李清之墓」七個字。（《醒世恆言》，卷 38，〈李道人獨步雲門〉，頁 852）

李清更是確認自己是遊魂，因此眾親眷子孫都不認得他，直到「聽簡而問」才了解到真相，知道自己已經離世七十二年人事已非。李清見到了似曾相似的青州城、自己的家屋已成為衙門、再到雲門山見到了自己的招魂石碑及祖墳裡自己的墓碑，種種跡象讓李清誤以為自己是遊魂呢，李清藉由這些外射式圓形視角印證了自己的處境已非往昔。

文中敘述者以李清的視角流動於陌生的道路與家屋、不見了的家業與親眷、乃至於自己的招魂處與墳墓，而作者的視角關注在李清的身上，使讀者眼睛乃不覺在陌生的道路與家屋、不見了的家業與親眷、乃至於自己的招魂處與墳墓上。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一文中也是採用外射式圓形視角，柳翠做了行首，豪門子弟愛慕每日飲酒作樂，殆無虛日。月明禪師請法空長老幫忙度化，法空長老假化緣為因，到柳行首門前為柳翠說法，欲海輪回沉迷萬劫，及早回頭是岸，柳翠聽這席話後心中百感交集，而有起了追前悔後之意。而後柳翠來到顯孝寺向月明禪師請法時，月明禪師以「顯孝寺堂頭三喝」喚醒柳翠，如文中曰：

月明和尚也不回禮，大喝道：「你二十八年煙花債，還償不夠，待要怎麼？」嚇得柳翠一身冷汗，心中恍惚如有所悟。再要開言問時，月明和尚又大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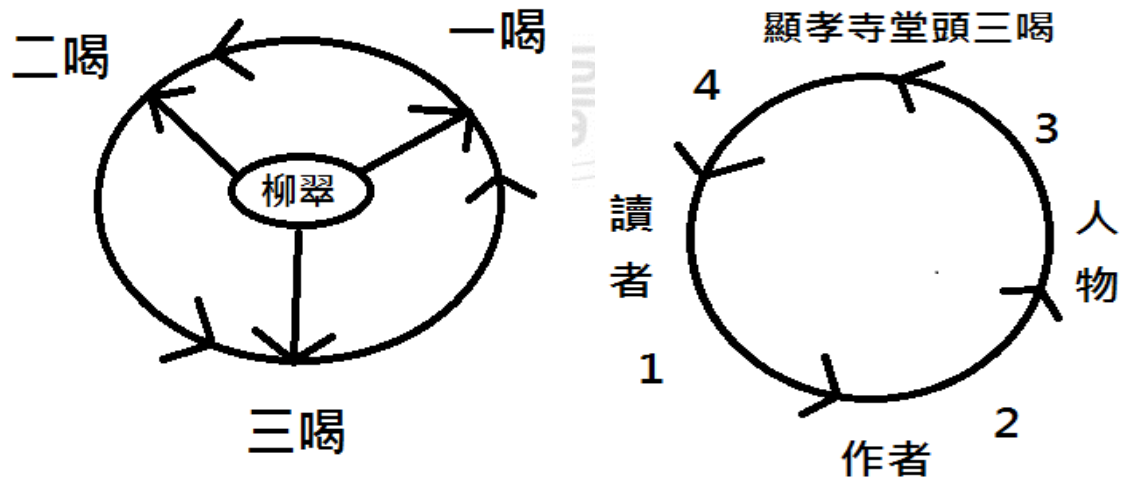
¹⁸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850。

道：「恩愛無多，冤仇有盡，只有佛性，常明不滅。你與柳府尹打了平火，該收拾自己本錢回去了。」說得柳翠肚裡恍恍惚惚，連忙磕頭道：「聞知吾師大智慧大光明，能知三生因果。弟子至愚無識，望吾師明言指示則個。」月明和尚又大喝道：「你要識本來面目，可去水月寺中，尋玉通禪師與你證明。快走，快走！走遲時，老僧禪杖無情，打破你這粉骷髏。」¹⁹

柳翠見月明禪師一喝二十八年煙花債也還夠了，點化柳翠原為玉通禪師，只因柳宣教用計陷害而犯了色戒，玉通禪師為了復仇而轉世柳宣教女兒柳翠，為敗其門風也使得自己慾海輪迴；緊接著柳翠復見月明禪師二喝恩愛無多冤仇有盡，只有佛性常明不滅，玉通禪師已經壞了柳宣教的門風了，柳宣教也已經受報應了，二人恩怨情仇也該放下了；最後柳翠見月明禪師三喝自己為玉通禪師轉世，應及早回頭是岸。

文中敘述者以柳翠的視角流動於禪師一喝二十八年煙花債、二喝恩愛無多冤仇有盡、三喝自己為玉通禪師轉世，而作者的視角關注在柳翠的身上，使讀者眼睛乃不覺在禪師一喝二十八年煙花債、二喝恩愛無多冤仇有盡、三喝自己為玉通禪師轉世上。

敘述者以柳翠的視角流動於顯孝寺堂頭三喝，而作者的視角關注在柳翠的身上，使讀者眼睛乃不覺在顯孝寺堂頭三喝上，其關係圖如下：



讀者 1 經由作者 2 透過人物視角 3，外射於顯孝寺堂頭三喝 4，形成一個外射式圓型視角，傳遞柳翠受顯孝寺堂頭三喝即將悔悟修道的訊息予讀者 1。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敘事視角的運用是十分靈活、深具特色，具有虛幻

¹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88。

性，無論靈怪、神仙、妖術等題材，需一個能夠通曉過去、現在、未來的全知全能敘述者。限知視角能產生延宕訊息製造懸疑的藝術效果，也因為敘述者依附於書中角色，講述親身經歷、目睹、耳聞的事件，其視線雖然非全然知曉，但卻更真實也更具可信度。視角的流動則為動態的視角，流動的視角是以不定點透視，尤其說書人善用視角的流動來融入故事角色中，爭取觀眾的興趣，而使觀眾們也能融入故事裡的喜怒哀樂而達到共鳴，視角的流動可以以形寫神，以虛實具備的話語來寫意，寫出了文本的意態、意趣。



第二節 宗教故事的敘事時間

胡亞敏認為「敘事文屬於時間藝術，它須臾離不開時間，取消了時間就意味著取消了敘事文」²⁰時間是物質存在的基本狀態，現實世界中從事件的產生、發展、結束都須遵守不可變的時間法則，但是文本中敘述事件時，卻可根據表達的需要而調整時間法則。因為現實世界的時間順序是不可變的，而文本世界中，卻可打破自然的時間法則，對時間的變形、扭曲讓事件的「自然時間」與敘述時間不同。

事件發生的自然時間稱為故事時間，在文本中的敘述時間則稱為敘事時間。托多羅夫指出了這兩種不同的時間之間的差異，認為時況問題是因為有兩種相互關聯的時間概念：一個是被描寫世界的時間性，另一個則是描寫這個世界的語言的時間性。²¹因此，以敘事學的時間觀而言，被敘述事件本身的時間性是唯一的、不可變的，但是在敘述事件時，敘述的時間性卻可以改變。亦即不同的文本在敘述同一事件時，其故事時間是一致，但敘事時間卻各不同。

時間是小說的基本要素，時間的流動變化，可以展現小說中人物及事件發生的特質，小說敘事時間的適當安排，對小說的人物行為及事件發展能呈現小說所要表達的情感及意義。熱耐特認為

研究敘事的時間順序，就是對照事件或時間段在敘述話語中的排列順序和這些事件或時間段在故事中的接續順序。²²

因此敘事學的研究中，敘事時間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小說結構若排除了時間，小說會成為無法理解的文字。蒲安迪提出任何敘事文都須告訴讀者，某一事件從某一點開始，經過一道規定的時間流程，而到某一點結束。因此，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充滿動態的過程，亦即人生許多經驗一段一段的拼接。²³小說的時間流程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在敘事的過程中透過時間的流動，展現文本的啟承及轉折。小說的敘事時間牽引著敘事者和讀者，操縱著文本所要開展的脈絡，是敘事文學對時間意義的關照和反應。而天地萬物都在時間的操控之中，隨著時間的不可逆轉而運作著，產生著各種變化，而以人為主的各種藝術形式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響。每個文學家都有著對時空獨特的感知和表達方式，這些獨特的生命認知，表現出作者獨特的思想藝術。

楊義也認為中國和西方人對時間的理解上的出入，中西表述時間互為逆反順

²⁰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8年12月，頁63。

²¹張寅德：《敘述學研究·文學作品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61。

²²熱拉爾·熱耐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17。

²³蒲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1996年6月，頁6。

序，使時間意識和整體性思維方式，影響中西敘事作品的時間操作方式和結構形態，且中西文本對時間的第一關注點不同：中國古代的小說也好，戲曲也好，開頭總是從一個大時空開始——盤古開天闢地，女媧補天等等，先是一個宏觀的時間，然後再定到具體時間。例如《三國演義》從漢高祖斬白蛇起義，概述整個漢朝的歷史，然後再到漢桓帝、漢靈帝，之後展開詳細的敘述，它是以大時空給小時空定位、定性的。²⁴楊義認為

敘事者對時間的操作，除了以文本的疏密度控制時間速度之外，還以種種時間運行方式，干擾、打斷或倒裝時間存在的持續性，使之出現矢向上的變異。（《中國敘事學》，〈時間篇第二〉，頁 160）

因此敘事時間以時間運行方式，及對時間進行干擾、打斷、倒裝時間的持續性變異產生的多種的時間敘述方式，因為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有多數的篇章以此多種的變異來呈現，尤其在佛家輪迴轉世的果報及道家修行長生的夢死得生主題上，以時間變異來敘事更能增進聞本的奇異性，使文本更具審美趣味。本文將依獨特的時間刻度、順敘、倒敘、預敘、時間幻化來探究。

一、獨特的時間刻度--宗教節日的隱義

獨特的時間刻度刻畫著作者對文本內涵的隱義，藉著與人文現象發生聯繫，而將時間人文化。楊義認為當作家把人物性格和命運置於這類獨特的時間刻度之時，他奏響了一曲以人物性格命運為主旋律，以天上人間古往今來的傳說、信仰、風俗為和聲的交響樂。中國作家筆下經常採用的是生日和節日，把生日視為人與世界相連繫的、具有豐富的文化密碼的起點。把節日視為人類與天地鬼神相對話，與神話、傳說、信仰、娛樂相交織的時間紐結。²⁵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常以中國的節日為文本發生關鍵轉變的時間點，尤其敘述與鬼神相關的情教果報故事時，其發生時間多為祭祖的清明時節亦或天官生日的上元節，茲將其歸納如下：

節日	篇目	節日	篇目
上元節	〈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清明節	〈警世通言·小夫人金錢贈少年〉
上元節	〈喻世明言·閒雲庵阮三償冤債〉	清明節	〈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上元節	〈警世通言·小夫人金錢贈少年〉	清明節	〈醒世恆言·獨孤生歸途鬧夢〉
上元節	〈醒世恆言·鬧樊樓多情固勝仙〉	端午節	〈警世通言·玉嬌鸞百年長恨〉
清明節	〈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端午節	〈警世通言·陳可常端陽仙化〉

²⁴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129。

²⁵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183。

清明節	〈醒世恆言· <u>赫大卿</u> 遺恨鴛鴦條〉	端午節	〈警世通言· <u>蔣淑真</u> 勿頸鴛鴦會〉
清明節	〈警世通言· <u>金明池</u> 吳清逢愛愛〉	中秋節	〈醒世恆言· <u>灌園</u> 叟晚逢仙女〉
清明節	〈警世通言· <u>王嬌鸞</u> 百年長恨〉	中秋節	〈警世通言· <u>福祿壽</u> 三星度世〉
清明節	〈警世通言· <u>錢舍人</u> 題詩燕子樓〉	中秋節	〈警世通言· <u>旌陽宮</u> 鐵樹鎮妖〉
清明節	〈警世通言· <u>一窟鬼</u> 癩道人除怪〉	七夕	〈醒世恆言· <u>薛錄事</u> 魚服證仙〉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故事時間發生於清明節的有九篇，其中〈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條〉為情教果報的典型故事，文中曰：

一日，正值清明佳節，赫大卿穿著一身華麗衣服，獨自一個到郊外踏青遊玩。……赫大卿點頭道：「常聞得人說，城外非空庵中有標緻尼姑，只恨沒有工夫，未曾見得。不想今日趁了這便。」即整頓衣冠，走進庵裡。²⁶

赫大卿於清明時節郊外踏青來到了非空庵，聽說庵裡的比丘尼長相標緻，便生起色心，一頭栽進尼姑戒律不修的溫柔鄉裡，也因縱欲過度而賠上自己的性命。故事時間發生於清明節，清明踏青習俗帶著赫大卿來到色慾應空的非空庵；而陽間的人與逝去的陰間的鬼，一年一度的情感交流之日，也牽引著赫大卿即將成為鬼魂，因此獨特的清明節時間刻度標記了故事的結局。

而〈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喻世明言·閒雲庵阮三償冤債〉、〈警世通言·小夫人金錢贈少年〉、〈醒世恆言·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四篇，則是在正月十五上元節開展故事情節，佛教於上元節有點燈供佛之俗，道教則以上元節為天官大帝誕辰之日而燃燈以慶，四篇鬼故事以上元節為故事開展的日子，以神明之誕辰以映襯女鬼的悲情，凸顯女鬼的癡情最終無法成眷屬。

循環時間的形式使用則於〈警世通言·陳可常端陽仙化〉一文精彩呈現，文中云：

可常取紙墨筆來，寫下一首《辭世頌》：「生時重午，為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時重午。為前生欠他債負，若不當時承認，又恐他人受苦。今日事已分明，不若抽身回去。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白舌盡消除。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可常作了《辭世頌》，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²⁷

端午節為遭讒去職流放的愛國詩人屈原投江之日，陳可常自小聽得母親說，五月五日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懷，功名蹭蹬之際，五月五日於靈隱寺投奔

²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75。

²⁷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82。

印鐵牛長老出家，人才出眾，賜為郡王府內門僧，後為侍女謊言陷害，被郡王府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五月五日可當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文本以屈原投江日為生日，隱喻了可當將如同屈原受害，仕途無望抑鬱而終之途，又以五月五日生的孟嘗君、王鎮惡為對比，顯示了同生不同命的反諷之意。連續使用了四個重五，循環的時間型態壓得陳可當不得不受冤圓寂。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常以獨特的時間刻畫，將時間人文化，使得時間與情節連結，將節日不著痕跡的置入情節中而達到畫龍點睛之效。

二、順敘--跨越時空的限制

熱奈特認為敘述時間與故事的時間重合一致的敘事活動為順敘²⁸，也就是從故事的發生、發展、高潮到結束，其順序是和過去、現在、未來的自然時序一致，如同人們的出生、成長、衰老到死亡一樣，隨著時間推進具有不可逆轉的特性。文本的敘述以故事發生的先後順序來敘寫，從人物出生籍貫營生才學寫起，到中間主要情節發展的敘述，最後結尾再交代人物的結局，以人的一生或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來安排情節。話本小說受到史書的依時間先後的敘事模式影響不小，又因勾欄瓦舍說書需條理分明，聽書者才能理解故事的脈絡，因此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順序為其基本敘事方式，於〈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一文，先描述陳巡檢帶妻子赴廣東上任，再寫妻子被白猿精抓去，而後紫陽真人收服白猿精放回其妻，故事完全按照事件的發展順序來寫，又如〈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証仙〉一文，薛錄事夢見自己化為魚被殺驚醒，而後再依序寫出故事，其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重合，因而形成了順敘的敘述方式。

「三言」的宗教故事中，順敘以〈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與〈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二篇較為特殊，因為其敘事時間跨越了今生與來世，於〈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文中：

便寫下八句《辭世頌》，曰：「自入禪門無罣礙，五十二年心自在；只因一點念頭差，犯了如來淫色戒。你使紅蓮破我戒，我欠紅蓮一宿債；我身德行被你虧，你家門風還我壞。」²⁹

柳宣教臨安府上任時，因玉通禪師未到場恭賀，而唆使紅蓮誘使玉通法師破戒，玉通法師一怒之下便投胎為其女柳翠，敗壞柳宣教的門風。月明和尚與玉通禪師俱是法門契友，後來聞柳翠在抱劍營色藝擅名，心知是玉通禪師轉世，度化柳翠歸依正道。文中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一致，從今世怨仇到唆人陷害慢慢推移到來

²⁸熱拉爾·熱耐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17。

²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76。

生復仇，到復仇完成後受度化而去。

於〈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文中從五戒禪師為洛陽人，自幼聰明舉筆成文，琴棋書畫無所不通，長成出家禪宗釋教，如法了得參禪訪道寫起，而後成為住持，一日夜間聽得小孩兒啼哭聲，收留了紅蓮十六年，一日，五戒禪師忽想十六年前之事，待見得紅蓮之後竟然起了色心而犯戒。文中云：

禪師聽得大驚，走到房中看時，見五戒師兄已自坐化去了。看了面前《辭世頌》，道：「你好卻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著。你如今雖得個男子身，長成不信佛、法、僧三寶，必然滅佛謗僧，後世卻墮落苦海，不得皈依佛道，深可痛哉！真可惜哉！你道你走得快，我趕你不著不信！」當時也教道人燒湯洗浴，換了衣服，到方丈中，上禪椅跏趺而坐。³⁰

五戒禪師犯了色戒羞愧坐化投胎為蘇東坡，明悟禪師為了度化五戒也坐化投胎為佛印禪師，二人成為摯友，蘇軾落難時獄中夢見與佛印同遊孝光禪寺，東坡頓然開悟要隨佛印出家，而後兩個在相國寺講論到五更，佛印在相國寺圓寂，東坡回到寓中，亦無疾而逝。文中從五戒禪師為洛陽人說起，到成為住持、收留紅蓮、犯戒坐化轉世，轉世悟道又坐化。從出生、成長、死亡、再出生、再成長、再死亡，從今生寫到來世再到成仙，依照時間順序推進敘寫，帶入情教觀。

三、倒敘--倒果為因的懸念

就倒敘而言，熱奈特認為：「對故事發展到現階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後追述。」³¹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時間錯位，以現在的時間狀態追述過去發生的事件，屬於「回顧」性質，亦即在記憶的流程中對過往影像的再現，所以倒敘就是過去的現在存在的狀態。

倒敘之為倒敘，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時間順序錯綜的問題，而是通過時間時間順序的錯綜，表達某種內在的曲折情感，表達某種對世界的感覺形式。³²

楊義認為倒敘不僅是時間順序錯綜的問題，而是通過時間時間順序的錯綜，表達出某種內在的曲折情感，表達某種對世界的感覺形式，而把事件的結局，或某個突出的精彩的片斷提到前邊寫，然後再按事件發生、發展的順序敘述。

³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92。

³¹熱拉爾·熱耐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17。

³²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162。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也運用不少倒敘手法，作者先在文中設下了謎題令讀者產生疑惑，而後謎底的揭開自然便要運用倒敘。如〈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³³，文中大孫押司三次現身顯靈要迎兒為他伸冤，第一次出現在孫家灶下，看見大孫押司現身，項上套著井欄，披髮吐舌，眼中流血，叫道：「迎兒，可與你爹爹做主。」第二次現身在孫家門前，又遇見大孫押司，舒角修頭，絆袍角帶，把一包碎銀予迎兒。第三次岳廟裡速報司判官出現，將一幅紙給迎兒，包龍圖根據夢中出現的對聯，得以揭謎申冤。文中以倒敘手法呈現故事的謎底，先敘述大孫押司尋人申冤，而後才提出他早以含冤被害身亡，原來這小孫押司當初是大雪裏凍倒的人，當時大孫押司見他凍倒，救活了他，教他識字、寫文書，卻與妻子有染，勒死了大孫押司。

在「三言」的果報故事中使用倒敘手法有兩種，一為先敘善果後述善因，一為先敘惡果後述惡因。

1、先善果後善因

馮夢龍在「三言」因果相關的六十五篇中，只編入了一篇先預知善果而後鋪陳善因的篇章，於〈警世通言·旌陽宮鐵樹鎮妖〉文中：

太白金星越席言曰：「眾仙長知南瞻部洲江西省之事乎？江西分野，舊屬豫章。其地四百年後，當有蛟蜃為妖，無人降伏，千百里之地，必化成中洋之海也。」老君曰：「吾已知之。江西四百年後，有地名曰西山，龍盤虎踞，水繞山環，當出異人，姓許名遜，可為群仙領袖，殄滅妖邪。今必須一仙下凡，擇世人德行渾全者，傳以道法，使他日許遜降生，有傳授淵源耳。」³⁴

太白金星告知天宮仙人，四百年後凡間將有禍事發生，太上老君派令仙人下凡傳道許遜除妖救世。文中天上仙長預知凡間禍事將生預先擇仙下凡救世為果，而後詳述傳道許遜斬妖除魔升天為仙為因。文中雖然以宿命論的前世命定之說令人感到消極，仙人雖能預知禍事將至，進而派遣仙人下凡救世，然而禍事依然發生、人民依然受害，最後才因仙人相助而止。令人感到消極的是既然能預知禍事，何以不馬上制止，卻只能派仙人下凡傳道一個又一個後，百姓受了不少苦後才來平息禍事。

因果宿命似乎是連神仙都難以改變，縱使如此，馮夢龍選擇以神仙斬妖除魔的神性來展示，神仙能升天遁地、能知過去曉未來，因而顯得神力無邊，也使得

³³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58。

³⁴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568。

先預知善果而後鋪陳善因的篇章較能被世人所接受，使世人不至於因此消極行善。

2、先惡果後惡因

馮夢龍在「三言」因果相關的六十五篇中，只編入了〈喻世明言·張古老種瓜娶文女〉、〈喻世明言·閒雲庵阮三冤債〉、〈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與〈警世通言·福祿壽三星度世〉四篇先預知惡果而後鋪陳惡因的篇章，因其所示之惡因缺乏說服力，造成此四篇相似於前世命定之說而令人感到消極不平，如〈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文中：

大羅仙界有一真人，號曰紫陽真君，於仙界觀見陳辛奉真齋，道：「好生志誠！今投南雄巡檢，爭奈他妻有千日之災。」……陳巡檢不合聽了孺人言語，打發羅童回去。有分教如春爭些個做了失鄉之鬼。³⁵

陳辛一心向善，常好齋供僧道，妻子命中有千日之災，紫陽真君雖預知其禍而請侍童相助卻依然無濟於事，馮夢龍先預示其妻有千日之災為果，而後則藉其妻趕走羅童而自食惡果為因，雖然最後其妻有救回但是卻也令讀者為其一心向善卻仍無法消災解厄而扼腕。

於〈警世通言·福祿壽三星度世〉文中：

那劉本道原是延壽司掌書記的一位仙官，因好與鶴鹿龜三物頑耍，懶惰正事，故此謫下凡世為貧儒。謫限完滿，南極壽星引歸天上。³⁶

劉本道釣魚維生遇得佳人傾慕而娶為妻，而後更與黃衣女子、球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材不滿三尺之人糾纏不清，幸而南極壽星引歸天上。馮夢龍先敘述劉本道受三者糾纏為惡果，而後則藉被謫下凡世為貧儒之惡因，其編寫天宮的鶴鹿龜三者神性不定，雖貴為天宮神物卻也縱欲下凡嬉鬧。

因而馮夢龍所編述的此四篇先惡果後惡因篇章著重於縱情的書寫，使得命定難移，如劉本道於天宮傾心於鶴鹿龜三者神物，被謫下凡依然糾纏不清，只能等待壽星來救贖。

³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320。

³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558。

四、預敘--先知先覺的宗教

預敘是指敘述者在描述情節發展時，將後來會發生的事件提前敘述，熱耐特認為預敘是指「預先講述或提及以後事件的一切敘述活動」³⁷也就是對敘述中將會發生或者對結果事先提示或影射。羅鋼認為

所謂預敘，即提前講述某個後來才發生的事情。明示的預序清楚地交待出某一具體時間之後發生的某一事件，暗示的預序只隱約地預世人物未來的命運和結局。³⁸

預敘就是提前講述後來才發生的事情，明示的預序須清楚地交待出某一具體時間所發生的某一事件，清楚交代未來發生的事件，暗示的預序則只是隱約地預世人物未來的命運和結局，使情節因懸念而推展。

而楊義認為中國作家在作品的開頭就採取了大跨度、高速度的時間操作，以期和天人之道、歷史法則接軌。這就使他們的作品不是首先注意到一人一事的局部細描，而是在宏觀操作中充滿對歷史、人生的透視感和預言感。因此中國的敘事因為是從大時空裏開始的，所以對整個事件、人物的發展和命運都心中有數，也就是說對故事進展帶有預言性，長於預敘，這與我們的通觀性與時空觀有密切關係。³⁹

楊義認為隨著佛教的時空觀念，以及眾生在三界六道的生死世界輪迴，和因緣果報一類思想的傳入，預言敘事帶有更多的宗教色空意味，境界也更開闊。⁴⁰因此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預敘佔有重要地位，能藉此彰顯宗教的因果死生報應，與夢境神啟預示，而宗教與人溝通傳遞訊息的情境多以夢境來呈現，因此「三言」的宗教故事中以夢境預敘比例佔五成以上，本文將其分為算命預敘、夢預敘、異象預敘及轉世預敘一一論述，其分類表如下。

「三言」宗教故事預敘主題分類表

主題	算命預敘	夢預敘	異象預敘	轉世預敘
篇數	15	39	13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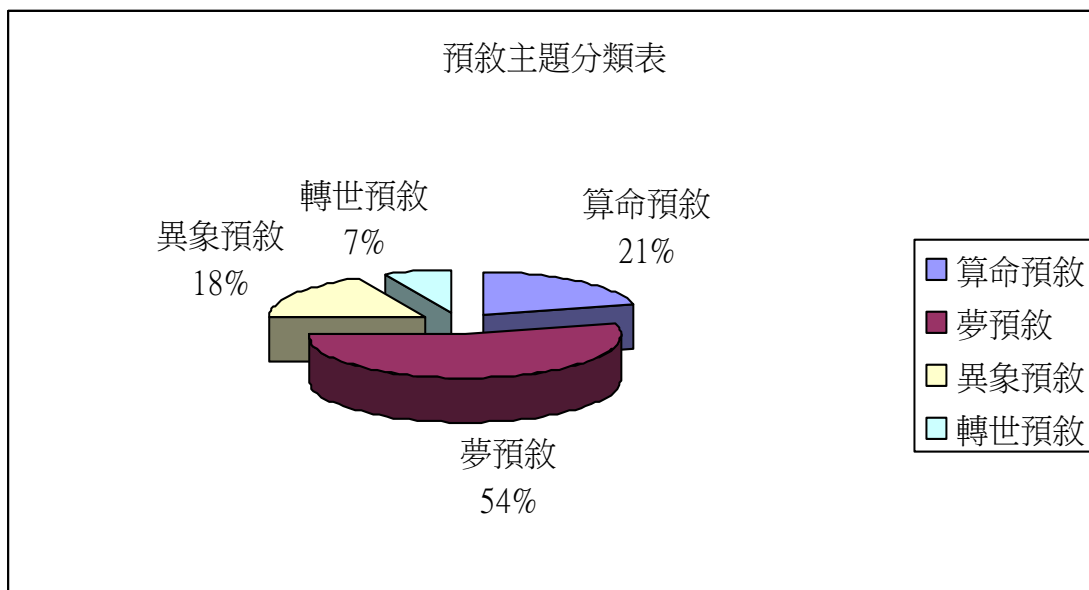
³⁷熱拉爾·熱耐特：《論敘事話語—方法論》，見張寅德編選的《敘事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200。

³⁸羅鋼：《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43。

³⁹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164。

⁴⁰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166。

預敘主題分類表



(一)、算命預敘：

宗教的吸引人之一為預示神啟之靈驗，算命是世俗眾為探得先機而以各種占卜之術來行之，其具有預言性質。馮夢龍「三言」的宗教故事中算命預敘有十五篇，茲將其歸納如下。

書名	篇目	書名	篇目
警世通言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喻世明言	窮馬周遭際賣鮓媪
警世通言	陳可常端陽仙化	喻世明言	張道陵七試趙升
警世通言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喻世明言	陳希夷四辭朝命
警世通言	鈍秀才一朝交泰	喻世明言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警世通言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喻世明言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警世通言	旌陽宮鐵樹鎮妖	喻世明言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醒世恆言	施潤澤灘關遇友	喻世明言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醒世恆言	黃秀才徼靈玉馬墜		

其中經典神準預敘為〈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其文中云：

那人和金劍先生相揖罷，說了年月日時，納下卦子。只見先生道：「這命算不得」……先生道：「尊官有酒休買、護短休閒。」押司道：「我不曾吃酒，也不護短」…寫下四句來，道是：由虎臨身日，臨身必有災。不過明旦丑，親族盡悲哀。押司看了，問道：「此卦主何災福？」先生道：「實不

敢瞞，主尊官當死。」……道：「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⁴¹

描述奉符縣孫押司算命時卦道：「由虎臨身日，臨身必有災。不過明旦丑，親族盡悲哀。」算命先生解掛為「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而且算命先生提點孫押司「尊官有酒休買、護短休閒。」因此妻子和姘夫便趁孫押司喝酒休息時勒殺之，對外聲稱孫押司投河自殺，且將屍體丟進井底又造一口灶在井上，孫押司死後多次現身訴冤，並託夢包龍圖「要知三更事，掇開火下水」才得以申冤。文中藉由宗教宿命論的算命卜卦來構築預敘，它預告孫押司會何時死，而且死因與酒有關，雖然使讀者以為孫押司是投河自殺，直到孫押司多次現身喊冤而使讀者產生疑惑，對文本的故事內容有了更多的懸念。算命先生的預言更使情節的發展有了催化的作用，他的妻子因為知道算命先生說孫押司「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而產生了殺夫歹念。文中預言充滿宿命論使人消極卻也推動著情節發展，最後二人也因包龍圖的三次現身與託夢而報應慘死，警醒世人果報不爽。

於〈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文中陳從善便尋不著妻子之時，來到賣掛的攤前卜吉凶，文中云：

楊殿幹焚香請聖，陳巡檢跪拜禱祝。只見楊殿幹請仙至，降筆判斷四句，詩曰：「千日逢災厄，佳人意自堅。紫陽來到日，鏡破再團圓。」⁴²

陳從善從楊殿幹的預言得知妻子有千日之厄，時間一到紫陽真君會救得妻子回來，兩人破鏡重圓，文中藉由神靈的降筆，預示了未來的故事發展。

於〈醒世恆言·施潤澤灘闕遇友〉文中命相雖可預言，但若行善積德則會改變面相，文中云：

相士道：「足下騰蛇縱理紋入口，數年之間，必致餓死溝渠。」……裴度道：「小娘子不必過哀，是小生收得，故在此相候。」把帶遞還。……相士道：「足下今日之相，比先大不相牟。陰德紋大見，定當位極人臣，壽登耄耋，富貴不可勝言。」⁴³

裴度原預示為餓死溝渠之相，後因拾金不昧歸還寶帶，因而改變面相預示為富貴之相。此篇預言具正面積極意義，較能鼓舞人心擺脫宿命論，鼓勵世俗眾多行善積德，能趨吉避凶改變命運。

⁴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58。

⁴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320。

⁴³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55。

(二)、夢預敘：

雖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誰人無夢，但夢中情境並非都能與現實生活連結的，夢境是短暫而片段，甚而是不著邊際、天外飛來一筆的，尤其帶有宗教思想的夢境，更可視為預示或神啟，因此將夢以預示的方式來敘事，其所賦予的意義除了預示之外更帶來了懸念，並且推展了故事的情節發展。

對於預示所帶來的懸念，馬丁·艾思林有這麼一段說法：

懸念是多種多樣的：它可以是這樣的問題，例如『下一步將發生什麼事？』不過也可以是另一個問題，我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可是它會怎樣發生呢？或者『確實我知道將發生什麼事，也知道它怎樣發生，但是又對此將怎樣反應呢？』⁴⁴

馬丁·艾思林認為預示所帶來的懸念是多種的，可能是預告將會發生什麼事，使人忐忑不安；也可能是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也知道它會如何發生，但是卻不知如何反應的局面。

馮夢龍「三言」的宗教故事中大量使用夢預敘，於《警世通言》有十二篇、於《醒世恆言》有十一篇、於《喻世明言》有十六篇，共有三十九篇，佔了宗教篇章近四成的比重，由此可知夢的預示神啟在「三言」的重要性。茲將其篇目整理如下：

書名	篇目	書名	篇目
警世通言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警世通言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警世通言	陳可常端陽仙化	警世通言	樂小舍拚生覓偶
警世通言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警世通言	桂員外途窮懺悔
警世通言	蘇知縣羅衫再合	警世通言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警世通言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警世通言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警世通言	老門生三世報恩	警世通言	旌陽宮鐵樹鎮妖
醒世恆言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醒世恆言	吳衙內鄰舟赴約
醒世恆言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醒世恆言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醒世恆言	張孝基陳留認舅	醒世恆言	黃秀才微靈玉馬墜
醒世恆言	施潤澤灘闕遇友	醒世恆言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醒世恆言	獨孤生歸途鬧夢	醒世恆言	隋煬帝逸游召譴
醒世恆言	薛錄事魚服證仙		

⁴⁴參閱馬丁·艾思林：《戲劇剖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頁38。

喻世明言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喻世明言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喻世明言	閒雲庵阮三冤債	喻世明言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喻世明言	窮馬周遭際賣鮓媪	喻世明言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喻世明言	羊角哀捨命全交	喻世明言	月明和尚度柳翠
喻世明言	趙伯升茶肆遇仁宗	喻世明言	明悟禪師趕五戒
喻世明言	名姬春風吊柳七	喻世明言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
喻世明言	張道陵七試趙升	喻世明言	游酆都胡母迪吟詩
喻世明言	陳希夷四辭朝命	喻世明言	梁武帝累修成佛

其中〈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文中包龍圖的夢也是預敘，敘述了二月間，包龍圖初任知縣，到任三日，未曾理事卻於夜間得其一夢，夢見自己坐堂，堂上貼一聯對子：「要知三更事，掇開火下水。」預敘了破案的關鍵是在灶火下的井裡，埋著沉冤未雪的大孫押司。三更時孫押司遇害屍體被丟入灶下的井中，因而對情節發展具關鍵性的影響，沒有了夢境的開啟情節便難以開展，而使夢境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文中的夢預敘，並沒有直接敘述事件的始末，而是將夢境所隱含的未來事件以對聯點出，其中暗藏玄機，增強了懸念感及神秘的色彩。

〈喻世明言·張舜美燈宵得麗女〉文中素香與舜美走失後遇一尼師，隨至大慈庵去俗衣，束髮簪冠，獨處一室，諸品經咒，目過輒能成誦，旦夕參禮神佛，拜告白衣大士，並持大士經文，哀求再會。三年後，舜美得中首選解元，舟次鎮江江口，將欲渡江，忽狂風大作，移舟傍岸，少待風息。劉素香在大慈庵中，荏苒首尾三載，是夜，忽夢白衣大士報云：「爾夫明日來也。」恍然驚覺，汗流如雨，次日舜美入庵與素香相逢。夢中預示了將與舜美相逢。

其中〈警世通言·老門生三世報恩〉的科舉夢是所有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文中云：

鮮于同同時年六十有一，年齒雖增，匡鈺如；日。在北京第二遍會試，在寓所得其一夢。夢見中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下面卻填做稷《詩經》，不是《禮記》。⁴⁵

鮮于同鬢髮蒼白依然無法榜上有名，一日夢見中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下面卻填做稷《詩經》，不是《禮記》，而後順著夢境的預告改經之後果然中榜。正因為這個夢的預告而使得鮮于同及時改經，最後才能入榜當官，而後情節才能推衍到為官清廉、報得師恩。

⁴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230。

(三)、異象預敘：

異象的示現對宗教信仰的虔誠度具有加乘作用，除了呈現宿命與因果外，對世俗眾也產生教化之用，對故事情節也帶有預言效果。馮夢龍「三言」的宗教故事中異象預敘對情節推展產生較大影響的有十三篇，茲將其歸納如下。

書名	篇目	書名	篇目
警世通言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醒世恆言	張廷秀逃生救父
警世通言	計押番金鰻產禍	醒世恆言	薛錄事魚服證仙
警世通言	樂小舍拚生覓偶	醒世恆言	黃秀才傲靈玉馬墜
警世通言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醒世恆言	杜子春三人長安
警世通言	沉太守斷死孩兒	喻世明言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
醒世恆言	灌園叟晚逢仙女	喻世明言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醒世恆言	施潤澤灘闕遇友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典型異象的預敘為〈喻世明言·臨安里錢婆留發跡〉文中云：

其母懷孕之時，家中時常火發；及至救之，又復不見。……遙見一條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頭垂及地，約長丈餘，兩目熠熠有光。……所產孩兒，必然是妖物……況且貴人生產，多有奇異之兆。反為祥瑞，也未可知。⁴⁶

文中先敘述錢婆留其母懷孕之時，家裡時常無因發火，要救火的時候，火又不見了。錢父也曾見一條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因此錢婆留差點被視為妖物而溺死，幸遇王婆認無奇異之兆並不定是妖物，因此求情錢父留得一命。而後

石鏡中照見錢婆留頭帶冕旒，身穿蟒衣玉帶……錢公吃了一驚，對鏡暗暗禱告道：「我兒婆留果有富貴之日，昌大錢宗，願神靈隱蔽鏡中之形，莫被人見，恐惹大禍。」（《喻世明言》，卷 21，〈臨安里錢婆留發跡〉，頁 336）

錢婆留小時候與同伴在山邊遊玩時，在石鏡中照見錢婆留頭帶冕旒，身穿蟒衣玉帶，再次預示錢婆留將有不凡成就，錢父了解到於亂世中，太早展露茅頭可能招惹是非，帶來殺生之禍，因而其求神跡退去。

臨安縣有個農民，在天目山下鋤田，鋤起一片小小石碑，鑄得有字幾

⁴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334。

行。……道是：「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後面又鑄「晉郭璞記」四字。（《喻世明言》，卷 21，〈臨安里錢婆留發跡〉，頁 355）

農民在天目山下鋤起一片鑄字石碑，羅學究將它送到錢鏐那討賞，錢鏐假裝其裝神弄鬼而毒打一頓，其實錢鏐已知此石碑預示是神啟吉讖，將應驗在自己身上，而後錢鏐果真進封越王。文中錢鏐從出生到孩童二次異象的顯現，到石碑讖語的異象，預示了錢婆留命定發跡。

而〈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文中云：

「迎兒，便是你先の押司。你與我申冤則個：我與你這件物事。」迎兒接得物事，道：「卻不作怪！泥神也會說起後來！如何與我這物事？」……上寫道：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來後人餌。要知三更事，掇開人下水。來年二三月，句已當解此。⁴⁷

迎兒初次在孫家灶下，看見先押司現身，項上套著井欄，披髮吐舌，眼中流血，叫道：「迎兒，可與你爹爹做主。」第二次夜間到孫家門前，又遇見大孫押司，舒角修頭，絆袍角帶，把一包碎銀予迎兒。第三次岳廟裡速報司判官出現，將一幅紙給迎兒，又囑咐與他申冤。異象的出現預示了大孫押司的冤情，也使得大孫押司沉冤得雪，惡人報應慘死。

（四）、轉世預敘：

宗教的來生轉世除了具教化之用，也帶給了世俗眾一線希望，更促使文本活潑化，人們於今生除了不做壞事以免來世受惡報之外，對於有恩於己者可藉助來世報恩，有仇於己者可於來世復仇，今世修道不足來世尚可修，而轉世正預告著來世的走向。馮夢龍「三言」的宗教故事中轉世預敘有五篇，茲將其篇目整理如下。

書名	篇目	書名	篇目
<u>警世通言</u>	<u>宋小官團圓破氈笠</u>	<u>喻世明言</u>	<u>明悟禪師趕五戒</u>
<u>警世通言</u>	<u>桂員外途窮懺悔</u>	<u>喻世明言</u>	<u>鬧陰司司馬貌斷獄</u>
<u>喻世明言</u>	<u>月明和尚度柳翠</u>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轉世預敘因果報應者為〈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文中云：

⁴⁷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68。

玉通長老後來知道事被柳府尹所害，便寫下八句《辭世頌》，曰：「自入禪門無罣礙，五十二年心自在；只因一點念頭差，犯了如來淫色戒。你使紅蓮破我戒，我欠紅蓮一宿債；我身德行被你虧，你家門風還我壞」。⁴⁸

玉通長老被柳府尹所害，一氣之下坐化轉世為柳府尹之女柳翠，花枝招展淪為藝妓敗壞柳府尹門風。玉通長老預告著將於來世敗壞柳府尹門風，故事情節以此從柳夫人和尚入夢而生女展開，到家道中落柳翠不守婦道淪為藝妓，而後受月明禪師度化解脫恩怨糾纏。

於〈警世通言·宋小官團圓破甑笠〉則以受蓋棺之恩而轉世報恩預示故事情節的發展。於〈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則以轉世為看門狗以報犬馬之恩，預示著桂員外及時悔悟，還恩於施家的果報故事。

預敘在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以算命、夢、轉世或異象等，呈現宿命及果報的勸懲思想，也挑起讀者懸念，吸引讀者關注情節開展的敘事線索，更滿足讀者的好奇心。

五、時間幻化--幽冥夢幻的時空

時間幻化的表現形式豐富多元，有仙凡形式、夢真形式，以及古今錯綜形式。楊義認為：

時間幻化是與人間時間相對比而存在的，它把時間非人間化後，反過來審問人間。時間幻化與神仙思想或佛教觀念的流行有關，他們以時間幻化來改造、伸縮和反諷人間生存的時間狀態。⁴⁹

因此幻化時間是與人間時間是相對的，而且是故意設置的，用來與人生的生存經歷做對比，而時間幻化是指非人間的時間，可將時間幻化為夢的時間、仙化的時間或陰間遊魂的時間等，時間幻化的虛幻與真實令人有了寄託奇麗夢想的遐思，而這種幻化時間速度的反差，受佛道宗教思想影響，更隱含著特有的文化價值。

（一）、仙界時間

古人對天上地下和人間的時間有不同的感覺，認為神仙世界的時間和人間世界的時間相差懸殊，神仙世界的瞬間是人間的數年。

⁴⁸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80。

⁴⁹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170。

對於文學而言，它也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對世界的特殊感覺，提供了一個具有陌生感的另一個世界的想像框架⁵⁰

楊義認為神仙世界與人間世界的時間反差，與人的生命和生死意識濃郁，社會動盪使人對於生命飄忽感的焦慮，產生了對山野仙境的幻想，以夢遊仙境的方式，宣洩和疏導內心的焦慮。再加上宗教思潮傳入和泛起，宗教中人的自神其教，這種內心焦慮的宣洩就獲得了具體的時間表現形式。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有〈喻世明言·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韋義方到桃花莊尋妹一日卻是人間二十年，文中云：

韋義方道：「昨日纔過一日，卻是二十年！我且歸去六合縣滋生駟馬監，尋我二親。」便別了店主人。到六合縣，問人時都道：「二十年前，滋生駟馬監裡有個韋諫議，一十三口，白日上昇，至今昇仙臺古跡尚存。」⁵¹

韋義方為了追趕張古老帶回妹妹而來到了桃花莊，在桃花莊住上一日後回到凡間時，得知十三個家人於二十年前已白日昇天，自己在仙境一日卻已經過了二十年了。

於〈醒世恆言·李道人獨步雲門〉文中，李清訪仙境回來後遇到自己的曾孫，方才覺悟已過七十二年了，文中云：

一路想道：「古詩有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果然有這等異事！我從開皇四年吊下雲門穴去，往還能得幾日，豈知又是唐高宗永徽五年，相隔七十二年了。」⁵²

李清訪仙歸來時遇到一位瞽者，一問之下原來是自己的曾孫，曾孫說李清到雲門山穴裡訪神仙洞府，備下了許多麻繩吊下，從開皇四年算起至今已七十二年了。

人在歡樂的時候會覺得時間過得很快，成仙升天更是極樂之事，因而讓人感覺神仙世界的瞬間已是人間的數年。

⁵⁰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173。

⁵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555。

⁵²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854。

(二)、夢境時間

夢對人類而言具有神秘感，令人不禁對其感到好奇，因而常常關注著夢和靈魂的關係及夢的吉凶之兆，亦幻亦實的時間幻化彰顯夢境的迷人之處，而夢境是倒映人生的，因而夢的時間流速比人間時間快，如《枕中記》盧生夢中死就是人間醒，醒來後發現黃梁飯還沒蒸熟，夢中五十餘年在人間不足煮熟一頓飯，其夢境時間的速度是人間時間的數萬倍，而此種幻化的反差是受了佛道思想的影響，認為世俗所熱衷的榮華富貴如夢幻般虛幻。而在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夢境篇章裡，夢境裡的時間流速卻比實際時間慢，為的是凸顯夢境的真實，體悟死生的無常。

如「三言」的宗教故事〈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證仙〉，文中薛少府病倒第七日，夢見自己成為游潭金鯉被抓到了府裡宰殺烹煮，

王士良剛把這魚頭一刀剝下，那邊三衙中薛少府在靈床之上，猛地跳起來坐了。……夫人答道：「你不要嚇我。你已死去了二十五日，只怕不會活哩。」少府道：「我何曾死。只做得一個夢，不意夢去了這許多日。」⁵³

王士良一刀剝下魚頭時，薛少府在靈床之上，猛地跳起來回生了。這潭裡一夢卻已經過了二十五天了。文中一夢二十五日，夢境時間速度較實際時間慢，與世人黃梁一夢卻是相反的時間敘事。這短暫的游潭金鯉一夢已將人生的生死愛欲一網打盡，而在夢死得生的怦然瞬間令人體悟物欲橫流將萬劫不復，人生無常應及早悔悟修行。

(三)、陰間時間

「三言」的宗教故事中多篇敘述陰間行事，雖然經由夢中呈現但其時間與人間的時間反差不大，因為虛幻與現實的關係密切，作者藉此反映現實，因而減少反差的時間以貼近生活經驗。在〈喻世明言·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文中司馬貌夢入陰間審未曾斷結的漢初四宗文卷，一宗屈殺忠臣事，原告：韓信、彭越、英布。被告：劉邦、呂氏；一宗恩將仇報事，原告：丁公。被告：劉邦；一宗專權奪位事，原告：戚氏。被告：呂氏；一宗乘危逼命事，原告：項羽。被告：王翳、楊喜、夏廣、呂馬童、呂勝、楊武。司馬貌一一與他判斷明白：恩將恩報，仇將仇報，分毫不錯。

重湘判斷明白已畢，眾人無不心服……判官一一細注明白，不覺五更雞

⁵³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569。

夢中司馬貌清斷獄事後方才五更雞鳴，在短短六個時辰內公正斷清冤獄，夢中的時間與人間的時間並無反差。

在〈喻世明言·遊豐都胡母迪吟詩〉，文中胡母迪夢遊豐都地獄，盡觀惡報，呈詩四句，詩曰：「權奸當道任恣睢，果報原來總不虛。冥獄試看刑法慘，應知今日悔當初。」又遊「天爵之府」，詩曰：「時從窗下閱遺編，每恨忠良福不全。目擊冥司天爵貴，皇天端不負名賢。」胡母迪一夜間遊遍地獄與天關，

約行十餘裡，只見天色漸明，朱衣吏指向迪道：「日出之處，即君家也。」……迪即展臂而寤，殘燈未滅，日光已射窗紙矣。⁵⁵

夢中胡母迪遊地獄與天爵之府，遊後歸來方才天亮，夢中的時間顯然與人間的時間反差不大。

於〈喻世明言·開陰司司馬貌斷獄〉、〈喻世明言·游豐都胡母迪吟詩〉與〈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成佛〉三篇裡，遊地獄的時間流速卻是與人間時間相同，為的是將地獄「閻王要你三更死，豈能容你到五更」死生應報的真實呈現，使讀者如身歷其境而產生勸善懲惡之效。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敘事者對故事中的人物及事態發展瞭若指掌，因此常見預敘的敘事方式，而為了謎題的解開，倒敘顯然是必要的。時間的幻化與人世間的一致或反差是依故事需要而定，通過時間幻化和人間時間的反差，能使作者可以在短的時間內以幻想的方式如仙境、夢境來演繹人間故事，達到宗教神異教化之意，表達作者的人生體悟。敘事者常採用的獨特的時間刻度有生日與節日，楊義認為生日是個人的，因人而異且充滿著流動性；而節日是群體性的，共同慶祝的，帶有豐厚的文化沉積。獨特的時間刻度為敘事文本提供了更豐富的文化意蘊。

⁵⁴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525。

⁵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538。

第三節 宗教故事的敘事結構

敘事結構可以被視為一種框架結構，以此為基礎將故事或敘事的順序和風格展現給讀者、聽眾或者觀察者。敘事結構是敘事學的重要因素之一，沒有「結構」敘事要素就無法融合，故事情節也就失去載體，敘事謀略難以展開。中國學者楊義認為溝通寫作行為和目標之間的模樣和體制，就是「結構」，雖然是名詞，但具有動詞性，因此在考察敘事作品的過程的時候，既要視之為已經完成的存在，又要視之為正在完成中的過程。⁵⁶楊義先生指出了敘事結構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認為結構不僅是靜態的組織實體，更是動態的組織過程，「三言」宗教故事的敘事結構特徵正是靜態的組織實體和動態的組織過程的融合。

美國學者浦安迪認為小說家們在寫作的時候，一定要在人類經驗的大流上套上一個外形(shape)，這個「外形」就是最廣義的結構。「外形」的是任何一個故事、一段話或者一個情節都有開始和結尾。在開始與結尾之間，由於所表達的人生經驗和作者的講述特徵的不同，構成了一個並非任意的「外形」，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形式規則和美學特徵。⁵⁷浦安迪將小說看做可以由結構入手而把握整體的文本、將人生的經驗套入固定的結構之中。

西方的結構主義對文學作品的內在結構和功能作許多深刻剖析，將結構當作機械組合體而可隨意分割編配，看重文本的結構組合，將作者排除在外。而中國人對結構分成兩個層面來看：一是結構之道，一是結構之技；結構之道為哲理性結構，結構之技為技巧性結構。

一篇敘事作品的結構，由於它以複雜的形態組合著多種敘事部分或敘事單元，因而它往往是這篇作品的最大的隱義之所在。（《中國敘事學》，〈結構第一〉，頁 42）

楊義認為作品的敘事結構複雜的形態組合是作品的隱義所在，而結構本身隱含的意義，較文字表述還要重要。楊義先生進一步指出

結構之技呼應著結構之道，以結構之形暗示著結構之神，或者說它們的結構本身也是帶有雙構性的，以顯層的技巧性結構蘊含著深層的哲理性結構，反過來又以深層的哲理性結構貫通著顯層的技巧性結構。（《中國敘事學》，〈結構第一〉，頁 51）

⁵⁶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頁 38。

⁵⁷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1995 年，頁 55。

敘事作品的結構之道與結構之技相互呼應、以道貫技，以結構之形式暗示著結構之神，以顯層的技巧性結構蘊含著深層的哲理性結構，以深層的哲理性結構貫通著顯層的技巧性結構，也就是以結構之道籠罩全文，再以結構之技疏通文理。例如：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不需要歷史學家去評論，將孔子放在《世家》、陳涉放入《世家》、項羽放在《本紀》，如此就是一種評價，藉由結構把議論隱藏在敘述之中。西方的結構主義很多議論還停留在結構之技，中國人則更重視結構之道對結構之技的主導作用。

「三言」宗教故事以勸誡教化為結構之道，並以巧合、微物與穿越時空為結構之技來實現勸誡教化的功能，表現了敘事結構整體之美，也體現了各部份之間環環相扣，脈脈相連之美。「三言」宗教故事的敘述結構，結構之道與結構之技的相輔相成，使得讀者在娛情之餘，更增加了許多世道人心的反省，進而感悟人生。

一、宗教故事的結構之道—勸懲教化為核心

「三言」宗教故事的敘事結構表面上以時間順序為脈絡，按照自然時序組織情節發展，但探究其深層意蘊，發現其敘事題材的選擇、情節的組織安排、敘事結構的運作開展和整合，卻以勸善懲惡、教化眾人為功能。楊義認為一篇敘事作品的結構，由於它以複雜的形態組合著多種敘事部分或敘事單元，因而它往往是這篇作品的最大的隱義之所在。他超越了具體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敘事單元之間、或敘事單元之外，蘊藏著作者對於世界、人生以及藝術的理解。⁵⁸「三言」宗教故事的勸懲意識正是作者的智慧與人生歷練的結晶。

馮夢龍是明末的知識份子，當時世風日下，人民生活放蕩不羈，追求金錢至上，官商勾結枉法營私，於萬曆《上元縣志》風俗論曰：

甚哉風俗之移人也，聞之長者，弘正間居官者，大率以廉潔自守，雖至極品，家無餘資，此如胡之弓、越之劍，夫人而能之也。嘉靖間始有一二稍囊為子孫計者，人猶其非笑之。至邇年來則大異矣！初試為縣令，即已買田宅盛興販金玉玩好，種種畢具。甚且以此被譴責，猶恬而不知怪。比其人與白晝攫金何異。⁵⁹

明末的社會風俗開放多元，馮夢龍身為知識分子的小說家能感受到新時代的氣息，所以在收編或創作小說時會反映新思潮，但也會有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勸善懲惡意識，通過宗教信仰，以忠孝節義、善惡果報的故事來使善者知勸，而

⁵⁸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42。

⁵⁹（明）程三省修、李登纂《萬曆上元縣志》卷10，縮影資料。

不善者亦能有所警惕，以成風化之美，期望能用通俗小說來輔以教化。

馮夢龍於《醒世恆言》敘言指出其創作「三言」的導愚適俗作用，其文中云：

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為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⁶⁰

馮夢龍認為小說的忠孝節義故事能觸動人心、導情適性，其感人之處較《孝經》、《論語》深遠，馮夢龍於《醒世恆言》序言指出其創作「三言」的導愚適俗作用，其喻知世人、警示世人、提醒世人的作用，可為六經國史之輔。馮夢龍受儒家傳統思想和明代社會新思潮影響的文學家，認為小說的教化功能可為正統文學之輔。

「三言」的題材有大量的宗教題材，這些題材中有描述宗教人物、宗教活動、宣傳宗教教義，這些宗教小說雖然是表現宗教題材，卻是借宗教之名來批判現實，或是傳達勸善懲惡的教化思想。馮夢龍在《三教偶拈》序言提出宗教的教化作用：「其間於釋教吾取其慈悲，於道教吾取其清淨，於儒教吾取其平實，所謂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者，此也。」⁶¹馮夢龍以佛教的慈悲為懷、道教的清靜無為、儒家的平實為治世教化之用。因此「三言」宗教故事是以勸誡教化功能為核心，勸誡教化成為結構全篇的結構之道。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富有教化內涵的篇章共有六十二篇，佔「三言」宗教故事篇章五成以上，平均編述於《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茲將其表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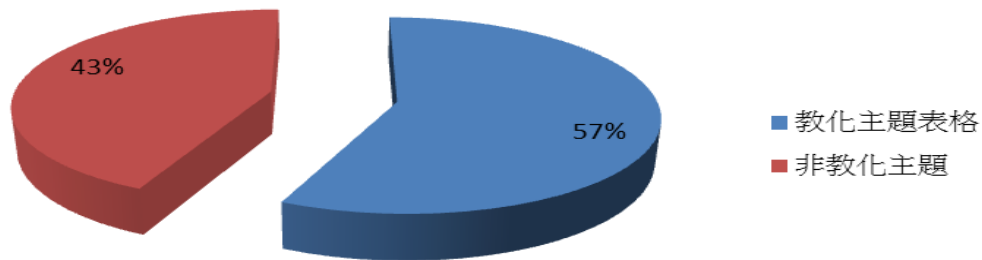
「三言」宗教故事教化主題分類表

書名	喻世明言	醒世恆言	警世通言	合計
宗教篇章	35	35	39	109
教化篇章	21	18	23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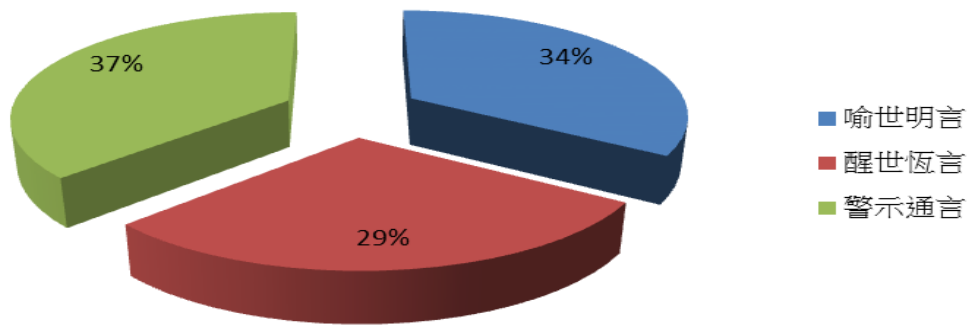
⁶⁰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1。

⁶¹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11·三教偶拈》，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頁1。

教化主題佔宗教篇章比例圖表



教化主題表格



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馮夢龍以果報形式來體現其教化作用，因果報應的觀念源遠流長，有中國本土的思想源流，更有佛教的傳播影響，並且在道教中也有如此的說法。中國原有的「因果報應」思想是善、惡兩報對舉，《周易》就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說法，民間亦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機未到」的說法。佛教的因果報應包括善因善果、惡因惡果，佛教在東漢初年傳入中國後，因果報應便廣泛的流傳，所謂「自因自果，自作自受。」佛教用此告誡芸芸眾生，必須時時刻刻約束自己的行為，勿行惡事。道教的典籍中更是積極的宣揚「因果報應」，如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三中說：「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性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道家將積德行善做為修道成仙的基礎。

馮夢龍《警世通言》序言裡提到：「村夫稚子，里婦估兒，以甲是乙非為喜

怒，以前因後果為勸懲。」⁶²果報觀念不只是「三言」宗教故事，更是文本的結構，且是滲透、體現在「三言」宗教故事之中。如〈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文中陳商誘騙蔣興哥的妻子王三巧，因而惡運迭降，財物被劫，客死他鄉，妻子賣身葬夫，改嫁之人恰好是他所誘拐的三巧兒的丈夫蔣興哥。陳商可謂惡有惡報，且是近在咫尺的現世報。文中：

天理昭昭不可欺，兩妻交易孰便宜？分明欠債償他利，百歲姻緣暫煥（《喻世明言》，卷1，〈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頁37。）

報應成為欠債償還的行為。而蔣興哥則是善有善報，他知道妻子和陳商的姦情後，寬厚仁義，讓三巧兒另嫁他人且送還嫁妝，終於在生死關頭巧遇三巧兒幸運獲救，而且因吳進士的成全而破鏡重圓。文中有多處教化之詞，開頭說

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箇榜樣。（《喻世明言》，卷1，〈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頁1。）

而吳進士本來是艱子（難有子嗣），卻因此厚德而連生三子，後行取到吏部在北京納寵。而〈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以市井商人的婚姻糾葛，體現了善惡有報的觀念，雖是勸誡教化的老生常談，但其形象生動鮮明，將說教以多次巧合與關鍵微物—珍珠衫巧妙地結合在故事中，因而深具藝術性。

於〈喻世明言·沈小霞相會出師表〉說嘉靖年間用錯了一個奸臣嚴嵩，濁亂了朝政，嚴嵩父子黨羽借白蓮教之名迫害沈煉全家人，濟寧府東門馮主事搭救了其子沈小霞。時有方士藍道行，善扶鸞之術，天子召見，教他請仙，問以輔臣賢否，藍道行書符念咒，神箕自動，寫出十六個字來，道是：「高山番草，父子閣老；日月無光，天地顛倒」，從此嘉靖爺疏遠嚴嵩，不久嚴世蕃處斬，抄沒家財；嚴嵩發養濟院終老，被害諸臣盡行昭雪。馮主事為救沈襄一事，京中重其義氣，累官至吏部尚書。

忽一日，夢見沈煉來拜候道：「上帝憐某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職。屈年兄為南京城隍，明日午時上任。」馮主事覺來甚以為疑，至日午，忽見轎馬來迎，無疾而逝。二公俱已為神矣。⁶³

文中以夢境體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勸懲教化功能，嚴嵩借白蓮教之名迫害忠良，天子又聽方士之言之其不善，最終惡有惡報；馮主事救沈襄生前累官至吏部尚書，死後為南京城隍，此為善有善報。

⁶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

⁶³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678。

又如〈喻世明言·閻陰司司馬貌斷獄〉描述了書生司馬貌在因司斷獄的經歷，司馬貌對自己屈埋於眾人之中，心中怏怏不平，遂成〈怨詞〉一篇。詞曰：

「得失與窮通，前生都注定。問彼注定時，何不判忠佞？善士歎沉埋，兇人得暴橫。我若作閻羅，世事皆更正。」⁶⁴

司馬貌將其焚於燈下，被夜遊神體察，奏知玉帝。玉帝見了大怒，押司馬貌到陰司，權替閻羅王半日之位，凡陰司有冤枉事情，著他剖斷，若斷得公明，來生注他極富極貴，以酬其今生抑鬱之苦；倘無才判問，把他打落酆都地獄，永不得轉人身。司馬貌將三國重作安排，韓信投胎為曹操享有漢朝大半江山；劉邦投胎為獻帝，一生被曹操欺侮；英布投胎為孫權，彭越投胎為劉備等，玉帝見了，贊道：

「三百餘年久滯之獄，虧他六個時辰斷明，方見天地無私，果報不爽，真乃天下之奇才也。」（《喻世明言》，卷 31，〈閻陰司司馬貌斷獄〉，頁 525。）

玉帝頒下御旨，閻王開讀罷，備下筵席，與司馬貌送行。本文以一個個穿越時空的歷史故事印證因果報應的思想，將歷史的發展納入了因果報應的思想體系中，讓人們感到命定、輪迴、果報等都是生活中的真實，都發生在歷史或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人物身上，如蕭衍、蘇東坡等不僅是歷史人物，而且都是赫赫有名的真實人物，這就是要告訴人們，歷史上鐵的事實歷歷在目不可不信。馮夢龍借夢中人物之口或直接發表議論，企圖從理論上說明因果報應思想是符合客觀事實的真理。司馬貌向閻王控訴了人間的不平之後，閻王笑道：

天道報應，或早或遲，若明若暗；或報于前生，或留報于後代。……半日閻羅判斷明，冤冤相報氣皆平。勸人莫作虧心事，禍福昭然人自迎。（《喻世明言》，卷 31，〈閻陰司司馬貌斷獄〉，頁 526。）

文中以閻王的話來呈現善惡有報只是時間未到，文本通過穿越時空的形式，表現出對歷史的認識，創作出對現實道德的感受，而積極宣揚善惡有報的教化思想。

因為「三言」宗教故事總是指向「善惡有報」的教化結局，因而它的發展勢必在果報觀念的作用下得到完滿解決，使得作品呈現出恒定的模式，將小說表現為一個道德倫理的被破壞與被恢復，這種循環體現了天道與社會的穩定與永恆。文學的發生不能脫離於社會歷史文化之外，文學的發展總會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三言」宗教故事把宗教生活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情慾糾葛誇大敘述，

⁶⁴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 511。

將現實的宗教生活加以深化描述，使勸誡教化功能轉化為結構之道，可使讀者能在精彩的故事中體現出善惡有報、諸惡莫作之道。

二、宗教故事的結構之技

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以結構之道貫通結構之技，其雙構性思維以哲理性結構，貫通數字密碼或微物的重複出現，或是於特殊的時空交織點，進行「重複中的反重複」敘事操作，拓展了作品結構的開放性，使得前後對比之間加強了情節與反差中的聯繫，進而強化了敘事的哲理意蘊。⁶⁵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以技巧性貫通教化勸懲的方式有穿越時空的報應、關鍵情節的微物、反覆出現的巧合及善用數字的符碼等，本文將依序論述。

（一）、穿越時空的應報

因果報應的觀念主要是喚起人們能道德自律，使人們能自覺地避惡趨善，體現了宗教世俗化，也反映了對社會規範得期待心理，而成為一種道德思維。然而於現世裡常見惡人長命富貴，善人遇害受苦，善惡有報並沒有於現世實現，因此佛教慧遠認為：

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使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司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⁶⁶

因果報應有現世報、來生報及未來多世報應，今生善惡有報即為現世報，今生積善或為惡使得來生受報即為來生報，因為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而會有二生、三生或百生的未來多世報應，應報的到來，不是不報而是時候未到，這是穿越時間的應報。

然而在宗教故事裡，空間的跨越更是鬼神特殊能力的展現，因此以穿越時空的方式是文人對世人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的勸懲教化手段。因此於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中，更大量使用穿越時空的應報為情節模式，體現善惡有報的教化思想，在其一百二十篇裡，以穿越時空的應報形式的篇章有七十七篇，佔有七成一的篇章，凸顯了宗教的應報具跨越時空的特殊性，茲將其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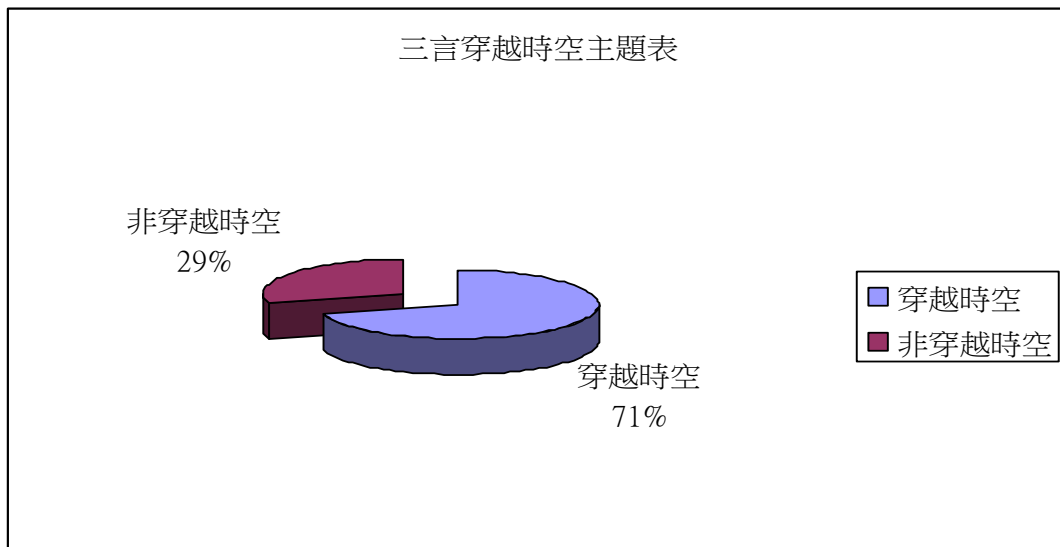
⁶⁵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51-53。

⁶⁶見《大正藏》冊52，僧佑《弘明集·卷五》，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頁34。

書名	喻世明言	醒世恆言	警世通言	合計
宗教篇章	35	35	39	109
穿越時空篇章	28	21	28	77

警世 28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醒世 21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第三十二卷 黃秀才徼靈玉馬墜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三十四卷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人長安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第二十二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游召譴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喻世 28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第四卷 閒雲庵阮三冤債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鮓媪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第三十一卷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

第十一卷 趙伯升茶肆遇仁宗	第三十二卷 游 <u>鄂都</u> 胡母迪吟詩
第十二卷 眾名姬春風吊柳七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第二十二卷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以〈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為例，桂遷於經濟困頓之時受施濟幫忙，除了供房住還給了工作以維持生活，時而遣人送柴米到桂遷家，兩家往來頻繁還為孩子互結婚姻。而後桂遷於臘月初一日於桑棗園中的銀杏樹下燒紙錢奠酒時，發現了一千五百金而佔為己有並遠走高飛。數年過去施濟子孫家道中落，桂遷一家輝煌，其子施還請桂遷幫助時，桂遷卻將其一腳踢開，完全忘卻自己曾於水月觀音殿上所言今生若不能補答，來生誓作犬馬相報。其文中曰：

看見其妻孫大嫂與二子桂高、桂喬，及少女瓊枝……都是犬形……妻答道：「你不記得水月觀音殿上所言乎？『今生若不能補答，來生誓作犬馬相報。……夫妻父子相牽，同至後園，繞魚池而走。見有人糞，明知齷齪，因餓極姑嗅之，氣息亦不惡。見妻與二兒攢聚先咬，不覺垂涎，試將舌欲，味覺甘美，但恨其少。……忽聞厄人傳主人之命，於諸犬中選肥壯者烹食。縛其長兒去，長兒哀叫甚慘。猛然驚醒，流汗浹背，乃是一夢……只見渾家在枕上忽然倒插雙眼，直視其夫道：「父親如何今日方回？……我是你大兒子桂高……冥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父親曾有犬馬之誓，我兄弟兩個

同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胎。一產三犬，二雄者我兄弟二人，其雌犬背有肉瘤者，即母親也。父親因陽壽未終，當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犬，以踐前誓。」⁶⁷

桂遷夢見自己化成犬樣，一加五口投生為施濟家犬，手伏地不能起，只能爬行搖尾，爭相以糞便為美食，最後又見長子被縛烹食。馮夢龍以超越空間的夢境為犬報情節描述細膩栩栩如生，尤其於「試將舌欲，味覺甘美，但恨其少」令人恍若身歷其境內心隱然作噁，桂遷這一涼脊惡夢重重的喚醒了他的良心。桂遷馬上收拾細軟返家，沒想到又一大打擊，二子皆逝妻子也病入膏肓，長子附身妻子說出一家將惡報為犬，投胎為施家犬以踐前誓，桂遷一聽膽顫心驚。原以為桂遷一家受恩不報，富貴有餘，天理不彰，馮夢龍便以超越時空的來世驚悚報應，警醒世人超越時空的應報，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深具教化人心的意義。

而於〈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文中，楊思溫於燕山巧遇兄嫂鄭夫人，於第三次見面時方知鄭夫人為守節自殺，早以人鬼殊途，韓思厚苦尋鄭夫人將其骨匣迎回，無奈韓思厚移情別戀再娶妻妾，使得鄭夫人現身報復，其文中曰：

法官云：「若要除根好時，須將燕山墳發掘，取其骨匣，棄於長江，方可無事。」思厚只得依從所說，募土工人等，同往掘開墳墓，取出鄭夫人骨匣，到揚子江邊，拋放水中……思厚亦挈家離金陵，到於鎮江。……見水上一人波心湧出，頂萬字巾，把手揪劉氏雲鬢，擲入水中。侍妾高聲叫喊：「孺人落水！」急喚思厚教救，那裡救得！俄頃，又見一婦人，項纏羅帕，雙眼圓睜，以手捉思厚，拽入波心而死。⁶⁸

鄭夫人不甘於韓思厚另娶新歡而附身其新歡劉氏，韓思厚尋高人指點，掘其墳取其骨匣丟入揚子江中，原以為就此相安無事，而負心的韓思厚無天理報應，可憐的鄭夫人卻屍骨永沉江底。不久韓思厚攜妻劉氏遊鎮江金山，船行江心之時劉氏被水裡湧出的人捉入江裡，韓思厚亦不得倖免，二人同喪江中。文中馮夢龍以鬼魂超越時空來到現世找負心漢復仇，給予惡行者惡報，藉以警惕世人平日不做虧心事，夜半不鬼敲門，深具有情教作用。

（二）、關鍵情節的微物

關鍵微物是指依賴某些物件為情節的起始點或轉折處，用以連接前後情節，甚而與人物命運相連，推動關鍵情節發展，這些微物連接故事裡人事物的關係，起了關鍵作用而使得故事得以延續或有了突破性的轉折，馮夢龍「三言」宗教故

⁶⁷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56。

⁶⁸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09。

事中，也置入了關鍵微物，以串起勸善懲惡的情節發展。

依靠小物件作為情節的生發器或黏合器，以此催生出大大小小的事件，或把其他事件黏合到主人公或者與主人公關係密切的人物身上。這些小物件或在小說情節的起始處出現，貫串上下文，推動情節的發展；或在情節發展的關鍵處出現，與人物命運緊密相連，成為人物性格的某種象徵。⁶⁹於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中，以關鍵情節的微物的篇章有十五篇，茲將其列表如下：

警世	蘇知縣羅衫再合---羅衫	醒世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合色鞋
警世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一幅紙。	醒世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一飛劍
警世	范鰍兒雙鏡重圓--鴛鴦寶鏡	醒世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神臂弓
警世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西珠	醒世	黃秀才傲靈玉馬墜--玉馬墜
警世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一玉雪丹	醒世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一文錢
警世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百寶箱	喻世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珍珠衫
警世	皂角林大王假形--盒子中物	喻世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簡帖
醒世	赫大卿遺恨鴛鴦繚--鴛鴦繚		

以〈喻世明言·簡帖僧巧騙皇甫妻〉為例，其文中曰：

袖中取出一張白紙，包著一對落索環兒，兩只短金釵子，一個簡帖兒，付與僧兒，道：「這三件物事，煩你送去適間問的小娘子。你見殿直，不要送與他。見小娘子時，你只道：『官人再三傳語，將這三件物來與小娘子，萬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這裏等你回報。」⁷⁰

一個偷盜和尚見皇甫松的妻子楊氏起色心，因而用計假送一簡帖給楊氏，使得楊氏被丈夫誤解而慘遭休妻，這一偷盜和尚便趁虛而入娶得美嬌娘歸，直到隔年大年初一彼此到相國寺燒香時，真相終於大白，夫妻兩團圓，簡帖和尚最後受惡報問斬慘死。文中關鍵微物簡帖於故事發生時就出現，並且因為這份簡帖而引發了一連串的事情，這份簡帖催生了故事情節的發展，也呈現了和尚縱欲自得惡果的勸懲思想。

又如〈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繚〉其文中曰：

陸氏自走出來，計點工程，一眼覷著個匠人，腰間繫一條鴛鴦繚兒……原來當初買這繚兒，一樣兩條，夫妻各繫其一……即叫蒯三問道：「這繚你

⁶⁹羅小東：《三言二拍敘事藝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頁191。

⁷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567。

從何處得來的？」崩三道：「在城外一個尼姑庵裡拾的。」⁷¹

赫大卿縱情於非空庵的尼姑，卻因縱欲過度而奄奄一息，病中拿了一條與妻子一對的鴛鴦繡為信物，希望妻子能來見他一面，無奈卻被尼姑給丟上梁柱，不讓夫妻倆見面，待其一命嗚呼之時，也被草草下葬於庵內，原以為人不知鬼不覺，卻因為這條鴛鴦繡而真相大白，原來這條鴛鴦繡為木工所拾，又恰巧為其妻陸氏所見，因而解開了赫大卿縱情過度葬身非空庵之事。文中鴛鴦繡僅僅出現兩次，卻成為關鍵證物，推動了後面情節的發展，若沒有了這條鴛鴦繡出現，赫大卿只能於非空庵化為白骨，因為這條鴛鴦繡使得非空庵的尼姑因不守戒律，縱欲害人至死而以命抵命，慘遭惡報。

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中，深具特色的百寶箱更是關鍵微物，於〈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其文中曰：

十娘取鑰開鎖，內皆抽屨小箱。十娘叫公子抽屨一層來看，只見翠羽明璫，瑤簪寶珥，充物於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簫金管；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數千金。十娘盡投之於大江中……最後又抽一箱，箱中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綠、貓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十娘又欲投之於江……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⁷²

杜十娘原為行首一心從良，遇李甲原以為可託付終身，因而費盡心思歷盡辛苦，終於贖身欲嫁李甲，無奈杜十娘錯看良人，李甲懦弱無能而將杜十娘鬻賣給孫富，杜十娘親自檢看孫富送來的千兩銀子，最後拿出關鍵的萬金百寶箱，以此對比李甲有眼無珠、為區區千金背叛了杜十娘的情義。文中百寶箱一箱一箱的開箱，再次激起故事的高潮，也帶出了沉重的結局，更顯出了杜十娘縱使有萬金，依然不得不低頭於傳統的枷鎖，而這百寶箱的出現也使得李甲不得不鬱成狂疾，終身不痊，也引出了背叛情義終將自食惡果的教化思想。

（三）、反覆出現的巧合

常言道「無巧不成書」，生活中本來就存在著很多的巧合現象，文學創作也須發揮想像力，將這些巧合巧妙的運用在文本中，使文本能表現出畫龍點睛之美、創作文本的高潮迭起的精彩內容。「三言」宗教故事中，也使用了巧合為情節模式，體現善惡有報的教化思想。

⁷¹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278。

⁷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473。

無巧不成書是話本小說最常見的一種敘事模式。它在以曲折離奇的情節刺激讀者亦驚亦喜的快感的同時，透視了感情隱喻著心心叵測的生存危機感和世事浮沉的命運播弄感。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它以喜劇性的輕鬆描寫悲劇性的沉重，是一種深知世故三昧的表現方式。⁷³

話本小說無巧不成書的敘事模式，以曲折離奇的情節刺激讀者，透視感情所隱喻的生存危機感和世事浮沉的命運撥弄感，以喜劇性的輕鬆描寫悲劇性的沉重，是一種深知世故三昧的表現方式。巧合的運用可以為劇情製造矛盾、解決衝突、推展劇情的發展，使得小說情節高潮迭起、在峰迴路轉之餘雖出人意料之外，卻又令人拍案叫絕。於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中，以反覆出現巧合形式的篇章有十一篇，茲將其列表如下：

警世通言	崔待詔生死冤家	醒世恆言	吳衙內鄰舟赴約
警世通言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醒世恆言	施潤澤灘闕遇友
警世通言	蘇知縣羅衫再合	喻世明言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醒世恆言	赫大卿遺恨鴛鴦繚	喻世明言	楊八老越國奇逢
醒世恆言	陳多壽生死夫妻	喻世明言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醒世恆言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以〈醒世恆言·施潤澤灘闕遇友〉為例，其文中曰：

婦人說道：「你一個兜肚落在此了。」……施復道：「……六年前也曾拾過一個賣絲官人六兩多銀子……後生道：「若要桑葉，我家儘有……施復即上前扯住道：「……況且此時雞已上宿，不爭我來又害他性命，於心何忍！」……如今夠了自家，尚餘許多，卻好又濟了老哥之用……約莫一個更次，眾雞忽然亂叫起來……才下鋪，走不上三四步，只聽得一時響亮，如山崩地裂，不知甚東西打在鋪上，把施復嚇得半步也走不動。……朱恩道：「哥哥起初不要殺雞，誰想就虧他救了性命。」……昨日過湖買葉的翻了船，十來個人都淹死了」⁷⁴

施復於六年前拾金不昧還金於朱恩，六年後自己的物品恰巧被朱恩的妻子拾得歸還；施復原要渡江買桑葉，恰巧朱恩家的桑葉剛好有多餘的可以給他，使得施復沒有乘上翻船留得一命；又朱恩原是要宰雞宴請施復，幸而施復堅決不殺生，留得雞兒一條小命，恰巧半夜這雞突然亂叫，引得施復出來查看，這時突有車軸正好落在施復的床鋪上。這接二連三的奇異巧合推展了劇情的發展，串起了為善必有善報的教化思想。

⁷³楊義：《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史論》，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84年，頁90。

⁷⁴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355。

又如〈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文中曰：

押司娘道：「第一件，我死的大夫姓孫……第二件，我先丈夫是奉樺縣裡第一名押司……第三件，不嫁出去，則要他入舍。……押司娘道：「不信有許多湊巧！」……先生道：「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當日大孫押司算命回來，恰好小孫押司正閃在他家。見說三更前後，趁這個機會，把酒灌醉了，就當夜勒死了大孫押司，葬在井裡。」⁷⁵

文中提及大孫押司因算命先生說將於當日死，不料大孫押司恰巧於當日投河，並且三次現身於迎兒為其申冤，而大孫押司死後，押司娘開出三個苛刻的條件擇夫，竟然恰巧的完全符合小孫押司。直到最後才謎題揭曉，小孫押司原是大雪裡凍倒的人，大孫押司見他凍倒，將他救活教他識字寫文書，無奈小孫押司恩將仇報與大孫押司的妻子有奸情，這天小孫押司又躲在大孫押司家裡，恰巧聽見大孫押司說提及算命先生說他將於今日三更三點子時死，引起了小孫押司殺人滅口的歹念，最後小孫押司和押司娘雙雙的問成死罪，償了大孫押司之命。文中以大孫押司多次申冤為懸念，在追求情節奇異性之同時，再以押司娘的三個嚴苛條件緊扣押司娘對大孫押司的眷戀，凸顯作品的真實性、可信性，最後峰迴路轉，押司娘竟是殺夫的兇手。

又如〈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文中，三巧兒恰巧錯認了陳商，送給陳商的珍珠衫又恰巧被蔣興哥瞧見了，三巧兒被休自縊時恰巧又被王婆搭救，因而恰巧嫁給了救蔣興哥的吳進士，而陳商的老婆也恰巧嫁給了蔣興哥，珍珠衫也恰巧回到了蔣家。宗教在此為巧合開啟了序幕，三巧兒聽信瞎子卜卦之言以為蔣興哥將回，日日向外探視，恰好見一男子穿著與丈夫相像，以為丈夫回來了，卻錯認了陳商，這一錯認便造成了步步錯；而三巧兒的名字也饒富趣味，正因為三個巧合藉著珍珠衫而引發了一連串的分分合合，珍珠衫歷經波折終究還是回到了蔣家。

宗教故事可以肆無忌憚地裝神弄鬼，英雄傳奇也不怕誇張地設想人物的大智大能，講普通人的故事則必須基本遵循生活的或然率法則，依照常人的邏輯可能性來編織情節。⁷⁶正當文本情節進展出現阻礙時，巧合適時的運用，使得情節波折、緊張、跌宕，並且又開展了另一個情境描寫。巧合順應情節動力，正好體現了情節發展的必然性，使讀者相信、扣人心弦，並得到出人意料之外的效果。文中的巧合再巧合，使得文本曲折離奇、高潮迭起、令人愛不釋卷。

⁷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58。

⁷⁶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湖北：華中師範，1992年，頁128。

(四)、善用數字的符碼

以數字程序來進行結構性的敘事結構，於中國章回小說中並不罕見，甚至成為重要的結構框架。由於原始信仰即術數之學的影響，某些數字具有宇宙玄機的神秘感，這些數字的採用增添了故事的哲理意蘊，或宗教的神秘色彩，而與結構之道相通。這些數字的使用能強化敘事順序感，亦或強化敘事單元組合力度，與結構之技結下不解之緣，而以數字概括結構單元的名目，亦可強化閱讀和記憶效果。⁷⁷

中國具文化意涵的數字不少，老子《道德經》的四十二章提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以數字一為宇宙之始，數字二為陰陽兩極所共構，數字三則為陰陽中氣和合生為萬物。再者如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九，九象徵神龍，因此古代都城以九經九緯規劃、中國身心靈三位一體與佛教三全的三、春生冬死夏樂秋刑的四季、象徵五行五味五音的五、七情六慾的六與七、八八六十四卦、十全十美的十、一年十二個月與佛教的十二因緣等等，這些數字有虛有實，滲入宗教成為中國文化特有的符碼，神秘的數字富予文本神奇瑰麗的想像空間，形成半神話又具人文意涵的藝術審美趣味，因此馮夢龍以文化意涵的數字強化文本敘事的順序與發展，藉以推展宗教的勸懲效果。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以勸善懲惡的結構之道呼應天地之數的結構之技，展開天人合一的敘事模式推展情節的篇章有十二篇，茲將其列表如下：

警世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醒世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警世	老門生三世報恩	喻世	張道陵七試趙升
警世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喻世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醒世	佛印師四調琴娘	喻世	陳希夷四辭朝命
醒世	杜子春三入長安	醒世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喻世	任孝子烈性為神	喻世	梁武帝累修極樂

以〈醒世恆言·杜子春三入長安〉為例，杜子春揮霍狼狽入長安祖居投托親戚，幸遇老者助三萬兩，不料這三萬兩不及兩年早已罄盡無餘了；杜子春二入長安再遇老者送十萬兩，不上三年又將這十萬兩蕩得乾乾淨淨；杜子春三入長安老者再送三十萬兩，老者要杜子春家道成立，三年之後，來到華山雲臺峰上老君祠前雙檜樹下見老者。杜子春認真經營不上兩年便成巨富，在兩淮南北直到瓜州地面，造起幾所義莊，莊內各有義田、義學、義塚千里內外感被恩德，普天下稱讚，其文中言：

⁷⁷參閱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55-58。

子春牢記那老者期約在心，剛到三年，便把家事一齊交付與妻子韋氏，說：「我杜子春三入長安，若沒那老者相助，不知這副窮骨頭死在哪裡？他約我家道成立，三年之外，可到華山雲臺峰上老君祠前雙檜樹下，與他相見，卻有用著我的去處。如今已是三年時候，須索到華山去走一遭。」⁷⁸

杜子春終於在受助三次後奮發有成，於三年後來到與老者相約之地，那老者為煉丹藥之需吩咐子春坐到天明，但有所見皆非實境，任他怎生樣凶險，怎生樣苦毒，都只忍著，不可開言。

子春應允。剛把身子坐定，鼻息調得幾口……見將軍大怒，喝教人攢箭射來，也有用刀夾背斫的……子春謹記老者吩咐，只是忍著……又見一條大蟒蛇，長可十餘丈，將尾纏住子春……又見一群狼虎，從頭上撲下……遍體咬傷，流血滿地。又見許多凶神惡鬼……子春任他百般簸弄，也只是忍著。猛地裡又起一陣怪風，刮得天昏地黑，大雨如注，堂下水湧起來，直浸到胸前。轟天的霹靂，當頭打下，電火四掣，鬚髮都燒……金甲大將軍……擒他妻子韋氏……打得個皮開肉綻……只見一個軍士，手提大刀，走上前來，向子春頸上一揮，早已身首分為兩處……夜又在旁，領了他魂魄……托生……王勸家做個女兒……盧珪因慕她美貌，要求為妻……生下兒子，已經兩歲，生得眉清目秀……盧珪怒道：「我與你結髮三載，未嘗肯出一聲。這是明明鄙賤著我，還說甚恩情哪裡，總要兒子何用？」倒提著兩隻腳，向石塊上一撲，可憐掌上明珠，撲做一團肉醬，子春卻忘記了王家啞女兒，就是他的前身，看見兒子被丈夫活活撲死了，不勝愛惜，剛叫得一個「噫」字，豈知藥灶裡迸出一道火光，這一所大堂險些燒了。⁷⁹

杜子春依照老者的吩咐，坐定身子調養鼻息，不一會兒見一鎧甲將軍揮刀射箭向子春而來，蟒蛇狼虎張牙舞爪咬傷子春、凶神惡鬼百般威嚇、怪風雷電霹靂襲來，杜子春謹遵老者吩咐，淡定處之不敢出聲，而後金甲將軍擒他妻子打得皮開肉綻，又見一軍士提起大刀將杜子春一頭砍下，杜子春魂斷刀下轉世為王家啞女兒，嫁予盧珪為妻生得一子，無奈丈夫氣其結髮三載未嘗肯出一聲，便將兒子打死，杜子春這時再也忍不住情緒而發出聲來，也使得煉丹大事功虧一簣。杜子春歷經九次的試煉，在最後一關看著自己的兒子被殺實在無法忍住悲憤。那老者說人有七情，乃是喜怒憂懼愛惡欲，杜子春六情都盡，惟有愛情未除，子春未能通過試煉黯然返家。

杜子春三入長安得老者幫忙，三年有成後到華山尋老者遇九種試煉沒能成

⁷⁸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831。

⁷⁹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832。

功，子春返家齋戒三年後又來到老者祠內，住在祠內草衣木食，整整過了三年，洗心滌慮，養性修真，萬緣去除都盡，得到老君賜予神丹三丸，最後太上老君帶著杜子春與妻子，乘坐三朵白雲升天而去。文中為凸顯宗教神秘感與加強敘事的神奇色彩，因而多次借助具神祕意蘊的數字三與九，以數字三與九的結構之技疏通文理，將人情冷暖、物慾害人與義田、義學、義塚的反差敘述，體現勸善懲惡的結構之道。

於〈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文中，杜十娘是一個情深義重的人，雖然身為行首，卻一心為尋覓真心相待值得依靠的人從良，她對感情純度的要求是十全十美的，無奈當她多年苦心經營的理想即將實現的最後一里路，卻殺出個程咬金孫富，向耳根子軟又懦弱無能的李甲慫恿以千金賣出杜十娘，杜十娘對於李甲輕信他人，棄多年情義於不顧實是萬分傷心。馮夢龍描述如此恩斷情絕的場面，並沒有讓杜十娘並以哭泣或叫罵來指責李甲，反而拿出珍藏多年的百寶箱，打開一層又一層的抽屜，一個又一個的珠寶丟進大江中，來敘述杜十娘哀莫大於心死，其文中曰：

十娘叫公子抽屜一層來看，只見翠羽明璫，瑤簪寶珥，充物於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簫金管；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數千金。十娘盡投之於大江中……最後又抽一箱，箱中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綠、貓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十娘又欲投之於江……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⁸⁰

杜十娘請李甲打開第一層抽屜，裝滿翠羽明璫瑤簪寶珥，十娘遽投之江中；再開第二個抽屜玉簫金管、第三個抽屜盡古玉紫金玩器，十娘盡投之於大江中；第四個抽屜夜明之珠約有盈把、祖母綠、貓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十娘又欲投之於江，最後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馮夢龍藉李甲之手打開一層又一層的四層抽屜，一個又一個的珠寶丟進大江中，李甲在這過程裡更是傷心欲絕，除了懊悔以千金賣妾是場賠本生意，一層一層的打開抽屜，更如同一根一根的針，插在李甲與杜十娘的心上。馮夢龍藉一層一層的打開抽屜，一個一個投入江中的使用能強化文本敘事順序感，亦隱含著對娼妓對抗世俗禮節的渺小，呼應著李甲悖情忘義將人才兩失鬱疾不癒。

以〈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昇〉為例，張道陵七試趙昇：第一試：辱罵不去；第二試，美色不動心；第三試：見金不取；第四試：見虎不懼；第五試：償絹不吝；第六試：存心濟物；第七試：捨命從師。即為喜、怒、憂、懼、愛、惡、欲，真人見其道心堅固乃將生平所得祕訣細細指授。

⁸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473。

「三言」的宗教故事以勸誡教化為結構之道，並以穿越時空的報應、關鍵情節的微物、反覆出現的巧合及文化意涵的數字為結構之技，來實現勸誡教化的功能，因結構之道與結構之技的相輔相成，使得讀者在娛情之餘，更增加了許多世道人心的反省，進而感悟人生。



第四章「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塑造藝術

文學作品藝術的體現與思想的傳達離不開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是小說的靈魂，小說的創作圍繞著人物的個性、命運及人物間的關係，因此人物構成了小說的思想與美學價值，而中國小說作品也特別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馮夢龍也不例外，在其「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塑造中，以眾多的宗教人物、神靈、鬼怪敘事為特色，本文將其進行分類，通過分析，試圖探究其形象背後的審美價值。

第一節「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類型

「三言」宗教故事內容涉及僧侶篇章有二十一篇、道人篇章有十四篇、神靈篇章有四十三篇、鬼魂篇章有十六篇，而以正向人物引領教化情節篇章於僧侶篇章有十四篇、道人篇章有十一篇、神靈篇章有三十篇、鬼魂篇章有十一篇，由此可知馮夢龍相信人性本善，其人物刻劃大量偏向以正向人物來提升教化之用；而於「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塑造中，馮夢龍也以負向人物敘述因果報應之果報不爽以警醒世人，以報應之即時與悲慘使人不敢縱欲為惡。以修道善行而得道成仙來鼓勵世人為善，肯定修身善行的自我要求；除了自我修為的要求，更有多篇的神靈僧道人物，不忍眾生受苦而下凡濟世，為有情眾生救治偏執而作教化之用。

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人物類型茲將其分為僧人、道人、神靈與鬼魂四類，許慎於《說文解字》裡曰：「僧，浮屠道人也，從人，曾聲」¹浮屠及為佛陀之意，即為信奉佛教的人。《魏書》提及佛教徒的生活與戒律曰：

僧譯為和命眾，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入道者曰比丘尼，其戒至於五百。²

佛教將出家人稱為僧，男性為比丘俗稱和尚，女性為比丘尼俗稱尼姑，以字義而言則為因宗教信仰而離開家庭，持守戒律修行之人。馮夢龍「三言」中與宗教題材相關的篇章有一百零九篇，其中與僧人相關的有二十一篇，這些題材中不乏僧人犯戒、俠僧助人、度化眾生或報恩還債了道緣的篇章。

道士是學道之人的泛稱，本文所稱道士是指信奉道教，學習道術修行、從事道教活動之人。《梁書·沈約傳》裡有云：「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

¹ 許慎：《說文解字》卷八，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頁168。

² 魏收：《魏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3026。

不由己出。」³道士於此則為道教徒之意。道教是中國原生的宗教，其經過一千多年的演變已深入世俗的社會生活之中，包括上至君主的祭典、服用丹藥以求長生，下至尋常老百姓的符咒驅邪及觀相都與道士息息相關。在「三言」中與宗教題材相關的一百零九篇中，與道士相關的篇章有十四篇，這些題材中不乏相命、施法助人、悟道成仙及鬥法的篇章。

中國民俗普遍認為神靈擁有各種超自然能力，可以隨意變化形態、長生不老並且生活於凡人無法抵達的空間，因而會舉行各式宗教儀式供奉賄賂神明，向神明祈求平安好運，消災解厄等願望的達成。「三言」中與宗教題材相關的篇章有一百零九篇，其中與神仙人物相關的有四十三篇，這些題材中不乏求神得助、得道升天成仙、謫貶下凡辨道歸仙及少數仙人求助凡人的篇章。

民間認為鬼存在於人間，因而會舉行宗教儀式來超渡鬼魂或焚燒香燭、紙錢、紙紮祭品等來供奉賄賂鬼，以祈求鬼不要纏擾。魯迅曾提及

中國本信道，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道風，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彰揚鬼神，稱道靈異，顧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⁴

中國本土宗教為道教，秦漢之時盛行神仙之說，漢朝末年鬼道之說更盛，而後佛教傳入中土，自此鬼神靈異受到張揚。而馮夢龍所蒐集編述的「三言」是蒐集前人之作，在加上當代市民生活的面向而成，因而編入與鬼相關篇章有十六篇，這些題材中含括申冤報仇及鬼妻等篇章。

馮夢龍所蒐集編述的「三言」宗教故事人物類型，對僧人的描述有多篇全篇敘述僧人犯戒醜行，對於俠僧助人篇章雖然也有八篇提及，卻僅僅蜻蜓點水式的敘述，因此筆者將其分類為醜多美少的俗化僧人，悟道濟世的弘法道人、有求必應的入世神靈及情深緣淺的人鬼殊途四類，茲將其類型一一論述如下：

一、醜多美少的俗化僧人

佛教將出家人稱為僧，男性為比丘俗稱和尚，女性為比丘尼俗稱尼姑，以字義而言則為因宗教信仰而離開家庭，持守戒律修行之人。馮夢龍「三言」中與僧人相關的有二十一篇，其中僧人犯戒八篇、俠僧助人有八篇、度化眾生三篇、伏妖鬥法展神通三篇與報恩還債二篇，於犯戒篇章中大篇幅編述佛家子弟迷戀情色淫亂無度，貪婪錢財強盜殺人，而後終究自食惡果，由此可知馮夢龍將當代社會

³ 姚書謙：《梁書》，台北：鼎文書局，1986年，頁243。

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年，頁28。

文化對僧眾的負面觀感反應於書中勸世。自唐宋以來，佛道的世俗化發展到明中後期更為顯著，原為隱居山林超脫修行的佛道人物，在佛道世俗化的交互作用之下，產生了正負兩面的影響，正面影響為世俗眾受道教勸善思想與佛教因果報應之說說服，而產生化執成善的教化效果；負面影響為佛道二教戒律鬆弛，許多僧道人士不守規戒，犯下罪行造成社會對僧道人士的觀感不佳。

中國古代文論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主張美和道德是難以分割的，而藝術是提升人們生活的分子，重視文藝的道德教化功能。朱立元認為

因為文學通過感性化、感情化的審美意象意境來潛移默化地向讀者灌輸一定的道德傾向，比之耳提面命的倫理說教要有效的得多。⁵

文學作品藉由情感化來滲透道德與思想價值，而這些道德的體現須依附於審美價值，才能柔化倫理說教的食古不化，因此文學作品以生動的藝術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其描繪必然與同時代的政治、經濟及社會風尚習俗、各階層的生存環境相互關係。而馮夢龍「三言」僧人形象敘述功能，將明末僧尼生活一覽無遺，再利用以欲止欲及匡風正俗的信仰，來挑戰戒律與禮的維護，馮夢龍以自己的社會理想去反映與審視僧侶生活，真實典型的描繪出僧人的情慾糾葛與矛盾、宗教信仰的戒律遵守與現實社會的禮教關係，將僧侶們的本質發展與變化，反映於藝術形象，使之具有的感染力與思想啟發。茲將其以欲止欲的情欲、匡風正俗的信仰及戒律與禮的矛盾僧人一一論述如下：

(一)、以欲止欲的縱欲僧人

「情」的本質並無善惡，但卻具有導善性與導惡性的雙重因子，當「情」昇華為「愛」時則可顯為善性，若「情」與「欲」糾葛不清或為「欲」所吞噬時，則失去理智而惡性顯現。馮夢龍認為「情欲」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客觀的展示人欲的複雜情態，例如非空庵與寶蓮寺的僧尼，因為縱欲犯戒害人而於法不容，成了令人髮指的淫亂僧人，馮夢龍撻伐此種行徑而給予嚴懲，以欲止欲的情欲的利用，呈現醜陋而病態的僧尼形象，凸顯情欲之間的矛盾衝突，讓市民自己衡量情理與淫欲的輕重，利用「情」的導善性，將「欲」導向良性發展而美好的層面。

明末僧人良莠不齊，剃髮為僧可免勞役，廟產又可光明正大托鉢取得布施，寺廟環境封閉，因而若居者非滅欲修行者，則入者猶如羊入虎口。明末湛然圓澄大師曾說當時僧眾的組成份子為：

打劫事露而為僧者，或牢獄脫逃而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為僧者，或妻子

⁵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329。

鬥氣而為僧者，或負債無還而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為僧者，或妻為僧而夫戴髮者，或夫為僧而妻戴髮者，謂之「雙脩」。或夫妻皆削髮，而共住庵廟，稱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盜詐偽，技藝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輩，計不經於學問，則禮義廉恥皆不之顧，惟於人前假裝善知識，說大妄語，或言我已成佛，或言我知過去未來，反指學問之師，謂是口頭三昧，杜撰謂是真實修行，哄誘男女，致生他事。⁶

由湛然圓澄大師得這段話可得知當時為僧者龍蛇雜處，有強盜殺人者、逃獄者、欠債者、衣食無依者，尚有男女混雜稱「雙脩」者，奸盜詐偽，技藝百工皆有僧，不虔心修行，不顧禮義廉恥皆，於人前假裝善知識說大妄語，或假藉成佛而知過去未來，哄誘男女騙財騙色，如此既非真心修行如何能守得佛門清規呢？惡僧不敬畏宗教神靈，貪婪好色殘暴，披著袈裟這件保護傘為非作歹，因此馮夢龍在「三言」中與僧人相關的有二十一篇裡編入了八篇僧尼犯戒的篇章，足足占了四成之多，其中六篇為僧尼犯色戒自斃，二篇為執著於錢財的追求而泯滅人性。

「三言」僧人犯戒中一篇比丘尼犯色戒，另五篇為比丘犯色戒，六篇中因犯色戒受死者有四篇，如〈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條〉、〈醒世恆言·汪大尹火焚寶蓮寺〉、〈喻世明言·新橋市韓五賣春情〉、〈喻世明言·簡帖僧巧騙皇甫妻〉，此四篇揭示僧尼為色欲所惑而害人害己，藉此警示世俗眾縱慾恣行必自受其惡果。另二篇僧人犯色戒，以高僧修行受情欲魔考而身陷情欲的枷鎖，再以圓寂轉世再次接受情欲考驗為起點，敘述其因情欲業障轉世後受高僧度化，解悟色即是空的過程，如〈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一文中

玉通長老後來知道事被柳府尹所害，便寫下八句《辭世頌》，曰：「自入禪門無罣礙，五十二年心自在；只因一點念頭差，犯了如來淫色戒。你使紅蓮破我戒，我欠紅蓮一宿債；我身德行被你虧，你家門風還我壞」。⁷

玉通長老為柳府尹所害而犯色戒，圓寂轉世復仇而去，玉通長老轉世為柳府尹的女兒柳翠，柳翠水性楊花淪落為藝妓敗壞柳府尹的門風，幸遇月明和尚棒喝冤報無時而悔悟坐化。又如〈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一文中

五戒洗浴罷，換了一身新衣服，取張禪椅到房中，將筆在手，拂開一張素紙，便寫八句《辭世頌》曰：「吾年四十七，萬法本歸一。只為念頭差，今朝去得急。傳與悟和尚，何勞苦相逼？幻身如雷電，依舊蒼天碧。」寫罷《辭世頌》合掌坐化。⁸

⁶（明）湛然圓澄，《慨古錄》，收於《續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年），冊114，頁732

⁷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76。

⁸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92。

五戒禪師犯色戒為明悟禪師所悉，五戒圓寂轉世而去，明悟禪師之其道心不堅，因而隨之坐化度之。二人皆是有修為的高僧，卻偶因受陷害或世俗誘惑，破了色戒而違背佛教的戒律，最終受度化體悟到自身的業障而重新皈依佛教。

馮夢龍「三言」中僧人犯戒篇章有八篇，編述佛家子弟迷戀情色淫亂無度，貪婪錢財強盜殺人，而後終究自食惡果，由此可知馮夢龍將當代社會文化對僧眾的負面觀感反應於書中勸世。而玉通與五戒在受惑縱欲後內疚自裁，再經百般磨難才洗去色欲的罪愆，幡然悔悟立地成佛，玉通與五戒勘破紅塵自情色跳脫之後，情色已然不再困住二人。馮夢龍於文中寬容正常人欲，否定過度縱欲，最終將情欲回歸理性的束縛，呈現出作者與時代對情欲的的矛盾情懷。馮夢龍以僧人縱欲犯戒形象，借以欲止欲來恫嚇世人，恪遵封建道德的勸人行善目的。

雖然中國學者茅盾於《中國文學內的性欲描寫》裡云：「描寫及穢褻的事，偏要頂了塊極堂皇的招牌—勸善，並且是迷信的果報主義。好淫者必得奇禍，是一切性欲小說的信條—不論作者是否出於誠意。」⁹茅盾認為中國的情欲小說須藉助勸懲的果報思想來敘寫，然而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情慾篇章縱使不離窠臼，卻是極力推展情真不濫情即為真情，而不當壓抑情慾反而會造成縱慾濫情，因此編述多篇男女僧眾為情欲綁架篇章，反諷不當抑欲反為欲噬。

(二)、匡風正俗的智者

佛教的業報輪迴與中國果報觀念於民間信仰是勸善懲惡的重要模式，以世俗眾對果報輪迴深信不疑的心理層面來進行感化及倫理道德觀念的宣揚。因此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為引起市民興趣而不得不迎合市民的心理，利用果報輪迴的僧人形象來達到匡正風俗之效。例如〈警世通言·宋小官團圓破甑笠〉一文中

是夜夫妻二口睡到五更，宋敦夢見那老和尚登門拜謝道：「檀越命合無子，壽數亦只於此矣。因檀越心田慈善，上帝命延壽半紀。老僧與檀越又有一段因緣，願投宅上為兒，以報蓋棺之德。」盧氏也夢見一個金身羅漢走進房裡。¹⁰

宋敦購棺葬老僧，老和尚託夢宋敦其命裡無子壽數亦終，因心田慈善而延壽六年，老和尚為報蓋棺之德而投胎為宋敦之子，宋敦的妻子盧氏也夢見一個金身羅漢走進房裡，而後產下一子而為善報。於〈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一文中，

⁹ 茅盾，《中國文學內的性欲描寫》收於《茅盾文藝雜論集》，上海：上海文藝，1981年，頁257。

¹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288。

玉通禪師未迎柳府尹而受其陷害，玉通禪師犯了色戒後轉世為柳府尹的女兒要壞其門風，最終柳宣教受了惡報。而〈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成佛〉一文中，馮夢龍以梁武帝歷經四世的累世善行苦修形象，最終證得正果回歸極樂世界，肯定了為善修行的善循環。

馮夢龍除了以果報輪迴的僧人形象來勸善懲惡，也以僧人的伏妖鬥法形象來提升宗教的地位，促使市民對宗教能有敬畏之心，而消極的不敢膽大妄為，以收匡風正俗之效。佛教玄虛深奧的哲理能受到文人階層的青睞，而觀相占凶施法助人則廣受市民階層歡迎，因此馮夢龍以伏妖鬥法的僧人形象來提升人們對宗教的敬畏。中國佛教僧尼在修成得法後能有神通法術，而馮夢龍在「三言」中與僧人相關的有二十一篇裡編入了三篇伏妖鬥法展神通高僧的篇章如〈醒世恆言·呂洞賓飛劍斬黃龍〉、〈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成佛〉及〈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編述高僧具有神通並且用來伏妖助人而不濫用害人，以〈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為例，文中曰，

許宣張得他眼慢，背後悄悄的，望白娘子頭上一罩……許宣道：「救弟子則個！」不知禪師口裡念的甚麼。念畢，輕輕的揭起鉢盂，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如傀儡人像，雙眸緊閉，做一堆兒，伏在地下。¹¹

許宣依法海禪師所言以鉢盂將白娘子緊緊按下蓋住，待法師施法後白娘子現出原形，法海禪師慈悲為懷，普渡眾生，見蛇妖纏人，救得許宣一命皈依佛祖。此三篇編述得道高僧降妖除魔普渡眾生、慈悲為懷講經說法、神通廣大廣救蒼生。佛教信仰以慈悲濟世為懷，雖不強調神通卻是於佛教信仰裡存在著，也深受世俗眾人的歡迎，因此馮夢龍的「三言」宗教僧人篇章，也將神通列為信仰的一部份。

中國佛教講求慈悲為懷，當人們受苦難時能有同情心，在眾生遇難時伸出援手相助也是佛家子弟的本分，並以善行更能獲得人助，因而馮夢龍在「三言」中與僧人相關的有二十一篇裡編入了八篇僧尼助人的篇章，篇目表格如下，

書名	篇目	書名	篇目
警世通言	蘇知縣羅衫再合	喻世明言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醒世恆言	白玉孃忍苦成夫	喻世明言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醒世恆言	黃秀才徼靈玉馬墜	喻世明言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喻世明言	閒雲庵阮三償冤債	喻世明言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三言」宗教僧人慈悲濟世篇章，以〈醒世恆言·黃秀才徼靈玉馬墜〉為例，文中曰，

¹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97。

黃生又拜道：「小生舉目無親，口食尚然不周，那有功名之念。適問若非老翁相救，已作江中之鬼矣。」胡僧道：「佛座下有白金十兩，聊助郎君路費，且往長安。俟機緣到日，當有以報命耳。」¹²

黃損與玉娥相約涪江纜斷舟行失聯，黃損萬念俱灰而欲投江之時，幸遇老者阻其投江，胡僧以黃損有功名利祿之命，再者二人尚有相會之時，因而資助白金十兩為路資，黃損不負資助赴京取功名，胡僧再助其夫妻團聚。馮夢龍認為佛教慈悲為懷的宗教教義對鼓勵市民為善是有助益的，因此也以不少篇章來宣揚僧人慈悲度世的形象，促進祥和互助的社會生活。

(三)、戒律與禮的矛盾僧人

馮夢龍於「三言」佛教人物的修行歷程，須心無旁騖虔心修行，而將清淨莊嚴的形象凸顯出來，在修行過程遇得凡夫俗子需要幫助或度化者亦以慈悲為懷慷慨義助，而在修行過程中遇到魔考須百折不撓克服，若道心不堅或有貪惡之心必當萬劫不復，可知其修道之艱辛不易。

馮夢龍認同李贄肯定人欲的「童心說」，他既然主情卻又是封建禮教的擁護者，因此馮夢龍以「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的情教思想來解決其矛盾，以僧尼犯戒惡行形象來揭示宗教虛偽禁欲的不真，再以犯戒轉世受難而達到「情教」目的。「三言」宗教人物篇章中，以道行高深的禪師，具有虔誠的信仰與堅定的意志，歷經多年持戒禁欲卻受不了一時誘惑而犯戒，使得長年苦修付之一炬，馮夢龍以其犯佛教戒律而非社會律法，因此以犯戒者轉世受苦，經由高僧度化重新修行悟道作結，如此既挑戰了宗教戒律，也維護了世俗的禮教。

馮夢龍在「三言」中與僧人相關的有二十一篇裡，編入了二篇得道僧人犯戒受度化的篇章如〈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一文中，

月明和尚也不回禮，大喝道：「你二十八年煙花債，還償不夠，待要怎麼？」……月明和尚又大喝道：「恩愛無多，冤仇有盡，只有佛性，常明不滅。你與柳府尹打了平火，該收拾自己本錢回去了。」說得柳翠肚裡恍恍惚惚……月明和尚又大喝道：「你要識本來面目，可去水月寺中，尋玉通禪師與你證明。快走，快走！走遲時，老僧禪杖無情，打破你這粉骷髏。」¹³

¹²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706。

¹³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76。

月明和尚知道玉通禪師轉世為柳府尹的女兒，要壞其門風以報其用計謀害玉通禪師犯了色戒，月明和尚棒喝柳翠早日悟脫，月明和尚一語道破玉通禪師二十八年煙花債，再喝道恩愛無多冤仇有盡，只有佛性常明不滅，提醒玉通禪師與柳府尹打了平手，也兩敗俱傷該及時悔悟，三喝柳翠要識本來面目，可去水月寺中，尋玉通禪師證明，柳翠在月明和尚的三次棒喝之下恍然覺悟。又如〈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一文中

明悟禪師道：「你好卻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著。你如今雖得個男子身，長成不信佛、法、僧三寶，必然滅佛謗僧，後世卻墮落苦海，不得皈依佛道，深可痛哉！真可惜哉！你道你走得快，我趕你不著不信！」¹⁴

南山淨慈孝光禪寺，有兩個得道高僧，是師兄師弟，一個喚做五戒禪師，一個喚作明悟禪師。五戒禪師犯色戒明悟禪師欲點醒他，五戒禪師坐化轉世而為蘇軾，明悟禪師隨之圓寂轉世為佛印度化之。

佛教宣揚因果報應思想，以今生的一切果源自於前世的業因，認為今生行善苦修，以求得來生的善果，主張四大皆空超凡脫俗，追求崇高的道德人格，為世人樹立了道德的楷模，使得佛教思想對中國社會文化影響極大，在世俗民眾心中被廣為接受，因此馮夢龍以佛教思想對社會世俗眾生進行勸誡教化，鼓勵世俗眾生行善修行，以犯戒惡報篇章彰顯勸懲教化之用。雖然人物塑造大多趨於簡單，甚而較少深刻的性格人物，然而輔以輪迴果報的主題，使得善惡的形象分明，而達到勸善懲惡的效果。

二、悟道濟世的弘法道人

馮夢龍「三言」宗教人物的道士篇章中，道士苦練修習法術，除了習得預知過去未來的能力之外，施咒遣將驅邪之術更是看家本領，因此道士施法助人篇章其所佔比例達八成之多，由此可知道士在世俗的生活中給人的印象便是施法助人為多，雖然馮夢龍在施法助人的十一篇中有六篇是描述道行淺薄甚至假道人的施法失準，卻也不失其救世之心。道士們苦練修行，除了修得道行高深能降妖除魔濟世之外，最終還是期望能得道升天，然而道士在世俗的修行中，能得道成仙者並不多，尤其在升天之前的試煉更是繁複而艱難的。

從馮夢龍「三言」宗教人物的道士篇章中，了解到道士融入世俗生活是很深入的，雖然有道士道行淺薄施法失準，卻少有道士招搖撞騙的篇章出現，因而馮夢龍對道士的編述是較佛教僧侶來的溫和，馮夢龍在「三言」編述許多犯戒僧侶及其報應慘死，其對佛教僧侶及寺廟是多所批判貶抑的，反觀其對道教道士的編

¹⁴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92。

述則偏重於其施法助人雖偶失誤，卻不失其慈悲之心。茲將其分為持法修行自度及降妖度人首選道人類型一一論述如下：

(一)、持法修行自度

道教人物雖然戒規不如佛教遺世，但其生活模式與世俗眾不同，也講求減欲修行，安分守己遵守戒規，以符咒練丹法術濟世，道士們苦練修行，除了修得道行高深能降妖除魔濟世之外，最終還是期望能得道升天，以修行得道成仙為最終目的。馮夢龍「三言」道人故事中，對於持法修行自度成仙的敘述有五篇，其中三篇為苦修後有仙師指引，如〈醒世恆言·杜子春三入長安〉、〈醒世恆言·呂洞賓飛劍斬黃龍〉、〈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昇〉以〈醒世恆言·杜子春三入長安〉為例，文中曰：

忽見金像頂上，透出一道神光，化做三朵白雲。中間的坐了老君，左邊坐了杜子春，右邊坐了韋氏，從殿上出來，升到空裡，約莫離地十餘丈高¹⁵

太上老君三次資助點化杜子春，杜子春虔心修行為善最終擺脫七情六慾，由太上老君度化白日升天為仙。

馮夢龍「三言」道人故事中，虔心苦修自度者有〈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與〈醒世恆言·李道人獨步雲門〉，以〈醒世恆言·李道人獨步雲門〉為例，文中曰，

李清塵世限滿，功行已圓，自然神性靈通，早已知裴舍人早晚將到，省起昔日仙長吩咐的偈語：「第四句說道：『先裴而遁。』這個『遁』字，是逃遁之遁，難道叫我逃走不成？明明是該屍解去了。」¹⁶

李清信道虔誠深入道宮遇仙師，後因放不下塵事而回到凡間修行，經長年修行已功行圓滿神性靈通，想起昔日仙長的偈語先裴而遁，便屍解成仙而去。馮夢龍對於修道成仙的敘述是透過修道的過程並經由仙師指引方能得道成仙，張道陵更是辛苦修行，甚至因殺鬼太多一度無法昇天。

(二)、降妖度人首選

道士苦練修習法術，除了習得預知過去未來的能力之外，施咒遣天將驅邪之術更是看家本領，因而馮夢龍在「三言」中與道人相關的有十四篇裡編入了十一

¹⁵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816。

¹⁶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839。

篇道士施法助人篇章，其所佔比例達八成之多，由此可知道士在世俗的生活中給人的印象便是施法助人為多。茲將其分為施法助人及施法失準二類論述如下：

馮夢龍在施法助人的十一篇中有六篇是描述道人道行高深，施法助人如願以償有〈警世通言·崔衙內白鷄招妖〉、〈醒世恆言·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證仙〉、〈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升〉、〈喻世明言·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及〈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以〈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為例，文中曰，

張皮雀道：「上帝因你有這道奏章，在天曹日記簿上查你的善惡。你為富不仁，你奏章中全無悔罪之言，多是自誇之語，已命雷部於即焚燒汝屋，蕩毀你的家私。我只為感你一狗之惠，再三懇告，已准到五日了。」¹⁷

張道士施法得知，上帝因矯公為富不仁，奏章中全無悔罪之言，多是自誇之語，而命令雷部焚燒矯公屋產，蕩毀所有家私。張道士再三懇求上帝開恩，求得五日行善抵罪，張道士請矯公發心喜捨，修橋補路以抵其過，無奈矯公不信其言又吝於行善而慘遭祝融之禍。

馮夢龍在施法助人的十一篇中卻有〈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鬧華光廟〉、〈警世通言·金明池吳清逢愛愛〉、〈警世通言·福祿壽三星度世〉、〈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及〈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六篇是描述道行淺薄甚至假道人的施法失準，以〈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為例，文中曰：

那先生在人叢中看見許宣頭上一道黑氣，必有妖怪纏他，叫道：「你近來有一妖怪纏你，其害非輕！我與你二道靈符，救你性命。一道符三更燒，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只見白娘子睜一雙妖眼，到先生面前，喝一聲：「你好無禮！出家人在在我丈夫面前說我是一個妖怪，書符來捉我！」那先生回言：「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凡有妖怪，喫了我的符，他即變出真形來。」那白娘子道：「眾人在此，你且書符來我吃看！」那先生書一道符，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過符來，便吞下去。眾人都看沒些動靜。¹⁸

終南山道士能觀知許宣有妖怪纏身，給了許宣二道令符伏妖，無奈靈符失效，然而白娘子既為千年蛇精法術高強，反而將道士耍弄一般方才罷休，終南山道士宗就因魔高一丈而不敵，反為蛇妖所擒。

¹⁷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85。

¹⁸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97。

從馮夢龍的「三言」宗教人物的道士篇章中，了解到道士融入世俗生活是很深入的，八成的篇章在編述道士於世俗生活中施法助人，雖然有道士道行淺薄施法失準，卻少有道士招搖撞騙的篇章出現，因而馮夢龍對道士的編述是較佛教僧侶來的溫和，馮夢龍在「三言」編述許多犯戒僧侶及其報應慘死，其對佛教僧侶及寺廟是多所批判貶抑的，反觀其對道教道士的編述則偏重於其施法助人雖偶失誤，卻不失其慈悲之心。

三、有求必應的人世神靈

中國民俗普遍認為神靈擁有各種超自然能力，可以隨意變化形態、長生不老並且生活於凡人無法抵達的空間，因而會舉行各式宗教儀式供奉賄賂神明，向神明祈求平安好運，消災解厄等願望的達成。「三言」中與宗教題材相關的篇章有一百零九篇，其中與神靈相關的有四十三篇，這些題材中不乏求神得助、得道升天成仙、謫貶下凡辨道歸仙及少數仙人求助凡人的篇章。「三言」的宗教神靈所呈現的特色是融入市井的人世精神，由於明代宗教的信仰、宗教的儀式等，深入市井小民的食衣住行，無所不在無所不包，使得市民生活受到宗教的影響深遠，然而宗教為了方便行於人間，相對也會受到社會的生活方式所同化，使得宗教活動與社會生活交互作用之下，神靈形象趨向於人性化、社會化與世俗化，茲將其論述如下，試圖尋出馮夢龍在「三言」中為數眾多的宗教相關篇章裡，神靈融入世俗生活中的樣態。

(一)、神靈人性化

「三言」宗教人物的神靈於外在形貌上具有人的特點，神靈形象的刻畫也以對人的理解為根據，而有了人的世俗欲求，世俗眾認為神靈可由人虔心修行而成，神仙是由人修煉轉化而成，使得神仙形象成為凡人形象的投射，凡人普遍認為堅持修道善行，就能長生不死而成仙，神靈的人性化使得成仙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神聖。

馮夢龍「三言」宗教人物中，肯定世俗的明心見性、去欲為仙與行善積德的人性化宗教思想，其人性化成仙方式有十七篇，茲將其列表如下：

書名	篇目	書名	篇目
喻世明言	張道陵七試趙昇	醒世恆言	杜子春三人長安
喻世明言	梁武帝累修歸極樂	醒世恆言	李道人獨步雲門
喻世明言	明悟禪師趕五戒	醒世恆言	灌園叟晚逢仙女
喻世明言	眾名姬春風吊柳七	醒世恆言	佛印師四調琴娘
喻世明言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醒世恆言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喻世明言	任孝子烈性為神	醒世恆言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喻世明言	游 <u>酆都胡母迪</u> 吟詩	醒世恆言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喻世明言	鬧陰司 <u>司馬貌</u> 斷獄	醒世恆言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醒世恆言	張孝基陳留認舅		

馮夢龍「三言」宗教人物中，神靈的人性化篇章以〈喻世明言·眾名姬春風吊柳七〉為例，文中曰，

柳永晝寢，夢見一黃衣吏從天而下，道說：「奉玉帝敕旨，《霓裳羽衣曲》已舊，欲易新聲，特借重仙筆，即刻便往。」柳七官人醒來，便討香湯沐浴。對趙香道：「適蒙上帝見召，我將去矣。各家姊妹可寄一信，不能候之相見也。」言畢，瞑目而坐。香視之，已死矣。¹⁹

柳永才華出眾聞名天宮，天帝徵召為其編修天曲，因而派人接引昇天，柳永因才華出眾而獲天仙拔擢升天篇章，藉以抒發失意才子之氣，失意才子不為現實生活的朝廷所用，對功名利祿的追求已然不抱希望，只能藉助空靈界的拔擢尋求慰藉。而「三言」中學者同因官場悒悒不得志，寫下詩詞痛罵閻王而被邀遊於酆都者有〈喻世明言·游酆都胡母迪吟詩〉與〈喻世明言·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此二篇的相異處為胡母迪還被邀請遊天爵之府，並被薦為冥官，而司馬貌審未曾斷結的漢初四宗文卷，獲得玉帝賜王侯之位，托生司馬懿，一生出將入相，傳位子孫，併吞三國，國號曰晉。馮夢龍於文中呈現玉帝與閻王的人性化形象，給予司馬貌科舉失利、官場失意有莫大的慰藉，使得對現實總有諸多不滿又無力改變現實的失意學子，藉由冥界之力的人性化神靈尋得溫暖。

（二）、神靈世俗化

馮夢龍「三言」宗教神靈可以開玩笑，甚至戲弄神明而不怕受到懲罰，使得神靈的形象趨向於世俗化，而神靈雖然是至高無上的天神，也是人們敬奉的神祇，理應心無欲念拋卻人之性情，對世俗的榮枯悲樂無動於衷才是，「三言」宗教神靈卻具善解人意，熟悉人情義理，使得神靈的神聖性與權威性於世俗化中解構了，茲將其依落入凡塵與裝神弄鬼來論述。

1、落入凡塵神聖不再

馮夢龍對於神明落難的敘述也不少，共有〈警世通言·樂小舍拚生覓偶〉、〈喻世明言·李公子救蛇獲稱心〉、〈喻世明言·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喻世明言·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與〈喻世明言·羊角哀捨命全交〉五篇，其中不乏龍君求助而

¹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195。

取得重金、屬地為酬，或者妻之以女助取功名，如於〈喻世明言·羊角哀捨命全交〉中，

荊軻每夜仗劍來罵伯桃曰：『汝是凍死餓殺之人，安敢建墳居吾上肩，奪吾風水？若不遷移他處，吾發墓取尸擲之野外……羊角哀自刎救伯桃……荊軻墓上，震烈如發，白骨散於墓前。墓邊松柏，和根拔起。廟中忽然起火，燒做白地。²⁰

荊軻因伯桃佔其風水而大動肝火，認為伯桃是凍死餓殺之人怎麼可以建墳於荊軻木上奪其風水，羊角哀自刎救伯桃將荊軻白骨散於墓前，廟中起火燒成白地，荊軻廟毀屍骨無存，荊軻心胸狹窄無法與伯桃共存，使得羊角哀自刎與之搏鬥，因戰敗而慘遭焚廟毀墓。馮夢龍所述的世俗化神靈並非無所不能，也如同凡人一樣會有落難之時、也會有受侮之日，甚至若無宰相之肚量而高傲欺人者，也可能淪為敗將。

2、裝神弄鬼無畏神懲

在馮夢龍的「三言」論述中有二篇提及神靈世俗化為非作歹情事，其中〈醒世恆言·勘皮靴單證二郎神〉一文中，

孫神通一身妖法，假扮二郎神模樣騙韓夫人……神道來時，上床雲雨，至曉便去，非止一日。……太尉起疑，打探後認為：「此必是韓夫人遇著邪神魍魎。」……派人拿下孫神通，判了一個副字。²¹

孫神通學得妖法任二郎神廟官，妖惑韓夫人而被判死罪。而〈警世通言·皂角林大王假形〉一文中，

娘娘道：「早來祈禱之事，吾已都知。盒子中物，乃是東峰東岱岳一個狐狸精。皂角林大王，乃是陰鼠精。非狸不能捕鼠。知縣不妨到御前奏上，宣揚道力。」²²

趙再理授得廣州知縣，得知每年獻男女二子給大王廟供奉皂角林大王，趙再理大怒，教從人打那泥神，點火把廟燒做白地。皂角林大王懷恨復仇，幸而九子母娘娘念之有救童男童女有功出手搭救。此篇與馮夢龍於明崇禎七年至十一年任福建壽寧知縣時，當地盛行的溺殺女嬰的陋俗相似，當時馮夢龍親自起草於〈壽寧待

²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126。

²¹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240。

²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521。

誌·禁溺女告示〉一文曰

「一般十月懷胎，吃盡辛苦，不論男女，總是骨血，何忍淹棄。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從何而來？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從何而活？況且生男未必孝順，生女未必忤逆……」²³

馮夢龍訴之以理動之以情，並嚴加禁止。馮夢龍完成「三言」後才到福建壽寧當知縣，在自己的作品中既然提及獻男女二子給大王廟為迷信殘酷之舉，連趙知縣都大怒，教從人打那泥神，點火把廟燒做白地，何況馮夢龍自己縣裡的溺女陋習必定嚴加禁止。

此兩篇一為邪靈假借為神殘酷食童，一為妖道假神惑人，因而筆者謂之偽神，兩者並非真正神尊，而是假借神之名行妖術惑人殘害生靈。由此可知在當時除了有假神騙世亦有神棍害人，而此現象在各代是普遍的情形，就如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依然多人藉神行騙，更有人愚昧無知而受害，馮夢龍想藉此提醒世人，神道有假，迷信無益。

孫神通與雄雌龜精假借神仙之名為非作歹時，並不懼怕神靈的威嚴，文中對二者的惡劣行為敘述，雖然表面上是對孫神通與雄雌龜精的批判，並給予嚴厲的制裁，但卻也反映出神靈信仰的世俗性，也就是人們所崇拜的神靈並非神聖不可侵犯，而是平凡的神靈。

（三）、神靈社會化

神靈社會化是因神靈來到塵世其宗教色彩淡化，而具有世俗的欲望和情感，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有強烈的社會關懷與社會救濟的精神，具積極的人世精神，關心社會上凡夫俗子的愛惡欲，參與社會生活認為自己是世俗的一員，以關懷社會與救濟社會為己任，最終以承擔社會救濟為修仙成道的基本。茲將其依社會關懷、助人濟世及人鬼同度一一論述。

1、社會關懷

由於神靈的社會關懷胸襟，使得對於世俗眾的求助，總是有求必應，而求神問卜得神助是世俗眾對神人崇敬的開端，也算是一種交易，訴願得償便焚香祭佛捨金建齋設醮以酬神，與世俗生活中求人得助便餽贈厚禮相同，不同的是，所求的是凡人難以達成的，如世俗基本需求的求子得償及因病得癒等，馮夢龍在「三

²³馮夢龍原著，吳偉斌、卞歧校點：《馮夢龍全集 17·壽寧待誌》，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頁31。

言」編入〈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醒世恆言·勘皮靴單證二郎神〉、〈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鬧華光廟〉、〈警世通言·樂小舍拚生覓偶〉、〈喻世明言·張舜美燈宵得麗女〉、〈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及〈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七篇神佛有應的篇章，於〈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鬧華光廟〉一文中，

魏公口裡又說道：「這二妖乃是多年的龜精，一雌一雄，慣迷惑少年男女。二妖神通廣大，洞賓仙姑奏聞玉帝，命神將天兵下界。你看我的袍袖，都戰裂了，那雄龜精的腹殼，被吾神劈來，埋於後園碧桃樹下。」²⁴

魏則優兒子為雌雄龜精以度化為藉口而糾纏不已，魏公來到廟裡懇求五顯靈官幫忙，五顯靈官與雌雄龜精大戰一場，直到呂洞賓與何仙姑上奏天帝請神兵下界除妖，方才收伏雌雄龜精。

由此可知人們對神明的求助是無所不包的，除生老病死、收妖除魔之外，還得幫忙捉賊、傳話報平安也要保佑佳人才子成佳偶。馮夢龍書寫七篇對於世人求助神明以獲得神明相助的篇章，且神明幫助的範疇從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到斬妖除魔的仙術使用，對於神靈的無所不能深刻的描繪。

2、助人濟世

神靈以慈悲為懷的社會濟世精神，因不忍世俗凡人受苦受難，而聞聲救苦，對眾生主動提供幫助，堪稱熱心助人的神，而「三言」宗教故事中與熱心助人的神仙相關的有〈警世通言·旌陽宮鐵樹鎮妖〉、〈警世通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警世通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醒世恆言·大樹坡義虎送親〉、〈醒世恆言·黃秀才徼靈玉馬墜〉、〈醒世恆言·馬當神風送滕王閣〉、〈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及〈醒世恆言·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八篇，如〈警世通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一文中，

見一個白鬚老者，端坐於上牀之上，在那裡誦經。老者道：「老漢見天下分崩，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掃蕩煙塵，救民於塗炭。」老漢告知危險……趙公子殺了盜匪，欲再尋老者問路，不見了誦經之室，廟中社公坐於旁邊。方知夜間所見，乃社公引導。²⁵

趙匡胤遇見一個白鬚老者端坐誦經。那老者道見天下分崩，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救民於塗炭因此告知趙匡胤危險而後趙公子殺了盜匪之後只見廟中社公坐於旁邊才恍然大悟，原來夜間所遇的土地公，土地公見天下分崩，預知趙匡胤能平

²⁴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88。

²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269。

天下救百姓，因而主動搭救。

安居天宮的神靈雖然已絕七情六慾，但對於滯留凡間的世人仍存慈悲度世的社會關懷之情，並非任其自生自滅，因而在有妖靈作怪危害世人時依然會下凡救世，尤其在預知有才之人遇困境時更是多方相助，助其功成名就尋得佳人，才學洋溢者更助其昇天成仙。馮夢龍書寫八篇熱心助人的神仙，其中三篇敘述有才之人得神助，由此可知馮夢龍認為讀書人較易得到神明的青睞。

3、人鬼同度

神靈對社會的關懷濟世是人鬼同濟，「三言」宗教故事中神靈救鬼，鬼再救人有二篇，如〈警世通言·金明池吳清逢愛愛〉一文中，

奴自身亡之後，感上元夫人空中經過，憐奴無罪早夭，授以太陰煉形之術，以此元形不損，且得遊行世上。感員外隔年垂念，因而冒恥相從；亦是前緣宿分，合有一百二十日夫妻。奴又與上元夫人求得玉雪丹二粒，員外試服一粒，管取百病消除，元神復舊。又一粒員外謹藏之，他日成就員外一段佳姻，以報一百二十日夫妻之恩。²⁶

盧愛愛鍾情吳清卻因父親責備而輕生，上元夫人路見愛愛早夭心生憐憫，授以太陰煉形之術，且得遊行世上，隔年吳清又來尋訪卻得知女子已逝，盧愛愛鬼形相隨，圓其前緣宿分一百二十日夫妻，而後贈藥吳清助其娶得美嬌娘。於〈醒世恆言·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一文中，

奴陽壽未絕。今被五道將軍收用。奴一心只憶著官人，泣訴其情，蒙五道將軍可憐，給假三日。如今限期滿了，若再遲延，必遭呵斥。奴從此與官人永別。官人之事，奴已拜求五道將軍，但耐心，一月之後，必然無事²⁷

周勝仙為愛人范二郎誤殺，五道將軍收留周勝仙給予三天與范二郎相會，並助范二郎脫罪。此二篇相似度高，多為冤死被路過仁慈的神明所救，雖然相助的神人不同，賜予相聚之日亦不同，但可得知馮夢龍對神明無所不在，慈悲救世、成人之美的懿行是給予讚揚的。

四、人鬼殊途情深緣淺

中國民俗普遍認為鬼存在於人間，因而會舉行宗教儀式來超渡鬼魂或焚燒香

²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434。

²⁷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264。

燭、紙錢、紙紮祭品等來供奉賄賂鬼，以祈求鬼不要纏擾。魯迅曾提及「中國本信道，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道風，鬼道愈熾；會小勝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彰揚鬼神，稱道靈異，顧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²⁸而馮夢龍所蒐集編述的「三言」是蒐集前人之作，在加上當代市民生活的面向而成，因而編入與鬼相關篇章有十六篇，這些題材中包含申冤報仇及鬼妻篇章。本節就「三言」宗教人物的鬼篇章作一探究，試圖分析鬼在馮夢龍「三言」中為數眾多的宗教相關篇章裡所塑造的形象。

（一）、鬼魂的恩怨情仇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形象中，諸多篇章以人鬼為主角來闡釋教化意義，以申冤報仇的鬼魂來報復惡人，使人不敢為惡；肯定鬼妻的重情重義，其至死不渝的忠貞情誼為神明所感動，為世人所憐許，馮夢龍將鬼人性化，鬼抄經念佛也可贖罪，馮夢龍藉人鬼的偏執行為經由果報懺悔而能化執成善，闡釋本身對於「情教」的肯定。茲將其分為魅魂糾纏申冤報仇、親近人性落難求助及遇鬼知音一一論述。

1、魅魂糾纏申冤報仇

馮夢龍於「三言」與鬼相關的十六篇故事中，編入了〈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警世通言·王嬌鸞百年長恨〉、〈警世通言·蔣淑真勿頸鴛鴦會〉、〈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喻世明言·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五篇鬼魂申冤復仇的篇章，篇章中多為論述鬼魅在世時被人所欺害，在現實中無人得知其受害身亡，因而靠自身的神通為自己申冤復仇，使沉冤得雪。馮夢龍編入了五篇鬼魂申冤復仇的篇章，目的在提醒世人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現實生活中勿為非作歹，即使人間官府無法懲罰也會受鬼魂糾纏一世。其申冤報仇篇章有〈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文中道：

一日押司娘與迎兒到東嶽廟殿上燒了香，迎兒見速報司裡，有個舒角幢頭、緋袍角帶的判官，叫：「迎兒，便是你先の押司。你與我申冤則個：我與你這件物事。」迎兒接得來、慌忙揣在懷裡，那物事看時，卻是一幅紙。寫道：「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來後人餌。要知三更事，掇開火下水。來年二三月，句已當解此。」²⁹

大孫押司被其妻與其救回性命的小孫押司所害，葬在井裡再把灶壓在井上，大孫押司三次現身請女侍迎兒為其申冤，終於遇得包龍圖為其斷冤。大孫押司第一次

²⁸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年，頁28。

²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58。

是在夜裡從灶底下現身，第二次現身雖然是夜裡卻是知道迎兒缺錢有難，還送了一包碎銀給迎兒救急，第三次現身便是時機已到沉冤得雪。

由馮夢龍所編述的五篇申冤復仇的篇章中，全是描述男女夫妻間的情愫糾葛，內容情節有兩篇是男方變心另娶嬌娘，女方不甘願而化做鬼魂娶其性命，成為陰間鴛鴦；兩篇為女方不甘寂寞與人有染，一為殺夫受罰一為被夫所殺；另一篇則為女子誤認賊人為夫而受辱自裁，附身為無緣的丈夫申冤並成全婚事。由此可知在馮夢龍所編述的明代社會中市民生活的男女地位落差不大，男性娶三妻四妾的行為較為少見，而女性勾三搭四也是天理不容，不管男女變心或外遇都會遭到報應，也反映出自己內心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機未到的倫理道德觀，提醒世人應化執成善。

2、親近人性落難求助

馮夢龍於「三言」中編入二篇鬼魂求救於人的篇章，使人對鬼的既定印象有所改觀，馮夢龍所刻畫的鬼親近人性，而不是人見人怕的鬼，甚至地位比人還低，需要人來幫助鬼脫離苦境，例如於〈喻世明言·羊角哀捨命全交〉一文中，

角哀出戶觀之，見伯桃奔走而來，言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荊軻又有高漸離相助，不久吾尸必出墓矣。望賢弟早與遷移他處殯葬，免受此禍。」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當力助以戰之。」伯桃曰：「弟，陽人也，我皆陰鬼；陽人雖有勇烈，塵世相隔，焉能戰陰鬼也？雖葛草之人，但能助喊，不能退此強魂。」³⁰

伯桃於陰間受荊軻欺負，因而請義弟羊角哀幫忙遷墓，羊角哀束草為人以彩為衣，各執刀槍器械，建數十於墓側，以火焚之，期望能幫助伯桃，卻於事無補，因而羊角哀自刎力抗荊軻以救伯桃。本篇原為鬼與鬼的爭執，各搬救兵一決勝負，荊軻有好友高漸離，伯桃有義弟羊角哀，羊角哀因與義兄陰陽兩隔，又鄉人崇拜荊軻不願毀廟，只得把自己變成鬼與荊軻一較高下，戰況慘烈荊軻大敗，文中給了滅荊軻廟的解釋是

「汝乃燕邦匹夫，受燕太子奉養，名姬重寶，儘汝受用。不思良策以復重托，入秦行事，喪身誤國。卻來此處驚惑鄉民，而求祭祀！吾兄左伯桃，當代名儒，仁義廉潔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當毀其廟，發其塚，永絕汝之根本！」³¹

³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126。

³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126。

羊角哀認為荊軻有負燕太子喪身誤國，又欺侮仁義廉潔之士，因而罪有應得。由此可知，馮夢龍刻畫各地所建的廟、老百姓所拜的神明，並非都是天帝敕封的正神，也有以鬼魂神通要求鄉民建廟供奉，若神通能力不足也會被取而代之。

於〈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歸極樂〉一文中，

見一夥藍縷貧人，蓬頭跣足，瘡毒遍體，種種苦惱，一齊朝著梁主哀告：「乞陛下慈悲超救！某等俱是無主孤魂，饑餓無食，久沉地獄。」梁主見說，回曰：「善哉，善哉！待朕回朝，即超度汝等。」請罪人皆哀謝。³²

梁武帝遊冥府時遇無主孤魂求其超渡，梁武帝與眾僧議設盂蘭盆³³大齋，盂蘭盆大齋者，猶中國言普食也，蓋為無主餓鬼而設也。而後又遇郗后

陛下休驚，身乃郗后也。只為生前嫉妒心毒，死後變成蟒身，受此業報。因身軀過大，旋轉不便，每苦腹饑，無計求飽。陛下如念夫婦之情，乞廣作佛事，使妾脫離此苦，功德無量。³⁴

梁主又造梁皇寶懺，專為郗后懺悔惡業，兼為眾生解釋其罪。此篇刻畫了冥府鬼魂，於陽世為非作歹墮落地府只得上刀山下油鍋受盡苦難；若為無主孤魂，無人供奉乞食無門只得饑餓無食久沉地獄冥府罪人，後因梁主設齋造經二事，即得超救一切罪業，地獄為之一空。因為梁主設齋造經使得地獄的鬼得以超生，梁主為地獄另闢超脫之境，除了為惡受罰之外亦可抄經念佛贖罪。而文中無主孤魂並不一定是為非作歹的人，卻仍得沉淪於地獄，由此可知中國人極為重視後代子嗣供奉及死後歸葬之俗。

馮夢龍所編述二篇落難求救的鬼中，鬼也會需要住的地方、也要有東西吃、也會有地盤之爭、也會被打敗、為非作歹也會受罰、鬼抄經念佛也可贖罪，最後鬼也懂得求救，將鬼的形象人性化。

3、遇鬼知音

馮夢龍於「三言」與鬼相關的十六篇故事中，編入了〈警世通言·錢舍人題詩燕子樓〉、〈醒世恆言·隋煬帝逸游召譴〉、〈喻世明言·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三篇遇鬼的篇章，篇章中有論述因遇知音而現身說法，如〈警世通言·錢舍人題詩燕子樓〉文中，

³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612。

³³據《佛說盂蘭盆經》載，為報父母之恩，於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舉辦超度歷代祖先的佛教儀式。

³⁴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612。

墨跡未乾，忽聞窗外有人鼓掌作拍，抗聲而歌，調清韻美，聲入簾櫳。希白審聽窗外歌聲，乃適所作《蝶戀花》詞也。希白大驚曰：「我方作此詞，何人早已先能歌唱？」遂啟窗視之，見一女子翠冠珠珥，玉珮羅裙，向蒼蒼太湖石畔，隱珊珊翠竹叢中，繡鞋不動芳塵，瓊裾風飄裊娜。希白仔細定睛看之，轉柳穿花而去。³⁵

錢易來到燕子樓吟詩作對墨跡未乾，忽然聽到窗外有人鼓掌作拍抗聲而歌，希白審聽窗外歌聲，竟然是自己才剛所作的《蝶戀花》詞句。希白大驚就開窗尋人，看見一女子翠冠珠珥，轉柳穿花而去，原是因錢易題詞褒關盼盼為其平反而遇盼盼現身歌詠以報知遇之恩。

馮夢龍於「三言」以鬼魂靠自身的神通為自己申冤復仇，使得沉冤以雪，也使惡人受到嚴厲的懲戒；馮夢龍以人鬼的轉化肯定鬼妻的重情義，以鬼抒情而不悖理，馮夢龍對鬼的刻畫是友善的、是親近人性，而不是人見人怕的鬼，鬼靈唯有對欺情忘義、為惡害人者才會展現其猙獰可怕的一面，藉以勸世善化眾生。

(二)、鬼妻的纏綿悱惻

鬼妻的形成是因為於陽世無法成為夫妻，因而藉由人鬼轉化而達到目的。鬼妻來到陽世的形貌與特質與生前一樣，鬼妻具有積極主動的個性，全都由女性鬼妻主動從陰界越入陽界，甚至將自己的丈夫帶入鬼界成為至死不渝的鬼夫妻，由於鬼妻生前愛情未遂、沉冤未雪的缺憾，使得鬼妻回到陽世企望如願以償，其達到目的後隨即心甘情願的離去，甚至還幫助陽世丈夫富貴一世。洪順隆認為：

中國傳統的鬼觀念，雖然是認為鬼是人死後的變化，是可怕的存在。但是在對象轉化的過程中，鬼與生前的對象疊合，乃成為愛情的對象，尤其在六朝時期，許多在陽世無法滿足的情慾，就藉助人鬼的轉化作用，企求由鬼「遂願」達到愛情的境界。³⁶

中國人雖然認為鬼是人死後的變化，但仍是可怕的存在，但是因為對象轉化的過程中，鬼與生前的對象疊合，與生前經歷有著延續的作用，在形貌舉止與記憶各方面生前無異，而成為愛情的對象，使得許多在陽世無法滿足的情慾，就藉助人鬼的轉化作用，希望藉由鬼魂來達成現實生活所無法完成的願望與境界。

傳統社會規範下，女性只能間接向男性表達愛慕之情，然而鬼妻卻是主動前

³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12。

³⁶洪順隆，〈六朝異類戀愛故事芻論〉，《文化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民88，頁44。

來，換成男性被動接受的狀態，女性成鬼之後跨越的性別的隔閡，也衝破了世間禮法對她們的束縛枷鎖，積極主動追求情愛。馮夢龍替女性發聲，賦予女性鮮明的主導地位。因而馮夢龍於「三言」與鬼魂相關的十六篇故事中，編入了五篇鬼妻的篇章，占了鬼魂篇章近三成的比重，篇章中多為論述女者與男主人相互愛慕，於現實生活中無法結為連理，女者因而喪生卻無法放下愛人只得化做鬼魂相依相隨，雖未婚嫁卻也有婚姻之實，因而筆者歸之為鬼妻。茲將其分為復仇鬼妻、旺夫鬼妻及不甘寂寞的鬼妻一一論述。

1、復仇鬼妻

馮夢龍所編述的鬼妻五篇中，有二篇為鬼妻復仇使夫婿死於非命，如〈警世通言·崔待詔生死冤家〉文中，

我因為你，被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裡。卻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仇，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³⁷

崔寧與秀秀兩人逃離郡王府私奔而去，郭排軍答應保密卻又上呈郡王，使二人為郡王所擒回，然而崔寧將私奔之罪推與秀秀，使秀秀為郡王所殺，秀秀情牽崔寧化為鬼魂依然相隨，直到東窗事發只得也將崔寧性命取走，同為陰間夫妻。於〈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文中

劉氏柳眉剔豎，星眼圓睜，以手掙住思厚不放，道：「你忒煞虧我，還我命來！」身是劉氏，語音是鄭夫人的聲氣。³⁸

楊思溫燕山逢故嫂，卻是其鬼魂，其兄思厚欲迎回其骨骸並誓終身不娶，思厚以酒灑地為誓：「若負前言，在路盜賊殺戮，在水巨浪覆舟。」然思厚違背誓言再娶而引起鄭夫人不滿附身劉氏新歡，以手掙思厚，拽入波心而死。此二篇皆為男子對鬼妻不忠而使鬼妻復仇，取其夫婿性命於陰間為夫妻。

2、旺夫鬼妻

馮夢龍所編述的鬼妻五篇中，有二篇為鬼妻幫助夫婿娶得美嬌娘或脫罪遠離牢獄之災，於〈警世通言·金明池吳清逢愛愛〉文中，

小員外休得悵恨奴家。奴自身亡之後，感上元夫人空中經過，憐奴無罪早

³⁷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84。

³⁸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09。

天，授以太陰煉形之術，以此元形不損，且得遊行世上。感員外隔年垂念，因而冒恥相從；亦是前緣宿分，合有一百二十日夫妻。³⁹

吳清在金明池上遇盧愛愛心生愛慕，一年後再尋那女子已逝，回程之際遇見盧愛愛，吳清為之情牽長伴女兒良宵，在世不能成夫妻，死後得神助而有一百二十日的夫妻之實，最後還幫助吳清娶得美嬌娘。而於〈醒世恆言·鬧樊樓多情周勝仙〉文中述，

「奴兩遍死去，都只為官人。今日知道官人在此，特特相尋，與官人了其心願。休得見拒，亦是冥數當然。」范二郎忘其所以，就和他雲雨起來。次夜亦復如此。到第三夜又來，比前愈加眷戀。臨去告訴道：「奴陽壽未絕。今被五道將軍收用。奴一心只憶著官人，泣訴其情，蒙五道將軍可憐，給假三日。如今限期滿了，若再遲延，必遭呵斥。奴從此與官人永別。⁴⁰

周勝仙與范二郎互有愛意卻不能相守，勝仙為范二郎誤殺，幸而五道將軍相助免去牢獄之災並與勝仙有三日夫妻之實。此二篇皆為男女互有愛意卻不能相守，也接得到神明相助而有多日的夫妻緣分，而後分別助其夫婿得到佳偶及脫罪。

3、不甘寂寞的鬼妻

馮夢龍所編述的鬼妻五篇中，有一篇女鬼不甘寂寞，請媒婆作嫁於人，於〈警世通言·一窟鬼癩道人除怪〉文中，

王婆道：「樂娘，『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旱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和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裡，等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個。」樂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樂娘，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道人腰邊取出一個葫蘆來，作起法來，那些鬼個個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⁴¹

本篇女鬼請媒婆說親作嫁於吳洪，李樂娘雖為陰間鬼魂，卻依然重視婚嫁禮節，須有媒婆作親下聘方能成親，為吳洪明媒正娶的娘子，吳洪樂得美嬌娘殊不知卻為鬼嫁娘。

馮夢龍所編述的鬼妻五篇中，有二篇為鬼妻復仇使夫婿死於非命；另二篇為鬼妻幫助夫婿娶得美嬌娘或脫罪遠離牢獄之災；吳洪娶得鬼妻後亦隨甘真人修道

³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434。

⁴⁰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264。

⁴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172。

而去。全五篇中唯有一篇鬼妻為甘真人所捉去，其餘五篇鬼妻並無受害，甚至得到神助而行修道之途。由此可知馮夢龍對鬼妻的重情義是給予肯定的，認為鬼妻為了愛情可以連性命都不顧，甚至死後依然愛戀情郎，這種至死不渝的忠貞情誼為神明所感動為世人所憐許。馮夢龍賦予鬼妻對愛情的執著追求超乎世俗的道德要求，鬼妻敢愛敢恨至死都要與愛人在一起，馮夢龍以鬼抒情而不悖理，因為幻化成鬼才能為情私奔、與夫纏綿甚而殺夫而不受世俗責難。

(三)、小結

馮夢龍所蒐集編述的「三言」是蒐集前人之作，在加上當代市民生活的面向而成，因而編入與鬼相關篇章有十六篇，這些題材中不乏申冤報仇及鬼妻篇章，其鬼魂申冤復仇的篇章多為論述其鬼在世時被人所欺害，在現實中無人得知其受害身亡，因而靠自身的神通為自己申冤復仇，使得沉冤以雪；鬼妻的篇章為論述女者與男主人相互愛慕，於現實生活中無法結為連理，女者因而喪生卻無法放下愛人只得化做鬼魂相依相隨，馮夢龍對鬼妻的重情義是給予肯定的，至死不渝的忠貞情誼為神明所感動為世人所憐許，賦予鬼妻對愛情的執著追求超乎世俗的道德要求，馮夢龍以鬼抒情而不悖理，因為幻化成鬼才能為情私奔、與夫纏綿甚而殺夫而不受責難。

鬼魂作怪的篇章只略述其周行人間，暴殺萬民，枉夭無數，馮夢龍認為鬼會出現必有其因，可能是申冤復仇，落難求助或僅是陽世不能相聚只得陰世為夫妻，鬼魂鮮少無故亂世，馮夢龍認為鬼對人間的危險並不大，對鬼的刻畫是友善的；鬼魂求救於人的篇章使人對鬼的既定印象有所改觀，馮夢龍所刻畫的鬼親近人性，而不是人見人怕的鬼，甚至地位比人還低，需要人來幫助鬼脫離苦境，馮夢龍所編述落難求救的鬼中，將鬼人性化，鬼也會需要住的地方、也要有東西吃、也會有地盤之爭、也會被打敗、為非作歹也會受罰、鬼抄經念佛也可贖罪，最後鬼也懂得求救。

然而鬼魂的運用除了尋求寄託外，更警醒世人從死亡體悟出死亡的不可避免而察覺自我生命的殘缺，進而積極地把握人生彌補缺憾，為短暫的生命創造出更長遠的意義與價值，從中反思自我存在的價值。

第二節 「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對比設置

馮夢龍認為小說為「街頭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小說表現社會的現實生活趣味與立場，小說表達了民間社會生活的至情至性，而至情至性的表現正是文學作品的價值因素，因此馮夢龍創作「三言」便將當代社會現實呈現於文本之中。馮夢龍具深厚的儒學背景，又受陸王李贄的心學的影響，融合了哲學本體論與情感本源論而發展出具有宗教倫理的情教理想，馮夢龍提出「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從勸戒人心去惡為善，到社會人情的淳化而達到勸善導愚之效。

馮夢龍編述的忠孝情義主題與獎善懲惡的意圖，脫離不了儒家基本的倫理道德觀，這些主題經過馮夢龍的潤飾而有了豐富的內容，因為馮夢龍從廣泛豐富而複雜紛亂的社會情境中取材提煉主題，將其融入忠孝節義的母題模式，制約著「三言」的人物形象塑造。「三言」的人物性格刻劃，採取美化及醜化勾勒人物的對比形象，呈現了儒家思想的善惡之說，雖然造成人物性格單一化，卻能彰顯明代的社會現實。本文將依崇道抑僧凸顯佛教的藏污納垢、多情女子情牽薄情男、僧道人物標舉男尊女卑，一一論述其彰顯的社會現實之意。

一、崇道人抑僧人

在「三言」宗教題材與道士相關的篇章有十四篇，這些題材中不乏相命、施法助人、悟道成仙及鬥法的篇章，馮夢龍編入了十一篇道士施法助人篇章，其所佔比例達八成之多，由此可知道士在世俗的生活中給人的印象便是施法助人為多，全部篇章中並沒有道人施法害人，只有施法助人卻因道行淺薄而慘遭妖禍，由此可知道人於社會現實中具有正向的社會扶助功能，凡遇妖魔怪事便是找道人施法。

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人物塑造，對僧人的塑造不乏僧人犯戒、俠僧助人、度化眾生或報恩還債了道緣的形象，其中與僧人相關的有二十二篇裡，編入了八篇僧尼犯戒的篇章，足足占了近四成之多，凸顯了當代社會佛教僧人的避居寺庵不事生產，討得度牒又可免稅除役的特殊身分是引人側目的，尤其僧人不以此福利而潔愛修身，反而藉佛門之便而為非作歹則更是令人憤慨萬分。「三言」宗教故事人物塑造編述了多篇佛家子弟迷戀情色淫亂無度，貪婪錢財強盜殺人，而後終究自食惡果，由此可知馮夢龍將當代社會文化對僧眾的負面觀感反應於書中勸世。本文將依道人的施法助人、僧人的謀財害命、道人的清高與僧人的貪色，一一論述其崇道抑僧之意。

(一)、道人的施法助人

道士苦練修習法術，除了習得預知過去未來的能力之外，施咒遣天將驅邪之術更是看家本領，馮夢龍「三言」裡多篇道人施法救人篇章，其典型人物為〈警世通言·崔衙內白鶴招妖〉中的羅真人，其文中曰，

羅真人勸諭那婦人：「看羅某面，放舍崔衙內。」婦人那裡肯依。羅真人既再三勸諭，不從。作起法來，忽起一陣怪風……那陣風過處，叫下兩個道童來。一個把著一條縛魔索，一個把著一條黑柱杖……兩個道童一條索子，先縛了班犬，後縛了乾紅衫女兒。喝教現形，班犬變做一隻大蟲，於紅衫女兒變做一個紅兔兒，道：「骷髏神，原來晉時一個將軍，死葬在定山之上。歲久年深，成器了，現形作怪。」羅真人斷了這三怪，救了崔衙內性命。⁴²

崔衙內進入定山裡獵遊卻遇到一群妖魔鬼怪纏身，幸而有羅真人施法收妖，羅真人一作法眾妖現形，原來是兔妖、虎怪及一位將軍的鬼魂作怪，羅真人將其一一收服救了崔衙內性命。羅真人於文中先以道家慈悲形象勸世，再三勸諭兔妖莫再糾纏崔衙內，無奈群妖不罷手，因而羅真人作法請二個道童來收妖，霎時間群鬼現形，也顯得羅真人的道行高深。

馮夢龍「三言」裡施符遣咒救人疾病者，其典型人物為〈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升〉中的張道陵，其文中曰，

自稱真人，專用符水救人疾病。投之輒驗，來者漸廣……真人見人心信服，乃立為條例：所居門前有水池，凡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以來所為不善之事，不許隱瞞；真人自書懺文，投池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再犯，若復犯，身當即死。設誓畢，方以符水飲之。⁴³

道陵先年曾學得有治病符水，聞得蜀中風俗醇厚，乃同王長入蜀，結廬於鶴鳴山中，張道陵除了降妖除魔之外，以符水救人身體疾病，更要來求救治者須將自身所犯罪惡與神明懺悔不許隱瞞，並立誓不再行惡，若是再犯者則遭天譴。

張道陵除了為世俗眾的身體救治疾病，更設法除去世俗眾的心魔，以神明共盟為過去所惡歸零，以將來行善為祈，而此法更為社會帶來安定的無形之力，以神明無時無刻看顧著世人不可為惡，否則必遭慘死天譴，來恫嚇世俗眾諸惡莫行。

⁴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241。

⁴³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209。

(二)、僧人的謀財害命

馮夢龍「三言」裡多篇犯戒僧人篇章，僧人們欺謀詐騙為惡淫亂，其典型人物為〈喻世明言·簡帖僧巧騙皇甫妻〉中的簡帖和尚，文中曰，

那婦人問道：「當初這個簡帖兒，卻是兀誰把來？」這漢道：「好教你得知，便是我教賣爵的僧兒把來你的。你丈夫中了我計，真個便把你休了。」婦人聽得說，捉住那漢，叫聲屈，不知高低。那漢見那婦人叫將起來，卻慌了，就把只手去剋著她脖項，指望壞他性命。⁴⁴

璠台寺僧人不守戒規，偷盜寺裡銀器逃出寺廟，見皇甫殿直的妻子貌美，使用計請一個小兒送一簡帖給皇甫殿直的妻子，假借情郎送帖而使得皇甫殿直休妻，這時這和尚再假裝善心人士拐騙收留她為妻，待東窗事發時，卻又狠心要置妻子於死地，因此被判處死。

馮夢龍「三言」裡多篇犯戒僧人篇章，僧人們思想貪亂不守清規戒律，其典型人物為〈醒世恆言·張淑兒巧智脫楊生〉中的僧人，楊生一行秀才欲赴科考，途中入佛寺小憩，不意卻是羊入虎穴，其文中曰，

覺空，悄向悟石道：「這些書呆不難了當，必須先把跟隨人役完了事，才進內房，這叫做斬草除根，永無遺患。」悟石點頭道：「說得有理。」遂轉身向家人安歇去處，掇開房口，見頭便割。這班酒透的人，匹力撲六的好像切菜一般，一齊殺倒，血流遍地。⁴⁵

悟時等人見這七個秀才個個行李華麗而起盜心，假藉夢見天星變青石之吉兆留宿眾人，並宰雞殺鵝烹魚烹鱉宴請眾人，以迷魂酒灌醉縱人後大開殺戒四十餘人，幸而楊元禮智脫餘生，告官將為首僧人悟石、覺空二人，極刑鞫問，隨將眾僧拘禁。舒珽即時題請滅寺屠僧，立碑道傍，地方稱快。

文中可見僧院裡並非粗食淡飯而是隨手可得宰雞殺鵝烹魚烹鱉，這班僧人飲酒為樂，過得較世俗百姓來的奢侈，而原本該慈悲為懷的僧人卻見利忘義，個個心狠手辣，與世人所認知的僧人有極大的反差。

(三)、道人的清高與僧人的貪色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對於道人的清高與僧人的貪色，是以不同的

⁴⁴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567。

⁴⁵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447。

行為表現與性格特點來呈現，而文中所鋪陳的故事情節與故事主軸，也都帶有公式化的傾向，以道人的清高形象而言，是以堅定宗教信仰虔心修行恪遵教規，並以慈悲度世為懷，最終得度升天；僧人的貪色形象而言，則是不信宗教教義，違反規戒貪財犯色，最終遭受嚴懲。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所論述的道人多為施法助人、潛心悟道，不以世俗情慾糾葛，也不貪戀珠寶錢財，顯得道人的清高無欲，其典型人物為〈醒世恆言·杜子春三入長安〉中的杜子春，其文中曰，

子春把天大家私丟在腦後，日夕焚香打坐，滌慮凝神，一心思想神仙路上。但遇孤孀貧苦之人，便動千動百的捨與他，雖不比當初敗廢，卻也漸漸的十不存一……三年齋戒，一片誠心，要從揚州步行到彼……上了華山，逕奔老君祠下，但見兩株檜樹，比前越加蔥翠。堂中絕無人影，連那藥灶也沒些蹤跡……便住在祠內，草衣木食，整整過了三年。⁴⁶

杜子春三入長安受太上老君三次資助數十萬兩，而後人生大起大落，體驗人情冷暖，最後透過七情六慾的魔考，才看清世道情欲無常，便立志求道，杜子春朝夕焚香打坐，滌慮凝神，遇孤孀貧苦之人大方捨財資助，三年持心齋戒後，從揚州步行到華山太上老君祠，無奈祠裡空無神蹤，杜子春求道心切，住於祠內三年草衣食木苦行清修，懇求老君再次度化杜子春，最終感動太上老君而度化成仙。

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人物塑造編入了八篇僧尼犯戒的篇章，其中六篇為僧尼犯色戒，其典型人物為〈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條〉中的空照、靜真，其文中曰，

赫大卿專好的是聲色二事。一日來到一大庵院，赫大卿與尼姑空照、靜真淫欲無度，樂極忘歸……因並思家，二尼將其頭髮剃光做尼姑打扮，住在庵中，晝夜淫樂後因病嗚呼哀哉……二尼招供，靜真、空照設計恣淫，傷人性命，依律擬斬。⁴⁷

赫大卿好聲色來到庵院伺機輕薄，遇尼姑空照、靜真不守清規，三人私通樂不思蜀，赫大卿病急思念家人卻被二尼頭髮剃光做尼姑打扮，赫大卿縱情恣意之下命喪黃泉，靜真、空照二尼怕東窗事發而將其草葬庵裡，靜真、空照二尼亦因犯色戒傷人依律擬斬。

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人物塑造另一犯戒典型人物為〈醒世恆言·汪大尹

⁴⁶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816。

⁴⁷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278。

火焚寶蓮寺〉中的僧人，其文中曰，

原來這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謙恭之態，卻倒十分貪淫奸惡。那淨室雖然緊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鐘聲定後，婦女睡熟，便來奸宿。那婦女醒覺時，已被輕薄，欲待聲張，又恐反壞名頭，只有忍羞而就。一則婦女身無疾病，且又齋戒神清；二則僧人少年精壯，又重價修合種子丸藥，送與本婦吞服，故此多有胎孕⁴⁸

寶蓮寺設子孫堂供人求子嗣，僧人卻藉之輕薄婦女使之有子而顯靈驗，汪大尹智破其計毀其巢穴，毀寺滅僧，各省直州府傳聞此事，無不出榜戒諭不許婦女人寺燒香。明後期世人因僧尼胡作非為而對佛門僧院多所顧忌，因而明代律令也禁止婦女進出寺院，如《明代律例彙編》中〈刑律·犯姦〉云：

嘉靖五年五月督察院題准：如有婦女出遊寺觀者，一面將婦女拏送官司，并拘夫男問罪，仍枷號一箇月發落，僧道還俗。⁴⁹

明後期僧人的負面形象令官府不得明文婦女禁止到寺觀遊玩。馮夢龍所編述的貪色僧人，不論是男僧或是女尼皆為情欲所架，然而佛家子弟本應四大皆空，六根清淨恪守佛門清規才是，卻依然迷戀情色淫亂無度，甚而比世人更變本加厲，而後終究自食惡果。

於「三言」宗教故事中，道人的施法助人對比僧人的謀財害命、道人的清高與僧人的貪色的對比，呈現出馮夢龍「三言」編述道士融入世俗生活是很深入的，道士於世俗生活中施法助人，雖然有道行淺薄施法失準卻不失其慈悲之心，且少有道士招搖撞騙的篇章出現；相對於僧人，馮夢龍編述許多犯戒僧侶及其報應慘死，其對佛教僧侶及寺廟是多所批判貶抑的，因而馮夢龍對道士的編述是較佛教僧侶來的溫和，其崇道抑僧旨在凸顯佛教於社會現實的人員龍蛇雜處，行為縱慾不檢，導致寺庵成為宗教藏污納垢之處所。

二、僧道人物以男為尊

《易經·繫辭》中有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為乾、女為坤；而乾為天、坤為地；天為尊、地為卑，在傳統的封建思維下，男尊女卑的不公平地位儼然成形。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對僧道人物形象表現出傳統禮教的束縛，呈

⁴⁸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867。

⁴⁹黃彰建，《明代律例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年，下冊，25卷，943頁。

現出男尊女卑的價值觀，本文將依得道升天的男性僧道、獲取財物的女性僧道、還俗慘死的女性道人，一一論述馮夢龍於「三言」僧道人物中，對男尊女卑地位的封建思想呈現。

(一)、得道升天的男性僧道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對於男性僧道人士有諸多論述是以誠心修道或善行得道而解悟成仙，其得道升天者多為男性僧道，例如〈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昇〉、〈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成佛〉、〈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醒世恆言·佛印師四調琴娘〉、〈醒世恆言·李道人獨步雲門〉、〈醒世恆言·盧太學詩酒傲公侯〉、〈醒世恆言·呂洞賓飛劍斬黃龍〉等，其典型道人為〈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昇〉中的張道陵、王長、趙昇三人，其文中曰，

真人獨召王長、趙昇二人謂曰：「汝二人道力已深，數合沖舉；尚有餘丹，可分餌之。今日當隨吾上升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天樂擁導，真人與王長、趙昇在鶴鳴山中，白日升天。⁵⁰

張道陵與王長志同道合一起修道求仙，二人求法煉丹並施法服妖，而後收得弟子趙昇通過喜怒哀懼愛惡欲的七情試煉，最終三人道力深厚，而在群仙儀從天樂擁導之下，白日昇天而去。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男性僧道人士誠心修道或善行得道而解悟成仙，其典型僧人為〈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成佛〉中的梁武帝，其文中曰，

梁主回答道：「朕功行已滿，與長老往西天竺極樂國去。有封書寄與湘東王，正沒人可寄，卿可仔細收好，與朕寄去。」⁵¹

梁武帝累修五世功德圓滿，經由摩訶迦葉祖師身邊一個女侍及降生下來了道緣的支長老度化成仙。在成仙過程中多有仙人或高僧度化而昇天，例如呂洞賓隨鍾離先生、盧太學受赤腳道人度化、杜子春依太上老君多次點化、李清深入道宮遇仙師協助、太上老君度化張道陵、蘇東坡有佛印護持、梁武帝隨支長老度化成仙等等，而在眾多的得道升天篇章中，卻少有女性僧道得度昇天，因此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論述中，明顯的表現出封建父權社會中，不平等的男尊女卑意識。

(二)、獲取財物的女性僧人

⁵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224。

⁵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612。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於女性僧人為善修行是無法得道昇天，僅僅以世俗的財物餽贈，例如〈警世通言·蘇知縣羅衫再合〉、〈醒世恆言·白玉孃忍苦成夫〉、〈喻世明言·張舜美燈宵得麗女〉等，其典型女性僧人為〈喻世明言·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中的尼師，其文中曰，

尼師聞之，愀然曰：「老身在施主家，渡江歸遲，天遣到此亭中與娘子相遇，真是前緣。娘子肯從我否……尼師曰：「出家人以慈悲方便為本，此分內事，不必慮也。」……兩個抱頭慟哭拜謝老尼……以白金百兩，段絹二端，奉尼師為壽⁵²

張舜美與素香兩人情同意合相約私奔，卻於陰錯陽差之間兩人走失了，素香遇得尼師相助收為徒弟，舜美中首選解元上京會試，舟次鎮江江口，忽狂風大作多日，舜美下船隨行至大慈庵，竟與素香相遇，張舜美以白金百兩餽贈尼師謝恩。

佛教經典提及女人多所貶抑，如又於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一云：「夫為女人有九惡法。云何為九。一者女人臭穢不淨。二者女人惡口。三者女人無反復。四者女人嫉妬。五者女人慳嫉。六者女人多喜遊行。七者女人多瞋恚。八者女人多妄語。九者女人所言輕舉。是諸。比丘。女人有此九法弊惡之行。」經曰女人臭穢不淨、惡口、無反復、嫉妬、慳嫉、多喜遊行、多瞋恚、所言輕舉等惡性。又如法華經提婆品云：「又女人身，猶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佛教認為女人的習氣重易嫉妒、貪戀情事，所以才會轉生為女人，身為女人於求佛有五障，一為女人不能做大梵天王，因為女人身不乾淨；二為女人不可以做帝釋，因為帝釋少欲，女人多淫欲心；三為女人不能做魔王因為女人很軟弱，四為女人不能做轉輪聖王，女人善於妒嫉；五為女人不能成佛，因為女人身有諸惡，妒嫉障礙所以女人身不能成佛。

因此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對女性僧人並沒有提及修行悟道而坐化升天情事，對於女性僧人的善行也僅以財物餽贈，使之餘生無虞而已，由此可知，佛道教義對女性的偏頗看法及多貶抑女性。

（三）、還俗慘死的女性道人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提及女性道人篇章僅有〈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中的劉金壇，其文中曰，

馮六承旨被冷箭落水身亡。其妻劉氏發願，就土星觀出家，追薦丈夫……韓思厚時常往來劉金壇處……金壇以錢買人告還俗；思厚選日下定，娶歸

⁵²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396。

成親。……水上一人波心湧出，頂萬字巾，把手揪劉氏雲鬢，擲入水中⁵³

劉金壇原為馮六承旨的妻室，馮六承旨因逃難而受害，劉金壇為追薦丈夫而出家為觀主，韓思厚對劉金壇一見鍾情，違背對鬼妻的誓言，劉金壇還俗不再為丈夫守節，兩人結為夫妻同遊鎮江，不意二人為鬼妻復仇擲入江裡，共赴黃泉。

三、多情女子情牽薄情男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馮夢龍於《情史》的《情靈類》總評裡論情曰：

「人，生死於情者也；情，不生死於人者也。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即令形不復生，而情終不死，乃舉生前欲遂之願，畢之死後；前生未了之緣，償之來生。情之為靈，亦甚著乎！」⁵⁴

情可越過生死兩界，人死情存，情深幻化鬼靈或轉生再續前緣，可謂生死相隨。愛情於中國的傳統社會裡是不自由的，必須受制於門當戶對、媒妁之言，將一輩子的婚姻大事交由滑嘴油舌，唯利是圖的媒婆來配對，因此造成為數眾多的怨偶，不公平的是男性可有三妻四妾，流連煙花酒館人稱風流，女性卻只能獨守空閨暗自淚流。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表面上是提高了女性於作品中的地位，因為多數篇章以女性為主角，有的女性似乎能以男女平權的角色出場，甚至某些女性人物形象刻畫甚至超過男性形象，但是卻是多以社會地位較為低下的妓女與女鬼的形象出現，雖然表面上是賦予爭取從良及婚姻自主的進步思想，藉此掀起市民重新審視傳統父權為主的婚姻制度與男女關係的不平等，重新衡量愛情與人生的價值，呈現了明末時期肯定人性自主的哲學思潮，尤其對女性權益的關注及對女性命運的悲憐，但是卻少有圓滿的結局，面對社會現實禮教的約束之下，多情女子也只能化做鬼魂才能與薄情男子相聚守，馮夢龍雖然提高了女性於作品中的地位，卻難以掙脫男尊女卑的傳統框架。本文將依男人的重欲無情、女鬼的情深義重，一一論述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對男女情欲的呈現具有男無情女有義的審美觀。

(一)、男人的重欲無情

男人看待女性多以姿貌為是否值得追求的標準，或是才藝智慧、氣質超脫非

⁵³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25。

⁵⁴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點校：《情史》，收入《馮夢龍全集》，頁361。

凡及財富，以〈警世通言·小夫人金錢贈年少〉為例，若非小夫人有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張勝是不願意收留她的，女性貌美聰慧為男性內心欲望投射的理想形象，才藝與財富為生活的保障。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所論述的男人多薄情寡義，其典型人物為〈警世通言·崔待詔生死冤家〉中的崔待詔，其文中曰，

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裡住不得了，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共崔寧逃走。崔寧不得已，只得與她同走⁵⁵

崔寧與秀秀兩人郎有情妹有意，二人趁亂私奔，崔寧認為要做夫妻必須遠離郡王府，因此來到潭州開個碾玉鋪生活年餘，不料巧遇郭排軍，郭排軍答應保密卻又上呈郡王，使二人為郡王所擒回，然而崔寧卻不顧二人夫妻之情義，說他被秀秀所逼迫，將私奔之罪推與秀秀，使得秀秀為暴怒的郡王所殺。秀秀主動投懷送抱時崔寧並沒有拒絕，也成為夫妻年餘了，沒想到重欲無情的崔寧卻是輕易就悖離了秀秀。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另一重欲無情的男性典型人物為〈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中的韓思厚，其文中曰，

法官云：「若要除根好時，須將燕山墳發掘，取其骨匣，棄於長江，方可無事。」思厚只得依從所說，募土工人等，同往掘開墳墓，取出鄭夫人骨匣，到揚子江邊，拋放水中。⁵⁶

楊思溫燕山遇韓思厚的夫人，為守節而自裁身亡，鬼魂行於人間，韓思厚迎回其骨骸並立誓終身不娶，沒想到思厚違背誓言再娶，並狠心掘開鄭夫人墳墓，取出鄭夫人骨匣，到揚子江邊拋放水中。韓思厚信誓旦旦不再娶，一見劉金壇便為女色所惑而悖信忘義。

(二)、女鬼的情深義重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所論述的女鬼深愛著男人，因為現實生活中無法結為連理，即使喪失性命卻無法放下愛人，只得化做鬼魂相依相隨，女鬼對自己的情郎專情重義，總是無怨無悔的奉獻，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馮夢龍賦予

⁵⁵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84。

⁵⁶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409。

鬼妻對愛情的執著追求超乎世俗的道德要求，鬼妻敢愛敢恨至死都要與愛人在一起，馮夢龍以鬼抒情而不悖理，因為幻化成鬼才能為情私奔、與夫纏綿甚而殺夫而不受責難。馮夢龍對鬼妻的重情義是給予肯定的，認為鬼妻為了愛情可以連性命都不顧，甚至死後依然愛戀情郎，這種至死不渝的忠貞情誼為神明所感動為世人所憐許。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所論述的女鬼多為專情重義，其典型人物為〈警世通言·金明池吳清逢盧愛愛〉中的盧愛愛，其文中曰，

小員外休得悵恨奴家。奴自身亡之後，感上元夫人空中經過，憐奴無罪早夭，授以太陰煉形之術，以此元形不損，且得遊行世上。感員外隔年垂念，因而冒恥相從；亦是前緣宿分，合有一百二十日夫妻。⁵⁷

吳清為風流博浪覓柳尋花之人，清明時節吳清於金明池酒肆裡與盧愛愛飲酒作樂，二人互有情意，無奈盧愛愛因受父親責備絕食而亡，隔年吳清再尋盧愛愛已逝，回程之際卻遇見盧愛愛，二人有情人終成眷屬，原來上元夫人憐憫其早夭而授太陰練形之術，盧愛愛感念吳清相尋，因此鬼魂相隨而有一百二十日的夫妻之實。盧愛愛以死來抗爭世俗禮教的約束，以鬼魂來追尋愛情的自由，情牽吳清而鬼魂相伴，待緣盡之時又義助吳清娶得美嬌娘，盧愛愛對吳清情深義重。

另一情深義重的典型女鬼為〈醒世恆言·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的周勝仙，其文中曰，

「奴兩遍死去，都只為官人。今日知道官人在此，特特相尋，與官人了其心願。休得見拒，亦是冥數當然……次夜亦復如此。到第三夜又來，比前愈加眷戀。臨去告訴道：「奴陽壽未絕。今被五道將軍收用。奴一心只憶著官人，泣訴其情，蒙五道將軍可憐，給假三日……官人之事，奴已拜求五道將軍，但耐心，一月之後，必然無事。」⁵⁸

周勝仙與范二郎二人相愛而互結良緣，無奈周父不答應這樁婚事而使得周勝仙氣結昏死過去，後為朱貞盜墓之時得其陽氣而復生，周勝仙復生後仍然對范二郎情深，想盡辦法找到范二郎，無奈卻被范二郎誤認為鬼魂而誤殺身亡，幸而五道將軍相助讓二人相守三日，周勝仙求得五道將軍幫助，使范二郎免去牢獄之災。二人互有愛意卻陰錯陽差之下不能結為夫妻，幸而得到神明相助而有多日的夫妻緣分，而後助其夫婿脫罪。周勝仙對范二郎情專義重，為范二郎死去兩遍，縱使化為鬼魂仍舊無法忘情范二郎，無怨無悔地追求真愛，為愛犧牲奉獻。

⁵⁷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434。

⁵⁸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264。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從男人的重欲無情與女鬼的情深義重對比，呈現了現實社會在封建制度下，使得女性為男性的附屬，女性毫無婚姻自主權，女性須情義守節而男性可以縱欲多妾，雖然馮夢龍同情多情女子的遭遇，卻也只能於幽冥之界使有情人終成眷屬。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人物中，對僧道人物形象的塑造明顯帶有男尊女卑的價值觀，其故事內容多篇描述僧人犯戒自決轉世解悟，卻不見女尼犯戒解悟的篇章，而書中對僧道人士降妖除魔普渡眾生、慈悲為懷講經說法、神通廣大廣救蒼生亦多所描繪，但卻僅限於男性僧道，馮夢龍所塑造的得法僧道皆為男性，而其破戒多歸咎於女性的誘惑及他人的陷害，在其破戒後也只是轉世坐化而非女尼的受世人唾棄處死。馮夢龍所塑造的女尼的正面形象頂多僅是收留婦人待其夫婿尋回，而負面形象的女尼年輕者多為淫亂之輩，而老尼多為見錢眼開貪婪之人；於男性道人的編述多以正向形象，於女性道人的編述卻是僅有一篇，且因還俗再嫁而受冤鬼報復而亡，馮夢龍於「三言」僧道人物中，呈現出男尊女卑地的封建思想。

第三節 「三言」宗教故事的人性試煉刻畫

轉世觀念賦予死亡更豐富的想像，若人世只有今生無來世，今生死去一切歸於塵土，那麼死亡便是一切的結束。轉世觀念使人對死亡不再只是懼怕，也可寄予希望，寄望今生受苦來世享樂、寄望今生修善來世福報等。佛教的轉世觀念與中國世俗的鬼神觀、生死觀融合而成一個特殊的因果輪迴轉世觀，也就是凡事互為因果，再從縱橫交錯的因果裡衍生輪迴轉世，轉世可為果也是因，轉世雖是前世致果，轉世卻也是一個從善的機會，可於今世種善因。於佛教裡須證得四果阿羅漢進入無餘涅槃，才能不再受輪迴之苦。而道教的得道成仙、世俗的正直為善成神，若有須度世或思凡、犯天條則須下凡重生。

在馮夢龍編述的「三言」宗教篇章裡編入六篇的轉世篇章，其賦予輪迴轉世正向活潑的樣貌，前世因今世果的果報思想具勸懲教化作用、僧人犯戒轉世輪迴後更能看透人生解悟坐化、曲蟻透過不斷修行轉世而入人身修得功行圓滿往西天極樂國。本節將宗教與轉世篇章分為無法逃避的因緣果報、人生無常的歷劫解悟、提升神性的修行試煉與思凡欲念的謫貶受罰等四類——論述如下：

一、無法逃避的因緣果報

於〈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裡，桂遷受恩施家於觀音面前立誓「今生不能補答，來世犬馬以報」待施還家道中落求助於桂遷時，桂遷忘恩負義而受立誓之報，文中云：

冥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父親曾有犬馬之誓，我兄弟兩個同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胎。一產三犬，二雄者我兄弟二人，其雌犬背有肉瘤者，即母親也。父親因陽壽未終，當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犬，以踐前誓⁵⁹

此篇為典型的今世種下惡因，來世受惡果的勸懲教化轉世，但受惡果之累者卻是其妻與二子，桂遷因兒子的警告而痛改前非，將恩情於今世償還，造佛堂朝夕念佛持齋悔罪，使得年老無恙。

於〈喻世明言·閻陰司司馬貌斷獄〉裡司馬貌資性聰明，鄉里屢次舉他孝廉，都為有錢勢者奪去，心中悒悒不得志，寫《怨詞》焚於燈下，玉帝怒其見識不廣，卻言天道有私，待其無私斷明滯獄，玉帝讚賞不已，文中云：

玉帝見了，贊道：「三百餘年久滯之獄，虧他六個時辰斷明，方見天地無

⁵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56。

私，果報不爽，真乃天下之奇才也。眾人報冤之事，一一依擬……就教司馬懿欺凌曹氏子孫，一如曹操欺凌獻帝，顯其果報，以警後人，勸他為善不為惡。」⁶⁰

司馬貌正直清明博學宏詞，將三百多年來無法斷清的沉獄，於六個時辰內公正無私斷得清明受玉帝讚賞，因其今生屈抑不遇而轉世為司馬懿稱王於晉。而於〈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裡玉通長老被柳府尹所害而犯色戒，因而轉世報仇，幸而受月明和尚度化。於〈警世通言·宋小官團圓破氈笠〉裡老僧投胎為兒以報蓋棺之德。

佛教的因緣果報有三世報，可為前世報、現世報及來生報，果報輪迴不是不報而是時候未到，在馮夢龍編述的「三言」宗教篇章中，果報不只三世，連沉冤三百多年都能有報應的一天，可謂天理昭彰。尤其於〈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篇章中，受恩不報害妻子來世應報為家犬，其餓極食糞、長子受縛烹煮之慘狀，令人驚駭果報之立現而不敢為惡。

二、人生無常的歷劫解悟

於〈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裡玉通長老被柳府尹所害而犯色戒，文中云：

長老磨墨捻筆便寫下八句《辭世頌》，曰：「自入禪門無罣礙，五十二年心自在；只因一點念頭差，犯了如來淫色戒。你使紅蓮破我戒，我欠紅蓮一宿債；我身德行被你虧，你家門風還我壞」（《喻世明言》，卷 29，〈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頁 480。）

玉通長老為古佛出世，因不行官場之禮而得罪柳宣教，柳宣教唆使紅蓮用計色誘玉通長老，玉通今世雖然苦修卻抵不過魔障的誘惑，不僅過不了美人關也心懷仇報的心理轉世，玉通藉由轉世為柳宣教女兒做了行首敗其門風，待月明和尚點化之後，

柳翠偈云：「本因色戒翻招色，紅裙生把緇衣革。今朝脫得赤條條，柳葉蓮花總無跡。」……又云「壞你門風我亦羞，冤冤相報甚時休？今朝卸卻恩仇擔，廿八年前水月游。」（《喻世明言》，卷 29，〈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頁 490。）

玉通禪師苦修戒色五十二年卻一夕破戒，轉世柳翠沉淪煙花十二年卻也一夕解

⁶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510。

悟，不食人間煙火的玉通禪師藉由轉世復仇，反而透得恩愛無多冤仇有盡，只有佛性常明不滅。

〈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裡，五戒長老見紅蓮美色，一時差了念頭邪心遂起犯了色戒，待明悟禪師欲勸醒他時便轉世而去，文中云：

《辭世頌》曰：「吾年四十七，萬法本歸一。只為念頭差，今朝去得急。傳與悟和尚，何勞苦相逼？幻身如雷電，依舊蒼天碧。」（《喻世明言》，卷 30，〈明悟禪師趕五戒〉，頁 501。）

五戒轉世為蘇軾卻是不信佛法，明悟禪師轉世為佛印篤信佛法，二人同窗相厚卻志趣不同，而後蘇軾仕途不遂，入獄待罰命危之時，因夢解悟，文中云：

東坡尋思：「此夢非常，四句詩一字不忘。」正不知甚麼緣故，忽聽得遠遠曉鐘聲響，心中頓然開悟：「分明前世在孝光寺出家，為色慾墮落，今生受此苦楚。若得佛力覆庇，重見天日，當一心護法，學佛修行。」（《喻世明言》，卷 30，〈明悟禪師趕五戒〉，頁 507。）

五戒禪師見紅蓮一時差訛了念頭犯了色戒，因羞愧而坐化轉世謗佛，明悟禪師怕其誤入歧途亦轉世度化。五戒依然是苦修四十七載卻身陷色戒，因此轉世受難不信僧佛，汲汲營營於功名仕途而身陷囹圄，在佛印一路相隨點化之下，頓悟自己的前世因緣，而於塵世輪迴裡解悟坐化。

玉通長老貴為高僧卻禁不住女色的誘惑，雖說柳宣教用計陷害，卻也犯戒為實，雖罪不及死，但相較於佛門的高道德標準，玉通長老不得不死，又因其死不瞑目而轉世復仇，這一復仇便將其累世修行付之一炬，因而月明和尚出手搭救度化，使玉通歷劫解悟。五戒禪師修行不足見色起意，毫無悔悟，待明悟禪師點化後才知東窗事發，坐化逃走轉世為滅佛謗僧的蘇軾，幸得明悟禪師轉世追趕而為佛印，用心良苦度化蘇軾。二篇皆屬高僧犯戒自決轉世，最後因慧根足受道友度化，其一時失足於情欲導致累世修行險些付之一炬，其所付出的代價為轉世受人間磨難直到解悟方休。

三、提升神性的修行試煉

於〈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極樂〉裡，梁武帝原只是曲蟾，因得聽經之力而轉世為人身，經累積五世的轉世為善修行終於成佛，文中云：

梁主回答道：「朕功行已滿，與長老往西天竺極樂國去。有封書寄與湘東

王，正沒人可寄，卿可仔細收好，與朕寄去。」⁶¹

這曲蟾得聽經之力先轉世為火工道人范道，因見禪師坐化之灑脫而求安身處，於長老幫忙下也欲坐化而去，一時差了念頭轉世為一條小火赤鏈蛇，幸而長老喚醒點化而後轉世為黃復仁繼續修行，復仁道念不堅，幾乎著魔，因而再轉世為蕭衍繼續修行，最終功行圓滿成佛而去。

梁武帝原只是曲蟾，因為一再轉世修行，由曲蟾到火工道人，一不小心又轉為小火赤鏈蛇，幸而及時救回再轉為黃復仁苦修，最終為梁武帝修得西天極樂世界，藉由轉世一再提升神性的修行試煉。

於〈醒世恆言·杜子春三人長安〉裡，受老者三次錢財資助，而後上華山接受七情六慾的試煉卻功敗垂成，因此杜子春立誓潛心修行，

杜子春揚州步行到彼……兩隻腳上都走起繭子來……便住在祠內，草衣木食，整整過了三年。……老君笑道：「我因怕汝處世日久，塵根不斷，故假攝七種情緣，歷歷試汝。今汝心下已皆清淨，又何言哉！」⁶²

杜子春於三年後步行上山尋師修道，三年來草衣木食終通過太上老君的試煉而得道。於〈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昇〉裡，張道陵七試趙昇：第一試：辱罵不去；第二試，美色不動心；第三試：見金不取；第四試：見虎不懼；第五試：償絹不吝；第六試：存心濟物；第七試：捨命從師。七試即為喜、怒、憂、懼、愛、惡、欲，真人見二人道心堅固乃將生平所得祕訣，細細指授。如此三日三夜，三人復回舊舍，諸弟子相見，驚悼不已。真人與王長、趙昇在鶴鳴山中，白日昇天。

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裡，以人性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為災禍根源，需斷絕人性的慾念，滅欲修行才能提升神性，進而飛昇成仙佛。

四、思凡欲念的謫貶受罰

馮夢龍「三言」的宗教篇章中，描述神靈雖然具有神的特性，卻也有了人情、欲望想像的人性面，而與世人一樣具有世俗人性的欲求，例如神靈因思凡或犯戒而被貶下凡受難重修，他們並沒有犯下滔天大罪或怠忽職守，而僅僅因為具有凡心欲念就被謫下凡，「三言」宗教人物中被謫歸仙的敘述有七篇，其敘述多著重於原位列仙班，因罪或思凡而被貶下凡，後因謫滿度脫昇天，或因前生宿債需償還，吳光正認為其具有三個母題，「思凡謫凡—歷劫一度脫升天，象徵著『因空

⁶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612。

⁶²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816。

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的生命循環歷程」⁶³天上神仙因思凡而被謫下凡間歷劫，於凡間歷經各種苦難，體驗人間情感愛惡欲之苦，而後解悟受度脫而升天。如於〈警世通言·陳可常端陽仙化〉一文中，

卻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日到。可常作了《辭世頌》……向眾僧道：「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往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⁶⁴

可常修行被污陷而坦然受之，因為了悟到前世宿緣而生的惡果必須承擔，因而超越世俗的誣陷掙扎，坦然還清宿債後終於解脫坐化。於本文中馮夢龍所描繪的佛道修行人物，雖已修道成仙而為常歡喜尊者，即使欠債依然無法因修行而抹去，必須轉世還清才能再登仙位。

因罪被貶下凡者於〈警世通言·一窟鬼癩道人除怪〉一文中，

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為貧儒，教你備嘗鬼趣，消遣色情(《警世通言》，卷 14，〈一窟鬼癩道人除怪〉，頁 172。)

吳洪原為天界弟子，因凡心不淨被貶下凡，倍嘗鬼趣終於看破紅塵，為甘真人所渡化昇天。如於〈警世通言·福祿壽三星度世〉一文中，

那劉本道原是延壽司掌書記的一位仙官，因好與鶴鹿龜三物頑耍，懶惰正事，故此謫下凡世為貧儒。謫限完滿，南極壽星引歸天上。(《警世通言》，卷 39，〈福祿壽三星度世〉，頁 558。)

劉本道雖為仙官亦因懶惰正事而被謫下凡，由南極壽星引歸天上。如於〈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證仙〉一文中，

那牧童道：「你曉得神仙中有個琴高，他本騎著赤鯉升天去的。只因在王母座上，把那彈雲璈的田四妃，覷了一眼動了凡心，故此兩人並謫人世(《醒世恆言》，卷 26，〈薛錄事魚服證仙〉，頁 553。)

神仙琴高與田四妃動了凡心被謫下凡，卻依然迷戀風塵因而再被貶為東潭赤鯉，受盡畜牲道的輪迴之苦，後來還是太上老君化作牧童渡化。又如〈喻世明言·張古老種瓜娶文女〉一文中，

⁶³ 吳光正：《中國古代的原型與母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年，頁 109。

⁶⁴ 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 75。

張公道：「我本上仙長興張古老。文女乃上天玉女，只因思凡，上帝恐被凡人點污，故令吾托此態取歸上天。韋義方本合為仙，不合殺心太重，止可受揚州城隍都土地。」（《喻世明言》，卷 33，〈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頁 539。）

韋女本為天宮玉女卻因思凡被謫，天帝令張古老渡化歸天，並帶入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道家思維，其中因韋義方殺心太重而只能受城隍之職。馮夢龍選取這樣的題材，有許多特殊之處，例如：文女被謫下凡並未受多大的苦難，只是嫁給一個年過古稀的莊稼老者生活，又韋義方見妹妹挨莊稼老者打罵，心有不捨而動手要殺老者也是人之常情，卻因此而無法升天，其他家人什麼都沒做卻可以白白升天。由此可知馮夢龍給予老者娶年輕女子合理化，於文中不管是媒人或是韋家人都是反對的，唯有馮夢龍藉由神化而給予合於情理。於〈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入話中，

徽商家扶鶯，皮雀降筆，自稱「原是天上元帥，塵緣已滿，眾將請他上天歸班，非擊死也。」（《警世通言》，卷 15，〈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頁 185。）

張道士原為天宮元帥，因何下凡並未提及，只道塵緣已滿而歸仙班。其中提出為天將所擊而死，矛盾之處為既能遣天將何為天將所擊，因而再提出為塵緣已滿而歸仙。於〈警世通言·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一文中，

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際樂聲嘹亮，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面前，口稱：「上帝奉迎星主還位。」舟人都驚倒，須臾蘇醒。只見李學士坐於鯨背，音樂前導，騰空而去。（《警世通言》，卷 9，〈李謫仙醉草嚇蠻書〉，頁 98。）

李白才學洋溢，世人有太白金星轉世之說，文中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際樂聲嘹亮，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迎歸星位。

在被謫歸仙的敘述七篇中，有四篇表現出天仙並非高枕無憂，若有犯罪或思凡依然需下凡輪迴受苦，若有欠債未還依然得還清宿債方能再昇天。其次於歸仙過程中，上界甘真人度化吳洪、南極壽星引歸劉本道、太上老君度化薛錄事、張古老度化文女昇天、仙童迎李白等，皆需有天仙下凡指點度化方能昇天，此乃道教重視正道相承的傳統，而馮夢龍對道教傳承的沿襲給予肯定。

五、小結

轉世對中國傳統的生死觀有很大的衝擊，在這樣的衝擊之下使中國的生死、鬼神觀，融合成一個特殊的中國式的輪迴轉世模式，馮夢龍於「三言」的宗教篇章中以無法逃避的因緣果報、人生無常的歷劫解悟、提升神性的修行試煉、思凡欲念的謫貶受罰等四種模式來呈現，以前生的罪惡善行來決定來生的貧窮富貴，以轉世試煉來看透生命的本質，將功名富貴死生情切一切歸空，超越生死邁向解脫之路，一世看不透再藉由多世的累世修行，來提升神性，最後超脫升天。



第五章「三言」宗教故事與明末社會

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多數為直接反映當代社會現實生活，即便是歷史故事或蒐集宋元舊作，依然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社會，而為數眾多篇章更是揭露明末社會的政治黑暗現實、反對儒家虛偽的禮教倫理，提出僧尼道士的淫亂情形，發展愛情婚姻的反禁欲主義，嚮往追求婚姻自主的文人主義特點。

第一節 展演明末社會的縮影

馮夢龍認為小說能「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頓者汗下」而達到「觸性性出、導情情出」的效果，小說受到士農工商甚至於不識字的兒童婦女歡迎，小說甚至比儒釋道更深入人心，影響世人比三教更是深遠。但是儒釋道三教具有勸人為善的導善性，相對的，小說卻是專以奸邪淫盜之事導人以惡，於三道所不願提及的社會殘暴黑暗之處，小說便是窮盡內容以取悅市民。小說以殺人為好漢，以尋花問柳的好色之徒為風流，將此等喪心病狂之情事無所忌憚的流傳於世，使得單純的學子受到引誘行為放蕩，而危害世俗風氣。傳統封建制度下的儒者，致力於維護傳統的禮教思維，對於小說的赤裸裸的言情說欲、商人的重利輕義等，是難以接納的。

小說家認為真實反映社會生活的喜、怒、哀、樂，將文學主題轉向社會現實的生活情境裡，將藝術描寫得更接近世人生活氣息的情欲伸張，藉此引發市民對生活的反思，以文本之惡導現實之善，更具教化市民之效。因此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多數為直接反映當代社會現實，如同明末的社會縮影，本節將一一揭示儒家倫理的淪陷、暴露政治吏治的墮暗、揭露科舉取士的弊端、批判宗教人士的貪色。

一、揭示儒家綱常的淪陷

明末政治腐敗，社會動盪，在上位者窮奢極欲，賣官鬻爵，使得官僚們也將仕途以金錢交易，營私枉法，而市民經濟興起，商人地位提升，逐利奢靡之風盛行，又受心學思潮影響，使傳統禮教的道德倫理淪陷而教化不施，就連士人階層也受波及。

傳統士紳其自小接受科舉教育薰陶，以科考進仕為目的，待登科入世之後便將八股文束之高閣，如何清明為政已然拋諸腦後，而以全部精神來謀求物質與精神上的享受。明人陶奭齡的「五計」說，反映了明代士紳階層的人生軌跡和人生

觀，具有明末社會特徵和思想意識。他將士紳階層中的人一生區分為五個階段，十歲為兒童時為「仙計」，即如神仙一般「依依父母，嬉嬉飽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二十歲以後為「賈計」，即如商賈一般「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驚聲名若逐膻」三十歲至四十歲為「丐計」，即如乞丐一般「利慾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婢欲眾」五十歲左右，為「囚計」，即如囚犯一般「嗜好漸減，經變已多，僕起於鬥爭之場，享寒於險戲之境，得意尚有強陽，失意遂成枯木」五十歲以後的終老之年，為「屍計」，即如等死一般「聰明既衰，齒發非故，子弟為卿，方有後子，期頤未艾，願為嬰兒」¹

學者陳萬益提及明末世風為：「在晚明小品中充斥著：癡、癖、顛、懶、憨、愚、迂、狂、狷、奇等等正統士大夫視為偏僻乖張的人的評語，明季文人不僅以此為號，而且紛紛議論，推崇為至高無上的性行」²明末士大夫，宣揚遂情達欲、崇尚奢靡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張揚個性及提倡精神和物資欲望的滿足，影響了當代的社會風氣，因此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藉由精怪的縱情於人，揭示了明末知識分子情慾自縱，儒家倫理綱常的淪陷的一面。

馮夢龍以精怪熱情主動，假藉前世緣定縱情恣欲，如〈喻世明言·陳從善梅嶺失渾家〉的猢猻精色心迷戀本性，遇美人便攜去洞裡做夫妻，於〈醒世恆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的鄭信誤殺人被迫入井勘邪，初遇白蜘蛛精色誘為郎，鄭信欣然受之，遇後宮紅蜘蛛精時鄭信喜不自勝，雖然告知自己有妻子了，卻依然攜手入房共寢。〈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鬧華光廟〉裡書生魏宇丰姿俊雅，性復溫柔，卻因此惹來雌雄龜精假藉呂洞賓與何仙姑的覬覦，雄龜精假藉呂洞賓騙魏宇，與其相聚十晝夜可使之神完氣足日記萬言，這對於書生而言是很大的誘惑，因此魏宇欲竊其仙氣隱忍不辭，然而十餘夜後，二人情好愈密，彼此俱不忍舍，甚至假何仙姑也來共宿，半年後使得魏生面黃肌瘦，日裡倦怠奄奄一息，最終魏父求助五顯靈官而收了雌雄龜精。吳存存於《明清社會性愛風氣》云：

這是明中晚期士人的普遍習氣。作為晚明縱欲風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男同性戀在當時風靡整個社會，得到社會的承認，並在晚明縱欲思潮消歇之後還一直延續下去，……同性戀作為一種性愛的形式在這四百年左右的時期裡，幾乎享有與異性戀同樣的地位，而相當一部份的世人還把他視為風流韻事而趨之若鶩。³

在明朝縱欲風氣下男同性戀是士人的普遍習氣，然而馮夢龍還寫入了三人共宿之情，可說是大膽的寫實小說，也反映了明朝縱欲思潮之開放。馮夢龍雖然重情真

¹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3月，頁82。

²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1988年，頁80。

³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6月，頁114。

也編述了同性及三人的情欲糾葛，但是魏宇須被論罪，雄龜精因同性情欲而被斬，雌龜精因三人同行的淫亂行為而被關禁，因此馮夢龍並不認同這樣的情欲，魏宇的縱情是被動受惑而且也受其害，然而上帝卻要懲其迷惑之罪，傳統的道德觀如同上帝般，是不容許這樣的淫亂行為，幸而也因其有功名而恕之，顯示功名成為很多行為的合理化藉口。馮夢龍以雌雄龜精來編述斷袖之癖與三人行，不以真人情事來敘述，並給予雌雄龜精嚴懲，顯示馮夢龍認為此風不可長而給予隱義。

二、揭露科舉取仕的弊端

科舉是以才能取才，人人有機會進仕為官，因此只要科舉登科則為仕當官，生活無虞，因此俗諺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取仕使得讀書人費盡心力，只為揚名顯親追求富貴。明代更是大力推舉，如《百可漫志》記載：

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禮）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蓋殿欽奉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為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裡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著他鄉里知道。⁴

明太祖時將中試的士子出榜於原鄉籍，以光耀門楣更加鼓勵了世人參加科考，然而科舉行之有年，進榜提名者名額有限，如當代學者毛紀云：

我朝設科取士，今已若干舉矣，作人之澤愈深，賢才之出愈盛，因思夫斯民之生眾矣，而士為貴。蓋士拔於民者，不啻千而一也，天下之士眾矣，而科目為貴，蓋士拔於科目者，不啻百而一也，科目之士有等，而進士為貴，蓋進士拔於鄉舉者，僅什之一耳。夫才愈盛則進愈難，凡登名於斯者於是乎愈榮。⁵

因為科舉取仕而使得士人地位提升，世人趨之若鶩汲汲營營於名利，但是因人才愈眾進仕有限，顯得要名登進士者越來越困難。又明代科舉取士制度完善成熟，國家所舉行的科考分為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四級，舉試內容僅限於「四書」、「五經」，文章須一定格式包括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末股總共八段，有一定的格式和字數限制，要依照題義，揣摩古人語氣立言為「代聖人立言」，不能有個人見解稱「制義」，考試內容僵化而為「八股取仕」，空疏之學使得民智閉塞。因此顧炎武認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⁶明代君主以之禁錮文人思想，鞏

⁴（明）陳鼎：《百可漫志》（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66年，百部叢書集成據明萬曆沈節甫輯陳于廷刊紀錄彙編本影印），頁1。

⁵（明）毛紀：《龍峯類稿》（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7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卷10，〈擬進士題名記〉，頁84。

⁶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2000年6月，頁386。

固君主地位，而貪官汙吏卻利用職權徇私舞弊。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之」中國的讀書人向來以考取功名一舉登科為目的，因而一生汲汲營營於科舉，然而仕進僧多粥少，亦或派系黨爭，因而落榜者或升官受阻者大有人在。為此懷憂喪志、怨天尤人者不計其數，其沉淪香樓酒店交友買醉或買賣書畫辛苦度日，這些自尊心高的失意才子們，在現實生活裡官場失意的打擊，促使其轉而追求來世的快活。馮夢龍為人曠達，飽讀詩書博學多聞，無奈於八股科舉屢屢落榜，只能坐館講學為生，因此對科舉取仕的弊端是感受深刻的。

馮夢龍編述的「三言」宗教篇章裡，有多篇提出科考弊端，例如〈警世通言·老門生三世報恩〉描述鮮于同八歲時曾舉神童，十一歲游庫，胸藝萬卷，筆掃千軍卻年年科舉，歲歲觀場，不能得朱衣點額，黃榜標名。文中提及盲試官、拜門生稱老師，進仕會容易些，文中鮮于同六十一歲再入會試時，夢見中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下面卻填做稷《詩經》，不是自己擅長的《禮記》，而後依夢境改經，幸運的再遇上蒯考官因不想再錄取鮮于同而選取制義不精，這陰錯陽差之下，夢境成真。

馮夢龍還提出五篇失意才子的來世篇，以〈喻世明言·游鄴都胡母迪吟詩〉、〈喻世明言·閻陰司司馬貌斷獄〉為例，司馬貌鄉里中屢次舉孝廉、博學宏詞，都為有勢力者奪去，靈帝賣官鬻爵，視官職尊卑、入錢多少，各有定價，司馬貌家貧，因此無人提挈至五十歲，空負一腔才學，不得出身，屈埋於眾人之中，心中怏怏不平，幸而藉陰間斷法展現才學而受天帝賞試；於〈醒世恆言·馬當神風送滕王閣〉文中王勃幼有大才，通貫九經，詩書滿腹，卻因家寒窘迫，流落窮途青雲無望。幸遇中源水君見其有絕世之才出手相助，待其取得金援之時再遇仙人召其昇天至蓬萊仙境赴會時，王勃毅然拋棄俗世功名，欣然赴會。

馮夢龍藉由「三言」宗教故事，揭露了八股取仕的弊端與官吏的貪鄙，因賄賂而入仕或升遷的官吏，也回循前例而受賄，使得貪官汙吏一代一代的產出，造成政治腐敗的惡性循環，也使得無權勢的士人升官進仕難如登天，成為社會動亂之源，以八股取仕的種種醜陋形態，借古諷今，而一窺明末科舉取仕的弊端及對文人思想的箝制。

三、暴露政治吏治的隳暗

明朝政治從明英宗起，宦官干政當權，到明世宗時尊崇道教，迷信方士，好長生不老之術，多年不理朝政，嚴嵩父子趁機竊柄弄權、賣官鬻爵，殘害楊繼盛、沈鍊等忠良，政治日益腐敗，明神宗後期政事不理又貪財好貨，明熹宗任由宦官

魏忠賢招權納賄，明神宗與魏忠賢的貪財好貨上行下效，明末貪官汙吏動搖國本，使得國政一蹶不振。

明末政治黑暗，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多篇反映了當時政治黑暗的一面，如〈喻世明言·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一文中，馮夢龍以公宴飲酒寫出沈煉的妒惡如仇不怕強權，反擊了嚴世蕃的倨傲無禮，沈煉於公宴與奸佞作對的剛正忠義形象，為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而後嚴嵩父子多行不義而受懲，嚴世蕃處斬抄沒家財，嚴嵩發養濟院終老，被害諸臣盡行昭雪，而馮主事義救沈襄累官至吏部尚書，甚至夢見沈煉來拜候道已授北京城隍之職，馮主事為南京城隍，二人因不畏強權，忠義之行而善報為神。馮夢龍精心編排透過情義感人的故事，反對嚴嵩父子弄權，為沈煉的平反冤獄並嚴懲嚴嵩父子，揭露了明朝官吏之貪婪卑鄙，政治之墮暗。

明朝政治之黑暗除了高官弄權之外，就連縣令都能公報私仇，甚而小小的獄卒都能任意謀害人命，如〈喻世明言·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一文中，盧太學才高學廣又家財萬貫，知縣汪岑有心要結識他，卻陰錯陽差之下見盧太學蓬頭跣足相迎，因而心下大怒道，陷害盧柁問成死罪，而後濬縣新任知縣陸光祖到任之後，嚴刑究訊審出真情，汪公聞得陸公釋了盧柁，心中不忿，按院也將汪公為縣令時，挾怨誣人始末，聖旨將汪公罷官回去。馮夢龍通過汪知縣對盧太學的迫害行徑，展示了明代官僚如何公報私仇置人於死地的惡行，為讀者揭露了明代貪贓枉法的酷吏黑幕。

又如〈警世通言·李謫仙醉草嚇蠻書〉裡李白其母夢長庚入懷而生，玄宗時拜為翰林學士，文中高力士深恨脫靴之事，中傷李白使天子存疏遠之意，因此李白縱酒自廢回至錦州。最後李白才氣縱橫原是天星下凡，感嘆宦海沉迷，騎鯨升天歸仙而去。於〈喻世明言·眾名姬春風吊柳七〉文中柳永人才出眾，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吟詩作賦更擅填詞，因得罪呂丞相而喪失平步青雲之途，因而更加放曠不檢，流連楚館秦樓，縱情於紅粉知己，最後寄情於逍遙自在的仙人。柳永於今世力求仕進卻屢次不第，因文采勝人而得官位，卻因個性灑脫又處處留情於青樓女子，造成青雲受挫罷官而去，最後夢見天帝召其升天作曲，其現實生活不為當今朝廷所用，果真於來世受天帝欣賞召其成仙，其諷刺意味濃厚，暗示現今皇帝有眼不識泰山、不辨是非聽信纏言而痛失良臣。

四、批判宗教人士的貪色

明朝開國主朱元璋認為佛道戒律具社會教化之用，因此為扶植佛道而採取了許多措施，如保護寺觀經產，修建寺觀，禮遇佛道人士等等，朱元璋作《三教論》指出佛道的輔政之用，其文中云：

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常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然於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⁷

朱元璋認為儒家刪《詩》制典，萬世永賴，而佛道幽冥果報之說，鼓勵人民潛心修道為善，遵守規戒保身，於無形發揮社會安定的力量，減輕朝廷治民的困境。儒釋道三教雖然持身榮儉之不同，但是其濟世之理是相同的，於世道是三教相輔相成而缺一不可。然而到明世宗時尊崇道教，迷信方士，好房中術及長生不老之術，多年不理朝政，每年不斷濫用民力大事修設齋醮，造成國家財政巨大的花費，國政亦日漸腐化，由於上位者的大力推崇，使得市井小民也隨之信仰。

明代的有志之士，意識到宗教分子的複雜，佛道人士的沉淪腐化，因而在作品裡揭露出僧道的醜行，而馮夢龍也不例外，於「三言」提出八篇僧人違法犯戒，來批判其貪淫惡行，六篇道人施法不準以警世人。

馮夢龍編述的「三言」宗教篇章裡有六篇提及僧人與情欲，如〈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條〉裡赫大卿專好聲色二事，喜好到處尋花問柳，到大庵院與尼姑空照、靜真淫欲無度，樂極忘歸，最後卻因思歸被二尼將其頭髮剃光做尼姑打扮，住在庵中，晝夜淫樂後因病嗚呼哀哉，埋於東房後園大柏樹旁。最終東窗事發二尼設計恣淫傷人性命依律擬斬。於〈喻世明言·簡帖僧巧騙皇甫妻〉裡，簡帖僧設謀奸騙人妻，待被認出後又想殺人滅口，因而重杖處死。簡帖僧偷盜寺中財物，詐娶人妻雖屬可惡卻不至死，因而加入欲殺人滅口，使得罪加一等而處死。由此可知，僧人守戒修行使世俗眾對其有較高的道德標準，因而僧人犯戒多是社會多抱以嚴懲的態度。於〈喻世明言·新橋市韓五賣春情〉則只是以和尚犯如來色戒自盡討薦拔，以警示世人勿縱欲情色。

於〈醒世恆言·汪大尹火焚寶蓮寺〉裡，寶蓮寺不向人募化，遠近都道其和尚善良，反肯施捨而募多，其子孫堂兩旁，各設下淨室凡祈嗣婦女，親到寺中拜禱討得聖筮，就宿於淨室中一宵，淨室中四面嚴密，先教其家夫男僕從點檢，至晚送婦女進房，僕從睡在門外看守，一切毫無破綻。然而房裡卻是暗藏玄機，佛顯僧眾，藉子孫堂靈應，另闢密道通往淨房，奸騙婦女詐騙錢財，其貪淫奸惡，最終為汪大尹所識出而怒斬百餘和尚。各省直州府傳聞此事，出榜戒諭不許婦女人寺燒香。這如同現代宗教詐財騙色，多數稱師者看似善良，師袍加身自言慈悲大智，旁邊親信在旁假道加持，便能使愚昧信徒人財兩失。自古至今，這樣的戲碼不斷的巡迴上演，縱使府廳出榜戒諭，家規嚴禁，依然有人追隨。如黃標《庭

⁷錢伯城等：《全明文》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1992年，頁146。

書頻說》〈婦女嬉遊〉：

禮曰：婦女不出閨，嚴內外也。夫閨門尚不可出，況遠而嬉遊乎。世間嚴肅閨門者固多，不謹閨門者亦不少；恪遵婦道者固有，不守婦道者亦甚多。曾見有女紅不勤，以巡門挨戶為正事；中饋不修，以登山謁廟為善行。貴者乘肩輿，擁侍妾；富者駕寶馬，炫明珠。盛其首飾，異其服色，以供人之瞻玩；妖冶其容，裊娜其步，以牽人之情思。不曰口願，則曰心願，雖道路阻長，不畏跋涉之苦；不曰祈嗣，則曰祈福，雖山川迢遞，不憚風塵之勞。今日進香，明日修醮；此處參佛，彼處拜祖。以有用金錢，枉自齋僧布施；以無幾光陰，空為忙裡偷閒。甚至勾引私奔，而此約彼期，借端宣淫者有之；潛入邪教，而男女混雜，因而失節者有之。無窮醜行，未易更僕，總本於嬉遊之所致也。雖然，此固婦德之衰，良由為夫者之縱其惡也。假如嚴飭閨房，使婦識三從，女尊姆訓，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彼將含辱斂容，退處之不暇，亦焉敢肆然無忌，雜入於稠人廣眾之中也哉。⁸

黃標於家規裡要婦人識三從，內言不出外言不入，不應嬉遊入是非之地而虧婦道，不以有用之財枉自布施。古代婦女須遵三從四德，甚至在大戶人家裡行走都得走暗廊，唯有節慶之日方能藉祈福消災往廟庵一遊，其中最期待的便是看著沿途熱鬧的街景及清幽古煞風景。因為成天被關在家裡，眼界不開涉世不深而最易受騙，甚至受欺負訛騙也不知該如何處理，因此成為惡僧人口中的大肥肉，任人吞食。

雖然子曰：「食、色性也」飲食與男女之情是本性使然，而佛教清規認為色會阻礙修行之路，因而佛門子弟須戒色修行，其僧群聚居封閉的廟寺裡引人好奇，是否能戒守清規更是令人生疑，尤其當代士人多認為佛門子弟不事生產，取之於十方大眾而食宿無缺，僧人份子複雜也非人人自願崇佛修行，因此六根不淨犯戒受罰者必有人在，況且修行高僧雖道行高深，卻依然失足於情色所惑而破戒，其貪淫的負面形象為當代所不齒，如《明律》〈刑律·犯姦〉條：

嘉靖五年五月督察院題准：如有婦女出遊寺觀者，一面將婦女挈送官司，并居夫男問罪，仍枷號一箇月發落還俗。⁹

明律禁止婦女出遊寺觀，由此可知明代社會對僧寺尼庵存有不好的觀感。馮夢龍於「三言」宗教篇章，對於這些不法僧尼道流貪淫違法的種種批判與嚴懲，皆具明顯的社會現實意義。

⁸收錄於清·張伯行輯、夏錫疇錄《課子隨筆鈔》，台灣：廣文書局，1975年，頁162-163。

⁹見黃健彰等編《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80年，頁460。

第二節 宣揚作者的情教理想

宋元時期理學盛行，朱熹提出「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復盡天理，方始為學」¹⁰肯定「天理」的存在，而將「情欲」視為禍端，「存天理，去人欲」的崇理抑情的傾向直到明初依然盛行。明中葉，尊情尚性的思想逐漸展露頭角，如李贄「童心說」的哲學思想、湯顯祖的「世總為情」、公安三袁的「性靈」論、而至馮夢龍的「情教觀」，逐漸挑戰了程朱理學。明代後期由於商業發達逐利之風興起，社會新思潮的湧起，政治的腐敗，封建綱常的淪喪，使得「天理」逐漸敗落，「人欲」得到提升，傳統的禮教抑情，已漸漸被拋諸腦後。

明代市民經濟使得社會結構產生變化，王學盛行及泰州學派的世俗化，使得文人的生活態度、審美趣味及價值觀也隨之產生變化，文人張揚個性，追求感性欲望，著作以抒發真情義為晚明思潮主流，體現於文學上則以作品表現真性情，提倡尊情適性，輔以教化為文藝思潮。馮夢龍於「三言」宗教篇章提倡真情，對明末世道混亂及封建禮教的批判，對醜惡現實的抨擊皆以真情為出發點，懷抱著以真發偽、以情感世的情教理想。

一、理為情之範，情為理之維

中國文人自古以來標榜文以載道，以承擔教化為己任，甚至反對禮教追求自由的文人，也於內或外支持著教化，謹守著發乎情止乎禮的框架下，調整自己的人生價值及規範自己的行為。馮夢龍認為小說諧於里耳，能使讀者「怯者勇、淫者真、薄者敦，頑鈍者汗下」¹¹，具有《孝經》、《論語》所不及的感染力，影響著社會風俗，因此以借男女之情，發名教之偽藥為目的而創作「三言」，借通俗文學來移風易俗，標榜其情教主張的淑世理想。

(一)、尊情思潮的推波助瀾

明末鍾情之士往往自稱為「有情人」，無論於其人生觀、文學觀都具尊情的美學觀，但是於情理的看法則各有異同，例如「唯情論」的湯顯祖認為理有者情必無，情有者理必無。他創作的《牡丹亭》即為以情反理，劇中以傳統封建制度下父權代表杜寶來壓制女兒情感，最終以杜麗娘的愛情勝利作結，其情理對峙的態度相當明顯，並且唯情取勝，因此湯顯祖以為情與理是對峙，無法調和的。而「主情論」的馮夢龍卻以為理為情之範，情為理之維，情理可以相互為用。

¹⁰朱熹撰；朱傑人、顏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2010，頁。

¹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1。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的〈醒世恆言·鬧樊樓多情周勝仙〉裡，在傳統封建制度下父權代表的父親反對之下，多情的周勝仙在世之時無法與范二郎結為夫妻，而於鬼世之時得五道將軍憐憫，給假三日與范二郎相守，也算是情有所歸。於「三言」宗教故事的〈喻世明言·張舜美燈宵得麗女〉裡，張舜美與素香郎有情妹有意，因此相約為情私奔，無奈卻於城門二人走散，幸而素香遇一尼師，旦夕參禮神佛，拜告白衣大士，並持大士經文哀求再會，果然於三年後，舜美得中首選解元，舟次鎮江江口，將欲渡江，忽狂風大作，劉素香在大慈庵中，忽夢白衣大士報云：「爾夫明日來也。」次日舜美入庵與素香相逢。〈警世通言·樂小舍拚生覓偶〉裡，樂美善與順娘互有情意，私下約為夫婦無奈父母不許婚嫁，幸而樂美善求得潮王相助，於兩人觀潮時，順娘滾入波浪之中，樂和跳下水去救人，方才求得婚嫁。

馮夢龍通過作品反映市井的現實生活與明末新思潮時，更以小說評論的方式，提出他對情的普遍意義追求。如馮夢龍於《情史》〈情真類〉卷末評語提及：他說：「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世儒但知理為情之範，孰知情為理之維乎。」¹²不同於湯顯祖，馮夢龍努力化解真情與社會現實禮法之間的矛盾，因而提出「情為理之維」的見解，試圖使情與理能達到協調，並將情置於理的核心。

（二）、情本永在的情生萬物

馮夢龍的情學思想可分為兩方面，一為情本永在而情生萬物的「情本論」，一為與以情為教而導愚適俗的「情教說」。

於「情本論」而言，明代中後期社會思潮以「心學」為核心，而馮夢龍在王守仁「致良知」及李卓吳「童心說」的影響下，將「情」擴大為人類的各種情感，而不僅是男女之情，於《情史·敘》提及：「凡民之所以必開者，聖人亦因而導之，俾勿作於涼，於是流注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汪然有餘乎！」¹³馮夢龍將情廣義分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情。《情史·敘》又提及：「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有情疏者親，無情親者疏。」（《馮夢龍全集 7·情史》，頁 1）以「情」為天地萬物的根本，維繫社會的基本原則，天地間惟有真情不滅，真情不假。馮夢龍解釋狹義的情，從個體出發肯定「情」的重要，強調天地萬物以「情」為本，以「情」為宇宙的核心。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的〈醒世恆言·灌園叟晚逢仙女〉裡，秋先從幼稚好栽花種果，自稱為灌園叟，遇張委看見花木茂盛，就起個不良之念，想要吞

¹²馮夢龍《情史》，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82。

¹³馮夢龍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7·情史》，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頁1

占並與秋先起衝突，秋先遇花仙以落花返枝的法術相助，並授予成仙之道。〈醒世恆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裡，鄭信入井遇蜘蛛仙子，同居三年生下一對兒女，鄭信壽至五十餘，白日看見日霞仙子車駕來迎，無疾而逝。又如〈醒世恆言·金明池吳清逢愛愛〉等多篇鬼妻篇章，花仙因秋先愛花而生，鬼妻因情而生。馮夢龍認為情是萬物的根源，物物相生相感是由情而生，《情史》〈情化類〉卷末說：

「風者，周旋不舍之物，情之屬也。浸假而為石，頑矣。浸假而為鳥，為草，為木，蠢矣。然意東而東，意西而西，風之飄疾，惟鳥分其靈焉。雙翔雙集，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梓能連枝，華解並蒂，草木無知，像人情而有知也。人而無情草木羞之矣！」¹⁴

風只是大自然現象，卻會「周旋不舍」情牽萬物而纏綿不已，石頭沒有生命，所以冥頑不化；草木沒有知覺意識，所以愚蠢無知；鳥兒既生命又有知覺，因此「雙翔雙集」而富情感；萬物之靈的人類並非草木禽獸，應當更是情感豐富。如果連無知覺的樹木都會結連理，花兒都知道並蒂而生，生而為人如果沒有感情，那就草木禽獸都不如。馮夢龍從情生萬物到萬物有情，為人類的真情存在提供了合理的論證，馮夢龍試圖建立一個真情的世界，以真情維繫人與人之間和諧。

於「情教論」而言，馮夢龍以情本論為基礎，著重情感的教化功能，其《情史·敘》提出「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馮夢龍全集7·情史》，頁1）的情教思想核心，馮夢龍以為世風日下乃是薄情所致，再提及「倒卻情種子，天地亦混沌。無奈我情多，無奈人情少」。（《馮夢龍全集7·情史》，頁1）認為人情淡薄須靠真情才能改變，最後以「願得有情人，一齊來演法」，期盼能有鍾情之士一起憑藉真情來拯救世風。馮夢龍的情教論以情融理，有別於湯顯祖以情反理的思想，於《情史·敘》「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馮夢龍全集7·情史》，頁1）馮夢龍要以「情」理天下，企望人與人之間能以情相與，以情度人，以情化人，進而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質。

馮夢龍於《醒世恆言》敘言曰：「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者。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以《明言》、《通言》、《恒言》為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醒世恆言》，頁1）由此可知馮夢龍是企圖以「三言」為六經國史之輔，用以曉喻世人、警示世人、醒悟世人，藉以導愚適俗，而達到「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效果。（《喻世明言》，頁1）因此馮夢龍在選擇題材，人物塑造及情節設置上，須迎合市井小民的閱讀奇趣，才能實現寓教於樂的教化目的。

¹⁴馮夢龍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7·情史》，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頁243。

(三)、情為理維的情理融合

馮夢龍認為情是理存在的基礎，理是情的內化，理需要藉情的作用才能體現出來，以情來主導理，而把理教性情化，以情化理、納理於情，自然而然達到發自情又止乎禮的理想境界。情為理之維包含二種意涵，一為理生於情，一為以情繫理。

於理生於情而言，馮夢龍的情教立論基礎是以情為本，情為理之維是情生萬物的發展，也就是萬物因情而生，因情而發展，而理也不例外。王守仁認為：「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¹⁵王守仁以無效心的孝行是不孝的，無忠君之心的忠行也是不忠的，王守仁以心為宇宙萬物的主體。馮夢龍則是以情為宇宙萬物的主體，於《情史》卷一〈情真類〉總評提及：「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最近者，無情之夫，必不能為義夫；無情之婦，必不能為節婦。世儒但知理為情之範，熟知情為理知為乎。」¹⁶馮夢龍肯定為情守節，反對傳統封建制度下的無情守節，如馮夢龍對〈警世通言·宋小官團圓破甑笠〉裡劉宜春與丈夫有情而守節，誓死不願聽從嫌貧愛富的父母之言改嫁，抱持讚賞的態度。

於以情繫理而言，馮夢龍認為情是萬物之源，維繫天地萬物的紐帶，因此於《情史·敘》提及：「萬物如散錢，一情為線索，散錢就索穿，天涯成眷屬。若有賊害等，則自傷其情。如睹春花發，齊生歡喜意。盜賊必不作，姦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聖亦何仁義。倒卻情種子，天地亦混沌。」(《馮夢龍全集》頁 10。)情是萬物之源也是溝通的橋樑，連接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及人與萬物的生命鏈。馮夢龍認為合理的情欲是人之常情，如〈醒世恆言·喬太守亂點鴛鴦譜〉裡喬太守援筆判道：「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¹⁷孫潤與慧娘雖然以情欲而結合，但因其以情為基礎而獲得喬太守的成全。馮夢龍以情繫理，認同自然合理的情欲，反對禮教的束縛。

二、真情懺悔與救贖教化

懺悔意識本質上是一種宗教意識，宗教的懺悔是指對人類靈魂的救贖。西方的懺悔意識源自基督教文化思想，而有原罪說，如此的懺悔意識摻雜在文學中，則以盧梭的《懺悔錄》、托爾斯泰的《復活》等懺悔意識的文學作品及人物。中

¹⁵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4。

¹⁶馮夢龍《情史》，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82。

¹⁷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年，頁155。

國文學自先秦以來崇理尚義，文學宗教意識薄弱，因此少文學懺悔意識的作品，如同《鶯鶯傳》中張生雖曾有過自省，但是卻將責任推向紅顏禍水，認為自己的始亂終棄是「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

中國佛教初傳時期，懺悔觀起源於初期佛教戒律中的布薩法；南北朝大乘佛教經典的譯出並傳入中國，使得南北朝的佛教懺悔觀，從初期佛教懺悔觀中做為懺除犯戒之罪業，以為禪觀前行的對首懺；轉變為大乘佛教懺悔觀中，在十方諸佛前懺悔累世罪業，以獲得感通諸佛印證除罪的取相懺；發展到正觀法性平等、罪性本空的無生懺，最後將大乘經典的懺悔觀融入本土的儒家齋戒、首過，道教齋醮的悔過思想，開展出中國特有的佛教懺悔實踐法門，以及懺悔思想。¹⁸

因而在馮夢龍編述的「三言」宗教篇章中，置入自我反省意識的覺醒作品，其賦予做錯事者有改過遷善的機會，無論人鬼妖精，凡是虔心悔過向善者皆給予救贖。本節將宗教與轉世篇章分為人世懺悔、鬼世懺悔、精怪懺悔等三類一一論述如下：

(一)、人世懺悔病去業離

於〈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裡，桂遷受恩施家於觀音面前立誓「今生不能補答，來世犬馬以報」待施還家道中落求助於桂遷時，桂遷忘恩負義而受立誓之報，桂遷夢見一家化為犬，回到家又見妻與二子皆死去化為犬相報於施家後，及時悔悟，帶著女兒到施家懺悔還恩，並造佛堂持齋悔罪，除了為自己贖罪外也使妻子早脫罪業。〈醒世恆言·陸五漢硬留合色鞋〉裡張蓋一時風流，害壽兒一家受害而死，張蓋到僧房道院禮經懺超度潘壽兒父子三人，自己吃了長齋，在家清閒自在，直到七十而終。

佛教戒律中，僧人犯戒有一定的處分方式，如印順法師在《華雨集》第二冊中篇「懺悔業障」提及：如極其嚴重，是不容許懺悔的，逐出僧團，不再是僧伽的一員。如不太嚴重的，准予依律懺悔。如不承認過失，不肯懺悔的，那就擯出去，大家不再與他往來、談論。但還是出家弟子，什麼時候真心悔悟，請求懺悔，就為他依法懺悔出罪。犯過失而可以懺悔的，也輕重不等。犯重的是僧殘 *saṃghavaśeṣa*：如犯重而沒有覆藏，自己知道過錯，當日請求懺悔的，要接受六夜摩那埵 *mānatva* 的處分。¹⁹於〈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與〈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也是犯戒懺悔而悔悟得道。

道教的懺悔於〈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昇〉裡，以張道陵用符水救人疾病，

¹⁸孫鍾鈞《南北朝佛教懺悔思想之探究》，嘉義：南華大學宗教所碩士論文，2002年，摘要。

¹⁹印順法師著，《華雨集》第二冊〈懺悔業障〉，臺北：正聞，1994年，頁167-168。

投之輒驗來者漸廣，張道陵藉其符水治病之術靈驗，使百姓立誓懺悔與神明共盟約，其藉宗教之術來勸懲教化百姓，使百姓不敢為惡。張道陵雖然重視符籙咒法，儀式嚴謹，但是重視引導信徒的悔過信念，藉神靈之名以教誨世人成善。

(二)、鬼世懺悔離苦升天

馮夢龍編述的「三言」宗教篇章中，於人世做錯事可以有悔悟救贖之日，而應報為鬼世之後，若能誠心求佛懺悔依然可以獲贖，如〈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極樂〉裡，

郗后是梁主正宮，生前最妒，凡帝所幸宮人，百般毒害，死於其手者，不計其數。……今日死為蟒蛇，陰靈見帝求救。梁主道：「朕回朝時，當與汝懺悔前業。」……次日朝罷，與眾僧議設盂蘭盆大齋，又造梁皇寶懺。……冥府罪人，因梁主設齋造經二事，即得超救一切罪業，地獄為彼一空。²⁰

郗后生前嫉妒心毒，死後成蟒身受業報，陰靈見帝求救，梁主設盂蘭盆大齋與梁皇寶懺，使冥府罪人得超救一切罪業，地獄為之一空，梁主夢見郗后已脫蟒身升天。

(三)、精怪懺悔修行悟道

馮夢龍編述的「三言」宗教篇章中，不只人鬼得救贖，懺悔救贖廣披精怪，如〈警世通言·旌陽宮鐵樹鎮妖〉裡，許遜除妖族時見蛟精悔改前非修行悟道，

蛟精拜辭長老言曰：「吾族中有眾千餘，皆被許遜誅滅。兄弟六人，已亡其四，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吾今悔改前非，修行悟道。²¹

蛟精父子多人到處作亂，危害世人，許遜為民除害窮追萬里，蛟精悔改前非，修行悟道，許遜量必改惡遷善遂縱之而去，龍僧即於仰山虔心修行，法名古梅禪師。

宗教與救贖是難以分離的，縱使因果報應使得為惡得惡果為必然，但是為善得善果也是必然的，因此宗教賦予懺悔者得以救贖，所謂「知過能改善莫大焉」為惡者若能及時悔悟、向神明懺悔改過、從善修行，則具有撫慰人心、教化向善的宗教會慈悲給予從善的機會，這也是宗教柔軟迷人的地方。

²⁰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年，頁612。

²¹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568。

三、以情設教的淑世理想

面對明末的世風日下，價值的迷失與信仰的危機，馮夢龍承繼著王學左派的精神，思考著人生的社會現實，提出「理為情之範，情為理之維」的教化觀，帶著反叛封建傳統的勇氣主張真情，又有勸戒世人挽救世風為己任的教化思想，因而成就了「情教觀」的淑世思想。

(一)、中國文人淑世理想

儒家思想於南宋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加以註解而成《四書集注》，理學家將道德落實於大學八目，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個體的修養而達到聖人的境界，賦予人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中國文人們從小受經學的洗禮，其內心深處對儒學是有眷念的，胸懷著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歷史的使命感與社會的責任感成為教化意識的情節，生於明末的馮夢龍欣賞李卓吾的童心順性之說，而後與東林黨成員多有聯繫，因此其思想受二者影響甚大，而泰州學派與東林黨之說反差大，馮夢龍則以尊情適性以導愚，並立情教而調合之，於「三言」的宗教故事中精彩呈現。

情理融合的「情教觀」來自於馮夢龍自幼熟讀經史，傳統儒學治世的思想深入於心，而青年時期嚮往王守仁「心即是理」與李贄「童心說」，儒學與心學的交互作用之下，產生了積極入世的信念，脫離不了中國文人淑世理想，馮夢龍透過「三言」宗教故事使教化更深入市民大眾，潛移默化之中推展了自己的淑世理想。

馮夢龍針對明末世風日下，而期望以人與人之間的至情至性，來醇化民風匡正人心，以真情來實施教化，遠比用強加限制的理學規範來的有效。為了調和情與理的矛盾，馮夢龍將情教與儒教並提，於《情史·敘》提及：「六經皆以情教也。」以六經為自己的情教理論背書，加上明末「尊情」思潮的影響而有了情理融合的提出。馮夢龍的情教論既揚情又肯定真情的合理性，深化情理關係，調和情與理的矛盾，馮夢龍的情教論於「三言」宗教故事發揮了社會教化之用。

馮夢龍的情教論於「三言」宗教故事中，是將情和欲分為不同層面來看待，以抑欲揚情來肯定合理的情欲，欲須以情為基礎，沒有以情為基礎的欲就是淫，就是情欲的惡性膨脹。如〈醒世恆言·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孫潤與慧娘雖然以情欲而結合，但因其以情為基礎而獲得喬太守的成全；又如〈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條〉裡非空庵縱情自斃的赫大卿與設計恣淫尼姑們、〈醒世恆言·汪大尹火焚寶蓮寺〉縱慾犯戒的和尚們，既無感情色彩也沒有理性節制，如縱慾之輩，馮夢龍一律給予嚴懲受死，以懲誡其對淫欲的宣洩，而達教化之用。

（二）借力宗教經世

馮夢龍科舉進仕受阻，治世抱負難以為政方式來匡正時弊，因此以著書立言來關注社會審時救世，以情教為核心，借力宗教經世，以「三言」的通俗近世小說來教化庶民大眾較傳統儒教有效，盡成有情的淑善世間。馮夢龍於《三教偶拈》敘中提及：

余於三教概未有得，然不敢有所去取其間。於釋教吾取其慈悲，於道吾取其清靜，於儒吾取其平實。所謂得其意可以治世者，此也。²²

馮夢龍認為儒釋道三教不能廢，而汲取佛教中「慈悲」為懷，道教的「清靜」為心，儒教的「平實」為事，並認為得其三教真義者可以治世。科舉失意仕途坎坷的馮夢龍，依然心存「撫心世道」的政治熱情，因而著書立言，藉「三言」的宗教故事編述來勸善懲惡，認為佛道教重清修，須遵守戒律且多世修行方能成佛、得道成仙，而宗教的因果報應更能強化世俗眾諸惡莫做，如背信忘義則受惡報，為善義行得到善報，通過行善會有善報，為惡則有惡報的描寫，來表達馮夢龍的情教思想。馮夢龍在《警世通言》敘言中說：

以前因後果為勸懲，以道聽塗說為學問，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余閱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說法度世之語，譬如村醪市脯。²³

馮夢龍認為以因果報應之說能勸人為善，以通俗的故事來輔助經書的傳教，警惕惡者種惡因必得惡果，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機未到，馮夢龍利用佛道因果輪迴報應之說來解釋人生，勸誡世人施仁布德。如〈喻世明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文中思厚以酒灑地為誓的「若負前言在水巨浪覆舟」果然應驗，馮夢龍以楊思厚用情不真而後報應而死。又〈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文中一家三口受惡報慘死並投胎為施還家犬還誓；〈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條〉裡赫大卿專好聲色二事，與尼姑空照、靜真淫欲無度，樂極忘歸後因病嗚呼哀哉，二尼招供依律擬斬。

明朝市民經濟逐利風潮興起，士商見利忘義縱情而為，人情淡薄、世風日下，民間出現不少「勸善書」，對民眾進行勸善說教，馮夢龍便把宗教信仰自然的嵌入故事中，成為人民的生活的一部分，使小說的教化主題與宗教信仰合而為一，使讀者沉浸於故事中，內化了教化思想。

²²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11·三教偶拈》，江蘇：江蘇古籍，1993 年，頁 2。

²³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 年，頁 3。

第三節 揭示因緣果報的規訓

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以因緣果報體現三教合流的勸懲意識，雖然體現世俗眾富貴由天的命定思想，卻也呈現藉由祈天行善來改變命運的社會意識，藉以揭示因緣果報的規訓。

一、命定觀體現的社會意識

《尚書·卷第九·盤庚上》：「天王有服，恪謹天命。」²⁴指上天主宰著命運。所謂「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既然命運是無法強求的，生命中的富貴貧窮、榮辱福禍皆為命中註定，那麼的個體的行為是否就不須積極向上，只須消極等待禍福的降臨呢？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裡，為消極的命定觀開啟了一扇希望之窗，降福於行善祈神者，惡懲行惡之徒，以此導出行善止惡，積極使人可以透過行善祈神改變自己命運，相反的行惡會使好運遠離，招來禍患。

(一)、中國傳統的命定觀

富貴由天為先秦的儒家思想，認為人格化的天能決定人的一切，包括死生禍福窮達貴賤，富貴由天的命定意識於《三言》宗教故事中，其表現於發跡變泰的主題有〈喻世明言·窮馬周遭際賣鮑媪〉，王媪夢白馬化為火龍而與馬周的相逢，馬周日後發跡而為天兆。又如〈警世通言·俞仲舉題詩遇上皇〉俞仲舉名落孫山，題詩以作遺言，因為上皇夢遊西湖見毫光萬道，卻有兩條黑氣沖天，解夢得一賢人俞仲舉。於〈警世通言·老門生三世報恩〉中，更以鮮于同夢見改科上榜而夢境成真，又如〈喻世明言·臨安裡錢婆留發跡〉、〈喻世明言·史弘肇龍虎君臣會〉、〈喻世明言·楊八老越國奇逢〉也都表現了富貴由天的命定意識。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姻緣天定的主題表現有〈醒世恆言·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文中曰：「自古姻緣天定，不由人力謀求。有緣千里也相投，對面無緣不偶。仙境桃花出水，宮中紅葉傳溝。三生簿上注風流，何用冰人開口。」（《醒世恆言》，卷9，〈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頁155）表達了姻緣天定的思想，由喬太守充當月老，湊成了三對鴛鴦皆大歡喜，姻緣天定便支撐了馮夢龍婚姻自由的新思潮；於〈醒世恆言·吳衙內鄰舟赴約〉中馮夢龍依然肯定男女情真私定終身，而以姻緣天定來化解與禮的對立，以冥數、天命為手段來成就情教觀。

中國傳統的命定觀雖然消極，卻也真實呈現世俗生活的不平等，面對命運的

²⁴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易尚書》，台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頁127。

造化與命限的處境，種種的人生苦樂，既能消極的撫平世俗眾內心的不平，卻也積極的鼓勵世人心存希望，縱使生活落魄若命定富貴必能發跡。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中，順從世人的鄉愿思想，編述前生欠債需還、命中注定富貴由天等，體現中國傳統的命定觀。

(二)、明末的勸善之風

明代帝王屢藉宗教的善惡有報，教化民眾行善積德，成祖時更有大量勸善書的編撰，雖是藉佛道威懾百姓，鞏固王朝綱常，卻也倡導良善的世俗風氣。明末社會變動劇烈，世風日下，人民生活放蕩不羈，追求金錢至上，官商勾結枉法營私，社會風俗開放多元，市民經濟興起，社會道德淪陷，因此有志之士編撰各種勸善書試圖重建社會道德秩序。明末的勸善之風，提出宗教的祈天行善意識，以儒家的積善之家必有餘蔭，道家的虔心悔悟離苦得度，佛家的善有善報，三教合流的宗教的信仰，使世人寄望上天能審視世人而懲惡揚善，對塵世間的不公給予援助，並慈悲的原諒做錯事而誠心懺悔者。

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中於〈醒世恆言·施潤澤灘闕遇友〉裡，以施復拾金不昧而後發跡變泰，於〈喻世明言·裴晉公義還原配〉裴度的少年時，遇相士解命有縱理入口，法當餓死，而後因撿拾一寶帶守還失主，而骨法全改，富貴兩全。於〈喻世明言·沈小霞相會出師表〉說嘉靖年間錯用了一個奸臣嚴嵩，濁亂了朝政，嚴嵩父子黨羽借白蓮教之名迫害沈煉全家人，濟寧府東門馮主事搭救了其子沈小霞。不久嚴世蕃處斬，抄沒家財；嚴嵩發養濟院終老，被害諸臣盡行昭雪。馮主事為救沈襄一事，京中重其義氣，累官至吏部尚書。文中體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勸懲教化功能，嚴嵩借白蓮教之名迫害忠良，天子又聽方士之言知其不善，最終惡有惡報；馮主事救沈襄生前累官至吏部尚書，死後為南京城隍，此為善有善報。這些篇章雖然是表現宗教題材，卻是借宗教之名來批判現實，或是傳達勸善懲惡的教化思想。

馮夢龍身為知識分子的小說家能感受到新時代的氣息，所以在收編或創作小說時會反映新思潮，但也會有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勸善懲惡意識，通過宗教信仰，以忠孝節義、善惡果報的故事來使善者知勸，而不善者亦能有所警惕，以成風化之美，期望能用通俗小說來輔以教化。

(三)、馮夢龍「三言」命定觀

相對於中國傳統的命定觀，在明末的勸善之風推展之下，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所呈現的命定觀卻是積極勵世的，馮夢龍認為命運是可以改變的，藉由行善可以改變命定之惡，若是為惡則善命不保，並且以誠心懺悔亦能改變命定

之惡來為惡者開啟一扇從良之窗。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中，犯錯祈天誠心懺悔者，上天皆以慈悲度世之情，給予改過遷善的機會，如〈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極樂〉裡梁武帝為郗后造梁皇寶懺使之脫蟒身升天、〈警世通言·旌陽宮鐵樹鎮妖〉裡孽龍之子為害世人不淺躲進佛寺，悔改前非遁入空門修行，逃過一劫虔心修行而為古梅禪師、〈喻世明言·張道陵七試趙昇〉裡凡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以來所為不善之事，不許隱瞞；真人自書懺文，投池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再犯，若復犯，身當即死。由是百姓有小疾病，便以為神明譴責，自來首過；病愈後，皆羞慚改行，不敢為非。而〈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裡桂遷見到兒子附身說自己忘恩負義，又夢見自己一家四口變成施家犬，趕赴施家賠罪認親，並且建造佛堂朝夕念佛懺悔，正因佞佛持齋銷得一身罪孽全身而退。

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中，反映出命定意識深植民心，折射出社會現實的不公，當塵世的凡人無力改變現實時，只能借助宗教來懲惡揚善，將道德寓於宗教信仰之中，有意誇大宗教的力量，藉由宗教觀的為善賜福，以達教化的目的。

二、藉因緣果報匡風正俗

儒家積善之家必有餘蔭的德命觀、道家的禍福無門惟人自招的承負說、佛家的三世因果報應說，結合而為三教合流的因緣果報觀，體現果報之說匡風正俗，在馮夢龍的「三言」小說中屢屢可見此思想。

(一)、馮夢龍「三言」的勸懲意識

相對於明清時期小說的因緣果報模式，「三言」因緣果報故事有鮮明的特色，其因緣果報故事模式比《紅樓夢》和《三國演義》等更明顯，更能使讀者瞭解作者的創作意圖與思想傾向，而達到勸善懲惡之用，若與《二拍》和《型世言》相比，則「三言」中的因緣果報故事更生動，更貼近人情世故，其人物的塑造多元、性格的刻畫深入、心理的描寫細膩、語言的描繪活潑，而非因果報應刻板的說教作品。

馮夢龍編述「三言」的過程中，為喚醒世人、匡風正俗，一方面以通俗化形式使市井小民也能接受，一方面借前人之作且為民眾所熟悉的故事模式，以宣揚因緣果報來教化世人，勸善懲惡，其取名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藉以啟喻世、警世、醒世的濟世之用，改變腐敗的世態與惡薄的風俗。馮夢龍勸善懲惡的思想也反映在其它作品，例如《太霞新奏》、《萬事足》、《古今譚概》、《三報恩》等，其創作目的也寄予移風易俗裨益世道人心，因此馮夢龍編述宗教因緣

果報之說，藉以發揮文學的社會教育之用。

《涅槃經》云：「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失。」凡眾生從自業而受果報，因果報應可分為現世報、今生報與來世報三種²⁵。冉雲華、黃啟江曾提及：「中國人所理解的因果報思想，其實是佛教的教義與儒家天道觀的結合。雖然原始佛教的因果所涵蓋的是「三世因果」²⁶，但是中國人由於受到『業感緣起』的影響，而相信一種很簡單的因果報應論。這種因果報應論，雖然仍以三世因果為依歸，但強調善業或惡業在造成善報或惡報時之現驗，或是『現報論』。」²⁷

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裡，因緣果報貫穿小說的發展脈絡，甚而跨過去、現世與未來世，幾乎每篇作品都提及因緣果報，文本內容十分廣泛，多以道德勸誡為主，例如背信棄義受惡果，知恩圖報得善報，藉由勸善懲惡，表達勸善為戒除作惡而懲惡為引導向善，例如〈警世通言·呂大郎還金完骨肉〉裡金員外吝嗇惡行而害死自己的妻兒，呂大郎還金故事則是描述呂大郎一家行善而有好報。文中藉由兩個行善為惡的對比手法，產生截然不同的果報，借因緣果報之說來獎善懲惡。又明代商品經濟發達，逐利之風興起，使人們見利忘義，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裡，對忘恩負義之徒給予嚴厲的懲戒，例如〈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裡施濟樂善好施，幫助桂遷一家解脫苦難，而後施家家道中落請桂遷幫忙時，桂遷卻一腳踢開，此等忘恩負義之行，使得家人轉世為犬以報前世恩。馮夢龍以此告誡世人勿做欺心滅性之事，以免自食其果，即藉由果報小說而啟教化之用。

（二）、因緣果報的觀念

「三言」宗教故事中因緣果報故事體現出明末的文學思潮，而明末文學思潮則是隨著儒釋道三教的融合而興起，「三言」宗教故事中有推崇忠孝仁義的儒家傳統，有宣揚持戒禁欲的佛教因緣果報故事，還有追求澄心遣欲長生不老的道教因緣果報故事，更有三世輪迴果報故事，文中有命運的報應，有神靈的報應，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報應，更有自然界生靈的報應，多樣化的因緣果報，體現了明末儒釋道思想的交融。智旭大師於〈金陵三教祠重勸施棺疏〉中提及三教曰，「儒以保民，道以之不疵癘於物，釋之以度盡眾生，如不龜手藥，所用有大小耳！」（《宗論》七，卷4，頁10）儒教以仁民愛物之心保民，道教以使萬物不起疾病，佛教則以度盡眾生，三教皆以濟世保民為義。

²⁵ 廬山慧遠的「三報觀」來說明中國人對因果論的普遍觀念。見冉雲華、黃啟江〈佛教因果論的中國化〉《中華佛學學報》第16期，2003年，頁233。

²⁶ 佛教所謂三世因果為連貫過去、現在與未來三世的因果理法。由過去的業因而帶來現在的果報，由現在的業因而招致未來的果報。每未來世的生命，這便是三世因果。〈佛教哲學大辭典〉中華創價佛學會編譯，臺北市：正因文化1998，頁164。

²⁷ 冉雲華、黃啟江〈佛教因果論的中國化〉《中華佛學學報》第16期，2003年，頁242。

馮夢龍面對明末政治腐敗，既擔心又痛心，企望改變世風，試圖透過小說勸善戒惡，以一個個生動的因緣果報故事，企圖說服市民相信並畏懼因緣果報而去惡從善，從「三言」的敘言就可看出，馮夢龍寄望文學能發揮社會教育之用，如《警世通言》敘言裡提及「於是乎村夫稚子，裡婦估兒，以甲是乙非為喜怒，以前因後果為勸懲，以道聽塗說為學問，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抵如僧家因果說法度世之語，譬如村醒市脯，所濟者眾」²⁸，馮夢龍於勸戒世人時更意識到宗教輔以教化有加乘作用。「三言」宗教因緣果報故事裡，有宣揚儒家信義道德者，如〈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桂遷夫妻忘恩負義遭到懲罰〉，文中以桂遷妻兒死後轉世為施還家犬，以佛教六道輪迴報應模式來宣揚儒家信義道德者。

馮夢龍「三言」宗教的儒釋道題材，融合儒釋道因緣果報思想，希望藉由小說來勸善懲惡，醇化世風，明末儒家傳統的道德說教難以說服市民善惡有報，而佛教的三世應報論能較圓滿解釋現實社會，善惡不是不報而是時間未到，在空間上更有了天界，人間與地獄之報，因此輔以佛教的三世應報較具有說服力，在道家的追求逍遙自在，無視功名富貴，則成了士人們的精神寄託與嚮往。從「三言」宗教故事中的三教思想融合的因緣果報，我們可以體察馮夢龍勸善懲惡的用心良苦。

（三）、藉果報之說匡風正俗

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中有大量的作品都是宣傳因果報應思想，藉果報之說匡風正俗，其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尤其果報故事的主題都體現在道德勸誡方面，如背信忘義則受惡報，為善義行得到善報，通過行善會有善報，為惡則有惡報的不同結果的描寫，來表達馮夢龍的情教思想。馮夢龍認為以因果報應之說能勸人為善，以通俗的故事來輔助經書的傳教，警惕惡者種惡因必得惡果，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機未到，馮夢龍利用佛道因果輪迴報應之說來解釋人生，勸誡世人施仁布德。

在「三言」中與宗教題材相關的一百零九篇中，與因果相關的篇章有《喻世明言》二十五篇、《醒世恆言》十七篇及《警世通言》二十三篇，共有六十五篇占了一半以上的篇章。馮夢龍的「三言」果報主題的編述以惡有惡報呈現出來的篇章佔有五成六之多，以現世報來勸善懲惡的篇章亦佔了六成五之多，因果報應終究是中國的傳統思考模式，體現中國人對於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思維，因此小說家融入市民生活以善惡報應為作品主題，再寄託鬼神或輪迴等方式來呈現果報不爽，使小說具有勸善懲惡及警醒的情教功能，將善惡報應穿鑿於神鬼身上，使

²⁸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年，頁3。

得小說故作神秘也提高其娛樂功能。

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構築了一個陰報的世界，藉以裁決人物命運，實現人間的正義。孫楷第於《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云：「藉小說以醒世誘俗，明善惡有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則凡中國舊日小說，亦莫不托與此。」²⁹「三言」中的因緣果報思想雖然帶有消極之面，但是若以獎善懲惡的道德力量與藝術手法而言，善惡有報卻是反映正義必勝而邪惡必敗的普世信念。



²⁹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16。

第六章 結論

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呈現市民生活、思想與情感，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與文化內涵，而其自覺的文學主張，編纂「三言」的宗教神鬼幽冥，並非是為言怪而言怪來滿足讀者獵奇的心態，而是在其神仙鬼怪的故事外殼之下，寄寓了褒貶與理想，希望藉由通俗文學來導愚適俗，也不忘對真情至性的肯定，於宗教篇章融入情教，期望能以情教立論，讚揚忠貞純潔高尚情操，通過小說來勸喻世人、警醒世人，而達勸善懲惡之效。

馮夢龍將生硬無情的封建倫理，流注情感而柔化教條式的說教，情教思想將浪漫的與現實的馮夢龍交融在一起，於「三言」宗教故事裡客觀展示情欲的複雜情態，卻又隱含抑欲揚情的內涵，於儒釋道互取經義、權衡禮儀而融合為用，而佛教的三世報應觀、道教的承負觀與儒家的德命觀合成中國果報觀，以佛教的轉世輪迴與道教的謫世歸仙揉合成神仙的謫凡投胎轉世模式，表現儒釋道三教融合的趨勢。

一、「三言」宗教故事的勸懲教化

明代市民經濟興起，社會多元而佛道二教興盛，馮夢龍既然提倡通俗文學，自然不能將佛道二教排除於外，反而善用其宗教功能以行勸懲之用，因而馮夢龍儒釋道三教混融的宗教觀以標舉教化為要，以成佛成仙為勸善的動機，其勸懲意識鮮明，深具儒家經世之色彩，藉以實踐情教觀。歷史的使命感與社會的責任感成為教化意識的情節，生於明末的馮夢龍欣賞李卓吾的童心順性之說，而後與東林黨成員多有聯繫，因此其思想受二者影響甚大，而泰州學派與東林黨之說反差大，馮夢龍則以尊情適性以導愚，並立情教而調合之，於「三言」的宗教故事中精彩呈現。

道教認為有德修道，為善積德才是得道成仙的基本，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道教故事，主題大多圍繞於成仙與除妖，內容豐富精采，論及求道成仙須志堅心誠，除妖仍需網開一面。馮夢龍認為道教出神仙，學成長生不死，變化無端最為灑脫。佛教重滅欲修行，待修得正果則可往西方極樂，脫離轉世輪迴之苦。馮夢龍所編述的「三言」佛教故事中，大篇幅論述僧人犯戒，對於僧人為善助人篇章僅簡略提及，這與主張滅去七情六慾清淨修為的佛教而言是一大反諷，馮夢龍認為情真不濫情即為真情，而不當壓抑情慾反而會造成縱慾濫情，因此編述多篇男女僧眾為情欲綁架篇章，反諷不當抑欲反為欲噬的宗教戒律。

「三言」以佛道的因果報應、死亡方式或以冥界夢境示現而達到懲惡揚善，

於因果方面以命運的可變性與不可變性，將善惡報應穿鑿於神鬼身上，使得小說故作神秘也提高其娛樂功能；於死亡議題則為情教世人積德為善要及時，壞事做盡者逃得了今世逃不了下輩子的報應；於夢境則藉由夢來連結現實與靈界，打破時空限制促成人物互幻，溝通現實與虛幻，使得為封建禮教所不容的愛情能於夢中實現，有情人於夢中成眷屬，夢遊地獄更能探得天地無私果報不爽，發揮情教勸善懲惡的功能達到教化人心之效。

二、「三言」宗教故事的幻異敘事

「三言」宗教故事的敘事技巧，於視角方面大多採全知視角，輔以限知視角的局部描寫，以半真半幻的視角展示宗教的異生、異相與異行的幽冥神秘世界，其敘事視角的運用十分靈活，就全知視角而言，「三言」的宗教故事具有虛幻性，無論靈怪、神仙、妖術等題材，需一個能夠通曉過去、現在、未來的全知全能敘述者如同「上帝的眼睛」，對故事的源起始末均瞭若指掌，使故事情節的高潮迭起的以順利推展。於限制視角而言，「三言」的宗教故事以限知視角延宕訊息製造懸疑的藝術效果，也因為敘述者依附於書中角色，講述親身經歷、目睹、耳聞的事件，其視線雖然非全然知曉，但卻更真實也更具可信度。於視角的流動而言，以敘述者在話本中擅用潛入故事角色中來敘事，雖然是限知視角，但透過視角的流動，潛入不同的視角來敘事，累積多個限知而成全知視角，以局部的限知流動聚合到全知。在「三言」的宗教故事中，視角流動的運用多以神仙異事來呈現，以提高宗教的奇異與真實可信度，彰顯宗教的幻異功能。

「三言」宗教故事的敘事技巧，於敘述時間方面，敘事者對故事中的人物及事態發展瞭若指掌，因此常見預敘的敘事方式，而為了謎題的解開，倒敘顯然是必要的。時間的幻化與人世間的一致或反差是依故事需要而定，通過時間幻化和人間時間的反差，能使作者可以在短的時間內以幻想的方式如仙境、夢境來演繹人間故事，達到宗教神異教化之意，表達作者的人生體悟。敘事者常採用的獨特的時間刻度有生日與節日，楊義認為生日是個人的，因人而異且充滿著流動性；而節日是群體性的，共同慶祝的，帶有豐厚的文化沉積，獨特的時間刻度為敘事文本提供了更豐富的文化意蘊。

「三言」的宗教故事以勸誡教化為結構之道，指向「善惡有報」的教化結局，因而它的發展勢必在果報觀念的作用下得到完滿解決，使得作品呈現出恒定的模式，將小說表現為一個道德倫理的被破壞與被恢復，這種循環體現了天道與社會的穩定與永恆。並以穿越時空的報應、關鍵情節的微物串起勸善懲惡的情節發展、以接二連三的奇異巧合推展了劇情的發展，及文化意涵的數字強化文本敘事的順序與發展為結構之技，來實現勸誡教化的功能，因結構之道與結構之技的相輔相成，使得讀者在娛情之餘，更增加了許多世道人心的反省，進而感悟人生。

三、世俗化人物的導情適性

文學作品藝術的體現與思想的傳達離不開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是小說的靈魂，小說的創作圍繞著人物的個性、命運及人物間的關係，因此人物構成了小說的思想與美學價值，馮夢龍在其「三言」宗教故事的人物塑造中，以眾多的宗教人物、神靈、鬼怪敘事為特色，於僧人塑造大多趨於簡單，甚而較少深刻的性格人物，然而輔以輪迴果報的主題，使得善惡的形象分明，而達到勸善懲惡的效果。於道人篇章中，以於世俗生活中施法助人，雖然有時道行淺薄施法失準，卻少有道士招搖撞騙的篇章出現，因而馮夢龍對道士的編述是較佛教僧侶來的溫和，馮夢龍在「三言」編述許多犯戒僧侶及其報應慘死，其對佛教僧侶及寺廟是多所批判貶抑的，反觀其對道教道士的編述則偏重於其施法助人雖偶失誤，卻不失其慈悲之心。宗教為了方便行於人間，相對也會受到社會的生活方式所同化，使得宗教活動與社會生活交互作用之下，神靈形象趨向於人性化、社會化與世俗化。「三言」宗教故事的鬼魂篇章，馮夢龍對鬼妻的重情義是給予肯定的，至死不渝的忠貞情誼為神明所感動為世人所憐許，賦予鬼妻對愛情的執著追求超乎世俗的道德要求，馮夢龍以鬼抒情而不悖理，因為幻化成鬼才能為情私奔、與夫纏綿甚而殺夫而不受責難。

「三言」的人物性格刻劃，採取美化及醜化勾勒人物的對比形象，以僧人的以欲止欲修行解悟來匡風易俗，以道人持法自度及施法度人的情操來鼓勵世人減欲修行，以有求必應的人世神靈來凸顯神靈的無所不在，最後以情牽世人的鬼魂來提倡真情教化，呈現了儒家思想的善惡之說，雖然造成人物性格單一化，卻能彰顯明代的社會現實的崇道抑僧凸顯佛教的藏污納垢、多情女子的情牽薄情男、僧道人物標舉的男尊女卑。

轉世觀對中國傳統的生死觀有很大的衝擊，在這樣的衝擊之下使中國的生死、鬼神觀，融合成一個特殊的中國式的輪迴轉世模式，馮夢龍於「三言」的宗教篇章中以無法逃避的因緣果報、人生無常的歷劫解悟、提升神性的修行試煉、思凡欲念的謫貶受罰等四種模式來呈現，以前生的罪惡善行來決定來生的貧窮富貴，以轉世試煉來看透生命的本質，將功名富貴死生情切一切歸空，超越生死邁向解脫之路，一世看不透再藉由多世的累世修行，來提升神性，最後超脫升天。

四、明末社會現實的反映

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多數為直接反映當代社會現實生活，即便是歷史故事或蒐集宋元舊作，依然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社會，而為數眾多篇章更是揭露明末社會的政治黑暗現實、反對儒家虛偽的禮教倫理，提出僧尼道士的淫亂情形，

發展愛情婚姻的反禁欲主義，嚮往追求婚姻自主的文人主義特點。小說家認為真實反映社會生活的喜怒哀樂，將文學主題轉向社會現實的情境，將藝術描寫得更接近生活氣息的情欲伸張，藉此引發市民對生活的反思，以文本之惡導現實之善，更具教化市民之效。因此馮夢龍「三言」宗教故事，多數為直接反映當代社會現實，如同明末的社會縮影，一一揭示儒家倫理的淪陷、暴露政治吏治的隳暗、揭露科舉取士的弊端、批判宗教人士的貪色。

馮夢龍通過作品反映市井的現實生活與明末新思潮時，更以小說評論的方式，提出他對情的普遍意義追求，不同於湯顯祖，馮夢龍努力化解真情與社會現實禮法之間的矛盾，因而提出「情為理之維」的見解，試圖使情與理能達到協調，並將情置於理的核心。懺悔意識本質上是一種宗教意識，宗教的懺悔是指對人類靈魂的救贖，馮夢龍編述的「三言」宗教篇章中，置入自我反省意識的覺醒作品，其賦予做錯事者有改過遷善的機會，無論人鬼妖精，凡是虔心悔過向善者皆給予救贖。馮夢龍的情教論於「三言」宗教故事中，是將情和欲分為不同層面來看待，以抑欲揚情來肯定合理的情欲，欲須以情為基礎，沒有以情為基礎的欲就是淫，就是情欲的惡性膨脹。

馮夢龍於「三言」宗教故事裡，為消極的命定觀開啟了一扇希望之窗，降福於行善祈神者，惡懲行惡之徒，以此導出行善止惡，積極使人可以透過行善祈神改變自己命運，相反的行惡會使好運遠離，招來惡禍。馮夢龍的「三言」宗教故事裡，因緣果報貫穿小說的發展脈絡，幾乎每篇作品都提及因緣果報，文本內容十分廣泛，多以道德勸誡為主，例如背信棄義受惡果，知恩圖報得善報，藉由勸善懲惡，表達勸善為戒除作惡，而懲惡為引導向善，試圖構築一個陰報的世界，藉以裁決人物命運，實現人間的正義。

在中國民間社會宗教的神秘力量融入支配人民生活，人們通過各種莊嚴神秘或娛樂性質的儀式來祈天禱神，藉以消災除厄安定心靈，各種宗教影響著廣大的世俗眾思想與生活方式及社會型態，影響中國社會發展。馮夢龍將現實中難以解決的難題，借助鬼神透過因果報應或陰司懲罰來解決，因果業報輪迴是佛教用來說明六道世界一切關係，用以支持其佛教體系的基本理論。佛教宣稱業力是眾生果報的前因，也是生死流轉的原動力。因而佛教因果報應輪迴轉世的理論與道教的勸善思想，及儒家的善惡報應加上中國傳統的鬼神崇拜融合流傳於民間。

宗教很容易與通俗小說結合起來以收事半功倍的教化效果，因為世俗眾受宗教思想影響較深，對僧道鬼怪神靈人物故事之奇異喜聞樂見，所以以僧道鬼怪神靈人物故事來循循善誘，可以讓讀者感到神奇敬畏，以現實生活中的奇人異事貼近日常生活，更容易感動人收得化執成善的效果，如此奇駭怪誕的故事，在「三言」中屢見不鮮。

參考文獻

一、古籍（依時代先後排序）

- （東漢）王符撰，汪繼培箋《潛夫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卷八，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
- （魏）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台北：新文豐，2001年
- （北齊）魏說《魏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
- （梁）僧祐，吳遠釋譯《弘明集》，台北市：佛光，1998年
- （明）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易尚書》，台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
-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明）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太玄部，台北：新文豐，民84年
-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明）呂坤編纂《閨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明）李贄《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明）沈自晉編《南詞新譜·重定南九宮新譜序》，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年8月初版1刷）
- （明）抱甕老人《古今奇觀》，甘肅，文化出版社，2003年7月
- （明）洪楸編《清平山堂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
- （明）胡應麟《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03月
- （明）袁宏道《袁中郎尺牘》〈陶石簞〉，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02月
- （明）徐溥等奉敕撰、李東陽等重修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
- （明）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湯顯祖全集》，北京，北京古籍，1998年
- （明）馮夢龍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7·情史》，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
- （明）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8·太平廣紀鈔》，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
- （明）馮夢龍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11·三教偶拈》，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
- （明）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17·甲申紀事》，江蘇：江蘇古籍，1993年
- （明）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17·壽寧待誌》，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明）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18·掛枝兒》，江蘇：

- 江蘇古籍，1993 年
- (明) 馮夢龍原著，李廷先、田漢雲校點《馮夢龍全集 20·麟經指月》，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 (明) 馮夢龍《麟經指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出版
- (明) 馮夢龍編《情史類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 (明) 馮夢龍編，魏同賢、馬清江校點《馮夢龍全集》，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04 月第 1 版
- (明) 馮夢龍編，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台北：三民，2007 年
- (明) 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2008 年
- (明) 馮夢龍編，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台北：三民，2003 年
- (明) 馮夢龍《古今譚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年
- (明) 馮夢龍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 (明) 謝肇淛著《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出版社，1975 年 9 月
- (清) 李明皖等修《中國地方誌集成·蘇州府志三》，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 (清) 徐薄《明會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75
- (清) 張廷玉撰《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74 年
- (清)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版
- (清)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2000 年
- (清) 張伯行輯、夏錫疇錄《課子隨筆鈔》，台灣：廣文書局，1975 年

二、近人著作（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序）

-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金丹〉卷 4，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三輯冊一，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 艾布拉姆斯《歐美文學術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
- 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
- 李豐楙《中國文化新論——宗教禮俗篇「敬天與親人」》，台北：聯經，2003 年
- 吳光正《中國古代的原型與母題》，北京，社會科學，2001 年 3 月
-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
- 佛洛伊德著，孫名之譯《釋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
-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明代話本的著錄和敘錄》，台北，木鐸，1979 年
-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1980 年
-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8 年
- 胡萬川《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馮夢龍所編話本小說「三言」的版本與流傳》，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

胡萬川《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5》，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 年

茅盾《茅盾文藝雜論集》，上海：上海文藝，1981 年

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台北：五南圖書，2004 年

馬丁·艾思林《戲劇剖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 年

容肇祖著《馮夢龍與三言》，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9 月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

高洪鈞《明清小說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 1 月

夏咸淳《晚明世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7 月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張伯行輯、夏錫疇錄《課子隨筆鈔》，台灣：廣文書局，1975 年

陳永正《三言二拍的世界》，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 年 6 月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07 月

張立文《朱熹評傳》，南京，南京大學，1998 年

游友基《中國社會小說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年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民 88 年

黃彰建編《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 年

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湖北：華中師範，1992 年

黃彰建《明代律例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 年

張寅德《敘述學研究·文學作品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

楊義《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史論》，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 84 年

楊永漢《虛構與史實－從話本三言看明代社會》，臺北，萬卷樓圖書，2006 年

蒲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1996 年 6 月

嚶咏禾《馮夢龍和三言》，臺北，萬卷樓，民 82 年

熱拉爾·熱耐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0 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 年

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 年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

錢伯城等《全明文》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1992 年

聶付生《馮夢龍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年

魏同賢主編，周方、胡慧斌校點《馮夢龍全集》，南京，江蘇古籍，1993 年

羅小東《「三言」「二拍」敘事藝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 年

顧廷龍等《續修四庫全書 1133》，上海：上海古籍，1995 年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2000 年

龔篤清《馮夢龍新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龔鵬程著《晚明思潮》，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

三、期刊論文（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序）

- 毛德富〈從三言兩拍看中國市民的心態〉，《學術百家(鄭州)》，1988年5月
- 冉雲華、黃啟江〈佛教因果論的中國化〉，《中華佛學學報》第16期，2003年
- 朱珮瑩〈話說佛蹤道影--三言二拍中的僧道形象〉，《問學集》，11期，200206
- 李志宏〈試從馮夢龍情教說論《三言》之編寫及其思想表現〉，《臺北師院語文集刊》，第8期，2003年6月
- 林麗美〈越界現身的異類--「三言二拍」中女性神仙鬼怪角色探究〉，《南臺科技大學學報》，24期，200011
- 金明求〈「三言」故事中佛教死亡思惟探索—超越因果輪迴後的涅槃世界〉，《中華佛學研究》，5期，200103
- 洪順隆〈六朝異類戀愛故事芻論〉，《文化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1999年
- 徐志平〈明末清初話本小說對科舉制度之批判〉，《嘉義技術學院學報》，1999年
- 高桂惠〈世道與末技--《三言》、《二拍》演述世相與書寫大眾初探〉，《漢學研究》，25卷1期，200706
- 陳萬益〈馮夢龍「情教說」試論〉，《漢學研究》，第6卷第1期，1987年
- 陳萬益〈馮夢龍「情教說」試論〉，《清華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1988年06月
- 康韻梅〈「三言」中婦女的情欲世界及其意蘊〉，《臺大中文學報》，8期，199604。
- 康韻梅〈由「入於文心」至「諧於里耳」--唐代小說在《三言》、《二拍》中的敘述面貌論析〉，《臺大中文學報》，21期，200412
- 張單飛〈論《三言》情教觀的市民色彩〉，《新疆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0卷第3期，1992年
- 傅小凡〈追求情的普遍意義——試論晚明思潮路向的轉變〉，《蘭州大學學報》，第29期，2001年
- 黃麗月〈臺灣地區「三言」、「二拍」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各大學博碩士論文為範圍〉，《中國文化月刊》，第266期，2002年5月
- 廖育菁〈論報應觀在馮夢龍小說中的意義—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為例〉，《東方人文學誌》，5卷4期，200612。
- 歐陽代發〈三言中的馮夢龍作品〉，《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
- 蔡祝青〈三言二拍中男女扮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婦女與兩性學刊》，12期，200106。
- 蘇欣郁〈《三言》「連引手法」的寫實性初探--「以沈小官一鳥害七命」、「一文錢小隙造奇冤」為例〉，《文學前瞻》10期，201007。

四、學位論文（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序）

- 王鴻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2年
- 王芊月《三言果報觀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2008年
- 王珍華《馮夢龍「三言」小說寫作藝術之研究》，臺北：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8年
- 安碧連《明代婦女貞節觀的強化與實踐》，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5年
- 李美娟《正史列女傳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3年
- 阮寧《明清新倫理論述的建構——以「三言」等小說文本為場域的分析》，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2006年
- 林麗美《三言二拍中的女性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 金明求《「三言」的死亡故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
- 林裕肱《「三言」「二拍」僧侶形象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林真瑜《「三言」他界書寫的時空型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7年
- 林漢彬《「三言」福禍始微觀念研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
- 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3年
- 柳之青《三言人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 柯瓊瑜《「三言」教化功能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 崔桓《三言題材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 陳裕鑫《細緻與奇巧——「三言」的細節、情節與心理描寫》，輔仁大學中文系，2000年
- 陳秀珍《「三言」、「二拍」情色世界探究》，臺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0年
- 許懿丰《「三言」幻異故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4年
- 許雪珠《「三言」中儒釋道思想與庶民文化試探》，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7年
- 陳雅紅《「三言」中的士商關係》，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 黃蔚蓉《「情史」人鬼婚戀故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5年

年

楊孟儒《「三言」異類故事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2004 年

劉素里《三言二拍一型的貞節觀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劉翊群《「三言二拍」佛道人物形象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劉純婷《「三言」貞節觀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附錄一

2-2 表-佛道家故事分類

		警世	醒世	喻世
道教	成仙	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人長安 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十二卷 眾名姬春風吊柳七 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㉑
	歸仙	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三 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除妖	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十九卷 崔衙內白鷄招妖 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佛教	犯戒		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條 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轉世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㉒
	助人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憐梅 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第十九卷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佛道	競爭		二十二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合作		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2-2-1 表-道家故事-成仙

警世回目	道家故事-成仙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成仙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成仙
醒世回目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成仙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成仙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成仙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人長安	成仙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成仙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成仙
喻世回目	
第十二卷 眾名姬春風吊柳七	成仙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成仙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成仙
警世回目	道家故事-歸仙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歸仙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歸仙
醒世回目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歸仙
喻世回目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歸仙
警世回目	道家故事-除妖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除妖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鷄招妖	除妖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除妖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除妖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除妖
醒世回目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除妖
喻世回目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除妖



2-2-2 表-佛教故事

警世回目	佛教故事-佛門有應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佛門有應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佛門有應
醒世回目	佛教故事-犯戒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條	犯戒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犯戒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犯戒
喻世回目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犯戒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犯戒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犯戒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犯戒
警世回目	佛教故事-還債報恩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還債報恩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甑笠	還債報恩
醒世回目	佛教故事-轉世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轉世
喻世回目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轉世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轉世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轉世
警世回目	佛教故事-助人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助人
喻世回目	
第十九卷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助人

2-2-3 表-佛道故事

醒世回目	佛道故事
第二十二卷 <u>呂洞賓飛劍斬黃龍</u>	佛道之爭
第三十一卷 <u>鄭節使立功神臂弓</u>	佛道合作



附錄二

2-3-1 表-因果分表

	警世	醒世	喻世
善果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第十二卷 范鰍兒雙鏡重圓 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甑笠 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三卷 賣油郎獨佔花魁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第四卷 閒雲庵阮三償冤債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第九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三十一卷 閻陰司司馬貌斷獄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詩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惡果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鰲產禍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第十四卷 閻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條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第二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游召譴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報仇 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第二十二卷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三十一卷 閻陰司司馬貌斷獄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詩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懺悔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2-3-1-1 表-因果分表善果

警世 8 篇	先善因後善果
第五卷 <u>呂大郎</u> 還金完骨肉	※現世報 ※子孫報
第十二卷 <u>范鰲兒</u> 雙鏡重圓	※現世報
第二十二卷 <u>宋小官</u> 團圓破甑笠	※現世報 ※子孫報
第二十三卷 <u>樂小舍</u> 拚生覓偶	※現世報
第三十二卷 <u>杜十娘</u> 怒沉百寶箱	※現世報
第三十六卷 <u>皂角林</u> 大王假形	※現世報
第三十七卷 <u>萬秀娘</u> 仇報山亭兒	※來世報
第四十卷 <u>旌陽宮</u> 鐵樹鎮妖	※現世報 ※來世報
醒世 7 篇	先善因後善果
第一卷 <u>兩縣令</u> 競義婚孤女	※來世報 ※子孫報
第三卷 <u>賣油郎</u> 獨佔花魁	※現世報
第四卷 <u>灌園叟</u> 晚逢仙女	※現世報 ※來世報
第五卷 <u>大樹坡</u> 義虎送親	※現世報
第六卷 <u>小水灣</u> 天狐詒書	※現世報
第十七卷 <u>張孝基</u> 陳留認舅	※來世報
第十八卷 <u>施潤澤</u> 灘闕遇友	※現世報
喻世 12 篇	先善因後善果
第一卷 <u>蔣興哥</u> 重會珍珠衫	※子孫報
第四卷 <u>閒雲庵</u> 阮三償冤債	※子孫報
第七卷 <u>羊角哀</u> 捨命全交	※來世報
第九卷 <u>裴晉公</u> 義還原配	※現世報 ※子孫報
第十五卷 <u>史弘肇</u> 龍虎君臣會	※現世報

第二十卷 <u>陳從善</u> 梅嶺失渾家	※現世報
第二十九卷 <u>月明</u> 和尚度 <u>柳翠</u>	※來世報
第三十一卷 <u>鬧陰司</u> <u>司馬貌</u> 斷獄	※來世報
第三十二卷 <u>游</u> <u>鄂都</u> <u>胡母迪</u> 吟詩	※來世報
第三十四卷 <u>李公子</u> 救蛇獲稱心	※現世報
第三十六卷 <u>宋四公</u> 大鬧 <u>禁魂</u> <u>張</u>	※現世報
第三十七卷 <u>梁武帝</u> 累修成佛	※來世報



2-3-1-2 表-因果分表惡果

警世 17 篇	先惡因後惡果
第二卷 <u>莊子</u> 休鼓盆成大道	※現世報
第四卷 <u>拗相公</u> 飲恨半山堂	※現世報 ※子孫報
第五卷 <u>呂大郎</u> 還金完骨肉	※現世報 ※子孫報
第七卷 <u>陳可常</u> 端陽仙化	※現世報 ※來世報
第八卷 <u>崔待詔</u> 生死冤家	※現世報: 鬼魂報冤
第十一卷 <u>蘇知縣</u> 羅衫再合	※現世報
第十三卷 <u>三現身</u> 包龍圖斷冤	※現世報: 鬼魂報冤
第十五卷 <u>金令史</u> 美婢酬秀童	※現世報
第二十卷 <u>計押番</u> 金鰻產禍	※現世報: 失信鰻精
第二十五卷 <u>桂員外</u> 途窮懺悔	※現世報 ※來世報
第二十七卷 <u>假神仙</u> 大鬧華光廟	※現世報: 龜精害人
第三十二卷 <u>杜十娘</u> 怒沉百寶箱	※現世報: 鬼魂報冤
第三十三卷 <u>喬彥傑</u> 一妾破家	※現世報: 鬼魂報冤
第三十四卷 <u>王嬌鸞</u> 百年長恨	※現世報: 鬼魂報冤
第三十七卷 <u>萬秀娘</u> 仇報山亭兒	※現世報: 鬼魂報冤
第三十八卷 <u>蔣淑真</u> 刎頸鴛鴦會	※現世報: 鬼魂報冤
第四十卷 <u>旌陽宮</u> 鐵樹鎮妖	※現世報: 孽龍為害
醒世 12 篇	先惡因後惡果
第一卷 <u>兩縣令</u> 競義婚孤女	※現世報
第四卷 <u>灌園叟</u> 晚逢仙女	※現世報: 花仙為 <u>秋先</u> 報仇
第六卷 <u>小水灣</u> 天狐詒書	※現世報: 狐狸報仇
第十三卷 <u>勘皮靴</u> 單證二郎神	※現世報
第十四卷 <u>鬧樊樓</u> 多情 <u>周勝仙</u>	※現世報
第十五卷 <u>赫大卿</u> 遺恨鴛鴦條	※現世報
第十六卷 <u>陸五漢</u> 硬留合色鞋	※現世報
第二十卷 <u>張廷秀</u> 逃生救父	※現世報
第二十一卷 <u>張淑兒</u> 巧智脫楊生	※現世報
第二十四卷 <u>隋煬帝</u> 逸游召譴	※現世報

第三十六卷 <u>蔡瑞虹</u> 忍辱報仇	※現世報
第三十九卷 <u>汪大尹</u> 火焚寶蓮寺	※現世報
喻世 15 篇	先惡因後惡果
第一卷 <u>蔣興哥</u> 重會珍珠衫	※現世報
第二卷 <u>陳御史</u> 巧勘金釵鈿	※現世報：判死 ※子孫報：子孫遂絕
第三卷 <u>新橋市</u> 韓五賣春情	※現世報
第十三卷 <u>張道陵</u> 七試 <u>趙升</u>	※現世報：惡鬼為害
第二十二卷 <u>木綿庵</u> <u>鄭虎臣</u> 報冤	※現世報
第二十四卷 <u>楊思溫</u> <u>燕山</u> 逢故人	※現世報：鬼魂報冤
第二十七卷 <u>金玉奴</u> 棒打薄情郎	※現世報
第二十九卷 <u>月明</u> 和尚度 <u>柳翠</u>	※來世報
第三十一卷 <u>閻陰司</u> <u>司馬貌</u> 斷獄	※來世報
第三十二卷 <u>游</u> <u>鄴都</u> <u>胡母迪</u> 吟詩	※來世報
第三十五卷 <u>簡帖僧</u> 巧騙 <u>皇甫妻</u>	※現世報
第三十七卷 <u>梁武帝</u> 累修成佛	※來世報
第三十八卷 <u>任孝子</u> 烈性為神	※現世報
第三十九卷 <u>汪信之</u> 一死救全家	※現世報
第四十卷 <u>沈小霞</u> 相會出師表	※現世報

2-3-1-3 表-因果分表-向神明悔過

警世回目	向神明悔過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佞佛持齋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悔改前非，修行悟道。
醒世回目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長齋
喻世回目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神明共盟約，不得再犯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一心護法，學佛修行。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設齋造經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忠烈孝義

2-3-1-4 表-因果分表-命定

警世回目	命定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命定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命定
喻世回目	
第四卷 閒雲庵阮三償冤債	命定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命定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命定

附錄三

2-3-2 表-死亡分表

	警世	醒世	喻世
成仙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三卷 賣油郎獨佔花魁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二十二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人長安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第十二卷 眾名姬春風吊柳七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高度柳翠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第三十二卷 游鄴都胡母迪吟詩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四
無疾而終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關遇友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報應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條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游召譴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報仇 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第二十二卷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四
慘死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四}

	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卷 閒雲庵阮三冤債
死而 復活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第三十一卷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2-3-2-1 表-死亡分表-成仙

警世回目	歸仙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歸仙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歸仙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歸仙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歸仙
醒世回目	屍解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屍解
喻世回目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屍解
警世回目	成仙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成仙
醒世回目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成仙
第二十二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成仙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成仙
喻世回目	
第十二卷 眾名姬春風吊柳七	成仙

警世回目	立祠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立祠
醒世回目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立祠
喻世回目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立祠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立祠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立祠
警世回目	圓寂坐化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坐化
醒世回目	
第三卷 賣油郎獨佔花魁	坐化
喻世回目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坐化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圓寂
警世回目	升天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升天
醒世回目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升天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人長安	升天
喻世回目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升天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升天
醒世回目	冥神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城隍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山神
喻世回目	
第三十二卷 游 <u>豐都</u> 胡母迪吟詩	冥神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城隍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城隍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江神
喻世回目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往西天竺極樂

2-3-2-2 表-死亡分表-無疾而終

警世回目	無疾而終-行善積德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行善積德
醒世回目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行善積德
警世回目	無疾而終-持齋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甑笠	持齋禮佛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持齋悔罪
醒世回目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持齋
喻世回目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齋供僧道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持齋禮佛

2-3-2-3 表-報應死亡

警世回目	報應死亡-無信無義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無信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吝嗇無義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無義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無義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無信
醒世回目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報仇	無信
警世回目	報應-為官害民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為官害民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貪官害民
醒世回目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游召譴	誤國害民
喻世回目	
第二十二卷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為官害民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為官害民
警世回目	報應死亡-殺人盜匪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盜匪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偷盜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偷盜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盜匪
醒世回目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盜匪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盜匪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盜匪
喻世回目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殺人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殺人
警世回目	報應死亡-夫妻無義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謀殺親夫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不守婦道
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不守婦道
喻世回目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騙人妻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騙人妻
醒世回目	報應死亡-僧人犯戒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條	犯戒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犯戒
喻世回目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犯戒
警世回目	報應死亡-精怪害人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龜精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鼠精
醒世回目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偽神

2-3-2-4 表-慘死

警世回目	慘死-自殺
第三十二卷 <u>杜十娘</u> 怒沉百寶箱	自殺
第三十三卷 <u>喬彥傑</u> 一妾破家	自殺
醒世回目	
第十六卷 <u>陸五漢</u> 硬留合色鞋	自殺
喻世回目	
第三卷 <u>新橋市</u> 韓五賣春情	犯戒自殺
警世回目	慘死-受害冤死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	受害冤死
醒世回目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受害冤死
喻世回目	
第四卷 閒雲庵阮三冤債	受害冤死

2-3-2-5 表-死而復活

警世回目	死而復活-還陽
第二卷 <u>莊子</u> 休鼓盆成大道	還陽
第三十卷 <u>金明池</u> <u>吳清逢</u> <u>愛愛</u>	還陽
醒世回目	
第二十六卷 <u>薛錄事</u> <u>魚服</u> <u>證仙</u>	靈魂回竅
喻世回目	
第三十一卷 <u>閻陰司</u> <u>司馬貌</u> <u>斷獄</u>	屍蹶
第三十七卷 <u>梁武帝</u> 累修成佛	屍蹶
警世回目	死而復活-轉世
第二十五卷 <u>桂員外</u> 途窮懺悔	轉世為犬
喻世回目	
第二十九卷 <u>月明</u> 和尚度 <u>柳翠</u>	轉世報冤
第三十卷 <u>明悟</u> 禪師趕 <u>五戒</u>	轉世度人
第三十一卷 <u>閻陰司</u> <u>司馬貌</u> <u>斷獄</u>	轉世福報
第三十七卷 <u>梁武帝</u> 累修成佛	轉世修行
警世回目	死而復活-附身
第二十五卷 <u>桂員外</u> 途窮懺悔	附身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附身
喻世回目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附身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附身



附錄四

2-3-2 表-夢分表

	警世	醒世	喻世
託夢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甑笠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四卷 閒雲庵阮三冤債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夢兆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甑笠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三十八卷 蔣淑真勿頸鴛鴦會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游召譴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三十二卷 黃秀才微靈玉馬墜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鮑媪 第十一卷 趙伯升茶肆遇仁宗 第十二卷 名姬春風吊柳七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第二十二卷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㉔
夢遊 地獄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第三十一卷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詩 ^㉔
夢遊 神境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詩 ^㉔
因思 成夢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2-3-3-1 表-託夢

警世回目	託夢-親人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親人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親人
醒世回目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親人
警世回目	託夢-鬼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鬼知音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鬼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鬼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鬼
醒世回目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鬼
喻世回目	
第四卷 閒雲庵阮三冤債	鬼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鬼
警世回目	託夢-精怪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精怪知音
醒世回目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精怪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精怪
警世回目	託夢-神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神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神示得妻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神
醒世回目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神仙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神仙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神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神仙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神仙
喻世回目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神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神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觀音
警世回目	託夢-僧人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甑笠	僧人報恩
喻世回目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僧人
警世回目	託夢-假夢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假夢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假夢



2-3-3-2 表-夢兆

警世回目	夢兆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原生夢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夢黑氣得良臣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夢羅漢子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夢星斗子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夢求籤求團圓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夢對聯申冤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科舉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甑笠	夢羅漢子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夢求佳人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夢忘恩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夢為官
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夢復仇索命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夢子、夢取天下
醒世回目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夢成仙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關遇友	夢失財

第二十四卷 <u>隋煬帝逸游召譴</u>	夢帝亡
第二十八卷 <u>吳衙內鄰舟赴約</u>	夢才子
第三十二卷 <u>黃秀才徼靈玉馬墜</u>	夢羅漢尋才子
喻世回目	
第五卷 <u>窮馬周遭際賣鮓媪</u>	夢白馬得才子 異夢成真
第十一卷 <u>趙伯升茶肆遇仁宗</u>	夢神人得臣
第十二卷 <u>名姬春眾風吊柳七</u>	成仙
第十三卷 <u>張道陵七試趙升</u>	夢星斗得子
第十五卷 <u>史弘肇龍虎君臣會</u>	夢蛇救帝
第二十二卷 <u>木綿庵鄭虎臣報冤</u>	夢乘龍被打落
第二十九卷 <u>月明和尚度柳翠</u>	夢羅漢得子
第三十卷 <u>明悟禪師趕五戒</u>	夢羅漢得子
第三十七卷 <u>梁武帝累修成佛</u>	夢金人得子
第四十卷 <u>沈小霞相會出師表</u>	成仙

2-3-3-3 表-夢遊地獄

喻世回目	夢遊地獄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地獄
第三十一卷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	地獄
第三十二卷 游 <u>豐都</u> 胡母迪吟詩	地獄



2-3-3-4 表-夢遊神境

醒世回目	夢遊神境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神境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神境
喻世回目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龍宮
第三十二卷 游 <u>鄴都胡母迪</u> 吟詩	天宮



2-3-3-5 表-因思成夢

醒世回目	因思成夢
第二十五卷 <u>獨孤生歸途鬧夢</u>	魂入夢中有孕
第三十九卷 <u>汪大尹火焚寶蓮寺</u>	夢犯戒受死
喻世回目	
第三十五卷 <u>簡帖僧巧騙皇甫妻</u>	夢見歸家

